

帝王業

DIWANG YE

宮廷爭霸紅塵之作，帝王一出僅為爭權。
流血千萬里王路，執手半生紅顏淚。

寐語者◎著

上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

第一部 繁华落尽

序·风华

今年八月十三是我十五岁生辰，也是举行及笄之礼的日子。

我的及笄礼由皇后和晋敏长公主一起主持，太子妃率诸内命妇前来观礼，京中各大望族的女眷都送来了礼帖。

明堂之上，我穿着五重繁复的华服，宽大裙幅逶迤身后，徐步穿过织锦铺陈的玉阶，在王氏历代先祖挂像前，屏息跪下，双掌交叠，平举齐眉，深深俯首叩拜。

我的母亲，晋敏长公主，身着杏黄鸾纹织金裳，额前凤坠摇曳，映出她眼中泪光晶莹。

华服盛妆的皇后，我的嫡亲姑母，款款步下凤座，含笑凝视我。

母亲亲手为我挽起长发，层层叠做高髻。

姑姑将一支御赐八宝琉璃旒金簪插进我的发髻，用十八枚硕圆珍珠缀起的月牙环，束起我齐眉发缕，露出光洁前额。

母亲噙泪微笑，一瞬不瞬地望着我在礼官念颂声中，跪拜祖先，跪拜皇后，跪拜父母兄长。礼成，我款款起身，扬起脸庞，环顾四周。

满堂华彩之下，众人寂然无声。

高烛华灯，将我的影子投在明亮宫砖之上，云髻峨嵋，绰约婀娜。

我徐步走过的每一处，牵引诸人迷离目光，令礼官忘记了唱礼。

独立于异彩流光的中央，所有光华，汇集于我一身。

迎着众人目光，我微微扬起脸庞，孤独而骄傲，无依而自豪。

生平第一次，独立于众人之前，再没有父母兄长站在前方，为我张开庇护的双臂。

这一刻，所有人都离我如此遥远，只留我伫立于此。

万众注目之中，惟独没有他。

没有那双永远温柔含笑的眼睛。

我知道，从这一刻，从前时光一去不返。

第二日清晨，早早被徐姑姑催促起身，天未亮就开始着衣、敷粉、梳妆。

今天是我第一次按成年女子的礼仪，去给父母请安。

妆成，徐姑姑与锦儿等一众侍女，怔怔看我，半晌不能言语。

镜中女子梳一双飞仙髻，玉色织银鸾纹裳，外罩蔷薇纱罗衣。

分明是我，又分明不再是我。

昨夜雨后初晴，清晨的微风吹落廊外桂花树，纷纷扬扬，洒落一地细碎香蕊。

转过西廊，迎面便见了哥哥，白衣广袖，衣袂飘飘而来。

他咿了一声，围着我转了一圈，，一双斜飞的剑眉挑得老高，满目惊艳之色。

我故意高扬起头，学他挑眉的样子，笑着睨了过去，任由他上下打量。

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……好个硕人其欣。”他作风流态，曼声高吟，乌黑的眸子透出古怪笑意。

我抿唇不语，眸子转动，上上下下看他，倒要瞧瞧今日又有什么花样。

哥哥敲着羽扇，继续吟道，“齐侯之子，卫侯之妻，东宫之妹，邢侯之姨，谭公……”

后面“维私”二字还未出口，被我扬手夺了羽扇，重重打去。

他大笑着躲开，口中兀自戏谑，“卫侯，卫侯，我家小阿妩的卫侯在哪里？”

我咬唇，耳后却直热上来，双颊隐隐发烫。

“爹爹不是齐侯，你也不是东宫。”我含嗔瞪他，“说这浑话，给爹爹听到，看不打折你的腿！”

“虽不是也，亦不远也，难道你不是东宫之妹？”见我满面羞红，那可恶的人越发得意，笑嘻嘻凑了过来，“昨日为兄为你占了一卦，卦象上说，我家小阿妩今岁红鸾星动，将遇良人！”

我一跺脚，探手向他胳膊底下呵去，哥哥最是怕痒了，慌忙闪身躲让，与我闹作一团。

锦儿她们看管我与哥哥的打闹，退在一旁，咯咯直笑。

徐姑姑啼笑皆非，“快别闹了，我的小郡主……相爷这会儿都回府了，再闹下去，又该让奴婢受责罚了！”

趁我被徐姑姑一把拽住，哥哥这才得以抽身，大笑着跑远了。

我回头嗔视，“徐姑姑！每次你都偏袒他！”

徐姑姑掩袖低笑，姿态秀雅，柔声道，“红鸾星动是好事，郡主为何着恼呢？”

我顿时瞪了她，不知该恼还是该笑，连徐姑姑也来打趣我。

“相爷还在前厅，郡主先去给公主请安吧。”侍女锦儿在一旁轻声笑道，及时替我解了围。

“也好。”我佯作不在意，转身便走，却暗暗低了头，掩藏颊上再度升起的羞红。

我们实在是一对顽劣的兄妹，自小到大都是这样。

看在世人眼里，哥哥风流俊雅，我美貌尊贵，都是世人仰慕的神仙人物。

然而，名门贵胄的风流雅致都不过是表象。

私下里，我们也是一对平凡兄妹，也如平民家的少年男女一样，也会淘气玩闹，为着微末小事争闹不休；也会娇痴任性，在父母面前永远似长不大的孩子；也会忧伤无奈，在心中藏起一份小小的隐秘情怀……

一阵风吹过，细碎纷黄的桂花扑簌簌掉落廊下，馥郁袭人。

今年的桂花开得早了些，现在就开始凋落了。

我自顾低头而行，却被哥哥的话触动了心事，一时间，满心都是惆怅。

说什么红鸾星动，将遇良人……我的良人去了皇陵守孝，未满三年之期，怎能回来娶我。

三年，不知道是多漫长的时光。

我怔怔望向远处空濛天空，轻轻叹了口气。

那偏远的皇陵，遥隔重山之外，此时已渐入秋凉了吧。

风流

我出身于琅琊王氏。

琅琊王氏，自我朝立国三百年来，一直是士族首领，在门阀世家中声望最隆，与皇室世代缔结姻缡，执掌朝中重权。王氏一门，历代鸿儒高士层出不穷，留下传世的才名，深受天下仕人景仰，衔领文藻风流，是为当朝第一望族。

自王氏以下，谢氏、温氏、卫氏、顾氏，四大望族同为中流砥柱，使士族外戚在朝野的权势不断扩张，鼎盛之际几乎可与皇室比肩。士族高门的风光，一直延续到先皇时期。

先皇登基之初，三王夺位，勾结外寇发动叛乱。

那一场战争整整打了七年，士族精英子弟，近一半都参加了这场战争。

太平盛世之下，谁也没有想到，那场仗会打得这么久。

鲜衣怒马的贵族子弟只想着驰马沙场，建立不世的功业。

然而连年征战，民间农耕荒废，田庄荒芜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更遭逢经年不遇的大旱。七年战乱，死于饥荒和战乱的黎民数以万计。

许多年轻的士族子弟，将他们滚烫的热血和鲜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疆场。

这一场浩劫过后，士族元气大伤，大片田庄被毁弃，世族不事稼穡，代代依赖田产农租为业，很多失去了财力支撑的世家，再无力支撑庞大的家族，门第倾颓于一夕之间。

恰逢乱世之际，寒族出身的军人却在战争中因为军功累升，迅速扩张势力，掌握了庞大的兵权，一反我朝数百年来“重文轻武”的策略。昔日备受轻慢的卑微武将，逐渐站到了权力的顶峰。

当今皇上登基之时，北方突厥与南境邻国时时滋扰，边患不断。

经年大旱之后，国库空虚，疫病横行，穷极生恶，终于在建安六年酿成十万灾民暴乱。

各地官吏趁乱中饱私囊，大行舞弊之事，军中武将趁征战之机扩充实力，拥兵自重，以军人为首的寒族势力渐渐占了上风，逼得朝廷

步步退让。

那个煌煌盛世的时代，终于一去不返。

数十年争斗下来，几大世家纷纷失利，权势不断旁落。

唯一还能够屹立在风口浪尖，与之相抗衡的只剩下王谢两族。

尤以王氏根基深厚，派系广植，更有庆阳王手握南方驻军二十万之众。

只要国本尚存，要想动摇我的家族，只怕没有人可以办到，即便是皇上也不能。

父亲身为两朝重臣，官拜右相、兼大司马之职，封靖国公。

叔父统辖大内禁军，官拜兵部尚书。

朝野上下乃至各地州郡，广布父亲的门生。

王氏历来人丁不旺，传到祖父那一代已经渐趋单薄，如今长房一门只得我与哥哥二人。然而旁系族人早已开枝散叶，遍布琅琊故里，乃至京中高门，显职要冲，王氏盘根错节的势力已深深植入整个皇朝的根基之中。

我的母亲，是当今皇上唯一的妹妹，倍受太后宠爱的晋敏长公主。

姑母身为中宫皇后，母仪天下，一手将我的表兄推上储君之位。

我的名字叫王儇，出生即被赐封上阳郡主。

家人却喜欢叫我的乳名，阿妩。

小时候，总分不清皇宫与靖国公府哪个才是我的家。

童年有大半的时间是在宫闱里度过，至今凤池宫里还留着我的寝殿。

母亲是太后最怜爱的小女儿，我是母亲唯一的女儿，姑姑曾戏言，“长公主是天朝最美丽的花，小郡主却是花蕊上最晶莹的一粒露珠”——那时，姑母与我都未曾想到，露珠虽柔美，却经不起日光灼晒，太美好的事物总是不易停留。

姑母没有女儿，常常把我带着身边，亲自教习典仪，让我和殿下们一起读书，甚至纵容我玩累了就睡在昭阳殿的皇后凤榻上。

我喜欢上了姑姑的凤榻，缠着母亲要张一模一样的床。

姑姑与母亲相视而笑，哥哥却在一旁坏笑说，“笨阿妩，只有皇后才可以睡凤榻，莫非你想嫁给太子哥哥？”

母亲骇笑，姑姑却叹息，“可惜阿妩太年幼。”

那年，我只七岁，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嫁人，只是向来不喜欢蛮横的太子哥哥。

两年之后，太子大婚，我年方九岁，未到婚配之龄，太子妃的人选便成了谢家姐姐。

太子妃谢宛容，以才貌娴雅冠绝京华，我很喜欢她，皇上也赞她有母仪之风。

可是，姑姑却不喜欢她，太子哥哥对她也是冷冷淡淡。

因为，宛容姐姐是皇上宠爱的谢贵妃的内侄女。

谢贵妃是姑姑多年的眼中刺。

谢家虽屡遭排挤而至没落，姑姑却仍不放心谢贵妃的儿子——三殿下子澹。

放眼京华，最负盛名的美男子，首推三殿下，其次才是哥哥。

我与哥哥自小入宫，给皇子伴读，太子顽劣，二殿（禁止）弱多病，唯有三殿下与我们一起长大，常在一处读书嬉戏，彼此亲密无间。

那时仗着太后的宠溺，我们总是无法无天地玩闹。

不管闯下什么祸，只要躲进万寿宫，赖在外祖母怀里，任何责罚都会被她挡得远远的，就像华盖稳稳张开在我们头上，永远不必担心任何风雨，连皇上也无可奈何。

平日里，坏主意最多的总是哥哥，得好处的是我，三殿下则是永远站在我前面的挡箭牌。

这个温润的少年，承袭了皇室高贵端雅的外貌，性情却淡泊恬和，一如他那柔弱善感的母亲，仿佛天生就是不会为任何事生气的，不管发生什么，都只是含着一丝温柔的笑意，静静注视着你。

那些无忧无虑的岁月，却在不经意飞逝如电……

我们三个渐渐长大，及至豆蔻年华，已是风致初显的少年男女。

每每我们一同出现，总引来旁人一片惊艳赞叹之声。

哥哥和子澹经过的地方，总有小宫女们躲在廊下闺后偷偷窥望。

宫中聚宴时，女眷们都以博哥哥一顾为荣。倒是子澹，虽然贵为皇子，风仪俊雅犹胜哥哥，却不那么受女孩子欢迎……因为，有我伴在他的身边。

当我们第一次并肩站在一起，为皇上寿筵祝酒的时候，薄有醉意的皇上，跌落了手中酒杯，对身侧的谢贵妃说，“爱卿，你看，九天仙僮下凡给朕贺寿来了！”

谢贵妃很喜欢我。

姑姑却不喜欢子澹。

那次寿筵之后，姑姑说我年岁渐长，男女有别，不能再和皇子们走动太近。

我不以为意，仗着太后与母亲的宠溺，依然背着姑姑，偷偷去找子澹。

永僖六年，仲秋，孝宪敬仁皇太后薨逝了。

那是我第一次经历死亡，不管母亲流着泪怎么解释劝慰，我都不肯接受这个事实。

大丧过后，我仍如太后在世时一样，天天跑去万寿宫，抱着外祖母最喜欢的狸奴，一个人坐在殿里，等待外祖母从内殿走来，笑着唤我“小阿妩”……

有天傍晚，我被姑姑训斥，一气跑到万寿宫，赶走所有宫婢，一个人发呆。

坐在外祖母亲手种下的紫藤旁边，仰头看秋风中片片枯叶零落，生命如此易逝，转眼就消弭于眼前。

初秋寒气透过薄薄的纱衣，钻进心底，我觉得冷，冷得指尖冰凉，冷得无依无靠。

肩头忽然一暖，一双温暖的手轻轻拢住我。

熟悉的气息笼罩下来，刹那间，淡淡的木兰花香气充盈了我的整个天地。

子澹垂眸看我，目光深湛，蕴藏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迷离。

他的面容、眼眸、神情，他衣襟上传来的亲切又陌生的男子气息，让我不知所措，心中似茫然，似慌乱，又似甜蜜。

一片落叶飘坠，恰被风吹得贴上脸庞。

他伸手拂去那片叶子，修长手指却拂上我眉间，一点奇妙的颤栗透过眉心传进身体。

“阿妩蹙眉的样子很美，但会让我心疼。”他的声音低柔而忧伤，瞬时令我红透双颊。

看着我脸红低头，他却微笑，缓缓收紧双臂，将我抱得更紧。

这是他第一次说我美，这么多年，他看着我长大，说过我乖，说过我傻，说过我淘气，唯独没有说过我美；他和哥哥一样，无数次牵过我的手，扯过我的发辫，唯独没有这样的抱过我。

他的怀抱又温暖又舒服，让我再也不想离开。

那天，他对我说，人间生老病死皆有定数，无论贫富贵贱，生亦何苦，死亦何苦。

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目光温润，眉目间笼罩着淡淡忧郁，眼底一派悲悯。

我的心上像有泉水淌过，一时间变得很软很软。

那之后，我不再惧怕死亡。

外祖母的去世没有让我悲伤太久，毕竟是少年心性，再大的伤痛也能很快痊愈。

何况我有了一个新的秘密。

在我心里，有一种微妙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。

不久后，哥哥以弱冠之年正式入朝，被父亲派去叔父身边历练。叔父领了钦差之职正在淮州治理河道，便带了哥哥一同往淮州赴任。

哥哥一走，宫里宫外，仿佛突然只剩下了我和子澹两个人。

暖春三月，宫墙柳绿，娉婷豆蔻的少女春衫薄袖，一声声唤着面前的翩翩少年——

子澹，我要看你画画

子澹，我们去骑马

子澹，我们来下棋

子澹，我弹新曲子给你听

子澹，子澹，子澹……

每一次，他都会微笑着，无比耐心地陪伴我，满足我任何要求。

实在被闹得没有办法了，他会故作沉重的叹息——这么调皮，以后怎么做我的王妃？

只要他一说这句话，我总会羞得满脸绯红，像一只被踩到尾巴的猫，立时转身逃开。

背后传来子澹低低的笑声，过了许久，那笑声还在心头萦绕不散。

别的女孩儿都不愿意成年离家，都害怕过及笄礼。

一旦及笄，很快会有人上门提亲，爹娘就会将自己嫁出门去，往后一辈子都要跟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在一起，一直到老——想起来，多么可怕。

幸好，我有子澹。

太子与二殿下都已册妃，放眼京华，身份年纪足以和我匹配的人，只有子澹。

我一点都不担心，即便姑姑再不喜欢子澹，也更不会喜欢其他纨绔子弟。

母亲已经默许了我的心事，偶尔还会去谢贵妃宫中闲坐。

刚过了十三岁生辰，向父亲提亲的名门望族几乎快要踏断靖国公府的门槛。

父亲以我尚未成年为由，一一婉拒。

那时，我总嫌时光过得太慢，总也不到十五岁，不到及笄之龄就不能接受提亲。

子澹已经十九岁，很快可以册立王妃了，如果不是因为我太年幼，谢贵妃早已经为我们向皇上请求赐婚了。我很担心他等不到我长大，不知道哪一天就被皇上赐了婚，娶了别人。

有次生气之后，我骂他，“你为什么这样老，等到我长大，你已经是老头子了！”

等我十五岁的时候，子澹年满廿一，虽然刚过弱冠之年，在我眼里似乎已经很老了。

子澹怔住，半晌不能说话，只是啼笑皆非瞪着我。

过了不久，听见他悄悄问二殿下子律，“我会不会看上去有点老？”

子律哥哥莫名其妙。

我平静地转过头，却终于忍不住大笑……

然而，没等到我十五岁及笄礼来临，谢贵妃却薨逝了。

谢贵妃才三十七岁，美丽如淡墨画出的一个女子，仿佛岁月都不舍得在她身上留下痕迹。

不论姑姑如何强横，她从来不与她争，也不恃宠而骄，只是一个人默默承受。

我再一次相信，太美好的东西总是不易久长。

因为一场风寒，加重了病势，谢贵妃等不及每年春天专门为她从千里之外进贡的梅子送到，就匆匆辞世了。

她一直体弱多病，却从来不会抱怨悲叹，即使卧病在床，也总是妆容整齐，直到临终之际，也没有流露半分憔悴狼狈……只带着一丝淡泊笑意，就此睡去。

雨夜，哀钟长鸣，六宫举哀。

那晚，子澹独自守在灵前，默默流泪，泪水沿着脸廓滑进颈项，湿了领口。

我站在他身后许久，他都没有察觉，直至我将一张丝帕递到他面前。

他抬头，一滴泪，溅落丝帕。

矜贵脆弱的冰绡丝最怕沾水，沾了水气就会留下印渍，再也洗不去。

我用丝帕为他拭泪，他却将我揽到怀中，叫我不要哭。

原来我自己的眼泪，比他流得更厉害。

那条丝帕从此被我深锁在匣底，上面淡淡晕开的一点水迹，是子澹的眼泪。

失去了母亲，在这诺大的宫闱里，他再也没有人可以倚靠。

我虽懵懂，已经懂得母族对皇子的重要。

谢家已失势，一直以来，子澹赖以立足的，不过是皇上对谢贵妃数十年不减的恩宠。也正因这份恩宠，为他招来了姑姑的怨忌……皇上可以为了一个宠妃，冷落中宫皇宫，却不能为了一个皇子，得罪权势煊赫的外戚。前者只是帝王家事，后者却攸关国事。

那时我仍以为，子澹只要娶了我，就能获得王氏的庇护，就能在宫中安然无恙。

然而，姑姑行事之凌厉，是我万万没想到的。

按祖例，父母丧后，子女应守孝三年。

但皇家历来没有严格恪守此制，只是在宫中服孝三月，另择一个亲任宫人代替自己到皇陵守孝即可，届满一年之期，即可婚娶。

然而，谢贵妃丧后，一道懿旨颁下，称子澹纯孝可嘉，自请亲赴皇陵，为母守孝三年。

无论我跪在昭阳殿外如何哀求，姑姑都不肯见我……母亲无奈，瞒着父亲，与我去见皇上，求皇上降旨留下子澹。

谢贵妃的离去，令皇上一夕之间仿佛老去了十岁。

平日里，只有对着子澹，他才像一个慈爱的父亲，而不是深沉严肃的皇上。

然而，这个时候，他却不肯下诏将自己钟爱的儿子留下。

他说，皇陵是很安全的地方，没什么不好。

看着我的泪眼，皇上沉沉叹息，“这般乖巧，可惜也是姓王的……”

子澹离京的那天，我没有去送他，怕他见到我流泪会更伤心。

我希望子澹能够如往日一般微笑着离去，如同我心中最骄傲高贵的皇子，不会被任何人看见他的悲伤和眼泪。

子澹的车驾行至太华门，我的贴身侍女锦儿早早等候在那里。

锦儿带去一只小小的旧木匣，那里面有一件东西，会替我陪伴在他身旁。

那一刻，我悄然立在城头，远远望见他驻马，俯身，接过木匣。

他只看了一眼，便侧过脸，不让人看见他的神情。

锦儿朝他深深叩拜，起身，避让道旁。

他不再回头，扬鞭催马，绝尘而去。

风雨

生辰过后五天，哥哥带我去看犒军。

父亲常说，我王家女儿远胜寻常男儿多矣。

只是那个铁血金戈的世界终究属于男人，离红粉温柔的女儿乡太过遥远。

天潢贵胄女儿家，一生一世只需藏在父兄良人的荫庇之下，疆场杀伐，对我们来说，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传奇。对于犒军，我并没有太大兴趣，却难捺心中好奇。

母亲总是说女儿家的好奇心太重，不是好事情，可我偏偏就有那么多的好奇。

传奇中的人，传奇中的事，格外神秘诱人。

让我好奇的，是一个人。

这个人的名字，实在听得太多，有人说他是神，也有人说他是魔。

姑姑、父亲和哥哥每一次提起此人的名字，语气都变得凝重。

甚至子澹也以一种我无法理解的复杂语气，提到过这个名字。

他说，天降此人，是家国之幸，恐怕也是苍生之苦。

月余之前，捷报传来，我朝南征大捷。

大军仅用九个月时间，远征南疆蛮族，一路势如破竹，南疆二十七部族全部归降，我国疆土向南拓展了六百余里，声威震慑四方，更截断蜀中叛贼南边退路，令贼寇胆寒心惊，退守剑门不出。

捷报传来，朝野振奋不已，只有父亲似乎早已经料到了这个结果，只是淡淡而笑，欣慰之余，隐隐有一丝忧虑。我却不明白他忧虑什么。

数日之后，大军即将班师回朝。

皇上命太子率百官出城相迎，犒赏三军。

南蛮的鲜血，洗亮将军的战甲，将军手中长剑划过边疆大地，再次耀亮京华——这位皇族之外唯一的异姓藩王，战功彪炳的镇国大将军，手握百万重兵的豫章王，正是世人口中恍如神魔的那个人——豫章王，萧綦。

上至宫廷，下至市井，无人不知豫章王的赫赫威名。

——出身扈州庶民，十六岁从军，十八岁升为参军，征入靖远将军麾下，北上征讨突厥。朔河一役中，率百名铁骑，定妙计，奇袭敌后，烧尽粮草辎重，以一人之力杀敌过百，尸堆成山，身受二十一处重伤，竟得以生还。突厥军遭此重创，又受大军迎面痛击，溃退千里，不但收复了被突厥侵占多年的朔曷二州，更一举占领朔河以北六百里的肥沃土地。

萧綦一战成名，从小小参军一跃而为先锋副将，深受靖远将军器重。驻守边关三年间，击退突厥百余次进犯，阵前斩杀突厥大将三十二人，包括突厥王爱子也命丧萧綦手下，令突厥元气大伤。萧綦威名远震朔漠，晋封宁朔将军，人以“天将军”呼之。

永僖四年，滇南刺史屯兵自重，勾结白戎部族，自立为王。宁朔将军萧綦征奉旨西征，一面将敌军前锋阻隔在罗朗关，一面绕道黔州，强行在崇山峻岭中开出栈道，出其不意直袭叛军心腹，沿途遭遇归附了叛军、抵抗朝廷的夷狄部，招抚不遂，萧綦一怒之下屠城而过，将夷狄灭族，乘势大破白戎，收复滇南，将叛军首领十三人全部梟首示众。萧綦趁胜追击，历时两年，夷平西南边陲，以赫赫功勋统摄百万兵马，官拜镇国大将军。

永僖七年，南疆蛮族犯境，刚刚平定西南的豫章王，再度领军南下，在遭遇洪灾，瘟疫肆虐的南疆边陲苦战拒敌，又逢洪水冲毁道路，后方补给中断，几番身陷险境，萧綦临阵决断，以破釜沉舟之心强渡澜沧江，硬生生将南蛮逼退八百里，再无北犯之力。

是年，萧綦以不世功勋晋封豫章王，成为当朝皇族之外，唯一的异姓藩王。

永僖八年，豫章王大军在滇中休整半年之后，再度南下，有备而战，将南蛮击得溃不成军，仅用九个月时间，就将南疆二十七部族全部收降。

整整十年间，豫章王统率大军征战各地，力挽狂澜，匡扶社稷于危难，当之无愧为朝廷肱股，家国柱石。

此番大军凯旋回朝，朝野振奋，皇上原本决意亲自出城迎候，却因龙体抱病已久，只得命太子率领百官出迎，代天子犒赏三军。

一次次听父亲和哥哥说起前方战事，一次次被那些惊心动魄的战况震骇。

“豫章王”这三个字有如魔咒，总令我联想到着杀伐、胜利和死亡。

当我终于可以亲眼目睹这个传说中如魔似神的人，终于可以亲眼看一看，那传说中战无不胜的军队——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却莫名的畏惧起来。

十万大军不能全部入城，豫章王只带了三千铁骑，饶是这样，也足以让整个京城为之震撼。

成百上千的百姓将入城大道的两侧围挤个水泄不通，但凡可以看见城门的楼阁，都早早被人挤满。哥哥却一早在瑶光阁包下整层，那是承天门附近最高的楼阁，让我可以居高临下，清楚看见大军入城的盛况。

入城甬道正中一条红毡铺路，两列御林军甲冑鲜明，侍立两侧，皇家的明黄华盖，羽扇宝幡层层通向甬道尽头的高台。

正午时分，礼乐齐鸣，金鼓三响过后，太子一身褚黄朝服，在百官的簇拥下登上高台。

远远地看过去，每个人的面貌模糊不清，只能凭服色猜测，站在太子左侧，一身朱红朝服的人必然是爹爹。我扯了扯哥哥衣袖，学着娇糯的语气，“公子爷，您什么时候也蟒袍玉带，站在百官之首出出风头啊？”

哥哥瞪我，“臭丫头，什么时候学会了说风凉话？”

我转眸笑，正要揶揄他，突听一声低沉肃远的号角响起，城门缓缓开启。

仿佛整个都城，都在一刹那肃穆下来。

正午耀眼的阳光陡然暗了下去，空气中仿佛骤然有了一种寒意。

刹那间，我以为眼前出现了无边无际的黑铁色的潮水，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属的寒光。

一面大大的黑色袞金边帅旗跃然高擎，猎猎飘扬于风中，上面赫然一个银勾铁划的“萧”字。

黑盔铁甲的铁骑，分作九列，严阵肃立，当先一人重甲佩剑，盔上一簇白缨，端坐在一匹通身如墨的披甲战马之上，身形笔挺如剑。他一马当先，提缰前行，身后九列铁骑依序而行，步伐划一，每一下靴声都响彻朝阳门内外。

礼乐毕，那黑马白缨的将军，勒缰驻马，右手略抬，身后众将立时驻足，行止果决之极。

那人独自驰马上前，在高台十丈外驻鞍下马，解下佩剑，递与礼官，一步步缓缓登上高台。

哥哥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，带着紧涩，“那是萧綦。”

那个人离我们如此之远，远得看不清面目，仅仅遥遥望去，竟已让我生出压迫窒息之感。

他在太子三步之外停步，微微低首，屈膝侧跪下去。

太子展开黄绶，宣读稿封御诏。

远远听不清太子的声音，却见那一袭墨黑铁甲，雪色盔翎在正午的阳光下，熠熠生辉，闪耀寒芒。

太子宣诏已毕，萧綦双手接过黄绶诏书，起身，转向台下众将，巍然立定，双手平举诏书。

——吾皇万岁！

这个声音如此威严遒劲，连我们远在这楼阁都隐约听到了。

刹那间，潮水般的三千黑甲铁骑，齐齐发出震天的三呼万岁之声，撼地动瓦，响彻京城内外。

所有人都被湮没在这雄浑的呼喊声中，连赫赫的皇家仪仗，也黯然失色。

左右御林军无不是金盔明甲，刀剑鲜亮，而这三千铁骑，连甲胄上的风霜征尘都尚未洗去，却将御林军的气势压倒无余，在他们面

前，平日风光八面的御林军顿时成了戏台上的木偶一般，徒具花巧，全无用处。

他们是从万里之外喋血而归的将士，用敌人的鲜血洗亮自己的战袍。

那刀是杀敌的刀，剑是杀敌的剑，人是杀敌的人。

杀气，只有浴血疆场，身经百战，坦然直面生死的人，才有那样凌冽而沉敛的杀气。

那个传闻中，仿佛是从修罗血池走来的人，如今就屹立在众人面前，登临高台，俯视众生，凛然如天神。

胸口一窒，这才惊觉，我竟忘记了呼吸，手心渗出细汗。

我从不知道，这世间，会有这样一个人。

见惯皇家天威，即便在皇上面前，也不曾有过半分畏惧。

然而此刻，遥隔数十丈之远，我却不敢直视那个人。

那个人身上，有一种炽烈而凌厉的光芒，无形中迫得人无所遁形。

哥哥亦是一反常态，一语不发，缄默凝望眼前这一幕，手上茶杯却是紧握，指节隐隐透白。

我抿唇，心中莫名的异样，似怅惘又似跃然，竟从未有过这般滋味。

犒军毕，登车回府，一路恍惚无言。

鸾车在府门前停下，侍女挑帘，却不见哥哥如往常般立在銮车前，伸手等着接我。

诧异间，我倾身看去，见哥哥端坐马背，挽了明珠紫辔在手，抚着座下白马，若有所思。

“公子爷，到府了！”我走到他马前，学着侍女屈身一笑。

哥哥回过神来，睨我一眼，却又一叹，扬手将白玉蛟银鞭抛给侍从，跃身下马。

刚进了庭中，母亲宫装高髻，携了徐姑姑和侍女们迎面而来，看似正要出门。

“娘要出去么？”我笑着挽住母亲。

“正巧皇后传召，你也有两日不曾给姑母请安了，随我一同去吧。”母亲替我挽起散乱的一缕鬓发，微笑看向哥哥，“犒军看得如何，可还有趣么？”

我低头笑，母亲总把我们当小孩子，当哥哥还如小时候一般爱瞧热闹。

“豫章王军容赫赫，威仪不凡。”哥哥却没有笑，望着母亲，慨然道，“儿子羞愧，今日方知，大丈夫当如是！”

母亲一怔，蹙起纤纤眉梢，“你这孩子，又胡说了，武人打打杀杀有什么好。”

哥哥低头不语，他虽常和父亲争执，但在母亲面前却从无半句违逆。

“你是何等身份，怎能与那一介寒人相比。”母亲语声低柔，却辞色渐严。

她是最不喜欢寒族武人的，今日听了哥哥这话，难免着恼。

我见母亲不悦，忙笑道，“哥哥说笑呢，娘不要理他，我们走吧，姑姑在宫中该等急了！”

当下不由分说，我挽起母亲便走，只回眸对哥哥眨了眨眼。

姑姑竟然把母亲召入内殿密谈，却不肯让我进去。

我才懒得等她们，径直往东宫去找宛如姐姐。

我把亲眼看见萧綦的一幕，绘声绘色讲给宛容姐姐听，直把她和几名侍妾听得目瞪口呆。

“听说豫章王杀过上万人呢”，侧妃卫氏按着心口，神色间满是厌憎惊惧。旁边一人接过话头道，“哪里才只万人，只怕数都数不过来，听说他还嗜饮人血呢！”

我心下微哂，颇不以为然，正欲驳她，却听宛容姐姐摇头道，“市井流言怎么可信，若真如此，岂不是将人说成了妖魔。”

卫妃嗤笑道，“杀戮太重，有违仁厚之道，满手血腥与妖魔何异。”

我不喜欢这个卫妃，仗着太子宠爱，在宛如姐姐面前张扬无礼，当即冷冷睨她：“仁厚之道何解？如今烽烟四起，难道仅凭一句仁厚，

就能抵抗虎狼，叫外寇乖乖放下刀兵？”

卫妃粉脸涨红，“依郡主高见，杀戮倒是仁厚之道了？”

我挑眉一笑，“征伐既起，何来仁厚？即便有所杀戮，豫章王也是为国为民，国之柱石，功在社稷，岂可如此诋毁功臣？若无将军血染边疆，你我岂能在此安享清平？”

“说得好。”

姑母优雅沉静的声音蓦然在殿外响起。

众人忙起身行礼。

宛如姐姐侧身一旁，将姑母迎进殿内。

姑母只带了两名宫人随侍，也不见母亲同来，我正向殿外张望，却听姑母淡淡说道，“不必看了，本宫已请长公主先行回府了。”

我愕然看向姑母，一时间莫名所以。

姑姑在首座坐下，扫了一眼面前众女，不露喜怒，“太子妃在忙些什么？”

宛如姐姐垂首低眉道，“回禀母后，臣媳正与郡主品茶叙话。”

姑姑微笑，眼里却没有半分笑意，“有些什么趣事，也说来本宫听听。”

“臣媳等，只是在听郡主……”宛如姐姐全无心机，竟然照实回禀，我忙打断她话头，抢道，“她们在听我品评今年的新茶，姑姑，你尝尝这新贡的银针，比往年的品色都好呢！”

我接过侍女手中茶盏，亲手奉给姑姑，挨在她身旁。

姑姑扬眉瞪了我一眼，转头看向宛如姐姐，“容许宫中女眷议论朝臣，这是东宫的规矩么？”

“臣媳知罪！”宛如姐姐脸色煞白，立即跪下，身后众姬慌忙跪倒一片。

“此事是阿妩多言，错在阿妩，请姑姑责罚！”我正欲跪下，却被姑姑拂手一挡。

我趁机拽住姑姑的手，泫然含泪望着她，“姑姑……”

姑姑触上我目光，却是一震，神色有些异样，掉头不再看我。

“罢了，你们都退下，往后太子妃要严加约束，不得再犯。”姑姑脸色沉郁。

宛如姐姐领着众姬叩首退下，空荡荡的殿内一时只剩我与姑姑相对。

“姑姑生阿妩的气么……”我怯生生望着姑姑。

姑姑不说话，直直看着我，那种奇怪的神色，看得我真有几分惶恐起来。

“老觉得你还是孩子，不知不觉竟长成如此绝色了。”姑姑唇角牵起一抹勉强的笑容，语声温柔，分明是夸赞的话，听在耳中却令我莫名不安。

不等我答话，姑姑又是一笑，“子澹最近可有信来？”

一听及子澹的名字，我脸上发烫，心中忐忑，只是胡乱摇头，不敢对姑姑说实话。

姑姑凝视我，目光深深，似有些恍惚怅惘，“女儿情怀，姑姑也是明白的。子澹是很好的孩子，只是，阿妩……”她欲言又止，一时间脸色凄楚，闭目不语。

这些年，我被姑姑厉色斥责过不知多少次，却没有哪一次，让我如此刻这般惶恐。

从没见过姑姑用这样的神色对我说话，隐隐的，似有不祥之感压在心头。

我用力咬住唇，很想转身逃开，不想再听她说下去。

姑姑却突然开口，“自小到大，你有没有受过谁的委屈，怨怪过什么事情？”

我怔住，要说委屈怨怪，这皇宫内外，谁能给我委屈，什么事情能让我怨怪——自然只有子澹的离去，可是，这个答案又岂能对姑姑说出口。

“好像没有……哥哥欺负我算不算？”我勉强笑出来，故作轻松的望向姑姑。

姑姑敛去了微笑，目光深邃复杂，爱怜之中更有淡淡痛楚之色，“你长到这么大，只怕连什么是真正的委屈，还并不知道。”

我怔怔望着姑姑，说不出话来。

姑姑垂眸一笑，笑意惨淡，“我少年时，也同你一般不知忧虑，被亲人们自小娇宠，处处维护……然而，终有一天，我们注定要承担自己的命运，不能永远被庇佑在家族羽翼之下！”

望着姑姑迫人目光，我怔忡无言，心中却阵阵抽紧。

姑姑直视我双眼，语声透寒，“如果有一天，要你受着极大的委屈，放弃你所珍爱的东西，去做一件万般不情愿的事，甚至付出极大代价，阿妩，你可愿意？”

我心中惊跳，指尖发凉，无数念头电闪而过，脑中却是一团乱麻。

“回答我。”姑姑不容我犹豫迟疑。

我咬唇，抬眸望向她：“那要看，是为了什么，是否比我所珍爱的东西更加重要。”

姑姑的目光深凉如水，“每个人珍爱的东西并不相同，什么是最重要，什么又是最值得？”

她的目光在我身上久久停驻，仿佛穿过我，投向了遥遥的时光，“我也有过极珍爱的东西，那曾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喜悦与悲伤……可那喜悦悲伤，都只是我一人的喜悲。相较之下，还有一件事，比之更深，更重，是我无法逃避和舍弃的——那就是，家族的荣耀和责任！”

“家族的荣耀和责任……”我如被巨锤骤然击中，心中恍惚，激荡不已。

姑姑眼中隐约有泪光莹然，却无比坚定决绝。

“当年战事方歇，朝中派系林立，四大世家各不相让，我的兄长以当世第一才子之誉，迎娶到你的母亲晋敏长公主下嫁王氏，带来无上荣耀。我的妹妹，许配给执掌军中大权的庆阳王，而我，必须成为太子妃，将来执掌六宫，才能确保王氏在朝中的权威，压倒咄咄逼人的谢家，使王氏的地位固若金汤，族人安享荣华！”

我从不知道，父母的锦绣姻缘，姑姑的母仪天下，竟潜藏着这一番辛酸深沉。

刹那间，眼前转暗，在我心中如琼华仙境一般的天地骤然褪去颜色，显出底下的灰败。

十五年来，我的完美无缺的琉璃幻境，第一次进出了裂缝。

我不敢再听，不敢再想。

可是琉璃一旦有了第一条裂缝，就会顺势破裂下去，直至粉碎。

姑姑站起身来，迫近我，凝视我双眼，语声掷地铿然——

“我们从出生之日，就被光环笼罩，无不在荣耀中成长，普天之下除了公主，就是我们王氏女儿最为尊贵。当你身在其中，或许并无知觉。我十八岁入宫以来，目睹这宫里宫外多少悲辛往事，命数起落。你可知道，那些出身卑微，没有家族支撑的女子，在宫中是如何卑贱飘零，人命尚且不如蝼蚁！一旦失势落败，任你再煊赫的世家，落魄起来只怕还不如市井小民……”

姑姑握住我肩头，一字一句道，“我们引以为傲的身份、美貌、才情……无不是家族的赐予，没有这个家族，我或者你，乃至后世子孙，都将一无所有。我们享有这荣耀，便要承担起同样的责任。”

良人

鸾车已经离开宫门，驶往回府的路上，车驾微微摇晃，深繁重绣的垂帘隔绝了外面阳光。

我端直坐于软榻，头颈挺直，手足僵冷，始终保持着这幅倨傲姿态，踏出东宫，穿过宫门，步上鸾车……直至今刻，终于只剩我独自一人，紧绷的全身却仿佛再不受控制。有一股强大而冰冷的力量，贯穿了我，支撑着我全副意志，不致松懈软弱。

可是，脑中一片空白，神思昏沉，如同坠入茫茫迷雾之中，看不清四周，抓不住一切。

离宫城已经很远了，姑姑方才的话，却还在耳边清晰萦绕。

她的话，一句句，一字字，仿佛火炭，又如寒冰，令我的身子一时冰凉，一时火热。

我交握双手，指甲用力掐进自己掌心，连这尖锐的痛，也惊不去心头的惶乱。

前面隐约传来侍卫扬鞭开道的声音，道边围观的百姓纷纷走避，人声喧哗。

明知道仪仗森严，隔得再近也不可能看见我半根手指，人们却依然争先恐后，冒着被长鞭抽打头脸的风险，也要争睹上阳郡主的风华，哪怕只看一眼鸾车的影子，闻到一缕薰香的味道，也令他们雀跃不已。

早已听惯这样的喧哗，这一刻，我却突然觉得辛酸苦涩。

他们看的并不是我，而是上阳郡主。

世人争睹的是那个名动天下的王氏之女，宠冠一时的名门千金。

我是谁，是美是丑，是哭是笑，并没有人在意。

刹那之间，恍如梦醒，我突然想纵声大笑，泪水却抢先涌上眼前。

喧哗声中，我慢慢挑开了垂帘。

围观的人潮忽然静了下去。

绚烂秋阳之下，我静静侧眸，凝望眼前人群，展颜微笑。

寂静的人丛中陡然发出更惊人的呼声，铺天盖地的喧哗几乎将我湮没……

重重放下垂帘，我闭目倚靠了软榻，终于笑出泪水。

如果我不姓王，如果我没有出生在这个家族，此时此刻，我也不会坐在高高的鸾车之中，接受众人仰慕……或许，我会像那个卖花少女一样，挤在路边垫脚张望，又或许像某个侍女，跟在车驾后面，任由尘土沾衣。

谁会在意一个卖花女的绮颜玉貌，谁会相信一个侍婢也可能惊才绝艳。

我比她们多出的，不过是一个身份。

一路恍惚，不觉已经到府。

跨进内庭，还未来得及回房，就听见母亲的哭泣声隐隐传来。

我扶着锦儿的手，只觉得地面微晃，心中忽沉忽飘，望着眼前熟悉的庭院，竟没有勇气迈步。

从前庭到内堂，短短的一段路，仿佛走了那么久，那么艰难。

哐啷一声裂响，惊得我与锦儿双双一颤。

贡窑冰纹白玉盏被掷出门外，跌个粉碎，伴随着母亲的悲泣，“你算什么父亲，算什么宰相！”

“瑾如，你身为长公主，应当明白这是国事，并非我们一门家事。”父亲的声音苍凉无力。

我停步，立在门口，一动不动。

身旁传来锦儿止不住的颤抖，我侧头看她，这小小的女孩子被吓坏了。

我对她笑了一笑，却在她清澈亮眼眸中照见自己的笑容，比她苍白面色更加惨淡。

母亲的声音隐隐嘶哑，哀伤欲绝，全无往日的雍容，“什么公主，什么国事，我只知道我是一个母亲！天下为人父母者，爱子女远胜爱己，难道你不是阿妩的父亲，难道你就不会痛心？”

“我不只是这双儿女的父亲，我还是王氏长子，是当朝丞相。”父亲的声音在发抖，“瑾如，你和我，不仅有女，有家，还有国！阿妩的婚事，不是我们嫁女，是王氏，乃至整个士族的联姻！”

“让我的女儿去联姻，去笼络军心，你们这满朝文武却做什么去了？”母亲厉声斥问。

这一声斥问，针一样扎在我心上——是啊，娘，这也是我最想追问的一句。

父亲没有回答，沉默，陡然而来的沉默，让我的呼吸凝滞在胸口。

我以为父亲不会回答了，却听到他沉缓无力的声音，“你以为，如今的士族还是当年的风光，如今的天下还是当年的太平世道么。”

父亲的声音陡然暗哑，这还是父亲的声音么……我那伟岸高旷的父亲，何时变得这样苍老，这样无力！

胸口紧紧揪扯，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揪住，直往下拽。

“你生在深宫，嫁入相府，所见所闻都是满目锦绣，可是瑾如，难道你真的从不知道，朝廷沉疴已久，兵权外落，民间流乱四起，当年何等煊赫的门阀世家，如今早就风光不再……你以为，我们王氏能够显赫至今，真的只是靠着与皇室的姻亲吗？”

母亲不语，只剩长长抽泣。

父亲的话，却如同冰水浇下。

“你也眼看着谢家和顾家是如何衰颓下去，哪一家不曾权势遮天，哪一家没有皇室姻亲？瑾如，你不是真的不懂，只是不肯相信罢了……这些年，我苦苦维系朝中世家的势力，如果不是庆阳王在军中的威望，岂能如此顺遂。”

庆阳王，已经辞世两年的人，听到他的名字还是令我一震。

这个名字，曾经是皇朝赫赫军威的象征。

我的两个姑姑，一个是皇后，另一个便是庆阳王妃。

只是小姑姑很早就病逝了，姑丈庆阳王长年驻守边关，连我对他的印象都只是寥寥。

“自两年前庆阳王过世，皇室和士族在军中的势力至此倾颓殆尽，再也无人继。”

父亲哑声道来，饱含沉痛无奈。

那一场七年之战过后，原本就崇尚文士风流，性好清平的士族子弟，再也没有人愿意从军。

他们只爱夜夜笙歌，诗酒雅谈，即便终生无所事事，也一样有世袭的官爵俸禄。

“留在军中征战的，只剩下寒族庶家的男儿，全凭一身血肉，硬打下功名权位，再不是昔日任人轻贱的武夫。豫章王一人独掌军中大权，更仰赖他安邦定国，不要说士族世家，便连皇室也忌他三分。如今他立下大功，更有皇上亲口许诺的恩赐，连我也未料到，他会求娶阿妩……这门婚事，若不应允，便是令皇上言而无信，令王氏开罪军中权臣，两派怨隙加剧；若是允了，便是笼络军心，为我们王氏再次赢得军中支持……”

“父亲，用一个女子的婚姻来巩固家族权位，非大丈夫所为！”

哥哥的声音，骤然自背后响起，他竟然一直在我身后。

“哥哥！”我脱口惊呼，伸手想要拦住他。

他却看也不看我，径直推门而入，昂然站到父母面前。

泪水顿时模糊了我双眼，看不清父母的表情。

“哥哥，不要……”我奔了进去，不待抓住他衣袖，哥哥已经一掀衣摆，长身直跪在地，“父亲，我愿从军！”

我一颤，如罹雷击。

父亲站在那里，鬓边灰白的发丝微微颤抖，一向挺直硬朗的身子刹那间佝偻了下来。

母亲身子一晃，一声悲泣还未出口，就软软跌坐在椅中。

我慌忙踏前，想扶起母亲，身子却陡然发软，膝下一曲，直跪倒在地。

“阿妩——”，爹和哥哥同时惊呼，哥哥抢上来抱住了我。

倚在哥哥怀中，忽然觉得安心，很安心，如同小时候每次念书睡着，被他抱回榻上的时候一样……我闭上眼，深深吸一口气，在哥哥怀中粲然微笑。

哥哥、父亲、母亲，他们的面容深深映在我眼中。

我低下头，无限娇羞，“我仰慕豫章王已久，嫁给如此英雄男儿，是女儿的荣耀。”

沉寂，如死沉寂。

“你，你——”母亲浑身颤抖，扬手指了我，一个字也说不出。

哥哥抱住我的手，变得更冷，却将我抱得更紧。

爹爹望着我，目光直直，悲辛愈发深浓。

我挺直头颈，迎着爹爹的目光，听见自己的声音低哑而坚定，“我愿嫁与豫章王萧綦！”

如此结果，峰回路转，皆大欢喜。

皇上赐婚的圣旨，三日后颁下，阖府上下跪迎谢恩。

豫章王迎娶上阳郡主，成为轰动京华的盛事。

他们说，一个是权倾天下的盖世英雄，一个是金枝玉叶的旷代佳人，人人都称羡赞叹，好一段金玉良缘，天作之合……谁不爱看英雄美人，谁不艳羡神仙眷属。

或许，是吧。

我终于知道，好姻缘，只需门庭匹配，无需两情相悦。

只是，世人如何看，如何说，我已经不关心了。

父亲、母亲、哥哥……每个人都说了什么，我隐约记得，隐约又不记得。

皇上和皇后召见我，说了什么，我也忘了。

豫章王的聘礼惊人煊赫，皇上赐下的恩赏更是令人目不暇接。

皇后赐给我的嫁妆，一连三天源源不绝抬进家门。

嫁衣，凤冠，霞帔，满目珠翠，宝光耀眼。

喜娘说，二殿下大婚的时候，也没有这样奢华铺排。

宛如姐姐来看我，以太子妃的身份向我贺喜。

屏退了下人，只剩我们两个人的时候，她却哭了。

“子澹还不知道你大婚的消息。”她凄然垂泪。

我低头，拿了她送给我的嫁妆，一支出自绝世名匠之手，用千年玄珠所制的凤钗，在手中细细把玩，一边淡淡笑了笑，“子澹守孝归来，也要册妃了。时光过得真快……小时候再亲密的玩伴，长大了也总要分开。”

宛如姐姐幽然抬目，一双泪眼望定我，“你真能忘得了他？”

我淡淡抬眸，含笑将那只凤钗插到鬓间，看见镜中的自己眉目沉静，笑意雍容。

“阿妩素来仰慕顶天立地的英雄男儿，豫章王才是我想嫁的人。”

我说给宛如姐姐听见，也说给自己听见。

那之后，一直到我大婚，宛如姐姐没有再来看过我。

子澹会从她那里知道我的话。

子澹会怨我，会怪我，然后会忘了我。

子澹会册妃，会迎娶一位美丽娴淑的王妃。

子澹会和她恩爱相守，红袖添香，举案齐眉，一起度过漫漫时光，直至老去。

子澹，子澹，子澹……

天旋地转，漫天都是他的名字，都是他的容颜。

一丝丝的疼痛，不够锋锐，却慢慢在心底最深处，洩开沉郁的钝痛。

婚期已近。

家中变得很忙，徐姑姑他们每日出入奔忙，筹备大婚典仪。

我却闲下来，不用入宫请安，不用踏出府门，只需在房中端庄危坐，听宫中嬷嬷教习新婚仪俗，教我一件件记住，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……不断有人来道喜，吉词美誉塞满耳中。

晨昏朝暮，就在混沌忙乱中如水滑过。

夜里，我总是看书看到很晚，直至更深人静，直至困得再也睁不开眼。

只有这样，我才没有精力去想太多，没有时间想起子澹。

偶尔，我会想起那个遥远模糊，却又异常清晰的名字，我即将嫁与的良人……记不起他的身影，从未见过他的容颜。可犒军时的惊鸿一瞥，总在眼前挥之不去。

萧綦，这个名字，从此就要与我相联一生了。

豫章王妃，从此我将不再是无忧无虑的上阳郡主，而将以这个新的身份，与那个素昧平生的男子一起走向不可知的此生……

十五天后，迎来我的大婚之期。

我的婚礼按公主出嫁的礼仪举行，半夜开始装扮，天未亮就向父母跪恩辞行，随后入宫向皇上皇后谢恩，鸾仪从太华门出，过宣华门、坤德门、奉仪门……喜乐喧天，沿途大红锦缎铺道，一路洒下灿金的合欢花瓣漫天飞扬，六百名宫人，红绡华幔，翠羽宝盖，簇拥着旒金六凤大红鸾轿，逶迤如长龙，穿过宫城、皇城、内城，直达敕造豫章王府。

洞房之中，两名喜娘带着仆妇婢女侍候左右，外边丝竹喜乐之声不绝于耳。

凤冠礼服加上厚厚的盖巾，让我整个人如被层层捆绑，动弹不得。

锦儿在旁边不时絮絮叨叨说些喜庆吉利的话讨我高兴，我却连听的力气都快没有了。

从半夜开始折腾到现在，一袭厚厚的盖巾下面，我的世界混沌一片，什么都看不见，直听得耳边喧天的喜乐，从早上到现在从未停歇。

混混噩噩之间，被喜娘牵引着拜了堂，又被引入洞房。

进得洞房，稍稍安静了不到片刻，喜娘们又开始折腾，没完没了的祈福颂吉。

若按规矩，我必须等新郎入了洞房，才能吃喝。

幸好锦儿乖巧，悄悄盛了燕窝给我，不然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力气坐到现在。

再过片刻，我将要面临今晚最忐忑的一刻。

那个人，那个令世人敬畏如神魔的人，如今成了我的夫婿。

刚刚与他一起拜了天地，从盖巾下面隐隐看见了他的足尖。

那么近，他离我那么近。

当日远远望见，就已令我震骇的人，如今近在咫尺，我却不再惧怕。

这就是我的姻缘，我的良人了。

与其惶惶，不如坦然。

他也是血肉之躯的凡人，或许他也不见得那么可怕，或许我的姻缘也不见得那么糟糕。

正如哥哥劝慰我说，豫章王是顶天立地的好男儿，英雄美人，正是良配。

我回之以淡然一笑，或许吧。

只要没到最糟糕，总还有一丝希望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发觉外边的喜乐丝竹声停了。

现在还早，怎么会这样快就结束了喜筵。

过得一阵，喜娘也开始暗自切切。

我直起身，微觉诧异，正想叫锦儿去外面看看，却听得一阵脚步声纷至沓来。

随之而来的，是门外的人声纷乱。

“将军甲冑佩剑在身，刀兵之物乃大凶，不可靠近洞房，请将军止步。”

“末将奉王爷令谕，务必当面禀报王妃。”

一个男子声音，冷硬如石，不带半分情绪，惊破洞房花烛夜一派旖旎。

“奴婢可以代为通传，王妃典仪在身，不能面见外人。”

“事出紧急，王爷吩咐一应礼仪从权，请王妃恕罪。”

门口徐姑姑与之相执不下，语意已带薄怒。

我站了起来，方一起身，眼前便一阵晕眩。

“王妃小心。”锦儿慌忙扶住我。

那顶凤冠沉重无比的压在头上，让我几乎直不起脖子。

我勉力打起精神，走到门前，淡淡开口，“本宫在此，将军有话请讲。”

外面静默了片刻，那人依然用冷硬的声音开口，“启禀王妃，方才收到火漆传书，急告冀州失守，前方十万火急，王爷已经前往行辕大营，即刻领军驰援，特遣属下告知王妃，实因事出紧急，无暇向王妃当面辞行，待王爷平定叛乱后，自当向王妃请罪。”

脑中有一刹那的空白。

片刻之后，我恍然回过神来。

他是说，洞房花烛夜，我的夫婿尚未踏入洞房，就离京出征了。

我连他的样貌声音都一无所知，就这样被丢在洞房中，一个人度过新婚之夜。

我突然想笑，却笑不出声来。

这位堂堂豫章王，当初是他向皇上请求赐婚，要与我的家族联姻。

不管为了什么，不管甘不甘心，总也是他自己求来的。

我尚且尽心尽力做足每一分工夫，到了这一刻，一道火漆传书，他便拂袖而去，连敷衍周全的工夫都懒得花吗？当面辞行又能用得了多少时间，纵然军情如火，也未必就烧到了眉毛。

我不在乎他是否跟我洞房，也不在乎他是否体谅我的感受。

但我绝对不能容忍他如此羞辱我，羞辱我的家族。

剧变横生，春宵惊破。

周遭仆妇喜娘噤若寒蝉，连锦儿都不敢做声。

大概从未见过新郎临阵而去，弃洞房不顾的场面，众人都被这变故惊得不知所措，一时间个个呆若木(又鸟)，面面相觑。

头上凤冠压得我胸中几乎窒息。

我终于笑出声来，冷寂的屋子里，只听见我扬声长笑。

张贴大红喜字的房门被我一把推开，夜风扑面，吹起盖巾冷簌簌打在脸上。

我扬手扯下盖巾，眼前一时光亮大盛。

喜娘仆妇大惊，纷纷跪倒，为首的喜娘急道，“王妃不可，大婚之礼尚未完成，万万不可揭开盖巾！”

面前数名甲冑佩剑的男子，为首那人骤一见我，惊得呆住，见我掀了盖巾，竟也不知道低头回避，目光直直停驻在我脸上，过了片刻才回过神来，率先屈膝跪下，后面几人跟着单膝跪地，身上铮铮铁甲发出金属特有的冷硬刮划之声。

我冷冷注视跪在面前的人，那身雪亮铁甲，闪烁冰冷寒光，跪在那里如石刻般纹丝不动。

第一次见到重甲佩剑的军人，那么近地站在我眼前。

这就是豫章王的亲卫将领，不知道我那良人，又当是怎样一个冷硬若铁，无情无义的人。

思及此，我不怒反笑，抬手将盖巾掷到他面前，“烦请将军将此物转交王爷，代我转告他，大婚之礼既然从权，那就不劳他尊驾了。”

喜娘急急拦住，“王妃息怒，盖巾不可随便带走，这样不吉利的。”

“你说什么”，我冷冷道，“豫章王天纵英明，自然是吉人天相，本宫得遇良人，嫁入将门，也算万幸大吉了。”

“王妃请收回此物，末将自当将王妃心意转达王爷，还望王妃珍重。”那男子低了头，将盖巾双手奉上，末一句话低了声气，也不复刚才的强硬。

我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将军敢带人直闯洞房，还怕这区区一件小事吗？”

那男子面红耳赤，俯身重重叩首，“末将知罪！”

豫章王不辞而别倒也罢了，连一个小小将领都可以硬声硬气欺上门来，当真是嚣张之极。

爹爹的话果然没错，这些拥兵自重的将领对我们士族再没有半分敬畏之心。

自此后，我嫁入将门，就要置身在这一群武人之中了。

夜风透衣而过，我微微仰首，只觉心中一切成灰。

“将军请回吧，本宫不送了。”

我转身，跨入房中，房门在身后砰然关闭。

喜红锦绣的洞房之中，我孑然面对一双硕大的红烛高烧，烛泪兀自低垂。

一整夜，我将自己锁在房中，任凭门外任何人求恳都不开门，连母亲也被拒之门外。

他们都多虑了，我既不觉得伤心，也没有什么可愤怒，只是累了，不想再强装笑颜。

心底空空荡荡，一如这空空的洞房，只有我自己的影子映衬着满眼锦绣辉煌。

说不出是荒凉还是冷寂，捂着胸口，仿佛找不到跳动的痕迹。

就这样倒在床上，裹一身大红嫁衣，懵懵睡去。

梦里谁也没有见到，没有父母，没有哥哥，没有子澹。

只有我孑然一人。

惊变

时光容易把人抛，转瞬已三年。

斜卧在窗下，四月暖风熏得人酥软欲醉，一片花瓣被风吹到我脸上，微微的痒。

昨夜的宿醉还未褪尽，身子绵软无力，伸手不经意拂倒一只玉壶，滴溜溜滚下阶去，洒出最后一滴残酒，薰风中平添了一缕馥郁酒香。

哥哥半月前从京城带来的青梅酒，又被我喝光了，等他下一次寻机赴徽州公干，再来看我，不知又是何时了。我慵然撑起身子，换了

两声锦儿，没有人答应，这丫头自从离开京城来了此处，也是越发的疏懒起来。

起身赤足踏了丝履，懒懒穿过回廊，不经意瞥见院子里那一树玉兰，一夜之间开得欺霜胜雪。

我有些恍惚，倚着阑干，神思飘忽，依稀回到了家中的兰庭……

“郡主可算是醒了，醉了大半天，连件外袍也不穿就出来，当心又着凉。”锦儿一面絮絮叨叨埋怨，一面将丝袍披在我肩头。

我扬起脸，“家里的白玉兰也该开花了，不知道今年的花，开得怎样。”

“京城天气比这里暖和，花儿也应该开得早”，锦儿也叹了口气，复又脆声笑道，“不过这边虽冷些，晴天却比京城多，不会时常下雨，我更喜欢待在这里。”

这小妮子越来越会哄人开心，见我抿唇微笑，没有应声，她便轻轻依着我坐下，低声道，“若是在徽州住腻了，不如，我们回京看看，出来三年，郡主也想家了吧？”

我收回神思，自嘲一笑，懒懒伸展腰肢，“是啊，是有些想念家中的青梅酒了，不过比起这里的神仙日子，我还舍不得回去。”

说罢起身，我拂袖扫去襟上落花，“大好春光，我们出去逛逛。”

锦儿追在后面急道，“昨日王爷遣来的信使还等着郡……等着王妃复信呢！”

我驻足，心头莫名掠过一丝阴郁。

“你便替我回了罢。”我懒得回头，转身自去，忽而想起一事，又道，“对了，你瞧瞧他这次又送来些什么，挑些好玩的留下，其他给医官们预备着。”

过两日，徐医官又该到了，这次得多备些金银打点。

哥哥说，母亲和姑姑时常催问我的病情为什么总不见好转，迟迟不能回京，叫太医们很是提心吊胆，唯恐遮掩不下去。虽说父母那里，有哥哥做内应，但那些医官一向胆小，若不多打点些金银，堵住他们的嘴，难保姑姑会看出蹊跷，一道懿旨将我召回京城。

若叫医官们将我的病情说得太过严重，只怕母亲又要急急赶来探视，那可大大的不妙。

这三年，我在徽州幽居养病，过着神仙般逍遥日子，也全拜我那良人所赐。

新婚之夜，豫章王连洞房都未踏入一步，就匆匆出征，讨伐叛军。

三郡叛乱未平，北境边患又起，一时烽烟四散，朝野震动。

我那良人，一肩担天下，挥剑镇南北，好容易平定了叛乱，又马不停蹄挥师北上。

当时，人人都敬慕豫章王匡扶社稷之功，更赞叹豫章王妃深明大义，以家国为重。

爹爹非但没有怪罪这位佳婿不辞而别，反而上表朝廷，对他大加褒奖。

没有人敢讥讽我独守空闺，我亦平静如常的入宫谢恩、独自一人归宁省亲……如他们所期待的那样，雍容平和，落落有大家之风。

那些追逐在我身后的目光，那些等着看我悲伤落魄的人，大概都没有如愿。

我依然华服盛妆，出入煊赫，在我的敕造豫章王府夜夜笙歌，宴饮铺排之极。

直至大婚过后两月，一场风寒袭来，我突然病倒，就此缠绵病榻，最险的一夜，几乎性命垂危。那夜，母亲在佛堂长跪祈求，以泪洗面，对父亲说，如果阿妩离去，她必终生怀恨，永不原谅父亲与姑母。父亲无言以对，枯坐书斋一整夜。

我在天明时分醒来，高热终于褪去。

醒来望见床前喜极而泣的亲人，我只觉得深深疲惫，既不忍面对，也无力再承受。

唯有逃避。

恰遇雨季将至，我咳喘旧疾复发，太医担忧京城阴雨绵绵的气候对我康复不利。

叔父在徽州为官时，曾修造了一处精巧的行馆，刚刚落成就被调任回京，行馆至今闲置。

徽州气候干燥晴好，风物宜人，正宜休养。

我以重金贿赂了太医，逼着哥哥说服父母，就此迁往徽州行馆休养。

初到徽州，父母派来的婢女仆从，护卫医侍足有三百余人，将个小小行馆挤得人满为患，惊动了徽州刺史，亲自上门拜谒，扰得我烦不胜烦。

我逼着太医上奏，说人多喧闹，有扰静养，硬将一千人等赶回了京城，只留几名贴身侍女和医侍，总算耳目清静，再无烦扰。

徽州之远，天地之大，退开一步，竟有脱胎换骨，再世为人之感。

叔父这处行馆，简直是专门为我准备的，不但景致可人，处处合意，地窖里更深藏了陈年美酒，庭中碧树繁华花，幽池飞鸟，比之京中园林的绮丽，别有一番幽境。

父母原以为我只是散心休养，住不多久就会回去，哪里料到，一到徽州，我就爱上了此处的逍遥闲逸，至此长住下来，乐不思归。只有春秋节令，与父母生辰，我才回京暂住，过得几日便称身体不适，早早返回徽州。

一天天，一月月，一年年……我开始觉得，自己变了。

心里从某一处地方开始，渐渐变凉，变硬。

昔日承欢父母膝下，对家中恋恋不舍的少女已经不在；昔日伙伴亲友，如今境遇各异，相逢已是各自疏离；就连宛如姐姐，也已变得沉默幽怨，如宫中那些红颜寂寥的妃子。

父母，姑姑，叔父，每个人见到我，总是竭力呵护，眉眼间尽是藏不住的歉疚。

面对这样的亲人，我却宁愿他们如从前一样斥责我，教训我，也好过现在这样的小心翼翼。

有些东西，已经变了，再也回不去从前了。

只有哥哥不曾改变，只有他懂得我，也只有在他面前，我才不是豫章王妃，不是上阳郡主，只是昔日跟在他身后那个小小的阿妩。

就连子澹也许久不曾出现在我梦里。

他在皇陵守孝之期已过，皇上却又是一道圣旨，命他督造皇陵，修缮宗庙。

这一修造便是遥遥无期，不知何时才能返京了。

昔日我不明白，皇上明明疼爱子澹，为何却任凭姑姑将他逐去皇陵。

如今我却懂了。

皇上让子澹远离宫闱，才是真心怜他，护他……在那权势的漩涡中，稍有行差踏错便是粉身碎骨。皇上明白，王氏与太子羽翼已成，如今更与萧綦结盟，四十万大军在北境虎视眈眈。

废太子，改易储君，已经绝无可能。

作为父亲，他仅能做的，只是护住子澹平安。

我亦再无他念，此生缘尽，我已嫁为人妇，只在偶尔午夜梦回，为远在皇陵的子澹，遥祝一声安好。

所谓嫁为人妇，我却三年不知夫婿是何面目。

除此以外，却又挑不出我的良人有何差错，堂堂豫章王，非但位极人臣，权倾朝野，对家中亦是慷慨体贴，远在边疆征战，仍不忘每月差人送来书信，皇上御赐给他的珍奇异宝，也源源不绝送到徽州。

只是，他的书信每次都是相差不多的内容，有板有样，多半是同一个幕僚所写，只加盖上他的印信，便算是家书。我不知道，他这算是礼数周全，还是顾及彼此颜面，抑或多少有一些负疚。最初，我也曾存有一线期冀，亲笔回书与他……久而久之，对着那刻板如公函的家书，我连拆看的兴趣也不再有。

或许，这便是所谓的举案齐眉，相敬如宾。

我们各自默契，心照不宣，不必委曲求全的敷衍，反倒自得其乐，求仁得仁。

初来还是入秋时节，看了黄叶飘尽，又看冬夜落雪，雪融春来，夏荫渐浓……韶光易逝，流年似水，我的心境渐渐平和，从淡泊至凉薄，终能淡定自持。

这段姻缘，这位良人，我也该是满意的罢。

徽州位于南北要冲，交通通衢，河道便利，历来是商贾云集的富庶之地。

这里的天气和京城很是不同，不像京城那样湿润多雨，夏来郁热，冬来阴冷。

相反，徽州四季分明，一年到头总是阳光明媚，天空明净疏朗。

自古以来，南北两地的百姓不断迁徙，混居于此，使此地民风既有北人的爽朗质朴，又有南人的淳和灵巧，即便在连年征战之时，此地也少有动荡，民生富庶。

徽州刺史吴谦，是父亲一手提携的门生，当年也是名噪一时的才子，很受父亲青睐，在任四年颇有不俗的政绩。自我在行馆住下，吴大人一直殷勤照拂，吴夫人也常来拜望，唯恐我稍有不悦，总是竭尽心力迎奉于我。

对于吴氏夫妇的迎奉，我并无好感，却又不忍回绝。

吴谦凭着一方政绩和我父亲的提携，也算仕途顺畅，升迁有望，本无需刻意迎奉于我。只是他膝下独生女儿已近成年，长年随父母外放在徽州，无从结识京中高门子弟，如今婚嫁之龄将近，吴氏夫妇心生焦虑，只盼有机会调回京城，早日为女儿择定终生。

可怜天下父母心，对儿女的牵挂操劳，竟至于此。

我心知他们的迎奉事出有因，又如何忍心回绝。

这两天，城里最热闹的事情，莫过于“千鸢会”。

春日赛纸鸢，本是南方的习俗，尤其盛行于京城贵族女眷之间。

往年每到阳春三四月，京中仕女们总要找来能工巧匠，做出美仑美奂的纸鸢，邀约亲眷闺友去郊外踏青、宴饮、赛纸鸢，赏歌赋……徽州原本没有这习俗，自我来后，却年年由吴夫人亲自主持，邀集全城名门富家女眷，四月初九，在琼华苑举办“千鸢会”。

难得他们夫妇用心良苦，想出这法子来取悦于我。

往年在家中，哥哥总能找到最巧手的工匠为我做纸鸢，再亲笔绘上他最擅长的工笔仕女图，题上我所赋诗词。我们的纸鸢放飞出去，任它飘摇，也不在意。外人偶然拾到，却奉为至宝，出价纹银百两，引来市井争购，时人名之曰“美人鸢”。

今年，不知道哥哥又会为哪家闺秀绘制美人鸢。

或许锦儿说得对，我是真的有些想家了。

四月初九，琼华苑。

芳菲四月天，一派群芳争春，花团锦簇，佳丽如云。

徽州名门云集，但凡有些身份地位的人家，都争相让女眷参与这盛会。

我明白，那些韶龄女子都企盼在千莺会上，一展风华，得到我的青睐，从此攀附高门。

在她们眼中，我是高不可攀的贵人，是一念之间可以改变她们命运的人。

她们如此渴望被贵人改变命运，我却深憾命运为他人所左右。

丝竹略歇，乐舞暂罢。

我在吴夫人与一众贵妇的随侍下，步入苑中。

众人俯身参拜。

在场女子皆盛妆锦绣，珠翠绫罗，极尽华藻。

倒是我，只随意披了件水色云纹衫广袖长衣，缓带飘垂，云髻低挽，发间只饰一枚珠钗，通身上下再无半粒珠翠点缀。

礼毕，开宴。

丝竹声中，一列彩衣舞姬鱼贯而出，翩翩起舞，苑中率先升起一只绛红酒金蝴蝶纸鸢，盈盈随风而起。形貌富丽，并无灵气，所花工夫却是不少，看来多半是吴家千金的手笔。

我淡淡含笑道，“薄翅腻烟光，长是为花忙。”

“小女技拙，让王妃见笑了。”吴夫人微微躬身，口中谦辞，神色颇为自得。

座下一名黄衣少女，起身拜谢。

吴夫人笑道，“小女蕙心，拜见王妃。”

我颌首示意那少女近前。

黄衣少女低头缓缓行来，身姿窈窕，脸上薄薄一层面纱迎风飘拂，越发袅娜可人。

南方有旧俗，未出阁的女子，必须覆上面纱方可外出，我却不知徽州也有这样的风俗，这吴家女孩儿在人前以薄纱覆面，想必是家教极严。

正待细看那少女，忽听一声哨响，苑中一只翠绿的燕子纸鸢迎风直上，灵巧可人，翻飞穿梭真如一只投林乳燕。还未看得仔细，又一只金光灿灿的鲤鱼纸鸢升起，接着是仙桃、莲花、玉蝉、蜻蜓……一时间，漫天纸鸢翻飞，异彩缤纷，煞是热闹，看得人目不暇接。

座下众人一时只顾抬头张望，赞叹称奇。

吴家女儿步态娇裒，一步步徐行到座前，盈盈下拜。

“好个标致的女孩儿。”我回头向吴夫人笑道，却见她神色大异，直直瞪着面前的少女。

陡然间，又一声尖利急促的哨声响起。

我一惊抬头，苑外东南方向忽然掠起一片阴影。

疾风中，竟是一只巨大的青色纸鸢冲天而起，形似苍鹰，双翼长近三丈，庞然掠过园子，向我所在的首座直冲过来。

我霍然站起，向后急退。

眼前黄影一晃，那吴家女儿竟突然发难，探手扣住我肩膀，五指深掐入肉，痛彻筋骨。

“你不是蕙心——”吴夫人的尖叫声中，那少女欺身上前，一掌向我颈间切来。

与此同时，那纸鸢带着巨大的阴影，席卷劲风而至。

黑暗铺天盖地压下来。

颈间剧痛，眼前发黑，最后清晰意识里，只觉双肩紧扣，身子凌空悬起，耳边尽是猎猎风声……

贺兰

漆黑，颠簸，窒闷，笃笃马蹄声中，我惊觉周身无法动弹，口中被塞住，发不出声音……黑暗中，我竭力睁大眼睛，却什么也看不见。

这是梦，一定是场噩梦。

我用尽全力，四肢却没有半分力气，一根手指也抬不起来。

只有通通急促的跳动声，从我胸中传来，在窒闷漆黑的空间里回响，几乎要撞出胸口。

此刻唯一能分辨的，只剩下声音，和一点模糊知觉。

耳边马蹄声笃笃，时有车板碰撞之声。

这应该是一辆飞驰的马车，狭小的长形箱子……难道是，棺木！

只有死人才会躺进棺木，可我还活着……脊背寒意陡生，冷汗涔涔。

是什么人，胆敢谋害我？

难道是父亲的政敌，宿仇，或是朝廷反贼……可是劫虏我，对他们能有何用？

千百个念头在脑中盘旋纷杂，身子僵硬发麻，鼻端突然酸涩。

不，不哭，我不能哭。

我狠狠咬紧了唇，泪水却顺着眼角滑入鬓角，恐惧与孤独，铺天盖地。

生平第一次知道，这种滋味，就是恐惧。

不知道身在何处，不知道有何人，平日前呼后拥的侍女护卫此刻一个也不在眼前。

这一次，是真的孤绝无援了。

前方，等着我的是什么，万丈深渊还是龙潭虎穴，抑或，冰冷的坟墓？

昏昏噩噩之中，我惊恐忐忑，冷饿交加，一次次昏睡过去，又一次次在马车颠簸中醒来。

马车一刻不停地疾驰，清醒的间隙，我努力分辨耳中声响，似乎有水声、市井人声，甚至风雨之声……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越来越冷，越来越饿，昏沉中，我觉得自己快要死了。

砰然一声巨响，我惊醒过来，刺目的光线几乎让我睁不开眼。

人影晃动间，我被人架住，拖了出来，全身骨头疼得似要裂开。

“这娘们要死不活的，叫老田来瞧瞧，别好不容易弄来就咽了气！”

“老田正给少主疗伤，哪来闲工夫管她，丢到地窖去，死不了。”

说话之人口音浓重，不似京城人氏，后一个冷戾的声音竟似女子。

我的眼睛稍稍适应了眼前昏暗光亮，依稀看去，梁脊破败，门户寒陋，似一处破旧民舍。

眼前数人，高矮各异，俱都作北地牧民打扮，面目掩在毡帽之下，不可分辩。

我全身无力，喉间干涩欲裂，被一名彪形大汉架住，跌跌撞撞推进一扇门内。

那人解了我手中绳索，掏出口中所塞破布絮，将我推倒在干草堆上。

又一人进来，将什么搁在了地上。

两人折身退出，关上了门。

俯在草堆上，我已经没有力气爬起来。

鼻端却闻到奇怪的味道，熟悉而有异香，陡然令我饥不可耐。

面前，是那人搁下的一只土碗，盛了半碗灰糊糊的东西。

异香，谷物的异香正从这个碗里散发出来。

我竭力撑起身子，用尽全力爬过去……指尖差一点，竟够不到碗。

此时此刻，如果有人在此，他会看见金枝玉叶的王妃俯在地上，费尽全力，像垂死的小兽一样往前爬去……只为够到这碗糙米粥。

终于够到了碗，我大口咽下米粥，粗糙的谷物糠皮刮得喉中隐隐作痛，滋味却胜过珍馐百倍。口中尝到一缕咸苦，是自己的眼泪坠入碗中。

我咽下最后一口米粥，在心底默默对自己说——我会活下去，活着逃出这里，活着回家。

父亲和哥哥一定会来救我。

我终于知道，世上再没有任何事，能比活着更重要。

地窖，比起之前的棺材，已经好了太多。

至少有昏暗的光线，干燥的草堆，不再颠簸，不再寒冷。

疲惫困顿中，睡意袭来，我将自己蜷缩进草堆。

这一刻，我是如此强烈地想家，想念父母，想念哥哥，想念子澹……默念着牵挂我的人，每想到一个人，勇气便多一分。

甚至，我想到萧綦。

我有一个英雄盖世的夫婿，他能平定天下，必然会令贼寇闻风丧胆。

睡意昏沉中，我竟陷入梦境，第一次梦见了我的夫婿……那个仗剑跃马的将军，远远向我迎来，向我伸出了手，我却看不清他的面容。豫章王，是你来救我了么……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门上锁响，有人进来将我拽起，带出地窖。

破陋的木屋里，我又见到了那日黄衣娉婷的“吴家女儿”。

眼前女子身穿一件臃肿的棉袍，头戴毡帽，做男装打扮，面孔秀美，神色却狠厉，看上去比立在她身旁的几名大汉更加凶恶。

我对她一笑，她却冷冷瞪我，口中低咒，“不知死活的贱人！”

她身后三个男子，都是身形魁梧，高靴佩刀，看似关外人。

屋内门窗紧闭，四下空空落落，桌椅歪斜，墙角散乱堆放着干草麻袋。右手一道侧门，严严实实挂着布帘，一股淡淡的药味从那屋内飘散出来。

正寻思这里怕是北边，靠近关外了，身子陡然被人一推，踉跄推向那侧门。

一个佝偻蓄须的老者挑起布帘，朝门内低声道，“少主，人带来了。”

“进来。”一个清冷的男子声传来。

屋内光线更是昏暗，只看见对面土炕上，倚卧着一个人。

浓重的草药味从炕头药罐里散发出来，辛涩呛人，身后老者无声退了出去，布帘重又放下。

那人看似有伤病在身，斜靠在炕上，冷冷凝视我。

“过来。”那人声音低微，不辨喜怒。

我抬手理了理鬓发，徐步走到他榻前。

借着窗缝微光看去，我的目光，落入一双漆黑深邃的眸子。

竟是极年轻的一个男子，苍白脸孔，轮廓深邃，长眉斜飞，紧抿的薄唇毫无血色，一双眼睛却锐利逼人，隐含熠熠锋芒。

我怔住，一时不能相信，这样一个人，会是劫虏我的匪首。

这霜雪般孤清的面容，单薄处叫人怜惜，冷漠处又似拒人千里之外。

他的目光，似乎要穿透我的面孔。

“果然是美人。”他冷冷一笑，“萧綦好艳福。”

忽听他提及萧綦，我一时错愕，他却探起身子，伸手捏住我下巴。

我一惊，抽身退后，斥道，“君子自重！”

“君子？”他撑着榻边，俯身大笑，身上白衣萧索，沾染了猩红血迹。

“但请王妃赐教，何谓君子？”他脸色苍白，犹带病容，那双灼灼目光却毫无收敛，放肆地盯着我，尽是轻藐玩味之色。

“不错，是我糊涂了。”我淡淡看他，“公子既能劳师动众，劫虏一介女流，可见行事不拘小节，与公子谈论君子之道，的确可笑。”

他目光雪亮，隐有愠怒，冷笑道，“王妃胆识不小。”

“公子过奖。”我泰然与他对视。

他依然在笑，笑容却渐渐阴冷，“人为刀俎，你为鱼肉，王妃果真能置生死于度外？”

我默然。

他唇边勾起一抹讥诮。

“不能，我很怕死。”我叹了口气，抬眸对他一笑，“但你不会让我死的。”

那一抹冷笑凝在唇边，他有片刻的失神。

“我还有用，不是么？”我徐步走到一张旧椅前，拂去上面灰尘，含笑落座。

他眯起眼睛看我，目光如芒，仿佛一只打量着猎物的狼。

在他目光下，我渐渐肌肤泛凉，心底涌起极难忍受的不适。

“有用是有用。”他笑意轻佻，将我从头看到脚，“但要看我喜欢怎么用。”

我僵住，心底发凉，一股怒火却冲上来——从未有人敢对我如此放肆，公然出口轻薄。

“豫章王英雄盖世，若是知晓他的王妃失贞于贺兰余孽……”他目光灼灼如火，笑容阴冷逼人，“你说，萧大将军会作何感想？”

我霍然抬头，如被惊电击中。

贺兰，他是贺兰族人。

贺兰氏，这个部族几乎已经被遗忘。

百余年前，贺兰部从一个小小的游牧氏族逐渐壮大，划疆自立，建国贺兰，向我朝按岁纳贡，互通商旅。许多贺兰族人与中原通婚，渐渐受中原礼教同化，语言礼仪都与中原无异。

后来，时逢七年之乱，突厥趁机进犯，贺兰国为求自保，归附了突厥，与我朝交恶。

突厥人占据北疆多年，直至被萧綦大破于朔河，僵持三年，终于败走大漠。

当时贺兰国追随突厥与我朝为敌，截断我军必经之路，烧毁粮草，逼得宁朔将军萧綦勃然大怒，挥军围困了贺兰城，逼令贺兰王自尽，世子率全城出降，向萧綦立誓效忠。

萧綦留下一支卫队驻守贺兰，大军继续向北追击突厥。

未料，城中贺兰氏王族趁萧綦一走，再次发动叛乱，杀死驻城守将，与突厥两面夹攻，合击萧綦大军。那一战，我军损失惨重，血战两天两夜，终于击退强敌。贺兰兵马被歼灭殆尽，王族退缩城中不出。贺兰世子再度请降，萧綦不允，挥军破城而入，将贺兰王族三百余人全部处死，贺兰世子全家梟首于市。

“王妃，你可知你那夫君的赫赫功勋，是如何得来？你满门荣耀之下，又有多少冤魂枯骨？”他倾身逼视我，目光如霜刃，一张面孔煞白得怕人，“贺兰氏覆国之日，王族上下三百余人，被他尽数屠灭，连刚降生的婴儿也不放过！平民百姓被铁蹄践踏，如碾死一只只蝼蚁……”

我咬唇凝坐不动，不愿在他面前流露半分失色，心中渐渐冰凉，热血却从耳后直冲上脸颊。

他霍然直起身来，眼底似有两簇幽幽火焰，直迫向我心底，“你可见过孤寡妇孺，活生生冻死饿死，倒毙道旁，尸骨任野兽啃啮；白发老人亲手掩埋惨死儿孙；村庄转眼就成火海……只因为他们不是中原人，就该遭此惨祸？”

我猛然闭上眼，不敢再听，不敢去想，眼前却浮现一幕幕血红景象。

这不是真的，他骗我！心中有个声音兀自不甘地回响，豫章王是盖世英雄，绝不是他所说的暴虐无道之徒！

纵然心中万般惶惑挣扎，我仍咬紧牙，一语不发。

咽喉猛的一紧，旋即剧痛。

他狠狠扼住了我，双目赤红如血，将我摁在椅上，坚硬的扶手抵得我后背几欲断裂。

我却连一声痛呼都发不出来。

“别摆出这副装模作样的表情……我看你能有多高贵，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！”他暴怒，将我猛拽起来，拽向他身前。

他手骨嶙峋，力道却奇大，我被拽得直跌向榻边，跌伏在他怀中。

惊恐挣扎中，我不知哪里来的力气，猛然反肘撞向他胸口。

一声低哼，钳制我的力量陡然松开，我跌倒地上，抬眼却见他单手捂胸，胸前伤处洩出鲜红一片。

他恨恨看我，面孔惨白，陡然身子一颤，闷声呛咳，血沫溅出唇边，触目惊心。

我掩口忍住惊叫，心中骇茫跳突。

霍然瞥见榻旁窗户半掩。

布帘隔断了门外监视的目光，没有人听见里面的响动，榻上此人伤病复发……眼下，正是逃走的机会。

我顾不得避讳，忙踏上床榻，绕过那人蜷缩的身子，推开了窗户，一股朔风直卷进来。

外面是灰黄凌乱的草场，我一咬牙，正欲矮身穿出，忽听身后一声哀哀呻吟。

只见那男子捂胸颤抖，仿佛忍受着极大痛楚，竭力向榻旁药碗伸出手，却差了一点够不到。

他瘦削身躯蜷缩如婴孩，喉中发出低哑呻吟，脸色惨白近乎透明，似乎下一刻就要断气。

我已半身探出窗户，却在这一刹那犹疑。

他只差一点就可够到药碗，若够不到，只怕就此病发死去……我撞他那一肘，也未料到会引发旧伤，以至要他性命。

眼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因我之故，命悬一线。

可他是外族余孽……我心中纷乱，只觉一念之间，便是生死之别。

莫非今日，一个好端端的人就要死在我手里？

那人却突然睁眼，向我看来——刹那间，我仿佛看见了子澹，昔日病中的他，也曾这般单薄无助，也曾这般哀哀看我，不愿我离开他病榻前半步。

就是这样哀哀的眼神，剌进我心底，心上似软软塌陷了一处。

罢了！终归是一条性命！我一横心，退回榻下，将那药碗端起。

他已没有抬手的力气，我只得将药碗凑到他嘴边，将药汁一点点灌进他口中。

他喘过一口气，依然面色惨白，只是定定望着我，眼神凄迷，如孩童般无助。

这眼神，不知为何，竟让我端着药碗的手，微微发颤。

他整个人倚在我身上，蹙了眉，微微喘息。

我抬起衣袖，拭去他唇边血迹。

再不能耽搁时机，我回头看了看门口，将他放下，转身时袖口一紧——竟是他抓住我衣袖。

“终归是救了你一次，放我走吧。”我叹口气，抽出衣袖，俯身穿窗跃出。

跌在窗下松软的草垛上，我踉跄爬起，发足急奔。

奔出不过数丈，脚下突然一绊，被衣带缠住，我摔在地上，撞得膝头生痛。

眼前却亮了，雪亮，刀光雪亮。

我缓缓咬牙坐起，一颗心直堕入深谷。

“你当外头十几个人是瞎的么，说跑就跑得了？”一个粗浊的男子口音哈哈大笑。

一双粗黑的手伸向我，我侧身避开，冷冷道，“不必劳烦，我自己走回去！”

“嘿，好辣的娘们！”那汉子探手又抓来。

我霍然抬头，目光冷冷向他扫去。

那人一怔，被我镇住，愣愣看着我起身，从容理好衣带，一路跟着我走回屋子。

跨进门内，迎头就是一声“贱人”。

未待我看得清楚，眼前人影一动，耳中脆响，脸上顿时火辣辣剧痛起来。

那男装少女，扬手又是一掌掴下，“贱人，胆敢冒犯少主，还敢跑！”

眼前发黑，口中渗出血腥味……羞痛中，眼泪不由自主冲上眼眶，我咬牙侧过脸，硬生生忍回眼泪。

少女再度扬起手，却听一声呵斥，“住手，小叶！”

佝偻长须的老者从那门后掀帘而出，沉声道，“少主吩咐，不可对王妃无礼。”

“少主怎样了？”那少女顾不得理我，忙扯住老者急问。

老者淡淡看我一眼，“服药及时，已无大碍。”

一众人忙于照顾他们的少主，将我再次押回地窖。

这一次，大概是为防我再次逃跑，将我双手双脚都以麻绳捆绑。

地窖门重重关上，黑暗中，我对自己苦笑。

幸好心存善念，否则不知要被他们怎样折磨……早知道跑也是白跑，倒不如多卖些人情给那少主。

但愿好人有好报。

未料到，好报果真来了。

一觉醒来，那少女小叶将我领出，解开绳索，带去后院，不由分说推进一间毡棚。

竟然有一桶热水，还有干净的粗布衣衫。

我深深吸一口气，将全身没入水中，顾不得管他们有什么目的，浑然忘却身处险境，只觉有一桶热水洗澡，便已是天大的幸事。

换上干净衣物，挽起湿发，我神清气爽地步出毡棚。

小叶姑娘二话不说，上前又将我双手捆绑，麻绳特意扎得紧了又紧。

我忍痛对她笑笑，“你穿男装不好看，你家少主应当多准备一套女装。”

她气红脸，在我肋下狠掐一记。

姑姑说过，女人折磨女人，比男人狠多了。

我又被带到那位少主的房中。

他依然倚躺榻上，幽深目光在我面孔上流连半晌，移到我手上。

“谁将你缚住的？”他皱眉，“手给我。”

他探起身子，伸手来解我腕间绳索，手指瘦削纤长，凉凉的只带掌心一点暖意……有些像子澹。

子澹的手，苍白如玉，却温暖轻柔。

“都淤青了。”他握住我手腕。

我抽出手，退开一步，静静注视他。

他亦沉静地看我，良久，忽轻慢一笑，“后悔救我了？”

“举手之劳，无从后悔。”我淡淡道。

他沉默片刻，忽又冷笑，“萧綦杀人如麻，倒娶了一位菩萨心肠的王妃，可笑，可笑之极！”

我亦一笑，“将军若不杀敌，莫非还学医士悬壶济世？”

他冷哼，“你倒很会维护夫婿，可惜豫章王不识怜香惜玉，如此佳人，却被冷落空闺三年。”

我紧抿了唇，极力抑制心中羞愤，不肯被他窥破半分窘态，只冷冷道，“舍下家事，何足为外人道。”

“天下皆知你的委屈，王妃又何必强撑颜面。”他微笑，言语却歹毒万分。

“你非我，又怎知我委屈。”我傲然道，“萧綦纵有万般不是，也是我王儼的夫婿，由不得外人诋毁。”

他不语，定定看我，半晌方叹息一声。

“王儼。”他若有所思，低念我的名字，蓦然抬眸看我，“你为何不趁机杀我，反来救我？”

我为何救他？因为他与子澹的些微相似，还是因为我的妇人之仁……我亦无法回答自己。

“人皆有恻隐之心。”我淡淡侧首。

却听他陡然一声冷笑，“恻隐之心！”

他目光雪亮，怒色勃发，笑容隐含恶毒，“难得你有这份恻隐之心，倒不如以你之命，替萧綦赎罪。”

我不知因何将他触怒，当即昂首道，“你可曾听说琅琊王氏有过怕死之人？”

他灼灼盯着我，胸膛起伏，似压抑着极大的愤怒，“滚，滚出去！”

至此，我依然被关在地窖，白天却被带到房中侍候他。

所谓侍候，除了端药递水，只是坐在一旁听他说话，偶尔也受他辱骂。

我沉默顺从，再不做无谓的反抗，只暗自留心，寻找出逃的机会。

他清醒时，会跟我说些无关紧要的闲话，偶尔露出些笑容，除此以外，大半时候都在厉色斥骂下属，喜怒无常，动辄责罚甚重。

唯有昏睡时，神色安恬纤敏，不若平时阴郁易怒。

渐渐发觉，此人实在孤傲敏感之极，最厌恶受人怜悯同情，旁人即便出于好心，对他多些关怀照拂，他便觉得旁人是在可怜他，立时发怒翻脸。

那些下属却对他忠诚无比，无论怎样喝骂，都恭敬异常，绝无怨言。

险行

窗纸被风吹得哗哗作响，几欲吹破，外面风声越发呼啸锐急。

算日子已经过了七天，这里不知道是什么地界，四月天里还常常刮风，最近两天更是风急雨骤。冷风丝丝灌进来，窗缝有些松动，我探手去关窗，袖口却被斜伸的木条挂住，一时勾在那里。

我用力一扯，不慎撞上木刺，小指被划出浅浅血痕。

“不要动。”

未及回头，一双手臂从背后环上来，解开被勾住的袖口，将我手掌抓住。

男子温热的气息袭来，我一颤，忙侧身回避。

“一点小事都不会，果然是金枝玉叶。”他冷眼睨我，语带嘲讽，却捉了我的手凑到唇边。

我心中一紧，反手推开他，却触到他仅着贴身单衣的胸膛。

我窘急恼怒的样子，引来他哈哈大笑。

“少主……有事么？”门帘掀动，小叶探身询问，被他的笑声惊动，有些惊疑关切。

我趁机抽身退开，却听他一声怒喝，“出去，谁要你进来！”

小叶怔在门边，神色骇茫。

他大怒，抓过药碗，劈手向门边掷去，“滚！”

小叶眼中泪水涌出，掉头奔了出去。

我远远避到屋角，无动于衷，只是漠然看他。

这几日，他伤势好转很快，虽未全愈，精神元气却也恢复大半。

这位贺兰公子性情古怪之极，病中憔悴时还有些令人惻然，一旦精神好转，便越发乖戾莫测，喜怒不定。有时一整天少言寡语，对旁人视若无睹，有时暴躁之极，发起火来毫无理由。

他骂走了小叶，似仍不解气，越发烦躁不安。

我起身向门边走去。

臂上蓦然一疼，被他狠狠拽了回来。

“我叫你走了么？”他冷冷开口。

“我想另外找只碗，你刚才又砸了一只。”我面无表情。

他盯着我看了半晌，手上一紧，将我下巴扳起。

“放手！”我含怒斥道。

“你还不曾这般服侍过萧綦吧？”他逼视我，似笑非笑。

我呆住，一声怒斥哽在喉头，忽然间说不出话来。

一时间悲酸辛辣，千般委屈，万种无奈，陡然涌上心头。

先是晴天霹雳的赐婚，再是不辞而别的洞房，直至被人劫持，身陷险境，一切莫名厄运，都拜我这位素未蒙面的夫君所赐。我因他而受辱，如今他却身在何处？可知我所受苦楚？可有半分挂虑……只怕，是半分也没有罢。

我被劫至今已有十余日，父母远在京城，鞭长莫及，可他身为大将军，镇守北境，却连自己的妻子也保护不了。我忍辱负重，等待来人救援，却至今不见半分希望。

旁人的嘲讽凌辱，我都能忍耐，却无法承受一次又一次被离弃。

“我在想，你这有名无实的王妃，是否至今仍是处子身？”他捏紧我下巴，俯身逼近。

我惊怒，扬手甩上一记响亮的耳光。

他一震，盛怒瞪视我，脸颊浮现红印，反手一掌将我重重掴倒。

眼前昏花，脸上火辣辣的剧痛。

他冷冷俯视我，唇边笑意令我不寒而栗，“我倒看看，豫章王妃是如何三贞九烈！”

颈间骤然一紧，裂帛声过，我的衣襟被他扬手撕开！

我浑身战抖，“我是萧綦的妻子，你若是血性男儿，就堂堂正正跟他在沙场决战！凌辱一个女人，算什么复仇，贺兰氏先人有知，必会以你为耻！”

他的手在我胸前顿住，俊秀面容渐渐扭曲，眼底被怒焰熏得赤红。

“先人有知！”他厉声大笑，“贺兰氏二十年前便以我为耻，再多今日一次，又有何妨！”

他猛然扯下我胸前亵衣，双手沿着我赤裸肌肤滑下。

“无耻！”我含泪挣扎，鬟髻散乱，钗环零落，陡然一支珠钗被我反手抓住，羞愤绝望中，我不假思索，握紧发钗，咬牙全力向他刺落——

金钗扎进皮肉，我已感觉到肌理的绵软，却再也刺不下去——手腕被他狠狠掐住，剧痛之下，发钗脱手。

他捏住我右腕的手狠狠收紧，目中杀机大盛。

碎骨折筋般的痛，令我全身迸出冷汗。

他反手拔出扎在肩颈的金钗，鲜血从他颈上蜿蜒流下

“你想杀我？”他的声音黯哑下去，眼中杀机渐黯。

“我后悔没有早一些杀你。”我迎上他的目光。

他的瞳孔慢慢收缩，眼底一片冰凉，仿佛有无尽悲哀，无穷失意。

我闭上眼睛，一行泪水不由滑下……如果死亡在此刻降临，我亦坦然承受。

颈上一热，旋即锐痛传来——他竟俯身咬住我颈侧。

他抬首，以手背拭去唇上血迹，笑意阴冷，目光灼热。

“你如何伤我，我便如何回报于你。”他的手攀上我颈项，轻轻摩娑，“这伤痕便是我的印记，你的主人，从此便是贺兰箴！”

颈上的伤口不深，牵动时依然痛楚。

一连两天两夜，我被锁进地窖，再没出去过，除了送饭，也再没有人进来。

想到贺兰箴，依然令我不寒而栗。那日侥幸逃过他的凌辱，却被他咬伤颈侧……此人竟是疯魔了！我不知道下一次，他还会想出什么法子折磨我，他恨萧綦，却将满心恶毒倾泄在我身上。

他的仇人是萧綦，却把我劫来——若只为了凌辱泄愤，又何需一路小心藏匿。

只怕，他们还有更大的图谋。

可我会有什么用处，莫非他还想以我为诱饵，要挟萧綦？

若真是这样，贺兰箴恐怕要失望了——我的生死，豫章王怕是全不在意罢。

思及此，不由苦笑，渐渐笑出眼泪。

如果我能活着逃出这里，活着见到那位豫章王，我想我会向他求取休书一封。

宁可独身终老，也好过做这豫章王妃。

夜里，纷乱的声音将我惊醒。

地窖门打开，小叶悄无声息地进来，将手中的衣物抛到我身上。

“把衣服换了！”她狠狠盯住我，像要在我脸上剜出两个洞才罢休。

那日险被贺兰箴折辱，我身上衣物已残破不堪，只靠一件罩袍蔽体。

我捡起她抛来的衣服，却是一套花花绿绿的胡人衣衫。

穿戴整齐之后，小叶亲自动手，将我一头长发梳成两条辫子，垂下肩头，又披上一条艳丽的头巾，遮去大半张脸。

小叶将我推出地窖，一路带到门外。

上一次仓皇逃出，未及看清四下，此时虽是夜里，却灯火通明。依稀看去，竟是一处颇热闹营寨，远处燃着三两堆篝火，周围都是简陋的土屋，近处停着多辆马车，四下都有人奔忙来去。

天色隐约发白，透出蒙蒙天光，凉意透骨，大概已过五更。

周围人多是关外打扮，甚至有人像我一般胡人穿戴。

门外候着两名大汉，与小叶一起将我押向其中一辆马车，车上垂着厚厚帘子，似已整装待发。忽听得妇人的哭泣哀号，继而是喝骂鞭打声。

“求大爷大发慈悲，我家中孩儿还未断奶，离了娘只怕活不下去啊，求您放我回家吧，我给您叩头了……”

“少罗嗦，你男人将你卖给我，收了白花花的银子，你就给大爷老老实实地做买卖，过个十年八年，说不定还会放你回来，要不然，老子现在就打死你！”

一辆马车前，一个年轻妇人死死攀住车辕不肯上去，被后面的大汉一顿鞭打，哭声凄厉刺耳。

我心头发寒，不觉缩了缩肩，手臂却被人一把抓住。

身后是贺兰箴，一身胡人打扮，神色淡淡，正冷眼看我。

“这车上都是私娼，今日就启程去宁朔，卖到军中做营妓。”

我悚然一惊。

“上车，别让我也拿鞭子抽你。”他似笑非笑，将我拽上马车。

车帘一放，马车得得向前驰去。

我靠住厢壁，听得马蹄声急，心念电转间，种种前因闪过，恍然明白过来。

他们扮作经营私娼的掇客，将我混在这批营妓之中，竟是要混入宁朔城。

谁又能想得到，他们劫持了豫章王妃之后，竟大摇大摆把人送往豫章王的眼皮底下。

送往军中的营妓，按例是跟在粮草军需之后，一并押行。

为了保障粮草能够畅通无阻运往前方，沿途均有兵部特颁的通关令符，不必通过盘查。

携带一个女子，还有什么比混入贩运营妓的私娼队伍更安全。

好巧妙的法子！这个贺兰箴，性情乖戾，心计深沉——竟是如此可怕的人物。

此行去往宁朔，他们的目的果然不是我，而是萧綦。

贺兰箴，他会怎样对付萧綦……我心中竟涌起不安。

无论如何，那个人总是我的夫婿。

或许，贺兰箴不是他的对手，自会挫败于他手下，我亦能获救。

他是睥睨天下的大将军，能救出我的人，也只有他了……我埋头在臂弯，蜷膝苦笑。

“在想什么？”

贺兰箴忽然伸手抬起我下巴，语气莫名变得温软。

我侧过脸，不愿理他。

“此去宁朔，成全你们夫妻团聚，你不喜悦么？”

他冰凉手指沿着我脸庞摩娑，却令我一阵战栗。

我一语不发，索性闭上眼睛，任凭他说什么都不再理睬。

他亦沉默下来，不再纠缠，只静静看我。

猛然，马车一个颠簸，将我重重摔向前面，撞上车板，不由痛呼出声。

贺兰箴忙伸手来扶我。

我往后急缩，冷冷躲开他。

他伸出来的双手僵在半空，唇角扯出一抹苦笑。

我扶住车壁坐好，全神戒备地盯着他。

“我就如此可憎？”他低下头去，嘲讽地一笑。

“从前，他们都嫌憎我，害怕我，一有机会就追着打我。”他脸上浮现恍惚笑容，喃喃道，“每次娘都会搂着我，一边掉泪，一边给我上药。有时候，我宁愿让他们打，受了伤，娘就会抱着我了。”

我怔怔望着他，不知他为何突然说起幼年往事，却听得渐渐酸楚。

他抬眸看我，目光迷离，“那日，你喂我药……我还以为是娘回来了。”

我脸上一红，低下头，不知如何回答是好，“令慈，也在宁朔么？”

他沉默。

半晌，却听他冷冷道，“我娘去世很久了。”

我僵住。

“你娘叫你什么？”他忽然问。

“阿妩。”我脱口而出，又立时后悔。

他笑了，长眉微挑，眼底阴霾顿时化作潋潋春水。

“阿妩……”他低低唤我，语声温柔如春夜暖风。

我低头不答，将脸藏在臂弯，闭目假寐。

身子蓦然一暖，他的外袍披在了我肩上。

“睡吧，不要着了凉。”他也仰头靠着厢壁，懒散地伸直了腿，闭目养神。

我一时怔忡，分不清眼前温柔的男子，和那个阴鸷易怒、诡谲无常的少主，到底谁才是真实的贺兰箴。

一路上，只有贺兰箴与我单独相对，倒也相安无事。虬髯大汉在前驾车，其他人跟随在后面的马车上。每到一处驿站歇脚喂马，小叶也扮作营妓模样，寸步不离跟着我。

我处处留心，却连示警求救的机会也没有，更不必说伺机逃走。

眼看一天天往北行去，宁朔，渐渐近了。

宁朔，我曾经无数次在皇舆江山图上，看过这个地方。

想不到，当我真正踏上那片土地，却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。

这座边关重镇原本不叫宁朔。

当时还是宁朔将军的萧綦，曾经在此大破突厥，一战成名，结束了北境多年战祸，威名远震朔漠。当地百姓为表感念，将那座城池改名为宁朔。

这座城，凝结了太多血泪传奇。

萧綦率雄兵四十万，驻守宁朔多年，将北境经营得固若金汤，牢不可破。

连突厥铁骑都不能撼动半分的宁朔，只凭贺兰箴这一行十数人，竟敢直入虎穴。

他究竟设下怎样险恶的阴谋向萧綦复仇？

离宁朔越近，我越发忐忑不安，不敢去想——当我踏上宁朔，等待我的将是什么。

萧綦，我们会在这样的情形下会面么？

他会如何应对这些贺兰族人的复仇？

又会如何待我……

入夜，大雾弥漫了山道，马车负重更是崎岖难行，一行人马只得在前面的长风驿歇脚。

过了这个驿站，再走半天的路程，就到宁朔了。

一下马车，小叶便将我押入房中，寸步不离的看守。

这几天我态度温顺沉默，不再反抗，对贺兰箴也时而温言相向。

每当我笑语嫣然，贺兰箴也露出难得的愉悦，对属下众人也和悦三分。

唯独小叶对我的敌意越发强烈，稍有机会，便恶语相加。

如果我没有猜错，她应当是爱慕贺兰箴的。

外头送来了饭菜，今天是肉糜韭叶粥，我走到桌前刚刚拿起木勺，却被小叶劈手打落。

她扔过来两只冷馒头，“你也配喝肉粥，馒头才是给你的！”

馒头砸到我身上，滴溜溜滚落桌下。

我缓缓抬眸看她。

“死娼妇，看什么，再看我剜了你眼睛！”

“好，你来剜吧。”我淡笑，“最好捧了我的眼珠给贺兰箴，看你家少主如何奖赏你。”

她腾的站起来，面红耳赤，怒不可遏，“不要脸的小娼妇，死到临头还妄想勾引少主！”

“是吗，可惜你不曾亲眼看到，倒不知是谁妄想谁。”我淡淡扫她一眼。

小叶气结，面孔涨得通红，像要滴出血来。

“不要脸，你不要脸……”她气得全身发颤，“不出三天，我就看你怎么死！”

三天！我心底一颤，难道他们这么快就要动手？

“贺兰箴只怕已改变了主意呢。”我轻笑一声，挑眉道，“你不妨去问问他，还肯不肯杀我。”

她哈哈大笑，笑得面容几近扭曲，“就凭你也能破坏少主复仇大业？萧綦毁我家国，与少主有不共戴天之仇！你们这对狗男女，都要给我贺兰族人偿命！”

我脸色一变，背转身，仍抑制不住心头寒意。

小叶笑声尖厉，充满报复的快感。

看起来，三天之后，一旦入城，他们就要动手了。

桌上油灯忽明忽暗，不远处的床榻大半都罩在墙角阴影中，散乱堆着一床棉被。

这是最后的机会了，我已没有时间观望等待，惟有舍命一搏。

我默默弯腰，捡起地上馒头。

小叶冷哼，“贱人，有骨气就别吃啊。”

我不理她，将馒头凑近油灯，仔细拂去上面沾到的尘土。

“可惜了，多好的馒头。”我回头对她一笑，骤然抓起油灯，用力向墙角的床榻掷去！

油灯落到棉被上，灯油泼出，棉被轰然燃烧起来。

小叶尖叫，扑上去狠狠扑打着火的棉被。

北地气候干燥，棉絮遇火即燃，岂是轻易可以扑灭。扑打间，她身上衣物也被火苗舔到，衣摆竟燃了起来。小叶慌忙将棉被一丢，火苗乱串，舔到了桌椅，火势顿时大盛。

趁她被火势骇住，我折身夺门奔去。

贺兰箴等人住在左首厢房，我便不顾一切沿着右首走廊急奔。

有人大叫，“走水啦——”

顷刻间，驿站院内人声鼎沸，一团大乱。

有人从我身边跑过，迎面又有救火的人拎桶提水奔来。

我低了头，趁乱发足狂奔。

赴死

驿站大门就在前方，然而此刻人员混杂，不辨敌友，我亦不敢贸然求救。

眼看门外夜色深沉，浓雾弥漫，却再无犹疑的余地，我咬了咬牙，发足奔向门外。

斜角里一人闪出，眼前忽暗，一个魁梧身形将我笼罩在阴暗中。

我骇然抬头，却被那人一手捂住了嘴，拖进檐下僻静处。

“王妃切莫轻举妄动，属下奉豫章王之命前来接应，务必保护王妃周全。”

我一震，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。

他说什么，豫章王，他提到豫章王！

黑暗中看不清此人的面目，只觉得这带着浓重关外口音的嗓门似曾相识。

不待我从震骇中回过神来，这汉子竟拦腰将我扛起，大步往回走。

我伏在他肩上，动弹不得，心中剧震之下，千万个念头回转，纷乱之极。

甫一踏入院内，他便放声高喊：“谁家的小媳妇逃了，老子逮到就算老子的人啦！”

“他奶奶的，这小婊子不知好歹！”那虬髯大汉的声音响起，“多谢兄弟帮忙擒住她，要不然白花花的银子可就没了！”

眼前一花，我被抛向那虬髯汉子。

他探手将我扭住，肩头顿时奇痛彻骨，心中却是悲欣交集。

我佯作绝望挣扎，趁势留神打量那擒住我的汉子。

只听这灰衣长靴的汉子嘿嘿冷笑，“好说，好说，不过这么个大活人不能白白还给你。”

虬髯大汉陪笑，从袖中摸出块碎银子，“一点小意思，给大哥打壶酒喝。咱是初次出来跑买卖，往后路上还请多照应。”

灰衣汉子接过银子，往地下唾了一口，哼道，“你这小娘们可俊着呐，铁定能卖个好价。”

他说着，便伸手来捏我下巴。

虬髯大汉手上一紧，不动声色将我挡在身后，呵呵笑道，“不瞒大哥，这娘们是个疯婆子，能脱手就不错了，没指望赚多少钱。等兄弟做成了买卖，再好好请大哥喝上一顿！”

灰衣汉子哈哈大笑，临走前又俯身瞅了我一眼，一副垂涎模样，“好俏的脸子，可惜是个疯婆子……老哥可看紧点，眼看这两日就能做成买卖，别让到手的银子给飞了！”

虬髯大汉一边陪笑一边将我拖了回去。

我被反剪双手，痛彻筋骨，回想那大汉临走前的话，心中却激荡异常。

他说，眼看这两日就能做成买卖了——此话大有深意。

他若真是萧綦派来的人，那么，萧綦必已知道贺兰箴的计划，他们将在三天后动手，而萧綦的人已悄然潜入，随时在旁接应，两天之内，必会先发制人。

——这就是萧綦，这就是我所嫁的夫婿。

我默默握紧了拳，掌心满是汗水，心中激荡振奋，分不出是欣慰，是酸楚，还是渴盼！

他，到底还是来救我了。

早已知道自己被离弃，被推入绝境，本不再冀望于他人……却在最绝望处，霍然看见一线最璀璨的光亮，驱散眼前浓黑。最不曾指望的那个人，却在最要紧时出现。

我咬住唇，却忍不住微笑。

那灰衣汉子的面目声音不断闪回，我苦苦思索，脑中骤然灵光一闪！

是他，我见过此人！

那日上车出发之时，有个大汉鞭打那名哭泣哀告的妇人，如今回想起来，正是此人！

——恍然之下，我险些脱口惊呼。

难道，从我被劫持到草场，萧綦就已知道他们的行踪？

当他们千方百计混入贩运营妓的私娼队伍，萧綦已不动声色做好布置，只等他们入瓮。

心中骤然揪紧，似被抛上云端，又荡入谷底。

为什么，萧綦他想做什么？

他可知道我身陷险境，朝夕担惊受怕？

他可有顾惜过我的安危？

刚刚因激动喜悦而发烫的双颊，渐渐冰冷下去，连同全身都开始发冷。

火势已扑灭，廊上一片烟熏火燎的狼藉。

虬髯汉子将我推入贺兰箴房中。

一千人等都在，个个垂手肃立，没有半点声响。

贺兰箴端坐椅上，白衣萧索，面无表情。

小叶跪在地下，面容狼狈，犹有烟火痕迹。

贺兰箴负手走到近前，并不看我，目光只淡淡扫过她，“小叶，她是怎么逃的。”

她猛抬头，盯着我，眼里似要滴出血来。

“是奴婢失察，被她伺机放火烧屋，趁乱逃走。”小叶咬唇瑟缩了一下。

贺兰箴侧目看我，不怒反笑，“好个烈性的女子，很好，好极了。”

我傲然与他对视，心下镇定大异于往日，越发无所畏惧。

他睨向小叶，“一时疏忽，差点坏我大事。”

小叶身子微颤，重重叩下头去，“奴婢知罪，听候少主责罚。”

他脸色一寒，“废物一个，罚你又有何用？”

小叶含泪哽咽，却倔犟咬唇，不肯哭出声来。

贺兰箴背转身，不再看她一眼，漠然道，“不予重责，无以儆效尤。索图，废去她右手。”

小叶的脸色骤然转为死灰，双目瞪大，空洞地望着他，身子绷得僵直。

虬髯汉子沉了脸上前，右手箕张如鹰爪，骨节暴起，发出喀然可怖的声响。

“不要废了我！我还要伺候少主，不要废了我——”小叶像从噩梦中猛醒来一般，扑上前抓住贺兰箴的衣袍下摆，以头触地，叩得声声惊心。

大汉一把扯住她头发，反剪了她右臂，眼看便要活活扭断。

“住手！”我叫道。

贺兰箴回头冷睨我。

“我逃走与旁人无关，就算你亲自看守，我也一样会逃。”我扬眉看他，“贺兰箴，难道你只会迁怒无辜，凌虐弱质女流？”

他目光如冰，看我半晌，忽而飘忽一笑，如春风掠过池塘碧波，“好，我就亲自看守你。”

天色一亮，人马立即上路，直奔宁朔。

贺兰箴依然与我共处车中，一路只是闭目凝神，时而假寐，时而若有所思。

这次我终于被绑了双手，口里塞进布条。

踏入宁朔地界，贺兰箴越发慎重小心，可见他对萧綦终有万分忌惮。

想到萧綦的人就在附近，即便不知道他究竟打的什么主意，我仍忍不住满心的欣悦。

悬了许久的一颗心，好似又落回了胸腔里。

我不再是孤零零一个人。

就算身陷狼群，却已看见远处隐约的火光。

萧綦，萧綦，这个名字无时无刻不在心头萦绕。

车轮滚动，离宁朔越来越近，我竟然，有一丝企盼。

我的夫婿，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。

如果我们将在此地相见，他会如何，我又会如何？

眼下犹在险境，我却满心都是胡思乱想。

正午时分，马车渐渐缓行，外面人声马嘶，隐约有热闹气象。

隔着车帘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声音也嘈杂难辨。

我倾身，隔了密不透风的车帘，侧耳倾听，又深深呼吸，哪怕只在这干燥寒冷的空气中，闻到一丝亲切的气息也好。

这里就是宁朔么，那人所在的宁朔……一念萌生，我惊觉自己的失态，脸颊微微发烫。

马车进城稍停之后，又一路疾驰穿行，过了许久才渐缓下来。

有人隔帘敲了两下车门，贺兰箴点头，回叩车壁以示安全无碍。

我被推下车，只来得及匆匆一瞥，就被罩上风帽，眼前再度陷入黑暗。

那一瞥之间，我似乎看见了远处的营房。

脚下穿过数重门槛，左转右拐，终于停下。

风帽被扯下，眼前竟是一间窗明几净的厢房，门外是青瓦白墙的小院落。

我大觉讶异，转头张望，却不见贺兰箴身影，只有小叶冷冷立在眼前。

一整日，小叶都寸步不离我左右，门外有护卫把守，贺兰箴却仿佛消失了一般。

一切都平静如死水，而水面下看不见的暗流，正汹涌翻腾。

入夜，我和衣而卧，小叶仗刀立于门口。

边塞的月光透窗而入，洒落地上清冷如霜。

偶尔与小叶的目光相触，依然冰凉一片，却淡去了之前的敌意。

“你不累么？”我辗转无眠，索性坐起，“不如坐下来说说话？”

她不睬我。

我叹口气，心中莫名窒闷。

“我欠你一个情面，你临死若有什么心愿，可对我说。”她冷冷开口，却头也不回。

我微怔，想笑却笑不出来，一时间竟想不出有什么心愿。

眼前掠过哥哥、父母和子澹的身影……若真的就此死去，总还有他们为我伤心罢。

我抱膝摇头，微微苦笑。

“你没有心愿？”小叶诧异回眸瞪我。

蓦然之间，我觉得荒唐可笑，过往十八载年华，金堂玉马，锦绣生涯，竟然一无所求，竟没有什么心愿可挂碍。

就算有一天，我从人世间消失，父母、哥哥、子澹……他们固然会悲伤，但忘却了暂时的悲伤之后，他们也会继续活下去，在一生荣华后平静终老，没有什么会不同。

这，就是我引以为傲的锦绣年华么？

“参见少主！”门外忽听得响动。

我慌忙合衣坐起，拉过被褥挡在身前。

眼前骤然一亮，门开处，贺兰箴负手立在那里。

身后一片淡淡月色，映得他白衣胜雪，愈见萧索。

“少主！”小叶屈膝行礼，却挡在门前，不让不避。

“退下。”他的面目隐在深浓的黑暗中，如影似魅，不可分辨。

小叶身子一抖，低头颤声道，“奴婢大胆，恳求少主以复仇大业为重，不可耽迷女色！”

贺兰箴低头看她，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奴婢死不足惜，求少主看在奴婢往日侍奉您的份上，容奴婢说完这句话！”小叶倔强地昂起头，含泪道，“我们为了复仇，等了那么多日子，死了那么多人，成败就在明日一举！少主，贺兰氏的血海深仇，您难道忘了吗？”

贺兰箴静默，月光照在他脸上，煞白得怕人。

“我没忘，也不敢忘。”他淡淡开口。

话音未落，却见他踏进房中，骤然翻手一掌，将小叶击飞出去。

小叶直撞到墙角，喷出一口鲜血，委顿在地。

惊骇之下，我跳下床，顾不得只着贴身中衣，慌忙扶起小叶。

鲜血从小叶唇角淌下，她面如金纸，颤颤说不出话来。

“贺兰箴！”我惊怒交加，不敢相信眼前这白衣皎洁，不染纤尘的人，竟将旁人性命轻贱若此。

他冷冷看我，朝门外唤道，“来人，将这贱婢拖下去。”

门外看守立即将小叶拖了出去，临去前，她微睁了眼，竟对我凄然一笑。

贺兰箴走上前，用那只刚刚打伤小叶的手，抚上我脸庞。

我退无可退，张了口，却发不出声音。

“杀人其实很简单。”他看着我，笑了笑，将我一缕乱发拨开，“杀多少人我都不在乎，可是，想到要杀了你.....我很不快活。”

贺兰箴一双幽黑瞳孔，在月光中闪动着妖异的光，我竟在他眼底看见深浓的悲哀。

“怎么会是你呢？”他逼近我，离我越来越近。

“老天但凡让我得到一件美好之物，必会在我眼前将之毁去。越是喜欢，越得不到。他们说得没错，我生来不祥，是被诅咒之人，但凡我所爱一切，都将毁灭在我眼前。”

他眼神凄厉，迫得我无处回避。

“看着我！”他用力钳紧我下巴，痴痴看我，“阿妩，阿妩.....你也厌憎我么？”

我厌憎他么？

彼时恶毒的嘲讽，喜怒无常的欺辱，强施予我的折磨，我厌憎么？

彼时哀哀的眼神，提及亲族时的激愤，甚至车中披衣的温暖，我厌憎么？

他的目光痴痴流连在我脸上。

“除了老田，只有你见过我病发时的样子.....是不是很没用？”他垂眸苦笑，“很多年，没有人那样待我了.....娘过世以后，再没有人那

样喂过我药。”

这一刻，他只像个孤苦无依的孩子，全然不见平日的狠厉。

“你的手很暖……就那么一点点暖，突然舍不得让你走开，那日舍不得，如今也舍不得。”他握住我肩头，慢慢，慢慢的，将我拥入怀抱。

他的眼神，似乎有种奇异的力量将我蛊惑。

我挣脱出他怀抱，却没有呵斥，只是静静看他。

他放开手，亦温和地凝望我。

“贺兰箴。”我看进他眼眸深处，第一次柔声唤他的名字，“为什么一定要杀戮，为什么一定要复仇？”

淡淡水雾在他漆黑的眼睛里氤氲开来。

“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。”他仰起脸，笑容淡淡，不由分说拉了我在榻边坐下。

“贺兰国有过一位美丽高贵的公主，高贵得让人多看一眼也是亵渎。”

他垂眸看我，“你很像她。”

“贺兰王将她嫁给全族最高贵的勇士，在她成婚那天，来观礼的突厥王子见她美貌，竟在婚礼上当众将她抢去。贺兰王唯恐得罪突厥，不敢触怒王子，父母兄弟只得眼睁睁看着她受辱。她只是个懦弱的女子，没有勇气反抗。被突厥王子玷污之后，她生下一双孪生儿女。”

贺兰箴仿佛在说一个遥远的故事，娓娓道来，唇角犹带一丝笑容。

“她和那一双儿女，被王族看做莫大耻辱。贺兰王从此不肯承认她的身份，将她母子三人逐出宫外。只有她宫中忠心耿耿的侍卫长一直跟随她，帮她将一双儿女带大，教她的儿子读书习武。”

我望着贺兰箴孤峭清秀的侧脸，心中不忍，隐隐泛起一丝疼痛。

“她的儿女渐渐长大，母子三人相依为命，在屈辱中过着艰辛的日子。此时突厥王子却派人寻来，强行带走了她的儿子。”

我脱口道，“为什么，他之前不肯认这孩子么？”

他冷笑，“突厥王子膝下多年无子，到此时，才想起当年一夜风流，还有个遗留在贺兰的儿子！”

我默然。

“那孩子被带去突厥后不久，中原与突厥开战，贺兰夹在两国之间，饱受战祸荼毒，早已民不聊生。那孩子身在突厥，明知亲人受尽煎熬，却无能为力。”

他仰着头，终于抑止不住泪水滑落。

“贺兰城破之前，突厥已自顾不暇，溃败千里。那孩子苦苦哀求，突厥王才答允他带一支卫队赶回贺兰救母。”他的声音陡然涩住，瞳孔深深收缩。

我侧过脸，万般不忍，还是听到了最不愿意听的一幕——

“他到得晚了，整整晚了一天……贺兰城内已经尸堆如山，血流成河。王族上下三百余人，全部处死，妇女婴儿一个不免。原本，他还有最后一丝期望，指望她母亲被逐出王族，不在处死之列。可当他赶到母亲所居的村庄，整个村子都已经化为一片火海。大火过后，他在家中残垣断壁里，找到了两具焦黑的尸首，母亲紧抱着妹妹，双双惨死！”

我心中揪紧，仿佛清晰看见了那可怖的一幕，看见那绝望疯狂的少年，在废墟中发出凄厉哭喊。

贺兰箴依然仰着头，似已僵化为石。

他狠狠攥紧我的手，手指冰凉，没有一丝温度。

“我所爱的一切，都在那一天化成灰烬。从此没有国，没有族，没有家。我成了一个孤魂野鬼，哪里也回不去。索图，母亲的侍卫长找到我，带着一帮侥幸逃出的宫人，拥戴我为少主，誓死为贺兰氏复仇。”他眼中闪动妖异的癫狂，“可笑，我为什么要替贺兰氏复仇，一个被亲族抛弃的突厥野种，算什么少主？不过，没有关系，这些都没有关系！野种也好，少主也罢，只要能为母亲和妹妹复仇，我什么都肯做！害死她们的人，必将付出惨烈百倍的代价！”

他脸色苍白，双目通红，满面狰狞之色。

我无言以对，泪水却渐渐涌上眼眶。

这么一个人，背负一身伤痛，苦苦欲求一线温暖而不得；满怀仇恨，却又孤苦无助……

然而，他的恨，他的仇，却指向我的夫婿。

而我，已成为他复仇的棋子。

惊魂

每个人都有最珍视的东西。

这一刻，我突然想起姑姑的话。

无论好人恶人，心中都会坚持着一样最珍视的东西，一旦遭人侵犯，必会全力维护，不惜以命相搏——假若换作了我，目睹亲人至爱遭此惨祸，亦会拼尽余生向凶手复仇。

不独贺兰箴，饱受战火荼毒的黎民百姓，谁又没有母亲、姊妹、父兄……在那个孤苦激愤的少年心中，母亲和妹妹只怕是他仅存的美好与牵念。

“你懂吗，恨过吗？”他目光幽冷地逼视我。

恨，这个字，令我恍惚半晌。

“我没有恨过。”我抬眸，怅然一笑，“即便负我弃我者，也终是亲人与夫婿，我不能恨。”

他定定看我，目光阴晴不定，似转过一丝怜悯。

“贺兰箴，有朝一日，你若能统领大军南征中原……”我直视他双目，“你可会放过我们中原的妇孺老人？”

他侧头不答。

我望定他，“今日你害我，又何尝不是伤及无辜？我的父母兄长，同样会伤心苦痛。你今日所作所为，与萧綦相比如何？他尚且是为国征战，你却只为一入私怨。贺兰箴，假若你没有做错，萧綦当日又有什么过错？”

“住口！”他暴怒，扬手一掌，掌风堪堪擦过我脸颊，却劈落在身侧矮几。

杨木矮几应声碎裂。

“贱人，你满口花言巧语，只想为萧綦脱罪！”贺兰箴双目赤红，陡然怒不可遏，杀机大盛，“一对狗男女，还敢说什么无辜！总有一

日，我会杀尽南蛮狗贼，踏平中原江山！”

——杀尽南蛮狗贼，踏平中原江山。

他的话，刺在耳中，寒彻心底。

我被他逼到墙角，紧咬了唇，昂首与他对视。

望着他疯狂扭曲的面目，我却在这一刻彻悟。

两族之间的刻骨血仇，世代绵延，杀戮不休。

战场之上，只有成王败寇，没有是非对错。

我不屠人，人亦屠我。

将军血染疆场，才换来万千黎民安享太平。今日我一人身陷贺兰箴之手，若没有豫章王十年征战，保家卫国，只怕无数中原妇孺都将遭受异族凌辱。

我终于懂得，终于肃然起敬。

“贺兰箴，你会后悔。”我傲然微笑，“你必将后悔与萧綦为敌。”

贺兰箴瞳孔收缩，猛地扼住我脖颈。

“连自己的女人也守不住，算什么英雄？”贺兰箴纵声狂笑，“萧綦，不过一介屠夫！”

我在他的钳制下，挣扎开口，“他必定会来救我。”

贺兰箴手上加紧，如铁钳扼住我咽喉。

看着我痛苦地闭上眼，他俯身在我耳边冷笑，“是吗，那你就睁大眼，好好看着！”

窒息的痛苦中，我眼前渐渐发黑，神智昏沉……突然胸口一凉，喉间的钳制消失，衣襟却被扯开。我剧烈呛咳，每吸进一口气息，都像刀子刮在喉咙，羞愤与痛楚交加，冷汗透衣而出。

他的唇，冷冷贴在我耳际，“佳人楚楚，我见犹怜。”

我口中尝到了一丝浓重的血腥味，不知是嘴唇被咬破，还是喉间呛出的血，却已不觉疼痛。

肌肤的痛，被屈辱愤怒所淹没。

他俯身，将我压在床上。

我不挣扎，亦不再踢打，只仰了头，轻藐地笑。

“贺兰箴，你的母亲正在天上看着你。”

贺兰箴蓦地全身一僵，停下来，胸口急剧起伏，面色铁青骇人。

我看不清他的目光神情。

仿佛一切凝定如死。

片刻僵持，他起身，转身离去。

及至走出门外，再未看我一眼。

又是一日过去。

算起来，今晚该是他们动手的时候了，可无论贺兰箴还是萧綦的人，都再无动静。

再没有人进来过，亦没有人送饭送水，我被独自囚禁在这间斗室中。

唇上、颈上、手腕、胸前……都留下淤青痕迹，或磨破的伤口。

入夜，一室森暗。

我蜷缩床头，努力拉扯衣袖领口，想遮住这些不堪入目的伤痕。

可是怎么拉扯，都不能遮住被羞辱的痕迹。

我狠狠咬唇，仍忍不住落下泪来。

忽有一线光，从门口照进来。

贺兰箴不知何时出现在门口，一身黑衣，披风拽地，与身后夜色相融在一起。

跟随在他身后的虬髯大汉，领了八名重盔铁甲士兵，从头到脚罩在披风下，幽灵般守在门外。

他走到我面前，静静注视我。

“时候到了？”我笑了笑，站起来，抚平散乱的鬓发。

贺兰箴突然攥住我手腕。

月光下，他的脸色苍白如雪，手指冰凉，薄唇微颤。

我怔住，忘了挣脱。

“若你不是你，我……”他忽然语塞，痴痴看我，满目恍惚，似有一瞬的软弱。

心中微震，我垂眸，隐约有些明白，却又不愿相信。

终究无言以对，我只缓缓抽回了手。

他的手仍僵停原处，一瞬不瞬地看着我，灼热目光渐渐冷却成灰。

虬髯汉子跟进来，将一只黑色木匣捧到贺兰箴面前。

贺兰箴眼角一跳，一只手搭上那匣子，却犹疑不肯打开。

“少主！”虬髯大汉目光灼灼。

贺兰箴的脸色比方才更加苍白，指尖一颤，终究还是掀开了匣子。

匣中是一条普通的玉版束带。

他小心地取出玉带，亲手束在我腰间。

我往后瑟缩，躲开他手指的触碰。

“别动。”他扣住我双手，面色如罩寒霜，“玉带中藏有最烈性的磷火剧毒，一旦触动机括，磷火喷发，立时引燃，丈许内一切皆会烧为灰烬。”

我僵住，一刹间，连呼吸也凝固成冰。

“你最好祈求老天，助我顺利斩杀萧綦，你也可免一死。”贺兰箴轻抚我的脸，笑意渐冷。

他将一件褚黄丝绦的玄黑披风给我罩上，借着月光，那披风上熟悉的朱红虎形徽记赫然入眼。

朱红虎符是兵部徽记，褚黄是钦差的服色。

难道，他们……他们想混作兵部钦差侍从？

我一惊非小，心念电转之间，一个可怕的念头隐约浮出。

未及细想，贺兰箴已经将我扣住，“跟着我，记着，一步不慎就是毒焰焚身。”

我手足冰冷，木然随着他，一步步走出门外。

边塞寒冷的夜风吹得袖袂翻飞，远处依稀可见营房的火光。

此时月到中宵，夜阑人静，我却已经踏上一条死亡之途，不能回头了。

——贺兰箴已经动手，萧綦，却仍似不动声色。

院子里，贺兰箴的一众下属已经候命待发。

我愕然看见，面色惨白的小叶也在其中，被两名大汉挟着，看似伤重，摇摇欲坠。

她竟然换上一袭绯红华艳的女装，满头珠翠，云鬓高挽。

我心中一动，隐隐猜到几分。

举目四顾，却见四下皆有营房火光，远远绵延开去。

虬髯汉子走在最前面，随后是小叶等人，我被贺兰箴亲自押解在后，一行八人沿路经过重重营房，巡逻士兵远远见到我们，均肃然让道。每过一处关卡，虬髯汉子亮出一面朱红令牌，均畅通无阻。

如果我没有猜错，那应是兵部特颁的钦差印信，火漆虎贲令。

此令一出，如见钦差亲临。

一路通过的关卡，都有褚黄牙旗矗立在帅旗一侧，上面朱红虎纹映着猎猎火光，鲜艳夺目。

整个大营依山而建，通过眼前最后一道关卡，便是营外广阔的林地，至通向山脚。

营中已筑起高达数丈的烽火台，台前三十丈外是主帅登临阅兵的点将台。

每逢钦差出巡边关，总要举行盛大的阅兵演练，代天子巡狩。

曾听叔父讲过，阅兵演练将从五更开始，三军阵列校场，主帅升帐点将，燃起烽火，震慑边寇，三军将士在主将统领下列阵操演，显示天朝赫赫军威。

我抬头望去，那烽火台上硕大的柴堆已经层层叠叠架起，巍然如塔。

一行人迎面而来，同样以黑色斗篷遮去面容，披风垂下褚黄丝绦。

“站住！何人擅闯校场重地？”

“我等奉钦差大人之令，特来检视。”虬髯大汉亮出令牌，沉声道，“令牌在此。”

对方为首之人上前接了令牌，细细看过，压低声音问道，“为何来迟？”

虬髯汉子回答，“三更初刻，并未来迟。”

那人与同伴对视一眼，略一点头，收下令牌。

“阁下可是贺兰公子？”那人欠身道。

我身旁的贺兰箴扮作寻常护卫模样，斗篷覆面，不动声色。

“主上另有要务在身，先行一步。”虬髯大汉低声道，“我等自当遵令行事。”

那人颌首道，“人手已经安排妥当，一旦你们动手，我等即刻接应。”

“有劳诸位大人！”虬髯汉子拱手欠身。

对方一行人与我擦身而过，火光下，瞧得分明，诸人披风上皆有火红虎形纹。

果然是钦差的人。

难怪他们可以轻易逃出徽州，还能混入押运军需的队伍，更在光天化日之下直入宁朔大营。

我以为贺兰箴真有通天之能，却不知背后另有一只黑手。

谁敢私自与贺兰余孽勾结？

谁敢谋害豫章王，挟持豫章王妃？

谁能操纵钦差，瞒过父亲的耳目？

我只觉全身血液在瞬间转凉，丝丝寒气似从每一个毛孔钻进身体。

我被他们押着出了大营，直入营后林地。

林中设了许多木桩屏障，乃至千奇百怪的攻战之物，大概是供阵法演练之用。

时过四更了，林中巡逻筹备的兵士正在往返奔忙，没有人注意到我们这一行。

贺兰箴将我带到一处隐秘的屏障后，佯作侍卫，其余人各自散开。

每当巡逻士兵经过面前，我略有动作，贺兰箴立刻伸手扣住我腰间玉带。

生死捏于他人之手，我不敢求救，更没有机会脱逃，只能隐忍以待时机。

天色隐隐放亮，营房四下篝火熄灭，校场也在晨光中渐渐清晰。
蓦然间，一声低沉号角，响彻方圆达数里的大营。

大地传来隐隐震动，微薄晨曦中，校场四周有滚滚烟尘腾起。
天边最后一抹夜色褪去，天光穿透云层，投下苍茫大地。

四下里赫然是一列列兵马重装列阵，依序前行，靴声撼动高台，
卷起黄龙般的股股沙尘。

点将台上，一面袞金龙旗赫然升起，迎风招展，猎猎作响。

三声低沉威严的鼓声响过，主帅升帐。

战鼓催动，号角齐鸣，万丈霞光跃然穿透云层，天际风云翻涌，
气象雄浑。

帅旗招展处，两列铁骑亲卫簇拥着两骑并驾驰出，登临高台。

当先那人，依然是熟悉的黑盔白羽，身披墨色绣金蟠龙战袍，按
缰佩剑，身形挺拔傲岸，玄色大氅迎风翻卷。旁边一人骑紫电骝，着
褚黄蟒袍，高冠佩剑。

那个熟悉而陌生的身影，就这样跃入眼中，我眼前却骤然模糊，
似有泪水涌上。

号角声呜咽高亢，众兵将齐声呐喊，声震四野。

九名重甲佩剑的大将，率先驰马行到台前，按剑行礼，齐声高
呼，“恭迎主帅升帐——”

萧綦俯视众将，微微抬手，校场上数万兵将立时肃然，鸦雀无声
的聆听。

他的声音威严沉厚，一句句远远传来，“抚远大将军徐绶代天巡
狩，亲临宁朔，勤劳王事，抚定边陲。今日校场点兵，众将士依我号
令，操演阵容，扬我军威，以飨天恩！”

数万兵将齐齐高举戟戈，发出惊天动地的呼喊，令人心旌震荡，
耳际嗡嗡作响。

鼓声隆隆动地，一声声直撞人心。

传令台上四名兵士，各自面向东西南北四面而立，舞动猎猎令
旗。

号角吹响，金鼓齐鸣，鼓声渐急。

一队黑甲铁骑率先奔入校场，纵横驰骋，进退有序，随着将校手中红旗演练九宫阵型。

随即是重甲营，步骑营，神机营，攻车营……每一营由一名将校统带，排阵操演，训练精熟。

贺兰箴一行乔装营外戍卫，潜伏于校场边缘，我与贺兰箴背依身后林坡，居高临下可见全貌，离场中军阵甚近。一时间，四周俱是沙尘飞扬，旗帜翻飞，杀声震天。

虽不是真正的沙场厮杀，我仍看得心魄俱震。这浩然军威，比之当日京城犒军，更是雄浑百倍，肃杀无伦，观者莫不为之震慑。

身侧贺兰箴默然扣紧剑柄，眉锋如刀，隐有凝重肃杀之气。

场中演练渐至如沸，四下沙尘滚滚，一眼望去，只见旌旗招展，金铁光寒。

只见高台之上，萧綦振臂一掀大氅，“燃起烽火，召告四境！”

随着烽火熊熊腾起，号角声再起，高亢直裂云霄。

校场众将士齐声发出山摇地动般呼喝。

高台之上，漆黑如墨的神驹一声长嘶，扬蹄立定。

寒光划过，萧綦拔出了佩剑，直指天际。

我的呼吸骤然一窒，心中随之翻沸。

演练已到最后，主帅与巡狩大臣将要亲自入场检视，率领众将士完成操演。

场下如潮水般齐齐向两侧退散，留出正中三丈宽的一条大道。

但见萧綦一马当先，徐绶紧随在后，黑骏紫骝双双驰入场中。

那徐绶，便是与贺兰勾结的巡狩钦差！

此刻眼见此人紧随萧綦身后，我顿时揪心若焚，恨不能立刻奔到他面前示警。然而相隔数十丈，即便我能逃脱贺兰箴钳制，也近不了他身前，一切无济于事。

身侧贺兰箴冷笑一声，手按在我腰间，低声道，“若不想陪他同死，就不要妄动。”

我冷冷回眸，一语不发。

他压低声音，笑得阴刻，“好好瞧着，很快你便要做寡妇了。”

我霍然回头看向场中，萧綦已至校场中央，九员大将相随于后。

他身后传令官舞动黑色袞金龙令旗，分指两侧，号令一队黑甲铁骑迅疾而至。

萧綦突然掉转马头，向右驰去。身后铁骑侍卫一字横开，黑甲重盾步兵截断去路，阵形疾驰如灵蛇夭矫，转眼便将萧綦与徐绶分隔左右两翼。

萧綦领了右翼，竟直驰向我们藏身的林地边缘。

徐绶被围在阵形左翼，勒马团团四转，进退无路，周遭重盾黑甲兵士如潮水涌至，收紧阵形，将他逼迫向阵形中央。徐绶几番勒马欲退，却已身不由己。

“不好，中计！”贺兰箴脱口低呼。

夺魄

轰然一声巨响，大地震颤，尘土飞扬，校场正中腾起火光浓烟。

我被那一声巨响震得心惊目眩，猛然回过神来，脱口惊呼，“豫章王——”

顷刻间惊变陡生，台下烟雾尘土漫天飞扬，情形莫辨，人声呼喝与惊马嘶鸣混杂成一片。

方才那徐绶将军驻马而立地方，竟已被炸成一个深坑！

外围黑甲步兵有重盾护身，虽有伤者倒地，看似伤亡不大。惟独徐绶一人一马，连同他周围亲信护卫，恰在深坑正中，只怕已是粉身碎骨，血肉无存。

方才还是活生生的人，就这样在我眼前消失。

我只觉耳边轰然，脑中一片空白，恐惧和震惊一起翻涌上胸口，冷汗透衣而出。

正当我摇摇欲坠，立足不稳之际，却见硝烟中，一面黑色袞金帅旗自右翼军中高高擎起。

帅旗猎猎飞扬，一匹通身墨黑的雄骏战马扬蹄跃出——

萧綦端坐马上，拔剑出鞘，寒光如惊电划破长空。

那剑光，耀亮我双眼。

心中从未有过的激荡，陡然令我不能自己。

“传令察罕，发动狙杀！”贺兰箴冷哼一声，掉头森然发令。

“遵命！”侍从领命而去。

忽听一声“且慢”，虬髯汉子抢步而出，“少主，那狗贼已有防备，只怕有人泄密！”

“那又如何？”贺兰箴扣住我肩头的手陡然收紧，肩上顿时奇痛彻骨。

我咬唇，不肯痛呼出声。

虬髯汉子恨声道，“眼下情形不利，恳请少主撤回人马，速退！”

“贺兰箴生平不识一个退字。”贺兰箴纵声大笑，狞然道，“萧綦，今日我便与你玉石俱焚！”

身后众死士齐声道，“属下誓与少主共进退！”

虬髯汉子僵立，与贺兰箴对视片刻，终究长叹一声，按剑俯身，“属下效死相随。”

此时忽听场中号角响起，呜咽声低沉肃杀。

萧綦威严沉稳的声音穿透一片惊乱，在校场上远远传开，“贼寇行刺钦差，乱我边关，死罪当诛！”随着他声音传开，场上兵将立时镇定肃然。

但见萧綦横剑立马，纵声喝道，“三军听我号令，封锁四野，遇贼寇，杀无赦！”

刹那肃然之后，全场齐声高呼，“杀——”

一片杀声如雷，刀剑齐齐出鞘。

就在这一刹那，异变又起！

一点火光挟尖促声直袭萧綦马前，萧綦策马急退，火光落地竟似雷火弹般炸开，碎裂的石板四下激飞。几乎同一瞬间，周围兵将群中，几条人影幽灵般掠出。

刀光乍现，一道黑影凌空跃起，兜头向萧綦洒出一蓬白茫茫的粉雨，漫天石灰粉末铺天盖地罩下，左右两人就地滚到马前，刀光横斩马蹄。

石灰漫天里，枪戟刀剑，寒光纵横如练，卷起风怒狂潮，直袭向横剑立马的萧綦。

一切都在刹那间发生！

然而比这一切更快的，是一道墙——盾墙，冷光森然的黑铁盾墙，仿如神兵天降，铿锵乍现！

五名重甲护卫，自乱阵中骤然现身，行动间迅疾如电，长刀出鞘，手中黑铁重盾铿然合并为墙，于千钧一发之际挡在萧綦马前，如一道刀枪不入的铁墙，阻截了第一轮击杀。

一击不中，六名刺客当即变阵突围。

众护卫齐声暴喝，盾影交剪，刀光暴长，形成围剿之势，与刺客搏杀在一起。

忽一声怒马长嘶，声裂云霄，萧綦策马杀出重围。

两名刺客厉声长啸，飞身追击，其余刺客俱是舍了性命，近身格杀，招招玉石俱焚，硬生生将一众护卫缠住，为那两名刺客杀开一条血路。

那两人一左一右扑到萧綦身侧，铁枪横扫，方天戟挟风袭至，欲将萧綦刺于马下。

谁都未能看清那一刻，死亡是如何降临。

只见场中骤然被一道惊电照亮，寒光飞起，一片耀人眼目的亮。

——刺客的剑，是血溅三尺；将军的剑，却是一剑光寒十四州！

电光火石的一击过后，萧綦连人带马跃过，风瞥翻飞，长剑雪亮。

方才交手之处，一蓬血雨正纷纷洒落，两名刺客赫然身首易处，伏尸当场。

而此时石灰犹未全部落尽，白茫茫灰蒙蒙的粉末，夹裹了猩红血色，犹在风中飘飞，落地一片红白斑斓。

伏击、交锋、突围、决杀，刺客伏诛——只在瞬息。

“豫章王妃在此，谁敢妄动——”

忽听一声暴喝，声震全场，竟是从校场南面烽火台上传来。

我心头一震，眼前掠过临行前扮作宫装的小叶，恍然望向那烽火台上，果然见一名红衣女子被绑缚在高台，身后两人横刀架于她颈上。

假王妃，真陷阱，分明是一个诱饵，一个有毒的诱饵。

众兵将已是刀剑出鞘，闻听这一声，顿时又起哗然，万众目光齐齐投向萧綦。

台上之人厉声长啸，“萧綦狗贼，若要王妃活命，你便单骑上阵与我决一胜负！”

此时众兵将已如潮水涌至，将那烽火台团团围住，正中留出一条通道，直达萧綦马前。

萧綦勒马立定，仰首一笑，“放了王妃，本王留你一个全尸。”

他语声淡定，蓄满肃杀之意。

台上之人厉声狂笑，“若杀我，必先杀你妻！”

我再也忍耐不住，脱口呼道，“不要——”

话音甫一出口，即被贺兰箴猛地捏住下颌，再也作声不得。

“你想说什么？”他森然靠近我耳畔，“不要什么，不要救她？可惜你在此处，喊破喉咙他也听不到的。”

他低笑，“不过，我倒很想看看，他肯不肯为了‘你’，舍命相救？”

我狠狠一扭头，咬在贺兰箴手上。

他负痛，反手一掌掴来。

眼前发黑，口中涌出血腥味道，我立足不稳跌倒，被贺兰强箍在怀中。

“看，他果真救你去了……”贺兰的声音似鬼魅般传入耳中。

我被那一掌掴得目眩昏沉，眼前依然发黑，心里却是悲喜莫辨。

我不要他中计，不要他救那假王妃，可乍听他去救人了……心中却涌上辛涩的暖意。

萧綦一人一骑已经驰向那烽火台下，台上刺客的弓弩齐齐对准他。

然而萧綦陡然勒马，一声厉啸，“动手！”

两侧军阵中，蓦然吼声震天。

五列持盾士兵，叠作五重盾墙挡在萧綦身前。四块巨石同时从阵中飞起，投向那烽火台四角，所过之处，摧石裂柱，惨呼不绝。那军

阵中竟早已设下投石机弩，显然萧綦早已获知他们的计划，设下圈套，只等他们上钩。伏于四角的弓弩手纷纷被激飞的石屑打中，跌下高台，落地非死即伤，更被枪戟齐下，剁成肉泥。

我猝然闭眼不敢再看。

眼前碎石飞溅，凶险异常，那“王妃”深陷其中，也不知道死活……他，到底还是动手了。

萧綦拔剑遥指高台，悍然喝道，“攻上去！格杀勿论——”

这一声，惊得我心头剧颤，震荡不已，为这一声的绝决魄力，也为这一声的冷酷无情。

好一个豫章王，好一个良人，宁作玉碎，也不受外敌半分胁迫……可如果真的是我呢？若是我在那高台之上，你也一样如此狠心么。

“可惜，你的死活，他并不在意呢……”贺兰箴恨声咬牙，却带着恶毒笑意，狠狠扳起我的脸，迫我抬头看向前方，“分明不在意，却不能不救，到底是他笼络权贵的棋子，你还很有用，他舍不得丢的，放心！”

贺兰箴的话，每个字都像毒针直刺我心底，偏偏我明白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

我是一颗何等重要的棋子，只是棋子……所以死活伤残并不那么重要。

眼前模糊酸涩，隐约泪意被我咬牙忍回。却见此时阵中队列变换，兵士抬了云梯从两面竖起，四下弓弩掩射，左右精兵持短刀登梯攻上，行止训练有素，迅捷勇悍，俱是身经百战之人。高台上一众贺兰死士拼死抵挡，节节败退，一个个被斩于阵前。

那假王妃被挟着退缩至高台中央，挟她之人厉声高呼，“王妃在我手里，萧綦，你若再敢……”

他的话语断了。

被一支狼牙白羽箭截断，箭尖洞穿了他咽喉。

萧綦的箭，百步穿杨，一箭封喉。

射出那一箭的人，傲然立马张弓，弓上铁弦犹自颤颤。

我闭上眼睛，胸口泛起隐隐的痛。

眼前浮现出多年之前，犒军初见的那一幕，也是那样遥遥一眼，黑盔白羽，雄姿英发的身影，竟然历历在目……今日往昔，俱在这一刻重叠交织。5

猎猎长风吹乱我鬓发，似也撩起心底一缕莫可名状的情愫。

贺兰死士尽数伏诛。

三军欢呼如雷，当先攻上高台的兵士，小心翼翼带下了那名“王妃”。

萧綦还剑入鞘，策马驰向前去。

这一次，他没有护卫，没有侍从，只一个副将随在身后。

我身后，贺兰箴突然屏息，紧紧扣住我咽喉。

我陡然张口，发不出声音，一声惊呼被扼在喉间。

——不，萧綦，那不是我！

这一刹那，我悲哀地记起，萧綦甚至不认得我，连我的容貌也不曾瞧过一眼。

搀扶着“王妃”的士兵已将她送到萧綦马前，离萧綦不过丈许。

萧綦驻马，那王妃颤巍巍挣脱旁人，向他走去，衣袂鬓发迎风飘拂。

她抬头，双臂扬起——

几乎同一时间，默默跟随在萧綦身侧的银甲将军跃马抢出，红缨铁枪横扫，于半空中银光交剪，铿然击飞一物。那病弱的“王妃”纵身一跃，动如脱兔，袖底又是一道寒光射出。

“她不是王妃！”银甲将军怒道，仰身避过那袖箭，反手一枪刺向她咽喉。

左右侍卫一拥而上，将小叶所扮的假王妃逼退三丈，枪戟齐下。

“留下活口！”萧綦策马而至，沉声喝问，“王妃在哪里？”

我的心几欲跳出胸口，死命挣扎，恨不能大声呼喊。

但听一阵凄厉长笑，“属下无能，少主珍重——”

最后一个字猝然而断，小叶再无声息，竟似当场自尽了。

“蠢才！”贺兰箴的镇定冷漠，出乎我意料。

未待我再看清场中情势，只觉身子一紧，旋即腾起，竟被贺兰箴拖上马背，紧紧挟制在他身前。

一声怒马长嘶，座下白马扬蹄，冲下隐蔽缓丘，直奔前方校场——萧綦所在的方向！

人惊马嘶风飒飒。

晨光照耀铁甲，枪戟森严，一片黑铁般潮水横亘眼前。

在那潮水中央，萧綦英武如神祇的身影，迎着晨光，离我越来越近。

越过千万人，越过生死之渊，他灼灼目光终于与我交会。

我看不清那盔甲面罩下的容颜，却被那目光，直直烙进心底。

眼前军阵霍然合拢，步骑营重盾在后，矛戟在前，齐刷刷发一声吼，将我们团团围住。

数千支弓弩从不同方向对准我与贺兰箴——箭在弦上，刀剑出鞘，金铁锋棱折射出一片耀目寒光，只需刹那即可将这两人一马剁成肉酱。

萧綦抬手，三军鸦雀无声。

贺兰箴扼在我咽喉的手，在这一刻开始发颤，渗出微汗，略略施力将我扼紧。

我笑了，他在紧张，此时此刻他只剩我这唯一的筹码——他怕了，便已是输了一半。

“豫章王，别来无恙。”贺兰箴笑得温文尔雅。

“贺兰公子，久违。”萧綦朗声一笑，目光冷冷扫过贺兰，停留在我脸上。

他的目光，分明对贺兰箴轻藐已极，全不放在眼里。

贺兰箴的手冷冷抚上我脸颊，向萧綦笑道，“你瞧，我带了谁来见你？”

萧綦笑意淡淡，目光渐渐森然。

“分离日久，王爷莫非不认得人了？”贺兰箴笑声阴冷，伸手捏住我下巴。

我咬了唇，定定望向萧綦，想要将他看个仔细，眼前却蓦然涌上水雾。

时隔三年，我们真正的初相见，竟是在这样的時候，这样的情境。

此刻，他会如何看我，当我是王妃，是妻子，还是棋子……或许，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。

一念之间，便是他的取舍，我的生死。

思及此，心中反而澹定空蒙，无所畏惧。

我与萧綦四目相对，似有千言万语，终是无语凝对……这却大大激怒了贺兰箴。

他陡一翻腕，将一柄寒气森森的匕首，抵在了我颈上。

随着他亮出刀械，萧綦身后一众弓弩手刷的将弓弦拉满。

“王爷！”那银甲将军惊呼出声，正欲说话，却被萧綦抬手制止。

萧綦的目光幽深，却令我有种奇异的错觉——就像被夏日正午的阳光照在脸上，让人睁不开眼的灼烈之下，有着淋漓的痛快和慑服。

我闭上眼，仿若真的被阳光灼痛，叹息地一笑。

罢了，生死有命，但求从容以对，不至辱没我的姓氏。

“你想怎样。”萧綦淡淡开口，听在我耳中，却有如雷击。

这般问，他便是接受贺兰箴的要挟，肯与他交涉了。

贺兰箴纵声狂笑，“好，好一对英雄美人！”

我却再抑不住泪意，垂眸，湿了双睫。

“其一，开启南门，放我族人离去，三军不得追击。”贺兰箴仍是笑，笑得无比愉悦欢畅，“其二，若想要回你的女人，就单枪匹马与我一战，你若能夺了去，我也绝不伤她分毫。”

萧綦冷冷一笑，“仅此而已？”

“一言为定！”贺兰箴冷哼，一抖缰绳，策马退开数步，再次将我挟紧。

三军当前，万千双眼睛注视下，萧綦策马出阵，白羽黑盔，大氅迎风翻卷。

他缓缓抬起右手，沉声下令，“开启南门。”

南门外，即是那一片陡峭山林，一旦纵人脱逃，再难追击。

贺兰箴横刀将我挟在身前，徐徐策马后退，与所余贺兰残部一起退至南门。

轧轧声过，营门升起。

森寒刀刃紧贴颈侧，我回眸，与萧綦的目光深深交错……心中怦然，于生死交关之际，竟惊觉心中那一丝绵软……临去匆匆一眼，来不及看清他眼底神色，贺兰箴已掉转马头，驰出营门，一骑当先，直往山间小道奔去。

生死

一入山林，横枝蔽日，险路崎岖。

残余贺兰死士二十余骑冲入林中，三五成队，分散向南奔逃。

唯独贺兰箴一骑绝尘，非但不往南逃，反而奔上盘山栈道，朝山林深处驰去。

身后三骑紧随，虬髯汉在侧，其余两骑断后，护卫着贺兰箴驰上山道深处。

一路全无阻拦，也不见追兵，萧綦果真信守诺言。

山路盘旋崎岖，交错纵横，他三人却轻车熟路，显然早已选勘过方位，布置好了接应退路。

“少主，那狗贼追至山下岔道，突然不见踪影。”虬髯汉纵马上前。

贺兰箴猛一勒缰，回头望去，只见林莽森森，山崖险峭，瞧不见半个人影，只有山风呼啸不绝。

我心底顿时一凉，难道萧綦没有追来……这念头乍一浮现，冷汗立出，我竟慌了神。

“莫非那狗贼知难而退了？”另一人冷冷道。

我狠咬住唇，竭力镇定，压下心中纷乱念头——到这一步，生死已不足惧，还有什么值得惶恐。

可是，真的没有惶恐吗？分明已经心如刀割……仿佛又回到被赐婚的那一刻。

当日父亲看着我凤冠霞帔走出家门，看着我形只影单远赴晖州，没有一句挽留。

今日我被贺兰挟持出逃，命在顷刻，萧綦却没有追来。

原来他们都是一样，终究放开了手，放弃了我，眼睁睁看我沉入深渊。

我所惶恐的，不是生死和婚姻，只是那一刻被放弃的滋味……被放弃，被至亲之人放弃。

枉自挣扎许久……一直以来，我不过是个早已被放弃的人。

刹那间，一念洞明，万念俱灰。

“少主……”虬髯汉方欲开口，贺兰箴却一抬手，示意噤声，只凝神侧耳倾听。

一时间，山风呼啸过耳，盖过了所有声音。

贺兰箴脸色凝重异常，“萧綦手段莫测，大家小心戒备，不可大意。”

虬髯汉应道，“少主放心，前面过了鹰嘴峪、飞云坡，就是断崖索桥，我们的人已在桥下接应。此段河道湍急，顺流而下，不出半个时辰就可越过边界。”

“很好，其他人从南面引开追兵，料那狗贼意想不到，我们会走这条水路。”贺兰箴冷冷一笑。

我心下发寒——众人为他舍生拚命，他却一心让他们送死，为自己换来生路。

贺兰箴扬鞭催马，一行人疾驰向前，山路越发险峻。

劲风如刀，狠狠刮过我脸庞，吹得鬓发散乱飞舞。

我被贺兰箴紧紧箍在怀中，裹在他披风下，耳畔颈侧都被他的气息包围。

“害怕了，就抓紧我。”他突然在我耳畔低声说。

语声低沉，听在耳中，我却是一怔……如此光景，似曾相识。

花月春风上林苑，我和哥哥，和子澹……也曾并肩共骑，亲密无间。

那个白衣飞扬的少年，也曾低头在我耳边说，“别怕，抓紧我”

我一时恍惚，心中酸楚。

山路陡转，眼前豁然开朗，一座栈桥凌空飞架断崖。

崖底水声拍岸，似有激流奔涌。

虬髯汉纵马上前，探视片刻，回首喜道，“就是这里！垂索已备好了，属下先行下去接应。”

贺兰箴长舒一口气，“好，小心行事。”

眼看着虬髯汉下马，检视桥边垂索，我再强抑不住身子的颤抖——这一去，离疆去国，难道我真要被贺兰箴挟去塞外，难道就此身陷敌虏，再无自由？

如果是这样，我宁愿死也死在中土！

忽听贺兰箴俯身在我耳边一笑，“如此甚好，你男人反正不要你，就此跟了我去塞外吧。”

轻飘飘一句话，我的泪竟夺眶。

这个人，总能一语刺破我心中最大的隐痛，刺得我鲜血淋漓。

恨意如烈火，陡然自心底腾起。

“总有一天，我必亲手杀你。”我咬牙，字字发自肺腑。

贺兰箴纵声长笑。

笑声未歇，破空厉响骤起！

劲风，惨呼，溅血之声不绝！

“少主小心！”虬髯汉高声示警，翻身跃上马背，如风驰回，将贺兰箴挡在身后。

几乎同时，贺兰箴回转马头，俯低身子，将我紧紧按住。

身后枣红马上，那名负弓善射的侍卫，一头栽下马来，滚在地上。

一支狼牙白羽箭洞穿他颈项，箭尾白羽犹自颤颤。

猩红的血，大股大股从他口鼻涌出。

那垂死的面孔上，口鼻扭曲，双眼瞪如铜铃。

贺兰箴铿然拔刀，怒喝道，“东南方向！”

虬髯汉子闻声回头，反手抽出一支箭来，张弓开弦，遥遥对准东南方。

我霍然抬头，大叫，“小心——”

一箭脱弦而去，没入林莽，毫无声息。

东南方只有一条小路从山坡下斜斜探出，前方却被一片低矮树丛遮蔽。

“人在树后！”另一侍卫纵马冲出，三支袖箭连环射向树后。

贺兰箴惊喝，“回来！”

他话音未落，又一声疾矢厉啸，破空而至！

那一箭之力，竟将马背上的人朝后掳倒，一头栽下马来，头颈触地，当场气绝——脖子被一支狼牙白羽箭从前至后贯穿。

这一次，连我都瞧得清清楚楚——箭不是从林后小路射来，而是，从那高高的坡顶射下。

仰首间，只听怒马长嘶，声裂云霄。

一匹通体如墨的神骏战马，凛然立于坡顶，居高临下，扬蹄俯冲而来，一路踏出尘泥飞溅。

马背上，萧綦横剑在手，一身甲冑光寒，风旆翻卷如鹰展翼。

马踏雷霆万钧，人挟风雷之势。

一人一骑，仿如血池修罗，人未至，杀气已至。

“少主先走！”虬髯汉子策马掉头，拔出九环长刀迎上，纵声怒吼，“狗贼，与我一战！”

贺兰箴夹马跃出，抢上仅容一骑通过的栈道，直奔栈桥。

恰此时，萧綦飞马已至，与那虬髯汉迎面交锋。

剑作龙吟，刀环震响，金铁交击之声划破长空，天地间一道雪光迸起。

山道狭窄险峻，两骑战在一处，狭路相逢勇者胜——刀剑交击之间，招招都是舍命急攻，杀伐凶狠，险象环生！陡然一蓬猩红溅开，不知是谁血洒当场。

我心胆俱寒，眼前一片刀剑寒光，身上钳制却骤然一松。

贺兰箴放开我，勒马立定，反手搭箭，从背后对准了萧綦。

“不——”我惊呼。

萧綦与虬髯汉刀剑交剪，背后空门大开。

贺兰箴弦开满月，蓄势已足。

我合身扑上去，用尽全力，一口咬在他手腕。

贺兰箴吃痛一颤，一箭脱手射出，偏了准头。

那一箭，斜擦萧綦脸侧飞过。

齿间尝到皮肉绽裂的感觉，浓重血腥气直冲脑中。

“贱人！”贺兰箴怒发如狂，翻手一掌击落我后背。

只觉肺腑剧震，喉头发甜，一口鲜血喷出，我眼前骤然发黑。

却见这电光火石的一瞬，萧綦错马回身，手中剑光暴涨，一道寒芒裂空斩下！

——漫天血雨如蓬，虬髯汉的头颅冲天飞起。

萧綦跃马，从当空血雨中跃过，盔上白羽尽红。

眼前一幕，慑人心魄，却令我精神一振，于奄奄中奋力抬头，对他微笑。

又有腥热冲上喉头，我强忍不及，呛出一口血，衣上洒落点点猩红。

贺兰箴已退至栈桥边上，跃下马背，一手挟了我，横刀而立。

桥头居高临下，栈道仅容一人通过。

我已摇摇欲坠，被贺兰箴一手挟住，再没有力气站立。

“你不是要与我一战么。”萧綦跃下马背，缓缓抬剑，藐然冷笑，“萧某在此，尽管放马过来。”

正午日光照在他平举的剑锋上，杀气森然，不可逼视。

他周身浴血，整个人凛然散发无尽杀意，人如锋刃，剑即是人。

贺兰箴扣紧我肩头，指节发白，似在竭力压抑仇恨怒火。

两人对峙，片刻亦是漫长。

贺兰箴开口，却是轻忽一笑，“我改变心意了，下次再战。”

他洒然随意，似在谈风论月，“眼下，是要这女人，还是要我的命……你选。”

萧綦凝立不动如山，正午阳光将他眼中锋芒与剑尖寒芒，隐隐连成一线。

“本王都要。”他一字一句开口。

贺兰箴的指尖骤然扣紧，旋即仰天大笑。

笑声中，弥散在两人间的杀机，似令周遭霎时成冰。

萧綦一步步近前。

贺兰箴的手悄然滑向我腰际，扣住了腰侧玉扣。

我悚然大惊，脱口呼道，“不要过来！”

语声未落，两人身形已同时展动。

寒光交剪，刀锋擦着我鬓角掠过。

剑气如霜，迫人眉睫俱寒。

然而这一切，都不若腰间喀的一声轻响可怖——

贺兰箴一刀虚斫，将我挡在身前，趁势倒掠而出，弹指触动我腰间玉扣。

一束银丝从玉扣中激射而出，彼端紧扣在贺兰箴手中。

我骤然明白他的布置——玉带中磷火剧毒可焚尽三丈内一切，他以银丝牵引机关，待自己飞身跃下栈桥，避开三丈之外，手中银丝自断，引发磷火焚身，我与萧綦俱会化为灰烬。

我霍然转头，与贺兰箴冷绝目光相触。

“王儼，来生再见！”他目中凄厉之色一闪而过，扣了银丝，纵身跃下。

“不必！”我咬牙，拼尽最后的力气，张臂抱住了他。

身子骤然腾空，风声过耳。

“王妃——”萧綦抢到桥边，凌空抓住我衣袖。

裂帛，衣断。

转瞬间，我全身凌空，随贺兰箴悬于桥下吊索。

贺兰箴脸色惨白，单凭一臂悬挽，阻住下坠之势，额上汗出如浆。

“我身上有磷火剧毒。”我仰面望了萧綦，微微一笑，“你快走……”

萧綦一震，脸色剧变，决然探身伸手，“抓着我！”

我摇头，“你快走！我与他同归于尽！”

“好，好一个同归于尽……”贺兰箴的大笑，扬手将银丝一扣，“萧綦，我们恩怨就此了断！黄泉路上，你也一起来吧！”

我骇然，低头见银丝急速收紧。

萧綦半身探出，勃然怒喝，“手给我！”

他甲冑浴血，凜然生威，眼底是不容抗拒的决绝——生死一念间，我再不能迟疑，猛然将心一横，奋力挣出，紧紧抓住了他的手！

腰间银丝骤紧——就在这一刹那，眼前匹练般剑光斩下！

骨头断裂之声脆如碎瓷。

一蓬猩红喷溅我满脸。

贺兰箴的惨呼凄厉不似人声，渐远渐杳，急速向桥底坠去。

那握住我的大手，猛一发力，将我凌空拽起。

一拽之力，将我与她双双掳倒。

我跌入一个温暖有力的怀抱。

腰间玉带完好，银丝的彼端赫然连着一只齐腕斩下的断手，贺兰箴的断手！

萧綦一剑斩断了贺兰箴扣住银丝的手。

“好了，没事了……”一个低沉温暖的声音在我耳边说，一边小心翼翼除下我腰间玉带。

我怔怔抬头，想要看清楚他的容颜，却只看到身上、手上，到处是血……天地间一片猩红……

火，惨碧色的火，笼罩了天地，呼呼的风声刮过耳边，忽然一道剑光陡然掠起，天地间俱是血红一片，大股大股的鲜血如洪水一般涌来，即将没顶……

我极力挣扎，神智渐渐清明，却怎么也睁不开眼。

仿佛置身惨碧色大火之中，全身痛楚无比，稍稍一动，胸口便传来牵心扯肺的剧痛。

混沌中几番醒来，又几番睡去。

梦中似乎有双深邃的眼睛，映着灼灼火光，直抵人心；又似乎有一双温暖的手，不时抚在我额头；朦胧中，是谁的声音，低低同我说话？

我听不清他说什么，只听到他的声音，心里便渐渐安宁下去。

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我终于可以睁开眼。

床幔低垂，烛火摇曳，隐隐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药味。

深深吸一口气，触摸到柔软温暖的被衾，才相信不是在梦中。

那一场噩梦是真的过去了，此刻我安然躺在床榻上，真的已经安全了。

方才的梦里，血光剑影，风声呼啸……我蓦然一颤，想起口中满是腥热血肉；想起剑光纵横，刀锋掠鬓而过；想起纵身而下，身在虚空……想起那双坚定有力的手臂。

那一刻，我身如断羽，即将堕向死亡之渊，却是那一剑，横空斩断死亡的触手，将我从黄泉路上抢回，抢回那温暖坚实的怀抱。

垂幔外隐约有人影晃动。

熟悉的声音低低传来，“王妃可曾醒来？”

“回禀王爷，王妃伤势已有好转，神智还未清醒。”一个老者的声音回答道。

“已经三天了……”萧綦的声音忧切，“那一掌，莫非伤及了心脉？”

“王爷勿忧，那一掌虽是伤在要害，但掌力未用足三成，不至损及心脉。只是王妃脉象微弱，伤病郁结已久，不能用药过急，否则反受其害。”

外面良久无声，只有浓郁的药味弥散，我勉力抬手，想掀开垂幔，却全然没有力气。

只听沉沉一声叹息，“若是那一掌，贺兰箴用了全力，只怕她已不在了……”

“王妃吉人天相，必能逢凶化吉。”这是谁的声音，不是方才的老者，也不是萧綦。

“此番是我大意轻敌了，此时想来，仍觉后怕……”萧綦的声音透出自嘲的笑意，“怀恩，你想不到罢，我出生入死，身经血战无数，竟也有怕的时候。”

“末将只知道，关心则乱。”

萧綦低低笑了一声。

“王爷，那贺兰余孽……”

“行了，此事明日再议，你退下吧。”

“是。”

外头再也声息，良久沉寂。

我隔着床幔望去，隐约见到一个挺拔的身影，淡淡映在外头屏风上，侧颜轮廓有如斧削刀刻。

那个侧影，凝立不动，似乎隔了屏风，正凝望我所在的内室。

我亦静静凝望他屏风外的身影。

关心则乱，这四个字浮上心头，不觉双颊已发烫。

爱憎

垂帘动，珠玉簌簌有声，他的脚步声转入内室，身影清晰映上床帷。

我侧首看着他，心里怦怦急跳，似惴惴又茫然。

他凝立不语，隔了一道素帷静静看我。

五月间的天气已换上了轻软的烟罗素帷，隔在其间如烟雾氤氲。

我看他，隐约只见形影；他看我，也只怕不辨面目。

侍女悄然退了出去，一室静谧，药香弥漫。

他抬手，迟疑地抚上罗帷，却不掀起。

我不知所措，心中越发跳得急了，一时竟满手是汗。

“我有愧于你。”他蓦然道。

他语声沉缓，却令我心中一窒，屏住了气息听他说下去。

“王妃，我知你已醒来……我对你不住，若愿给我机会弥补，你便开口；若是不能原谅，萧綦自愧，必不再惊扰，待你伤好，立即遣人送你回京。”

一句话，掀起千重浪，我静静听着，心底却已风急云卷，如暴雨将至前的窒迫。

未等我质问责备，他已自称“有愧”，一句“对不住”，触动我心底酸楚，百般滋味都纠结在了一处；甚至，我还未曾想好怎样面对他，怎样面对彼此间恩怨重重，他却已为我预设好了选择——我只需要选择开口，或是沉默，便是选择了原谅，或是离去。

何其简单。

真的如此简单吗？

隔了罗帷，我定定看他，分不清心中纠结酸痛的滋味，到底是不是恨。

他立在床前，负手沉默，并不看我。

一室寂静，光影斑驳，只有沉香缭绕。

这是何其决绝，何其霸道的一个人，要么原谅，要么离开，不容我有含糊的余地。我该愤怒的，可是偏偏，他给出的选择和我想到了一处，或者原谅，或者痛恨，从没有想过第三条路可走——这一刻，我们竟默契至此。

他已伫立良久，等待我的选择，等待我开口唤他，或是继续沉默。

望着他模糊身影，万千慨然，终于化作无声一叹。

他转身，向我望过来，隔了罗帷竟也能感觉到那迫人的目光。

我一时窒住，被他的目光迫得忘了呼吸，忘了开口。

片刻僵持沉寂，他一言不发，断然转身而去。

“萧綦。”我脱口唤出他的名字。

这一开口，才发觉我的嗓音低哑，力气微弱，连自己都听不分明。

他没有听见，大步走向外间，眼前便要转出屏风。

我恼了，尽力提起声气，脱口道，“站住。”

他身影一顿，蓦的驻了足，怔怔回头，“你，叫我站住？”

这一声耗尽气力，牵动胸口伤处，我一时痛楚得说不出话。

他大步赶过来，霍然掀起罗帷。

眼前光亮骤盛，我蹙眉抬眸，目光直落入一双深眸里去——这双眼，就是这双眼，悬崖之上惊彻我心魄，昏迷中不断在我眼前掠过似能洞彻生死，包容悲欢，予我无穷尽的力量与安定。

此刻这双眼越发幽黑，深不见底，似笼罩了浓雾。

四目相对，各自失神。

“不要动。”他蹙眉，按住我肩头，转头传唤大夫与侍女。

大夫、医侍、婢女匆匆进来，满屋子的人忙着端药倒水，诊脉问安，耳边一片颂吉之声。

料想我此刻的样子一定惨淡难看，转头向内，不想被他看见。

大夫诊脉片刻，连声恭喜大安。医侍端了药上来，两名侍女上前欲将我扶起。

却听他道，“药给我。”

他侧坐榻边，极小心地扶起我，让我靠在他胸前。

陌生而强烈的男子气息将我包围，隔了衣襟，隐隐感觉到他的体温

“这样舒服么？”他扶住我肩头，低头凝望我，目光温和专注。

我顿觉脸上发烫，慌忙低眸，不敢看他。一场伤病竟将我变得这样胆小了，我低头，忽觉暗恼，为什么要怕他……一时倔强心起，我蓦的抬头，迎上他目光。

原来他是这样子的……轮廓如斧削，浓眉飞扬，深目薄唇，不怒自威。

“看够了么？”他看着我，不掩揶揄，“看够就喝药吧。”

我连耳后也发烫起来，只怕脸上已是红透，索性大大方方将他从头看到脚。

“如何？”他含笑看我。

我淡淡转头道，“并没有三头六臂。”

他朗声大笑，将药碗递到我唇边，一面看着我喝，一面轻拍我后背，落手极轻，也笨拙之极。

我低头喝药，背后感觉到他掌心的温热，心里不知为何，软软的，似塌下去一个地方。

药味很辛涩，我皱眉喝完，立即转头道，“蜜水。”

“什么？”他愕然，我亦呆住……往日在家，母亲知道我怕苦，每次喝过药，总是立即递上雪莲蜂浆调制的蜜水。我低头，想起母亲，想起父亲和哥哥，泪水不由自主涌上。

泪水坠落，溅在他手背。

一路凶险，命悬顷刻的关头，都不曾落泪……而此时，在他面前，我竟无端落了泪。

他沉默，放下药碗，伸手替我拭泪。

手指触到脸颊，我一颤，随即低下头，任由他掌心粗砺的皮肤抚过我脸颊。

“没事的。”他柔声道，“良药苦口，睡一觉醒来伤势又会好很多。”

口中药味仍觉辛涩，心头却不那么酸楚，渐觉温暖安稳。

“睡吧。”他将我放回枕上，握住我的手，点点暖意从他掌心透来……我有些恍惚，不知是药效发作，还是一时错觉，眼前模糊见到小小的子澹，如幼时一样伏在我榻边，踮起足尖，伸手来摸我的额头，趴在我耳边细声说，“阿妹妹，快些好起来。”

鼻端一酸，我睁眼看他，却见子澹的面容渐渐模糊，隐约显出萧綦的眉目。

在此刻，是谁抚着我额头，又是谁在握紧我的手……

之后数日，我总在药效下整日昏睡，内伤旧疾似乎日渐好转。

偶尔清醒的片刻，我会期待从侍女口中听到萧綦的消息。

但是，他并没有来过，自那日离去就没有再来过。

只有一名姓宋的将军，每日都奉命前来询问医侍，将我的情形回报萧綦。

侍女说王爷军务繁忙……我默然以对，分不清心中晦涩滋味，究竟是不是失落。

或许原本就不该存有期许，或许什么都没有改变，他仍是他，我仍是我。

清醒之后，我最想知道两件事，一是京中是否已经得到我脱险的消息，父母是否已安心；二是贺兰箴一党是否伏诛。那日，贺兰箴断臂坠崖，惨烈景状历历如在眼前。当时在崖上，我随他一起跃下，满心都是与之俱忘的恨与杀意。想来我是恨他的，那一路上的屈辱，均是拜他所赐。

至今颈上、臂上还留着他扼伤的痕迹，受他那一掌的内伤也还未愈。

昏迷的噩梦里，我时而见到那个白衣萧索的身影，见到他满身浴血，坠向无底深渊。那么高的悬崖，又被斩断一臂……想来此刻，他已是白骨一堆了。

然而，我记得大夫的话，“所幸这一掌未用足三成力道，否则……”

狂怒之下的一掌，他只用了三成不足的力道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手下留情，也不知道那一刻，他是否良心复苏。这些疑问，我永远不会知道答案，只是每每想起那一掌，想起当日种种，当初立誓杀他的恨意，不觉已淡去，徒留怜悯与怅然。

我记得，那一天，死了那么多人。

先是校场之上血肉杀戮，朝廷钦差命丧当场；继而是山中栈道，夺路追杀，萧綦以一人之力接连斩杀三人，洞穿咽喉的箭矢、身首分离的头颅、断臂、热血……有生以来，我从未见过，甚至想也不曾想过这般景像。

真正目睹那一幕，我并没有昏厥，甚至没有惊恐失措。

从前在御苑猎鹿，第一只鹿被哥哥射到，献于御前。太子妃谢宛如看到死鹿，只一眼便昏厥过去。皇上感叹，称太子妃仁厚，姑姑却不以为然。

想来，我一定是不仁厚的。

朝廷钦差串通外寇劫持王妃，行刺豫章王，事败身亡……出了这样的大事，朝廷震动，京中只怕早已掀起万丈风浪。萧綦会如何上奏，父亲如何应对，姑姑又会如何处置？

我虽神志昏沉，心中却清醒明白，前后种种事端，翻来覆去地思量，隐隐觉出叵测，似有极重大的关系隐藏其中。我却什么也不知

道，被他们里里外外一起蒙在鼓里。

萧綦不来，我只能向身边医侍婢女询问。

可这些人通通只会回答我两句话，要么“奴婢遵命”，要么“奴婢不知，奴婢该死”。

一个个屏息敛声，畏我如虎狼，真不知萧綦平日是怎样严酷治下。

只有一个圆脸大眼的小丫头，年少活泼些，偶尔能陪我说说闲话，也不过是有问便答。

烦闷之下，我越发思念锦儿。

晖州遇劫之后，就此与她失散，也不知道她是留在晖州，还是已被送回京中。

夜里，靠在床头看书，不觉乏了，刚恹恹阖眼，便听见外面一片跪拜声。

金铁交触声里，橐橐靴声直入内室，萧綦的声音在屏风外响起，“王妃可曾睡了？”

“回禀王爷，王妃还在看书。”

他突然到来，一时令我有些慌乱，不知该如何应对，匆忙间放下书，闭目假寐。

“这是要做什么？”萧綦的脚步停在外面。

“禀王爷，奴婢正要替王妃换药。”

“退下。”萧綦顿了一顿，又道，“药给我。”

侍女全部退出内室，静谧的房中更是静得连每一声呼吸都清晰可闻。

床幔被掀起，他坐到床边，与我近在咫尺。

我闭着眼，仍感觉到他迫人的目光。

肩头一凉，被衾竟被揭开，他拨开我贴身中衣的领口，手指触到肩颈伤处。

他的手指与我肌肤相触，刹那间，激得我身子一颤，全身血液似乎一瞬间冲上脑中，双颊火辣辣地发烫。耳中听得他低声笑谑，“原来有人睡着了也会脸红？”

我霍然睁开眼睛，被他的目光灼烫，从脸颊到全身都有如火烧。羞恼之下，我躲开他的手，拉起被衾挡在胸前。

他大笑，目光肆无忌惮地扫过我，突然一凛，伸手捉住我手腕。我脱口低呼，腕上青紫淤伤处被他握得生痛。

萧綦松手，脸上笑容敛去，淡淡扫我一眼，“他们对你用刑？”

“只是皮肉伤，也没受什么罪。”我抽回手，抬眸却见他目光如霜，杀意如刃。

我一惊，话到嘴边再说不出口，仿佛被寒气冻住。

“让我看看。”萧綦面无表情，突然揽过我，一把拂开我衣襟。

我惊得呆住，在他杀机凛冽的目光下，竟忘了反抗。

灯影摇曳，我的肌肤骤然裸露在他眼前，仅着小小一件贴身亵衣，浑若无物。

见我身上并无更多伤痕，他眉心的纠结这才松开，将我衣襟掩上，淡淡道，“没事就好，他若对你用刑，那十七个贺兰人也不用留全尸了。”

他说得漫不经心，我听得心神俱慑，怔了一刻，才低声问他，“那些贺兰死士，你都追获了？”

我记得当日，他是允诺过贺兰箴，三军概不追击的。

“区区流寇，何需劳动三军。”他淡然道，“突厥的人马早已挡在疆界，岂会放他们过去。”

“贺兰箴不是突厥王的儿子吗？”我愕然。

萧綦一笑，“不错，可惜突厥还有一个能征善战的忽兰王子——贺兰箴的从兄，突厥王的侄子。”

“难怪你会知道贺兰箴的计划。”我恍然洞明，那灰衣大汉一路跟随，照理说只能探得行踪，未必能获知贺兰箴的计划。原来，真正的内应是他们自己人，出卖贺兰箴的正是他的兄弟，与他有着王位之争的忽兰王子。

一时间，我不寒而栗。

贺兰箴自以为有钦差为内应，想不到萧綦早已与忽兰王子联手。

一环环都是算计，一处处都是杀机，谁若算错一步，便是粉身碎骨。

萧綦、贺兰箴、徐绶……他们都活在怎样可怕的圈套中。

我怔怔凝望萧綦，只觉他的眼睛越看越是深邃，深不见底，什么也看不清。

他亦凝视我，忽然莞尔，“怕我么？”

方才还寒意凛冽的一双眼睛，仿如深雪渐融。

我怕他吗？当年遥遥望见他率领三千铁骑踏入朝阳门，那一刻，我是怕过的。

可如今，与他近在咫尺，与他共历生死，见过他在我眼前杀人……我还怕吗？

我扬眉看他，往事历历浮上心头，百般滋味俱全。

“不，我恨你。”我直视他。

他目光一凝，随即笑了，“不错，我确实可恨。”

连一句辩解开脱的话都没有，他就这么承认了，我一时语塞。

“你可有话对我说？”我咬了咬唇，心下有些颓软，事已至此，便给彼此一个台阶吧。

“你想知道什么？”他竟然这样反问我。

胸中一口怒气涌上，我气极，转眸见他笑容朗朗，整个人身上有灼人的光芒。

当年洞房之夜，不辞而别，他一直欠我一个解释。

我不在乎他能弥补什么，但这个解释，攸关我的尊严，和我家族的尊严。

耿耿三年，最令我不能释怀的，就是这一口意气。

我看着他的笑容，怒极反笑，缓缓道，“我欠了你一件东西，现在还给你。”

萧綦微略一怔，笑容不减，“是什么？”

我靠近他，扬眉浅笑，忽然挥手一掌掴去。

这脆生生的一掌，拚尽了我的全力，不偏不倚掴在他左颊。

他愣愣受了这一巴掌，没有闪避，灼人目光直迫住我。

两人一时僵持，他脸上渐渐显出泛红指印和一丝似笑非笑的神情。

“这本是大婚之夜，就该送你的，不料欠了这么久。”我仰脸直视他，手掌火辣辣的痛，心中却畅快之极，恨不能大笑出声。

“多谢，现在我们两清了。”他唇角微牵，笑意渐浓，握住我火辣作痛的手掌，翻过来看了一眼，见掌心红肿一片，当即失笑，“旧伤未去，又添新伤。”

我愤然挣脱不得，却见他的目光从我面孔滑下，直滑向胸前——这才陡然察觉，我衣襟半敞，胸口大片雪白肌肤都被他看在眼里。

“你无耻！”我羞愤得无地自容，偏偏双手被他控住，半分挣脱不得。

他叹口气，一手将我圈住，一手拿起药膏，“再乱动，只好脱光了衣服上药。”

我相信他说得出，自然做得到。徒劳之余，只得狠狠咬了唇，不敢乱动。

他用手指蘸取药膏，仔细涂在我肩颈手腕的外伤处。伤处已经愈合，不觉怎么疼痛，他的手指停留在我肌肤上，缓缓按揉药膏，带起一片酥痒……偏偏，他还含笑看着我。

侍女上药从来没有这许多麻烦，他是故意作弄我。

我瞪着他，气结无语。

他颇有深意地看我一眼，“如此凶悍……很好，命中注定嫁入将门。”

祸福

烛影跳动，将他的侧影映在床头罗帷，忽明忽暗。

我无奈地侧了脸，不看他，也不敢再挣扎，任由他亲手给我上药。

此时已近深夜，罗帐低垂，明烛将尽，内室里只有我与他单独相对。这般境地下，我偏偏是这副衣衫不整的模样，更与他肌肤相触……纵然已有三年夫妇之名，我仍无法抑止此刻的紧张惶惑，手指暗自绞紧了被衾一角。

萧綦一言不发，间或看我一眼，那似笑非笑的神色越发令我心下慌乱，耳后似火烧一般。

“下来走走。”他不由分说，将我从床上抱起来。

脚一沾地，顿觉全身绵软无力，不得不攀住他手臂。

“你躺得太久了。”萧綦笑笑，“既然内伤已好，平日可以略作走动，一味躺着倒是无益。”

我抬眸看他一眼，倒觉得新鲜诧异。自幼因为体弱，稍有风寒发热，周围人总是小心翼翼，一味叫我静养，从没有人像他这般随意，倒是很对我的脾性。

他扶我到窗前，径直推开长窗，夜风直灌进来，挟来泥土的清新味道，与淡淡的草木芬芳。

我缩了缩肩，虽觉得冷，仍贪婪地深吸一口气，好久不曾吹到这样清新的晚风。

肩上忽觉一暖，却见萧綦脱下自己的风氅，将我紧紧裹住。

我僵住，整个人陷入他臂弯，裹在厚厚的风氅下，被他身上独特而强烈的男子气息浓浓包围。

我从来不知道，男子身上的气息会是这样的……无法分辨的味道，温暖而充满阳刚，让我想起正午炽热的阳光，想起马革与铁，想起万里风沙。

我记得哥哥和子澹的味道，哥哥偏好杜蘅，子澹独爱木兰。他们行止之间，总有一缕隐隐香气。京中权贵之家，都存有远自西域进献的香料，都有美貌的稚龄婢女专司调香。连贺兰箴那样的异族男子，衣上也有薰香的气息。

唯独萧綦没有，在这个人身上，我看不到一丝一毫的绵软，一切都是强悍、锋锐而内敛的。

月白，风清，人寂。

我似乎听得见自己心口怦怦急跳的声音，竟有些许恍惚。

“我不冷。”我鼓足勇气开口，想从他臂弯中挣脱，挣脱这一刻的慌乱心跳。

他低头看我，目光深不见底。

“为何不问我这几日去了哪里？”他似笑非笑。

方才见他风尘仆仆的进来，一身甲胄，面有倦色，我已猜到他是远行而归。

这大概是他一连几日都没有来看我的原因。

可他若有心让我知道，大可以提前知会，如今才来问我，算是一种试探么？

我冷冷回眸，“王爷自然是忙于军务，去向岂由我来过问。”

萧綦牵了牵唇角，“我不喜欢口是心非的女人。”

“是么。”我一笑，微微仰头，任夜风吹在脸上，“我还以为，自视不凡的男人，大都喜欢口是心非的女子。”

他一怔，旋即扬声大笑，爽朗笑声回响在寂静夜里。

我亦莞尔，抬眸静静看他，心绪起伏莫名。

看着他下颌微微透出湛青的胡茬，越发觉得落拓洒然。

即便抛开权位名望，抛开加诸在他身上的耀目光芒，单论风仪气度，他亦是极出色的男子。

所谓英雄美人，原来并非文人杜撰的风流。

假如没有当年的赐婚，假如与他今日方始初见，假如不曾识得子澹……我们会不会一见倾心，成全了这段英雄美人的佳话？

然而世事弄人，这桩姻缘，从一开始就不圆满。

眼下这番良辰美景，让我舍不得打破，即便只得片刻旖旎，也是好的。

我紧闭双唇，那些在心中兜转了千百回的话，迟迟不能出口。

如果闭口不提从前，一切从此刻开始，我们又会怎样？

夜风更凉了。

萧綦走到窗边，合上了长窗，背向我而立，似漫不经心道，“这两日，我去了疆界上一处荒村。”

我在案几旁坐下，心下略作思量，已明了几分。

“是去见一个特殊的敌人？”我蹙眉看他。

萧綦转身，含笑看我，“何谓特殊的敌人？”

我低眸，不知该不该让他知道我的思量，踌躇了片刻，终究还是缓缓开口，“有时候，敌人可以变成盟友，朋友也可能变成敌人。”

“不错。”萧綦颌首微笑，语带赞赏，“此人确是我的敌人。”

他果真是去见了忽兰，难怪数日不见踪影，王府中人只知他在外巡视军务，谁也不知他在何处。主帅私会敌酋，传扬出去是通敌叛国的大罪，此番行踪自然不能泄露半分。

我蹙眉道，“徐绶已死，贺兰伏诛，一应罪证确凿，为何还要走这一遭？”

他并不回答，眼底仍是莫测高深的笑意，隐含了几许惊喜。

然而我实在不明白，就算那忽兰王子手中另有重要罪证，他也只需一道密函，遣人传达即可，何必冒了这等风险，亲自去见那突厥王子。

或者说，他还另有计算？

“你猜对一半，却猜错了人。”萧綦笑道，“这个特殊的敌人，并非忽兰。”

我怔住，却听他淡淡道，“忽兰此人，倒也骁勇善战，在沙场上是个难得的对手。可惜悍勇有余，机略不足，论心机远不是贺兰箴的对手。”

烛光映照在萧綦侧脸，薄唇如削，隐隐有藐然笑意，“若非这蠢人送来的信报，误传了贺兰箴布下的假象，延误我布署的时机，你也不至落入贺兰箴手里。”

他冷哼，“日后与贺兰箴交手，只怕他死状甚惨。”

我惊得霍然站起，“你是说，贺兰箴还活着？”

萧綦侧首看我，眼中锋芒一掠而过，但笑不语。

“你去见了贺兰箴！”我实在惊骇太过，那个人断腕坠崖而未死，倒也罢了；真正令我震惊的是，萧綦非但没有派人追击格杀，反而私下密见此人。

迎着 he 深不可测的目光，我只觉得全身泛起寒意。

“我不仅见了 he，还遣心腹之人护送 he 回突厥，击退忽兰的追兵。”萧綦的笑容冷若严霜，缓缓道，“此去全看 he 的造化，但愿 he 能

返回王城，不负我此番苦心。”

我低了头，脑中灵光闪过，是了……前因后事贯通，万千扑朔思绪，霍然明朗。

——他原本与忽兰王子联手除掉贺兰箴，更将计就计铲除徐绶一党；而今见贺兰箴侥幸未死，而徐绶已除，他便改了主意，非但不杀贺兰箴，反而助其回返突厥。以贺兰箴的性子，势必对忽兰恨之入骨，王位之争再添新仇，就此两虎相争，突厥必陷入大乱。

一时之间，我心神震动，恍惚又回到当年的朝阳门上，初见犒军的那一幕。

当时只觉他威仪凛凛，气魄盖世，自那时起，豫章王萧綦的名字，在我心中已是一个传奇。

待得嫁了他，三年独守，我只知自己嫁了一个心硬如铁的英雄，除此对他一无所知。

此后宁朔重逢，生死惊魂，亲眼目睹他喋血杀敌，方知那赫赫威名，尽是热血染就。

及至此时，他就站在我面前，轻描淡写说来，浑如夫妻间闲谈。然而挥手之间，早已搅动风云翻覆，设下这庞大深远的棋局……只怕天朝边疆、突厥王廷、两国黎民，都已被置入这风云棋局之中，不知有多少人的命运就此改变。

一个英雄，远远做不到这一切。

我恍然有大梦初醒之感。

此刻站在我面前的人，不再只是一个疆场上的英雄，而是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握有生杀予夺之权的统兵藩王，是名将亦是权臣，甚而，在我心底隐隐浮出一种错觉，似乎预见他将叱咤风云，虎视天下。

这个突兀而现的念头，令我心神俱震，心中激荡难抑。

“英雄当如是……”我由衷感叹，几欲为这番深谋远略击节大赞。

萧綦笑而不语，缄默负手，只是深深看我，眼中不掩激赏之色。

半晌，他缓缓开口，“一个闺阁女子，竟有这番见识。”

向来听惯溢美之辞，第一次听到从他口中说出的赞赏之语，我竟暗暗喜悦。

然而，思及贺兰箴的怨毒目光，我忍不住叹道，“那人恨你入骨，此去纵虎归山，不知日后他又会想出什么恶毒的法子来害你。”

萧綦淡淡笑道，“虽说知己难逢，能得一个有能耐的对手，何尝不是乐事。”

我一呆，旋即微笑颌首。

所谓当世名士，所见多矣，从没有人让我如何心折。从前，哥哥总说我心高气傲，目中无人。然而他却不知——并非我心气高傲，只是未曾遇到胸襟气度足以令我折服之人。

而今，我是遇到了。

正自低头出神，萧綦不知何时走到面前，伸手抬起我的脸。

“你怕贺兰箴对我不利？”他噙了一丝笑意，目光却灼灼迫人。

我陡然一窒，似被什么烙烫在心头，慌忙侧头避开他的手。

分明还是五月的天气，却莫名一阵发热，只觉得房内窒闷异常。

“你，要喝茶么？”

局促之下，我不知如何掩饰自己的慌乱，答非所问地回了这么一句。

借着起身去取茶盏，背转了身子，仍能感觉到他灼人目光。

我强自敛定心神，取了杯子，默默往杯中注茶。然而心中怦然跳动，竟让我手腕微微发颤……这是怎么了，有生以来，从不曾失态至此。

蓦的，手上一紧。

我的手被他从身后握住，这才惊觉杯中茶水早已溢满，我却还茫然出神，径直往杯中倒茶。

他笑了笑，也不说话，只接过我手中的茶壶，另取了一只杯子，重新倒茶。

我羞窘不已，他却悠然将茶倒好，含笑递了过来。

“还是我来侍候王妃为好。”他语声低缓，笑意温煦。

即便我再愚钝，这男女情事，总是懂得的。

那一杯茶已递到面前，稳稳端在他手里，我却没有伸手去接。

我静静抬眸看他，想分辨出他眼底的情愫有几分是真，几分是假。

四目相对，一时沉静无声。

他目光深邃，那一点灼人的光亮却黯了下去，“你还是不肯原谅？”

“原谅什么？”我直视他的眼睛，竭力平淡地开口，“你有什么，需要我原谅？”

原本以为，他若不肯解释，我亦永远不会问。

那个大婚之夜，是我一生难忘的耻辱。

烛影摇曳，映照在萧綦脸上，将他的神色照得格外清楚。

他蹙眉，唇角紧抿做一线，似乎不知如何开口，半晌方歉然道，“当日事出紧急，我不得已……”

好一句不得已，时至今日，他仍用这拙劣的借口来敷衍。

我愤然抬眸，冷冷道，“就算冀州失守，急待你驰援平叛，也未必就急在那一时半刻。”

“冀州失守？”萧綦霍然转头，眼底有错愕之色掠过，似听见了十分不可思议之事。

我怒极反笑，“怎么，王爷已经不记得了？”

萧綦沉默，面无表情，那错愕之色也只一闪即逝，再无痕迹。

“左相……岳父大人只说冀州失守，没有告诉过你别的？”他沉声问道。

“王爷这话什么意思？”我心头一跳，定定看他。

他眉心紧锁，目光深沉慑人，“那之后，左相一直都是这么说？”

这一番话，连同他的神色，令我心底阵阵发寒。

我仰起头，竭力镇定地与他对视，“恕王儼愚昧，请王爷说明白些。”

房里陡然陷入僵持的死寂。

我与他四目相对，谁也没有开口，却能感觉到他的凝重。

烛芯突然剥的一声，爆出一点火星，陡然令我想起那个红烛空燃的夜晚。

浓重的悲哀从深心里涌上来，压得我透不过气。

萧綦深深看我，眼里神色莫测，“你真想听我说个明白？”

“是。”我抿唇直视他。

他缓缓道，“很好，不论再艰难的事，总要自己承担。”

我咬唇点了点头。

他负手踱至窗下，背向我而立，缓缓道，“大婚之日，若没有左相大人的手谕，我岂能调动王氏一手控制的京畿戍卫，连夜开城离京？”

我仿佛被人狠狠抽了一鞭，心口骤然抽紧。

“说下去。”我挺直脊背，定定望住眼前烛火。

他的语声平缓，不辨喜怒，仿若在说一个旁人的故事——

“皇上不满太子顽劣，外戚专权，早有易储之心。而太子倚仗王氏之势，若要易储，则务必废去外戚。这些年，皇后和你父亲已把持了半壁朝政，惟有右相温宗慎与皇族亲党，力拒外戚干政，暗中支持皇上易储。两派势力，一直相峙不下，朝中门阀世家，纷纷陷入争斗，无心边关军务，守土开疆尽仰赖我等寒族武人之力。及至我平定边关，独揽四十万大军之时，朝廷始知忌惮。右相温宗慎力主削夺武人兵权，又恐动摇边疆，不敢贸然动手。他却不知，皇后与左相，已经另有计量。”

他顿住，我却已明白他言下所指。

仿佛一桶冰雪从头顶浇下，刹时寒彻——原来那时候，他们便已想到了联姻之计。

难怪姑姑一直反对我与子澹的情事，难怪父亲总是谢绝那些提亲之人。其中不乏京中望族，甚至是与王氏齐名的侯门世家。那时母亲曾笑叹，“只怕在你爹爹眼里，除了皇子，谁也配不上他的掌上明珠。”

那时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却不知道，爹爹一早看中的东床快婿，并不是空有一个尊贵身份的子澹，即便子澹将来即位，父亲也不会满足于区区一个国丈之名。姑姑更不会容忍旁人夺去她儿子的皇位。

王氏需要拥有更大的势力，除了朝堂与宫闱，更需要来自军中的支持。

从一开始，他们就已经看中了萧綦，而萧綦也看中了王氏。

我竟然想笑，一面笑，一面望向萧綦，“让皇上赐婚，是你的主意，还是皇后的授意？”

“是我。”萧綦转身，迎着我质疑的目光，眼中歉意深深，“我曾奉懿旨，密见皇后与左相……”

他不必说完，我已然懂得。

我微笑，只能微笑，除此再没有什么可以支撑仅存的骄傲。

“那么大婚当日，又是怎样？”我缓缓开口，一字字说来，竭力不让声音发抖。

萧綦蹙眉看我，隐有负疚不忍之色，目光久久流连在我脸上。

我仰头，执拗地望定他，等他说下去。

“我以平定南疆之功，御前求娶王氏之女，得皇后亲口允诺，皇上无奈，当廷赐婚。右相一党就此坐立不安，遂与皇上密谋，欲趁我回京成婚之际，密调长宁候赶赴宁朔，执皇上密旨，接掌军中大权。待我行完大婚，圣旨即刻降下，任我为太傅，名义上晋为三公之列，实则将我架空兵权，留困京城。此事有皇上为援，行动隐秘迅捷，待我与左相知悉端倪，已经是大婚当日。我们当机立断，借冀州失守之机，调遣禁军，连夜开城离京。恰逢突厥北犯，天意助我，长宁候守城不力，被我以军法问斩。至此力挽巨澜，令皇上削权之计落空。此后我以突厥扰境为由，固守宁朔，三年不归，与左相内外相应，令皇上莫可奈何。”

萧綦这一番话，语速极快，只拣紧要经过道来，似乎不忍一一详述。

我一时有些恍惚，怔怔抬眸，“一切因由，便是如此？”

“是。”他深深看我，满目怜惜愧疚，却只答了这一个字。

我低头回想他的每一句话，想找出一个漏洞来反驳他，证明这一切都是假话。

可是没有用，非但找不到漏洞，反而越想越是明晰，许多被遗忘的细节，此时回头想来，竟与他的话一一吻合。甚而，一些事，当年

我也曾暗自质疑过……只是那时，我绝不会想到，这一切都来自我至亲至信的家人。

我不会，也不敢这样想。

父亲和姑母，怎可能是他们欺骗了我——骗了我，利用我，到如今依然隐瞒我，将一切罪咎推予萧綦，让我永远沉沦于孤独怨愤之中，如同又一个姑母，身边再没有可亲之人，只能永远依附于家族，忠于家族，直至将毕生奉献于家族。

然而，是他们，偏偏就是他们。

别人可以骗我，我却再也骗不了自己。

一切都已经清楚明了，再透彻不过。

五月的天气，我却像浸在冰水之中，这样冷，冷得寒彻筋骨。

“王儇。”我听见萧綦的声音，听见他唤我的名字。

我茫然抬眸看他，看着他走到我面前，揽住我肩头，将我轻轻环住。

他的怀抱很温暖，如同他的声音，满是怜惜，“你在发抖。”

“我没有！”我抬头，自心底迸发的倔强，令我陡然生出力气，从他怀中挣脱，“谁说我发抖，我没有……不要碰我！”

我觉得痛，全身都在痛，不能容忍任何人再触碰我一下。

“你，出去。”我撑着桌沿，勉力站定，再也忍不住全身的颤抖。

他一言不发地望着我，那歉疚负罪的目光，越发如刀子割在我身上。

我转过头，不再看他，颓然道，“我没事，让我一个人歇歇。”

他不语，过了许久才听见他转身离去，脚步声走向门边。

我再支撑不了，颓然跌伏在案前，将脸深深埋入掌心。

脑中一片空茫，只有泪水滚落。

什么都想不起来，也说不出口，只能放任眼泪恣意汹涌。

身上骤然一暖，我惊回首，忘了拭去泪痕。

萧綦俯身将那件大氅披在我肩上，只低低说了一句，“我就在外面。”

看着他转身离去，我陡然惶恐，只觉铺天盖地都是孤独。

“萧綦……”我哑声唤他，在他回转身的那刻，泪水再度滚落。

他一步上前，将我拥入怀中。

“都过去了。”他抚过我鬓发，“那些事，都已经过去了。”

他将我抱得这样紧，手臂压到了伤处。

我忍住痛楚，一声不吭，唯恐一出声，就失去了这温暖的怀抱。

他的下巴触到我脸颊，些微的胡茬轻轻扎着我，隐隐刺痛而又安恬。

“虽是过去了，你也终究要面对，不能一生一世躲在家族羽翼之下。”他凝视我的眼睛，一字一句说道，“从今往后，你是我的王妃，是与我共赴此生的女人，我不许你懦弱！”

疏离

一路孤身而来，惟有对亲人的挂牵和信赖，始终支撑着我。

而这份支撑的力量，终于随着真相的到来而崩塌。

在我心中，那个曾经完美无暇的琉璃世界，自大婚之日，已失去全部光彩；而今终于从九天跌落到尘土，化为一地瓦砾。从此后，即便宫阙依旧，华彩不改，我记忆里的飞红滴翠，曲觞流水，华赋清谈……也再不复当时光景。

一切，都已经不同。

有生以来，我从不曾哭得那般狼狈。

失去外祖母的时候，固然伤心，却还不曾懂得世间另有一种伤，会让人痛彻心扉。

当时尚有子澹，尚有家人……如今却只得一个陌生的怀抱。

那一夜，我不记得自己说过什么，也不记得萧綦说过什么。

只记得，我在他怀里，哭得像个孩子。

蜷缩在他怀中，他的气息令我渐渐安静下来，再也不想动弹，不想睁眼……

醒来时，已是次日清晨，萧綦不知何时悄然离去。

我躺在床上，手里还抓着他搭在被衾外的风氅，难怪梦中恍惚以为他还在身边。

心里突然觉得空空落落，仿若丢失了什么。

被婢女侍候着梳洗用膳，我只任凭她们摆布，怔怔失神，心里一片空茫。

一个圆脸大眼的小丫头，双手捧了药碗，半跪在榻前，将药呈上。

这小小的女孩儿，个头还不足我未嫁前的身量。

我瞧着她，一时不忍，抬手让她站起来。

她将头埋得极低，小心翼翼立起，手上托盘却是一斜，那药碗整个翻倒，药汁泼了我半身。

众侍婢顿时慌了，手忙脚乱地拥上来收拾，个个嚷着“奴婢该死”。

那小丫头伏地不住叩头，吓得话也说不出。

“起来吧。”我无奈，看了看身上污迹，叹道，“还不预备浴汤去。”

看着眼前这些战战兢兢的婢女，想一想自己的境地，不由低头苦笑。

同样是韶龄女子，他人命若蝼蚁，尚且努力求生，我又何来自弃的理由。

伤病之后未曾下床，每日由人侍候净身，多日不曾沐浴。

幸好北地天凉，若是热天，怕是更加难耐。

这些日子，我都不曾仔细照过镜子，不知变成了怎样一副模样。

就算家人离弃我，旁人不爱我……我总还是要好好爱惜自己。

水气氤氲里，我微微仰头而笑，让眼泪被水汽漫过。

谁也不会看到我的眼泪，只会看到我笑颜如花，一如大婚之后——当日我是怎样笑着过来，如今，仍要一样笑着走下去。

没有温泉兰汤，香櫨琼脂，这简单的木桶，腾腾的热水，倒也清新洁净。

濯净了尘垢，四体轻快，神气为之一爽。

看到侍女呈上的衣物，我顿时啼笑皆非。一件件锦绣鲜艳，华丽非凡，却没有一件可穿。

“这都是谁预备的？”我随手挑起一件茜红牡丹绣金长衣，又看了看托盘中那副祖母绿手镯，骇笑道，“穿成这样，好去唱戏么？”

那小丫头俏脸涨红，慌忙又要跪下请罪。

“罢了。”我抬手止住她，懒得再看那堆衣饰，“挑一套素净的便是。”

我转身而出，散着湿发，缓缓行至镜前。

镜中人披了雪白丝衣，长发散覆，如墨色丝缎从两肩垂下。

雪肤、云鬓、修眉如旧，眉目还是我的眉目，只是下颌尖尖，面孔苍白，比往日消瘦了许多。

然而这双眼睛，一样的深瞳长睫，分明却有哪里不同了。

是哪里不同，我却说不上来，只觉镜中那双漆黑的眸子，如有水雾氤氲，再也不见清澈。

我笑，镜中的女子亦微笑，而这双眼里，却半点笑意也无。

“王妃，您看这身合适么？”小丫头捧了衣物进来，怯怯低头。

我回眸看去，不觉莞尔，她倒挑了一袭天青广袖罗衣，素纱为帔，清雅约素，甚合我意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我一面梳妆更衣，一面打量这小小女孩儿。

她始终垂眸，不敢看我，“奴婢名唤玉秀。”

“多大了？”我淡淡问她，随手挑了一支玉簪将湿发松松绾起。

“十五。”她声音细如蚊蚋。

我手上一顿，凝眸细看她，心下一阵怅然……才十五的年纪，和我当时一般大小。

细看这女孩子，虽不及锦儿玉雪可人，却也眉目秀致，颇具灵气。

想起锦儿，刚刚才抑下的酸楚又浮上心头……虽是主仆，却自小一起长大，情分不同旁人。我而今自顾不暇，身如飘絮，更不知她又飘泊到了何处。

一时间，心下窒闷。

我默然走到窗前，却见庭中一片明媚，阳光透过树荫，丝丝缕缕洒进屋内。

原来，竟已是暮春时节，连夏天都快到了。

“这屋里太闷，陪我出去走走。”我遣退众人，只留玉秀跟在身边。

步出门外，和风拂面，阳光暖暖洒在身上，眼前高柱飞檐，庭树深碧，顿觉豁然开朗。

“王妃……您添件外袍，外头凉呢。”玉秀急急赶上来，手中抱了外袍，一脸忧切。

我回眸看她，心中感动，却只笑道，“这时节，哪还穿得了外袍。”

往年我是最喜欢夏天的，京中暑热，每到了五月春暮，宫中女眷都换上轻透飘逸的纱衣，行止间袖袂翩翩，衣带当风，一个个都恍若琼苑仙子。

玉秀听我说起这些，满面都是神往之色。

一路行来，所见庭院连廊大都简单朴拙，看似普通宅院，却又蔚然大气，倒有几分像是官衙。“这就是王爷府宅么？”我回头问玉秀。

玉秀茫然想了想，迟疑点头，“王爷平日都在这里。”

我点头，大致明了，想来萧綦一直以官衙为居所，并没有单独修建府宅。

听闻他出身寒族，性好俭素，看来果真如此。若换作哥哥，哪里受得了这般简陋居处。

我一时好奇，脱口问玉秀，“王爷平日在府中，都常做些什么？”

“王爷大多时候都在外头，回到府里，也常忙到半夜呢。”玉秀侧首想了想，“对了，王爷常与宋将军下棋，还有时独个儿看书、练剑、喝酒……没别的了。”

玉秀说到萧綦，满脸敬畏，话也渐渐多起来。

我低头抿唇而笑，只觉那人好生古板，终日过得这样乏味。

“府里连个歌姬都没有？”我随口笑谑，语声未落，却听一阵女子笑声传来。

我驻足抬眸，却见前面廊下转出几名女子。

几人乍一见到我，惊呆在原地，只望了我发怔。

当先一人慌忙跪下，口称“王妃”，众人这才急急跪了一地。

我凝眸看去，当先两名女子竟是女眷打扮，一人穿杏红窄袖衫，面容俏丽，身段窈窕，发间珠翠微颤；另一人衣饰简素些，年貌略轻，眉目更见娟秀。

这身不同于寻常侍婢的打扮，我一眼看去，便已明白。

心头似被狠狠捏了一下，我一时说不出话来，只觉喉间发紧。

是了……我怎会忘记了这一层。

杏红衣衫的女子倒抢在我之前开口，“杏儿给王妃请安。”

她一面说，一面抬起眼角看我，目光扫过我衣摆，低头间，耳畔翠环，莹莹光华一转。

这双耳环倒令我想起了方才的祖母绿手镯，依稀是同一副物件。

我顿时恍然，大约明白了那些华艳的衣饰是何人为我置办。

“杏儿？”我含笑道，“本宫到府以来，起居都是由你打点么？”

她略抬了抬眼角，“是奴婢的本分，只怕府里下人愚笨，让王妃受了委屈。”

这般伶俐，倒是一副主母同客人说话的口气呢——我诧异到极处，不觉失笑。

见我笑而不语，她似乎胆色更壮了些，索性抬头看我。

乍一迎上我的目光，她倒呆了，来不及掩去目中惊羡之色。

“倒是个标致的丫头。”我颌首微笑，“我身边正缺个伶俐的人，明日你就过来跟着玉秀吧。”

杏儿面红耳赤，仰起头来，硬声道，“回禀王妃，杏儿是在王爷房里服侍的。”

我本已转身，闻言冷冷回眸，“你是在对本宫说话么？”

杏儿一僵，肩头发颤，一张俏脸变得煞白。

我蹙眉看向玉秀，“王府里难道没有一点规矩？”

玉秀躬身，脆生生答道，“回禀王妃，府里的规矩，主上有问，奴婢方可回话；主上在前，奴婢不得抬头直视；回禀主子问话，需得以奴婢自称……”

地上一众婢女相顾瑟瑟，身子越伏越低，几近以额触地。

杏儿满面羞愤，低头咬唇，肩头微微发抖。

她身后那娟秀女子忙叩头道，“奴婢知罪，奴婢等无意冲撞王妃，求王妃饶恕。”

我扫她一眼，淡淡道，“本宫喜欢伶俐的丫头，明日你也一起过来。”

任她们跪地求恳，我径直拂袖而去。

转过回廊，至无人处，玉秀忍不住欢笑出声，“这下可好，王妃一来，再没她放肆的份了！”

我驻足，冷冷回眸，陡然沉下脸来。

玉秀触及我目光，身子一缩，低头再不敢开口。

我亦抿唇不语，胸口却似堵了一团寒冰，一时间气息翻涌，再难平静。

——这是早该想到的，谁家没有几个姬妾，何况似他这般位高权重，孤身在外的盛年男子。

莫说贵为藩王，就连寻常府吏也有三妻四妾，更遑论风流贵胄如我家哥哥。

哥哥迎娶嫂嫂之前，已有三名宠妾相伴；嫂嫂进门，又带来四名陪嫁媵妾；及至两年后，嫂嫂病逝，哥哥虽不曾再娶正妻，却又陆续纳了几名美人。

母亲贵为长公主，下嫁父亲之后，也曾容许父亲纳了一房妾室……在我出生之前，那位韩氏就已去世，此后父亲再未纳妾，与母亲恩爱甚笃。

不错，这些都是再寻常不过的……可是，无论想到哥哥还是父亲，无论这世间有多少男子纳妾，这些理由，都无法平息我心绪的翻涌，也分不清这滋味，是恼怒，是心酸，还是什么。

自从来到此处，遇见萧綦，我竟越来越不懂得自己。

从前偶尔也曾想过，他常年在外，或许另有妾室——那时只觉得，旁人之事，与我何干。

他不过是我名义上的夫婿，是父亲以我为筹码，换来的一个盟友。

一念至此，我再忍不住失笑，心口却莫名刺痛，痛到了极处。

我一手撑了廊柱，按住胸口，兀自笑出声来。

玉秀慌了神，忙扶住我，“奴婢说错话了，求王妃息怒，别气坏了身子！”

“谁说我生气。”我甩开她的手，只是笑，渐渐笑出泪来。

“王妃，您这是……”玉秀手足无措，几欲哭出来。

看她焦急神情，倒似真的为我担忧害怕一般，越发令我酸楚莫名。

我靠着廊柱，茫然望向四周——这里有我的夫婿，有我的王府，仆从众多，一呼百应，却只有这一个小丫头真正关心我的喜怒。

眼前景致，越看越觉陌生，我突然很想回家。

可哪里才是我的家……京城，晖州，还是这里？

一时间，满心荒凉，冷意透骨。

我骤然低头，掩住了脸，极力隐忍心中凄楚，任由玉秀怎么唤我，也不抬头。

及至她猛然拉扯我袖子，朝我身后直直跪下去。

我转身，见走廊尽头，萧綦负手而立，身后几名武将尴尬地退到一旁。

望着他大步而来，我一时恍惚，来不及拭去泪痕。

他未着戎装，只一袭宽襟广袖的黑袍，高冠束发，愈显清峻轩昂。

“怎么在这里？”他皱眉，语声却温存，“北边天气凉，当心受寒。”

听着他言语关切，我心头越发刺痛，漠然转头道，“有劳王爷挂虑。”

他皱眉看我，一时相对无语。

庭外风过，吹起我衣带飘拂，透衣生凉。

他深深看我，似有话说，却终是无言。

我淡淡笑了一笑，径直转身而去。

回到房中，果真有些着凉，我闭目揉着额角，只觉头疼欲裂。

本想小睡片刻，闭了眼，却毫无睡意，眼前一时掠过萧綦的身影，一时又是父母的模样。

忽而想起了姑姑，想起她说，离开了家族的庇佑，我将一无所有。

而今的境地，果然是失去了家族的庇护，孤身飘泊，荣辱祸福，乃至生死都握于一人手中。

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已不再是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郡主，不再是父母膝下娇痴任性的小女儿，不再是被子澹永远呵捧在掌心的阿妩……这些都已经永远不再了。

自踏入喜堂，成为豫章王妃的那一天，注定这一生，我都将站在这个男人身边，冠以他的姓氏，被他一起带入不可知的未来。

边塞长风，朔漠冷月，在这边荒之地，我仅有的，不过是这个男人。

如果他愿意，或许会为我支撑起一个全新的天地。

如果他走开，我的整个天地，是否再次坍塌于瞬间？

辗转枕上，有泪滑入鬓角。

这世上，连父母亲人都会转身离去，还有谁会不离不弃。

耳边还隐约萦绕着他昨夜的话，忘不了他说，“从今往后，你是我的王妃，是与我共赴此生的女人，我不许你懦弱”。

如果可以，我愿意相信，相信他口中的此生……此生，还这样漫长。

此生此间，原来，不只有我和他两人，还隔着这么些不相干的人和事。

不相干，我原以为是不相干的。

直到那活生生的女子站在我眼前，他的侍妾，他的女人……怎能是不相干。

正恍惚间，外头隐隐传来人语声，入耳越发叫我心烦。

“谁在喧哗？”我坐起来，蹙眉拢了拢鬓发。

玉秀忙回禀道，“是卢夫人领了杏儿和玉竹两位姑娘，在外头候着王妃。”

我沉了脸，第一次对下人厉色道，“这王府还有半点规矩么，本宫寝居之处，也由得人乱闯？”

众侍婢慌忙跪了一地，瑟缩不敢回话，玉秀怯怯道，“回禀王妃，吴夫人说是奉了王爷口谕，带两位姑娘过来，硬要在此处等候王妃醒来，奴婢……奴婢不敢阻拦。”

又来一个吴夫人，我满心烦闷都化作无名火，倒也想看看，这里还有多少放肆的奴才，不把我这空有虚名的王妃放在眼里。

“传我的话，让方才喧哗之人到庭前跪候。”我掀帘起身，更衣梳妆。

彼此

我端了茶盏，以瓷盖缓缓拨着水面翻浮的茶叶，始终一言不发。

跪在堂下的妇人，一身新绸夹衣，腕上戴一只金钏，此刻面如土色，低头伏跪在地。这卢氏之前已经同两个侍妾在庭前跪了半晌，我只传她一人进来，依旧让二女跪在外头。

待她向我叩拜之后，我只低头啜茶，也不开口，任由她继续跪着。

此前更衣梳妆时，听玉秀说了个大概，王府中诸般人事，我已略知一二。

这卢冯氏原是萧綦身边一名卢姓参军的继室夫人。萧綦从京中北返之后，恰遇随侍多年的老管事病亡，王府内务无人署理。卢参军便举荐了他在宁朔新娶的续弦夫人，暂时进府执事。这卢冯氏出身富家，知书识字，人也精明干练，将王府打理得有理有条。萧綦从不过问府中内务，日常事件都由卢氏作主，俨然是王府总管的身份。

一年多前，卢氏从亲族中物色了两个美貌女子带入王府，近身服侍萧綦。

听玉秀说来，萧綦忙于军务，极少亲近女眷，那杏儿与玉竹虽有侍寝，却未得名份。只是仗着我远在晖州，府里没有别的女眷，一时以主子自居，盼着往后封了侧妃，从此飞黄腾达。

我寻思着，以萧綦的名位年纪，在宁朔之前，想来也应有过别的侍妾。然而，却不曾听说他有子嗣。我问玉秀，玉秀却是个年少懵懂的，浑然不知我所指何意。

我苦笑，倒也还好，总算没有子嗣。生在侯门宫闱，别的不曾多见，争宠夺嗣倒是见得多了。

堂前鸦雀无声，众人垂首噤声，卢氏汗流浹背跪在地上，初时的傲慢神色已全然不见。

我搁了茶盏，淡淡开口，“何事求见本宫？”

卢氏一震，忙叩头道，“回王妃的话，奴婢是奉王爷之命，带两位姑娘前来赔罪，听候责罚。”

“本宫几时说过什么责罚？”我微微一笑，“这话听来倒是奇了。”

瞧着卢氏眼色闪烁，我笑意更深，“若是如此，本宫可不敢担待，你将人领回去罢。”

卢氏脸色阵阵青白，略一迟疑，咬牙道，“老奴糊涂，王爷原是遣了两名婢子过来服侍王妃……老奴自愧调教无方，斗胆领了她二人前来请罪，甘愿领受王妃责罚。”

我冷冷看她，原来是想大事化小，向我讨得责罚，就此搪塞了过去，挽回最后一线希望。胆子倒是不小，可惜这卢氏太不经唬，一看势头不对，便将旧主子丢了，急急朝我靠过来。

“原来如此。”我闲闲端坐，只笑道，“王爷是怎么说的？”

卢氏踌躇片刻，低了声气，畏缩道，“王爷说……‘既是王妃要两个丫头，送去便是。’”

我垂眸一笑，心下五味杂陈。

此前斥责那两名侍妾，是我故意为之，料想她们在我处受了委屈，必会找萧綦哭诉。我倒要借此看看，萧綦如何应对——眼下看来，他对那两名女子倒是半点不放在心上。

心下悬着的一口气算是缓了过来，这结果，本也是我意料之中。萧綦才不是那多情之人，岂会为了两个侍婢，与贵为皇亲的正妃翻脸，然而，想到他对待侍妾之凉薄，又难免心起狐悲之感。千古以来，哪个女子能恃宠一生，莫说色衰爱弛，便是当宠之际，也不过是随手可弃的玩物。

卢氏见我沉吟不语，陪笑道，“那两名婢子已知悔恨，该当如何处置，还望王妃示下。”

“逐出府去。”我淡淡道。

卢氏周身一震，忘了礼数，骇然抬头呆望我，“王妃是说……”

我垂眸看她，似笑非笑，一言不发。

“奴婢明白。”卢氏怔了半晌，才缓缓俯首，叩了个头，颤声道，“奴婢这便去办。”

她以为我只是耍耍王妃的威风，将两个婢子责罚凌辱一番也就罢了。毕竟是萧綦身边的人，如今拨给我做婢女使唤，已算给足我颜面，至多再被我贬去浆洗洒扫，吃些苦头。等我气消了，总还有机会翻身的。或许连萧綦也以为，我不过是吃醋犯妒，妻妾争宠而已……我端详着自己修剪苍白的指尖，微微一笑。

他们到底是看低了我。

两个侍妾连我的房门也未踏入一步，立时被带走。

庭外传来杏儿与玉竹哭叫挣扎的声音，渐渐去得远了，声音也低微下去。

我走到门口，默然驻足立了一阵，回身正待步入内室，忽的一阵风起，吹起我衣带飘扬。

转身回望庭外，庭前夏荫渐浓，暮春最后的残花，被一阵微风掠过，纷纷扬扬洒落。

残花似红颜，一般薄命。

她们未尝不可怜，只是生错了命，自己选错了路，遇错了人。

有人固然生错命，往后乐天知命，原也可安度一生；最可怜的，一种是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；另一种便是身不由己，步步荆棘，要么拓路前行，要么困死旧地。

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也是这般铁石心肠了？

我从众人眼前缓步走过，所过之处，人尽俯首。

一千仆从侍女立在旁边，自始至终，大气不敢喘。看着往日最得势的两人，就这样被逐出王府，从头至尾不过半天光景，我甚至不曾多瞧她们一眼。

从前一呼百应，人人折腰，却不过是敬畏我的身份；而今，她们敬畏的只是我，只是这个铁石心肠，强横手段的女子……或许，自我出生，骨子就流淌着世代权臣之家冷酷的血液。

从此后，这阖府上下，再没有人敢藐视我的威仪，忤逆我的意愿——除了萧綦。

我微微牵动唇角，可笑什么妻妾争宠，这种事休想在我这里看到，我也耻于为之。

我的姓氏和我身上流淌的血液，绝不允许我接受这样的侮辱——我等着看，看堂堂豫章王、大将军、我的夫君，如何来应对我的决绝。

案前已堆满了揉皱的废纸，没有一张画成。纸上勾出亭台水榭，芭蕉碧浓，樱桃红透，依稀还是旧时光景。我怔怔望了满眼的墨痕狼藉，心神再不能宁定。

五月，又是分食樱桃的时节……“树下分食樱桃，嫣红嫩紫凭依挑，非郎偏爱青涩，为博阿妹常欢笑”。这歌谚，是京中少年男女常常吟唱的，曾几何时，也有那样一个少年，与我分食樱桃。

心神一时恍惚，手腕不由自主颤了，一团浓墨从笔尖坠下，在纸上洇开。

“又废了。”我直起身，将笔搁了，淡淡叹口气。

书以静心，画以怡神，可眼下的心绪，画什么不是什么，越发叫人烦乱。

我整日闭门不出，只埋头书画之间，叫旁人看来，怕是一派悠闲自得。

真是怡然自得，还是负气为之，只有我自己清楚。

一连几天过去，萧綦没有半分回应。侍妾被逐，好像与他一点关系也没有；我做了什么，他似乎也不在意。这件事，再也无人关注，浑若一块石头投进深潭，就此无声无息地沉没了。

一连几天，我甚至没跟萧綦说过几句话。他偶尔来看我，也只匆匆一面便离去。

有两日夜深时分，他悄然过来，我已经就寝。分明内室还亮着烛光，我仍倚在枕上看书，他却不让侍女通禀，只在庭前静静站上一会儿，便又离去。

他在外边，我是知道的，玉秀嘴上不敢说，只拿眼神不断瞟向外面。

我只佯装不知，熄了灯烛，侧身睡去。

他不过是在等我低头，等我先开口向他解释。

枯坐窗下，对着白纸废墨发了半日呆，不觉已是斜阳西沉，入暮时分。

玉秀张罗着侍女们传膳，这些时日，她与我熟稔了，胆子渐渐大起来，更显出聪明利落。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儿，能学得这般精乖，只怕也是吃过太多苦头，越发令我怜惜。

“都下去吧，这里有我侍候就行了。”玉秀学着一副老成的口气，将侍婢们遣出。

我好笑地瞧她一眼，却见她左右张望，悄悄打开了食盒。

“王妃，我找来了好东西呢！”她笑眸弯弯，微翘的鼻尖俏皮可爱。

一股浓冽的酒香弥散开来，我一怔，旋即惊喜道，“你找了酒来！”

“小声些，可别叫人听到！”玉秀慌忙扭头看门外，悄悄掩了嘴道，“我是从厨房偷来的。”

我被她那模样逗笑，顽心大起，生平从未喝过偷来的酒，立时来了兴致。

自到宁朔以来，伤病缠身，大夫再三嘱咐了戒酒。到如今伤病好了大半，我却还未尝过一口酒。此时闻到酒香浓冽，自然是心花怒放，满心惆怅也暂且抛到一边。

我遣走其他侍女，与玉秀一起动手，将案几移到庭前花荫下，逼着玉秀留下来陪我对饮。

不想这小妮子竟也贪杯，酒至微醺，渐渐脸热话多起来。

玉秀说起她爹嗜酒如命，常常醉后打骂于她。

“你爹现在何处？”我已有三分酒意，撑了额头，蹙眉问道。

“早过世了，娘也不在了……”她伏在案上，语声含糊，“有时想让爹再骂我一顿，也找不着人了，就剩下我一个了……”

我怔怔想起了父亲，心中悲酸，正待再问她，却见她已呼呼睡了过去。

夜色花荫下，她脸色酡红，分明还是个孩子。我笑着摇头，拎了半壶残酒起身，摇摇踏向花影绰约处，想寻个清静无人的地方，独自喝完这壶残酒。

四下一时寂静，只听草丛中促织夜鸣，边塞月色如练，星稀云淡。

“树下分食樱桃，嫣红嫩紫凭依挑，非郎偏爱青涩，为博阿妹常欢笑。”我不知不觉又哼起这谚谣，脚下一时虚浮，就近倚了一块白石坐下。发髻早已松松散了下来，索性脱了绣履，举壶就口，仰头而饮。

一样的良夜深宵，一样的月色，曾经是谁伴我共醉。

我竭力不去想起那个名字，却怎么也挥不去眼前白衣皎洁的身影。

眼前渐渐迷离，明知是幻像，也恨不得再近一些。然而只一瞬间，诸般幻像都消失，徒留花影繁深，夜静无人。我苦笑着举起酒壶，任那酒液倾注，激灵灵洒了一脸，将我浇醒。

壶中渐渐空了，我仰头，想饮尽最后一口，陡然手中一空，酒壶竟不见了。

身后有人劈手夺去了酒壶，将我揽住。

“别闹，子澹……”我阖目微笑，放任自己沉沦在幻像里。

不待我再睁眼，腰间一紧，身子蓦然腾空，竟被人拦腰横抱起来。

我只觉轻飘飘的，几疑身在梦中，不由喃喃道，“我如今已嫁了人，你不知道么……”

可他的手臂只将我抱得更紧。

泪水滚落，我紧紧闭了眼，不敢见到子澹的面容，黯然道，“他，他待我很好……你走罢……”

他顿住，继而双臂一紧，将我箍得不能动弹。

我不由自主伸手去推他，触手之处，却是冰凉的铁甲。

这一惊之下，我愕然抬眸，酒意顿时惊去大半，神智随之醒转——眼前，是萧綦盛怒的面容。

我刹那间失了神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觉天旋地转。

萧綦一言不发，将我抱进内室，俯身放在榻上。房中尚未点灯，昏暗中看不清他的神色，只见他侧颜的轮廓似被月色蒙上一层寒霜。

胸前一凉，衣襟竟被他扯开，半边外裳已褪下肩头。

“不要！”我猛然回过神来，掩住衣襟，仓惶往床角躲闪。

他冷冷看我，眼中似有锋芒掠过，“不要什么？”

我一时喘不过气，心头急跳，只慌乱摇头，瑟缩在床角。

见他再度俯身过来，我惊得起身欲逃，手腕却被他一把扣住。

“浑身是酒，还不脱下来，你以为我要做什么？”他陡然发怒，双手一分，扯下我半湿的衣衫，连同里面亵衣也被一起扯下。

我呆住，看着自己衣衫尽褪，雪白耀眼的肌肤就此袒露在他眼前，寸缕不存。

这不是他第一次脱掉我衣衫，也不是第一次被他看到我的身子。我已是他的妻子，就算什么都被他看去，也是天经地义——可唯独不能是这样的方式，这样的冒犯！

他再次俯下(禁止)去脱我裙裳的时候，我反手一记耳光挥出。

“我是你的夫君。”他头也不抬，便将我手腕捏住，“不是你可以随便动手的人。”

他冷冷看我，唇角紧抿如薄刃，“我的女人可以骄傲，不可骄纵。”

我倒抽一口气，酒意上涌，连日压抑的愤怒委屈一起逼上心头。

“我也是你妻子，不是你的敌人，不是你要驯服的烈马！”我抬眸直视他，一句话出口，已是哽咽，泪水不由自主地落下。我咬唇侧过脸去，懊恼这止不住的眼泪，泄露了我的脆弱。

他沉默片刻，松开我手腕，抬手来抚我脸庞。

我猛然拂开他的手，脱口怒道，“我若骄纵，又岂会一再受你羞辱。成婚三年，我独守晖州，没有半分对你不起，你却在此安享齐人之福……萧綦，你扪心自问，可曾真心当我是你妻子？”

他怔住，定定望着我，目中神色莫测。

“不管你为了什么娶我，也不管你是否将我当作妻子，从前的事就此揭过，我也不怨你！”我泪如雨下，连声音也在颤抖，“从今往后，

我再不管你三妻四妾，你在宁朔，我回京城，就此天长地远，各自太平。你做你的豫章王，我做我的郡主，与其同床异梦，不如——”

“住口！”他蓦的怒斥。

我的下巴被他狠狠捏住，再说不出话来。

他一眼亮得灼人，映着月华，清晰照出我的影子。而我眼里，只怕也全是他的影子。

这一刻，我们眼里只有彼此，再无其他，天地俱归澄澈。谁也没有开口，我却一直颤抖，眼泪滑落鬓角，滑下脸颊，滑到他掌心。我从不知道自己能有这么多泪水，似乎隐忍了三年的悲酸都在这一刻流尽。

他久久凝望我，目中怒色稍敛，竟有些许黯然。

良久沉默，只听他沉沉叹道，“如此恩断义绝的话，你竟能脱口而出。”

我一窒，乍听他口中说出“恩断义绝”四字，竟似被什么一激，再说不出话来。

“你当真不在乎？”他迫视我，幽深眼底不见了平素的锋锐，只觉沉郁。

这一问，问得我心神俱震。

我当真不在乎么，这段姻缘，这个男人……都已将我的一生扭转，我还能骗自己说不在乎么？

清冷月光映在他眼底，只觉无边寂寥，我恍惚觉得这一刻的萧綦变成了另一个人，不是叱咤天下的大将军，也不是权倾朝野的豫章王，只不过是落寞的男子。

他也会落寞么，我不信，却又分明在他眼里看到了深浓的落寞和失意。

月华好像化作了水，缓缓从我心上淌过，心底一点点绵软，透出隐约的酸涩。

他深深迫视我，“既然不在乎，又为何对两个侍妾耿耿于怀？”

我一时气苦，脱口道，“谁耿耿于怀，我不过是恼你……”话一脱口，方才惊觉失言，却已收不回来了。我窘住，怔怔咬了嘴唇，与他

四目相对，他眼里陡然有了暖意。

“恼我什么？”他俯身迫过来，似笑非笑望住我，“恼我有别的女人，还是恼我不闻不问？”

他这一叠声的问，将我的心思层层拆穿，拆得我无地自容。

我狠狠瞪了他，奋力挣脱他双臂的钳制。这可恨之人反倒哈哈大笑，将我双手捉住，顺势摁倒在枕上。他俯身看我，只离咫尺之距，气息暖暖拂在颈间，“你这女人，总不肯好好说话，非得逼急了才肯显出真性子。”

我给他气得发昏，也顾不得什么仪态，只朝他踢打。

他在我耳畔低低笑，“这便对了，凌厉悍妒，恰是那日悬崖边上爱憎如火的真女子！”

我恰好挣脱出右手，正欲愤然朝他掴去，听得悬崖边上这一句，顿时心下一震，怔忡伸了手，再也打不下去。生死相依的一幕历历如在眼前，他的手，他的剑，他的眉目……他捉过我的手，按在胸前，那一身冰凉铁甲触手生寒。

我怔怔望着他，满心都是柔软，再也恼怒不来。

“为什么穿着甲冑？”我低声问，这么晚了，莫非还要外出。

他淡淡一笑，“正要巡视营防。”

“已经过了子时……”我蹙眉，想到他近日连番的忙碌，不由心中一凛，“可是有事发生？”

“没事，军务不可一日松懈。”他笑了笑，眉宇间又回复往常的肃然，“时辰不早，你歇息吧。”

我垂眸点了点头，却不知该说什么。看他转身便走，骤然想起来，忙起身叫住他，“等等！你的风氅还在这里……外面夜凉……”

迎着 he 熠熠目光，我的声音不觉轻细下去，耳后发热，再说不出口。

他也不说话，默然回身，从我手里接过那件风氅。

我低了头，不敢看他。

他突然抬起我的脸，未容我回过神，他的唇已覆了下来……陡然间天旋地转，仿佛炽热的风暴将我席卷，强烈的男子气息，不容抗拒

的力量，仿佛一场攻城掠地的袭击，强悍而直接，没有半分迟疑，狠狠击溃我心底最隐秘的一处情怀。

很久以前，久远得我几乎已经忘记，那时有一个少年，曾温柔地亲吻过我……在摇光殿的九曲回廊下，薰风拂衣，新柳如眉，那个温雅如春水的少年，俯首轻轻吻上我的唇。酥酥的，暖暖的，奇妙得令我睁大了眼睛。

那个初吻的记忆，终结于我不解风情的尖叫，“啊，子澹，你咬了我！”

子澹，子澹。

周身的力气都消失，我站立不稳，被他一手揽住腰肢。这有力的手臂，属于萧綦，属于我的丈夫……今非旧，那个温雅的少年已经同我的昨日一起远去，恍如隔世。

萧綦的声音低哑而强硬，“你我之间，再没有旁人。”

我一颤，闭了眼不敢抬头。他是知道的，或许一早娶我便已知道。昔日京中，人人皆知上阳郡主与三殿下是一对璧人……方才醉后之言，也尽被他听见了。

我一阵瑟然，蓦的觉得冷，这才发觉自己赤脚踏在地上。

萧綦看着我散发赤足的模样，却是莞尔一笑，重新将我抱回床上。

他凝视我，神色温柔，眉心犹带一道皱痕，宛如刀刻一般。

“往后，我不再有别的女人。”他淡淡一笑，站起身来，“你我之间，也再没有旁人。”

他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，我怔怔望着他背影，过了好一阵子，仍觉他的气息还萦回在四周。

进退

卢氏殷勤地呈上姜茶，垂手躬立在侧，看我只皱眉喝了一口，忙陪笑道，“王妃可是嫌味道重了，奴婢这就让人重新煎过。”

我摆了摆手，只冷淡地问道，“那两个婢子都打点好了？”

“奴婢已将银两送到，也给玉竹择好了人家，只是那杏儿不知好歹……”卢氏撇了撇嘴，正待再说，我淡淡打断她，“她总是服侍过王

爷一场，不可薄待了她。”

“王妃宅心仁厚，是咱们下人的福分。”卢氏忙躬身道。

我自嘲地一笑，只觉仁厚一说无比讽刺。那两个女子并无大错，此生却算是毁了。如同贺兰断腕，于萧綦看来是罪有应得，于他的族人，何尝不是惨烈英勇之事。

我私下问过卢氏，才知道侍妾皆无子嗣，并非偶然。卢氏说，每有侍寝，王爷必有赐药下来，大约是嫌侍妾身份卑贱，不配诞育王爷的子嗣。

这话我是不信的。若是世家望族子弟，有此一举倒不奇怪，萧綦却不应是这样的人。

这卢氏心思灵活，说话头头是道，颇会察颜观色。见我留意询问王爷的起居，她一面偷眼看我，一面笑着凑近来，低声道，“这阵子王爷都是一个人独宿，如今王妃身子大好了，还将人冷落在一旁，也不是个理儿。”

我转头咳了一声，掩饰脸上的发热。她却越发说得不像话，“王爷对您的心思，瞎眼人也瞧得出来。人家每晚都来探视，大半夜的还不让人留宿。虽说王妃性子贞淑，可这男女闺中之事……”

我霍然站起来，耳根发烫，冷冷道，“卢夫人，你在府中执事也有年头了，需知一言一行，都是底下诸人的表率，不可失了分寸。”

卢氏脸上阵阵青白，退在一旁不敢多话。我蹙眉看她，只觉此人性好谄媚，心术不正，留在身边终究不可长久。当下起了念头，想将她一并逐走，然而念及她年事颇高，又在府中操劳了一些日子，终究有些不忍。我沉吟片刻，不动声色，只令她退下。

脸颊耳后的火热却久久不曾消退，卢氏的话虽俚俗孟浪，却不是全然没有道理。

这几日来，萧綦越发繁忙，常常整天不见人影，一旦回府又有将领不断进出议事……纵然如此，他仍然每晚过来看我，多少总要陪我说一会话，有时非要看着我安然入睡，方才离开。

自那晚过后，他待我再无轻薄唐突之举，偶尔举止亲昵，也从不逾矩。

连玉秀也曾红着脸问我，为什么王爷从不留宿。

她们都不懂得，我却明白，萧綦只是在等待。他是太高傲的一个人，容不得半点勉强和屈就——这一点，我们何其相似。他要等我心甘情愿，将旁人的影子抹得干干净净，一如他所言，“我们之间，再没有旁人”。

我怔怔立在廊下，满心都是怅惘，百般滋味莫辨。

萧綦不会明白，那不是旁人，那是子澹……太多的情分交缠在子澹和我之间，即便抛开男女之情，我们还是兄妹，是知己，是共同拥有过那段美好岁月的人。即使用一句“旁人”，可以将一切都抹得干干净净，然而，那些镌刻在生命里的记忆，只怕这一生都抹不去了。

午后正欲小憩片刻，一名婢女匆匆而来，“启禀王妃，王爷刚刚到府，请王妃即刻往书房去一趟。”

我微怔，自到这里以来，从未踏足他书房一步，心下不觉忐忑。

当下未及梳妆，只拢了拢鬓发，便匆匆而去，一路上心神不定，隐约感觉有事发生。

到了书房门口，我一时心急，不等侍卫通禀，便径直推开虚掩的房门。

一脚踏进去，我却怔住，只见房中还有旁人——萧綦负手而立，全神贯注地盯着一张舆图，他身后左右各立着一名将领，见我进来，均是一怔。

我见惊扰了他们议事，忙歉然一笑，转身退出。

却听萧綦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威严中流露淡淡笑意，“往哪里去？”

我只得回转身，泰然而入，向那两名将领微微颌首一笑。左边那浓髯魁梧的大将，只愣愣看了我一眼，便慌忙低头，面色尴尬；右边却是一名英朗挺拔的年轻将军，见我进来，也不知低头回避，儒雅眉目之间，竟是一派痴愣神色。

我敛眸低眉，微扬唇角，向萧綦欠身行礼。

萧綦敛去笑意，沉声道，“既然王妃在此，你们先退下吧，此事明日再议。”

“属下遵命。”二人齐声应道，那粗豪大将略一躬身，转头便走，那儒雅将军却似愣了一刻，才匆匆转身，退了出去。

我这才忍不住笑了出来，“尽是一些不知礼数的莽将军。”

萧綦笑着摇头，“自己莽撞，倒嫌旁人无礼，哪有这般不讲理的女人。”

我挑眉看他，“我来见自己的夫君，还需跟谁礼让三分？”

这话让萧綦听得满眼都是笑意，携了我的手，将我领至那幅巨大的舆图前面。

“这是，皇舆江山图？”我睁大了眼，被图上广袤疆域深深吸引。

萧綦淡淡一笑，伸手指了图上，傲然道，“这是我戎马半生，率百万将士，守护开拓的山河。”

我被他的神色震慑，此刻的萧綦，隐隐竟有虎视龙蟠之态。顺着他所指之处看去，那绵延于舆图上的锦绣江山，也令我心神激荡，良久无言。

这些日子，虽然一点风声都不曾听到，我却隐隐觉察到不同寻常的紧张。那些匆忙进出的将领，通宵达旦的议事，眼前巨幅的舆图……这一刻，我终于知道，必是有事发生了。

自来宁朔不过月余，那些安宁恬淡的日子已在不经意间流去，此时想来，陡生怅惘。

我叹了口气，抬眸望向萧綦，等待他开口。

萧綦凝视我，“你可记得温宗慎？”

我愕然，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他竟提起这个名字——当朝右相，与父亲比肩的权臣，唯一敢与王氏抗衡之人，也是父亲多年的老对头。我不由展颜笑道，“为何突然提起右相？”

萧綦神色淡然，转身走回案后，侧首道，“他已不是右相了。”

我一时未能回过神来，怔怔问道，“温相另有进爵？”

“九日前，温宗慎获罪革职；七日前，温氏满门下狱。”萧綦的声音冰凉如铁，“若按密函递送的行程算来，三日之前，便是他问斩之期。”

我猝然退后数步，背脊直抵上屏风，眼前掠过那张曾经熟悉的面容。昔日风骨清隽，傲岸不群的当世名士，位极人臣的首辅之一，如今已是一具躺在棺木中的尸首么。

透骨寒意从脚底直冒上来，我一阵恍惚，喃喃道，“京中发生了什么？姑姑，父亲，娘……他们怎样了……”想到京中可能剧变横生，我顿时心乱如麻，诸般怨念都抛在了九霄云外，只恐家人有个闪失。

萧綦向我伸出手来，柔声道，“过来。”

我茫然任他牵住了手，被他揽在臂弯，怔怔迎上他的目光。他眼里仿佛有种奇异的力量，令我覺得安稳，心緒漸漸寧定下來。

“这些事迟早要让你知道，算不得什么，往后你要担当的还多。”他笑意淡定，替我拢了拢散落的鬓发，“就算天翻过来，我也还在这里，没什么可惊怕。”

五月的边塞，竟然如此寒冷。

我听着萧綦将温相一案的始末简略道来，指尖越发冰冷，寒意从四面八方透来。

原以为徐绶伏诛，贺兰败走，一切危机都已经过去——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这才仅仅是另一场杀戮的开始。

太子轻薄寡德，早已令皇上失望，姑姑虽与皇上自幼结发，却并无深宠。多年来，皇上一直专宠谢贵妃，偏爱子澹，帝后之间日渐疏离，令皇上一度起了废储之心。至谢贵妃病故、子澹被逐，内有姑姑干政，外有父亲专权，而我与萧綦的婚姻，更使王氏的权势如日中天。

皇室与外戚之争，随着萧綦的北归，终成水火之势。皇上终于明白，太子羽翼已成。这一去纵虎归山，四十万大军与北方六郡尽在萧綦手中，一朝有他在，一朝动摇不了王氏。

一旦将来太子即位，天下尽落入王氏之手。

皇上孤陷于京中，皇室诸王分封各地，北方诸王的势力早已在战乱中消亡。唯有江南诸王，当年偏安一隅，侥幸保存了相当的实力，却与京城相隔千里，鞭长莫及。

唯有右相温宗慎支持皇上废储，在朝中与父亲相抗衡，暗中与江南诸王密谋。

萧綦婚后北归宁朔，在姑姑和父亲的支持下，迅速掌控北境六镇，数次以军务紧急为由，违抗皇命，拒不奉诏回京。朝廷忌惮他手中四十万兵马，一时间无可奈何。

太子内有外戚之势，外有重兵相挟，若要废储，第一个要除去的就是萧綦手中兵权。

眼见萧綦公然违抗君命，皇上终于下了狠心，与右相温宗慎一同设下毒计——派出亲信大将徐绶，与兵部左侍郎杜盟，以代天巡狩之名进驻宁朔，计划暗中挟制萧綦，伺机夺取兵权。

岂料徐绶野心勃勃，一心想借机取代萧綦，竟私下与贺兰箴勾结，欲借刀杀人，将萧綦一举刺杀，再推赖于贺兰氏头上，从此永绝后患。

萧綦是何等人物，早已获知风声，索性将计就计，将徐绶的借刀杀人，化做一箭双雕——明里一箭射杀徐绶，击溃贺兰；暗地里一箭，却是射向徐绶背后的温宗慎，乃至温相背后真正的主使之人，给了皇上反戈一击。

当日行刺事败，徐绶身死，杜盟逃脱，十余名贺兰族刺客被缉捕下狱，落下铁证如山。

萧綦一道奏疏，并举铁证十三条，弹劾温宗慎勾结外寇，谋逆作乱。同时父亲在京中，联同各部大臣一同上奏弹劾，逼迫皇上将温宗慎一党下狱，按律问斩。

右相一党拼死反扑，弹劾王氏外戚专权，反指萧綦拥兵自重，抗旨犯上。

皇上迫于父亲与姑姑的压力，只得舍弃温宗慎，将其下狱候审，令他做了代罪羔羊——温宗慎被定以重罪，革职削爵，举家流徙岭南。原本事情到这一步，皇上已经全盘皆输，向外戚低头。然而不知为何，父亲竟不顾姑姑的劝阻，执意要将温宗慎处斩方可罢休。

父亲最终一意孤行，擅自篡改旨意，直接下令刑部，于三日前处斩温宗慎。

“不会的！”我再听不下去，霍然拂袖而起，触上萧綦霜雪般清冽的目光，却是周身一僵，终究颓然跌坐回椅中。萧綦对我再无隐瞒，他与父亲往来传达的密函，都一一摊开在我眼前，父亲的字迹，是我再熟悉不过的……

即便当日得知父亲与姑姑在暗中筹划了我与萧綦的联姻，我也不过是伤心失望，而此刻，我却无论如何都无法将萧綦口中的左相，与

我那气度雍容，卓然若谪仙的父亲联系在一起。

谁也不知道，究竟是因为父亲的跋扈，还是因为别的缘故，那个在我印象中一直懦弱多情的天子，终于被逼入绝境，被我的家族激怒，誓与王氏放手一搏！

在父亲刚刚送到的密函中，那一手挺秀苍劲的行楷小字，写着触目惊心的字句——就在数日之前，皇上下诏废黜太子，改立子澹为储君，封睿宁王为太子少保，令睿宁王即刻北上，至皇陵迎奉储君入京！

江南睿宁王是皇上的堂兄，诸位藩王之中，除萧綦外，便属他手中十五万兵权最重。此时皇上命他入京辅佐子澹，已是旗帜鲜明地向外戚宣战。

父亲与姑姑立刻封闭了宫禁，宣称皇上病重垂危，太子临危受命，代行监国之职。叔父同时调集五万禁军，将京城四面守住。姑姑派出内廷禁卫前往皇陵，将子澹幽禁。

朝中局势势成水火，一触即发。

一旦睿宁王发兵，唯有萧綦挥军南下，方可解京城之围。

父亲的密函，便是向萧綦求援，要他火速备齐粮草，南下屯兵备战。

我缓缓回头望向那巨幅舆图，方才见到图上勾勒的数条红线，尚且不明所以。此刻，却陡然明白过来，那猩红朱笔标注之处，正是萧綦的行军方略——从宁朔出三关，渡长河，直插中原心腹，截断南北要冲，在临梁关兵分三路，阻截东西南三面来犯之敌，将京师牢牢掌控在他的手中，犹如一枚弹丸孤城！

我直直望着那舆图，从指尖，到双手，一寸寸冰凉。

事成定局，这一战已是在所难免。

卷入这场纷争的人，却都是我的至亲。

不知萧綦何时来到我身后，按住我双肩，我这才发觉自己周身都在微微发颤。

他缄默不语，随我一起凝望那巨幅的舆图，良久才淡淡道，“你会看舆图？”

我点头，僵然回应他的发问，“是，哥哥从前很爱绘制水道舆图……”

“王氏儿女的确才识不凡。”他微笑，从身后将我揽住，意态从容，仿佛只在闲话家常，“这些事原本早该让你知晓，只是你伤病未愈，只怕平添了烦恼。”

他说得这样轻松淡定，几乎让我错觉，这不过是一场小麻烦，而不是关乎我亲族存亡，天下纷争的大事。我怔怔看他，不敢相信他此刻面上犹带笑容。

他知不知道，一旦起兵南下，等待他的将是一场生死恶战；他将与我的亲族一同站在命运的边缘，退后一步便是万丈深渊。

“到底为了什么？”我颓然掩住脸，再抑止不住心底的惶惑，失声哽噎。

我不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。金风细雨的京城，往日诸般美景，至亲至爱的家人……甚至是眼前刚刚重新绽放的天地，都随着这场纷争而坍塌。我和我身边的每一个人，或许都将从此改变。这荒唐可怕的一切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

“为什么要废储，为什么要打仗？”我喃喃颤声问他。

他陡然笑了，朗朗笑声却是冰凉透骨，我听不出半分笑意。

“为了什么……”他淡淡重复我的问话，唇角微扬，“无非四个字，帝王霸业。”

我霍然抬眸看他，震骇无言。

自古多少英雄，竟折腰在这帝王霸业四个字上。

“一朝踏上此路，成王败寇，再无回头。”他竟含笑看我，淡淡说出我此刻心中所想的话。

我凝望萧綦，一时间，心中念头百转千回。他明白我此刻心中所想，如同我也明白他那四个字的寓意。如果一切重来，我是愿做侯门深闺中的柔弱女子，如母亲那般安享荣华一生，抑或依然愿意站在他的身旁？

他静静等待我半晌，目中渐有失落之色。

“左相还有一封家书给你。”他不动声色转身，从案上密匣中取出一封金漆烫封的信函。

这是我到宁朔以来，父亲送到的第一封家书。此前他与萧綦密函往来，竟没有一封家书予我，似乎早已将我这嫁出的女儿遗忘。或许他知道，我会从萧綦这里得知真相，并且不会原谅他。

我接过父亲的信函，淡淡垂眸一笑，心下只是黯然。

萧綦深深看我，几不可闻地叹了一口气，转身行至窗下，负手而立，待我独自拆阅家书。

我望着他孤峭背影，将父亲的家书紧紧捏在手中，不觉已捏皱。

“萧綦……”我轻轻一叹，“庙堂之高，江湖之远，我总要随你一起的。”

萧綦的背影微微一震。

午后阳光透过窗棂，斑驳洒在他肩头，将他挺拔身影长长投在地上，愈显孤绝。

他背向着我，看不到脸上神色，隔了良久才听他低低说了一声，“好。”

我一时呐呐无言，低头盯着信上父亲的字迹发呆。

“阿妩。”他突然唤我。

“嗯。”我漫声应了，忽然一呆，他竟叫了我的乳名。

萧綦突然转过身来，满目笑意地望着我，“你叫阿妩。”

我从未见过他这般明朗温暖的笑容，仿佛有淡淡光华自他眼底焕发，令我一时看得呆住。

“你怎会……”我想问他怎会知道我的乳名，话一出口，才想起手中信函，上面分明有父亲写下的“吾女阿妩亲启”。我不觉失笑，抬眸迎上他的目光，一时相视而笑。

书房里有一股若隐若现的墨香，弥散在五月的阳光中，恍惚似回到了柳媚花好的昔日光景。

被他这样看着，我越发有些局促，低头去拆父亲的信。

手腕却突然被他捉住，信也被他劈手夺了去。他将手指按在我唇上，止住我的发问，低低笑道，“回来再看，先随我去一处地方！”

我一时愕然，被他牵了手，不由分说地带出书房。回廊庭院中那么多的侍卫仆从，他也不顾有人在侧，一路紧紧牵着我的手，泰然大

步走过，惊得府中仆众纷纷回避。起初我还羞涩，渐渐觉得莫名雀跃，轻巧好奇地跟上他步伐，不知他要将我带到何处。

他的手掌那么大，将我的手完完全全握住。我偷眼看他的侧颜，却被他发现……

“到了。”他笑着一指前方，竟是马厩所在，“快去挑马！”

“挑马？”我错愕莫名，啼笑皆非地挑眉看他，“你难道要带我领兵打仗？”

他大笑起来，“哪来这么多话，叫你挑便挑，选好马再叫下人找一套布衣胡服给你。”

我恍然明白过来，惊喜道，“我们要微服出行？”

他瞪我一眼，“再嚷大声些，全城都知道王妃要出行了。”

忽听一声清越马嘶，那马厩中最抢眼的一匹高大黑马朝我们迎上来，浑身毛色漆亮如墨，四蹄矫健修长，鬃毛猎猎，神骏昂扬。

“那是墨蛟。”萧綦微笑，丢了我的手，径直向他的爱马迎去。

看他待马倒比待人热情，我不觉心头暗恼，忽起顽心，将手指并入唇间，短促地吹响一声唢哨，这是驯马师常用来警戒马群的讯号，幼时我缠着太仆寺最好的牧丞学了很久才学会。厩中马群果然一凛，齐齐向我看过来，连墨蛟也微微侧头看我。

萧綦惊诧地回头，笑道，“你竟会这个！”

我淡淡笑，扬眉看他，“除了舞刀弄剑，行军打仗，你会的，我未必不会。”

缠绵

夕阳余晖斜照在苍茫大地上，远山雄浑，隐约云海翻涌，山峰的轮阔被夕阳勾勒上淡淡金边。我的眼前是大片深浓的绿，绿得没有尽头，仿佛一直延伸到天边。我从不知道，这塞外的牧野竟能辽阔至此，比之皇家猎场何止数倍。天地之阔，山河之壮，即便是帝王家也不能尽揽囊中。

萧綦带我出城，来看这壮阔边塞，无际旷野，来看他一手开拓的疆土。十年之间，我们脚下还是突厥的疆土，这肥沃美丽的绿野仍被外族霸占。直至宁朔一役，萧綦大破突厥，将天朝疆域向北拓伸六百余里，直抵霍独峰下。

我第一次被天地之美所震撼，原来九重宫阙之外，另有一种力量，比皇家天威更令人折服。

萧綦扬鞭指向远方，“那就是霍独峰，北境最高的山峰，峰顶积雪万年不化，从未有人能攀过山腰以上。北地牧民故老相传，那峰顶是神灵的居所，凡人不可亵渎。”

“我从未到过那么高的地方。”我由衷感叹，心下无限神往。

“我也只到过山腰。”他慨然一笑道，“这世上唯一令我敬畏的，便是天地之力。”

如此大逆不羁之言，已不是第一次从他口中说出。初时听来震骇，而今我竟也泰然。若是旁人说出这话，未免轻狂犯上，唯独从他口中说出，却是轻描淡写，叫人听来也觉理所当然。

“翻过那座高山便是大漠，四面茫茫皆是黄沙，高丘转瞬就成平川，流沙之壑深不见底，一直向北绵延数百里才见绿洲，再往北，就是突厥的疆土了。”

顺着他扬鞭所指的方向，遥想朔漠狂沙，我不禁心驰神往。

长风猎猎，吹动他风旆翻卷，将我的长发吹得纷乱如拂。

我们并辔策马，徐徐而行，没有侍卫跟随，抛开俗事纷扰，唯此两骑并肩徜徉于宁静旷野之中，天愈高，心愈宽，人愈近……

天际最后一抹残阳焕发出灿烂的余晖，将天地万物洒上璀璨金光。

遥望那天地尽头的红日，我陡然生出豪气万丈，回首对萧綦扬眉一笑，“王爷与我较量一下骑术如何？”

萧綦朗声大笑，勒缰驻马，“让你三百步！”

我也不答话，反手扬鞭，朝他座下黑马狠狠抽去。那墨蛟大概从未被旁人鞭打过，暴烈脾性受这一激，立时扬蹄怒嘶。萧綦一惊，不待他出手制止，我已猛夹马腹，催马跃出。

我座下名唤“惊云”的白马也不是凡种，通身如雪，长鬃压霜，奔驰之间仿如御风踏云。

萧綦纵马追了上来，那黑蛟果然神骏非凡，来势迅若惊电。

黑白两骑渐渐并驾齐驱，萧綦侧头看我，满目惊艳，朗声笑道，“你究竟还有多少能耐？”

我笑而不答，扬鞭催马，任长风猎猎，掠起衣袂翻卷，长发飞扬，仿佛御风飞翔在一望无垠的绿野之上，风中混杂了泥土与青草的清香，令人心神俱醉。

我的骑术自小由叔父亲自教授，冠绝京中女眷，连哥哥都曾甘拜下风。然而见了萧綦的骑术，到底叫我心悦诚服，那墨蛟的能耐也胜惊云一筹。我与它都已经有些乏力，萧綦却还气定神闲，墨蛟更是越发神气昂扬。

“罢了，你赢了！”我深喘一口气，不忍再催马，笑着将马鞭掷给萧綦。

“王妃承让。”萧綦含笑欠身，勒缰缓行，温柔凝望我，“累了么？”

我摇头微笑，掠了掠鬓发，这才惊觉已经走得太远，四周都是无边无际的旷野，天色也已暗了下来。暮色四合，缤纷野花盛开在绿野之间，远处有数座毡房木屋，牧民们已经升起了篝火炊烟。成群的牛羊正被牧童驱赶回家，欢快悠扬的牧歌声，从羊群中传来。

“这是哪里，我们竟走得这么远了！”我讶然笑叹。

萧綦一脸正色道，“看来今晚回不了城，只能露宿了。”

我吐了吐舌头，佯作惊恐，“怎么办，会不会有狼？”

“狼是没有。”萧綦似笑非笑地瞧着我，“人却有一个。”

我耳后蓦的发热，装作听不懂，侧头回身，却忍不住失笑。

天色已经黑了，我们索性去到那几户牧民家中，正赶上晚归的牧人回家，妇人们煮好了浓香扑鼻的肉汤，盛上了热腾腾的羊奶。

我们这一对不速之客的到访，让热情淳朴的牧民大为高兴。也没人追问我们的来历身份，只拿出最好的酒肉来款待，将我们奉若贵宾。几个少年围着墨蛟与惊云啧啧称羨，女人们毫无羞涩扭捏之态，好奇地围拢在我们周围，善意地嘻笑议论着。她们惊叹我的容貌，惊叹我的肌肤像牛乳一样洁白，头发像丝缎一样光滑——这是我听过的赞美中，最质朴可爱的话语。

酒至酣时，人们开始围着篝火歌唱舞蹈，弹着我从未见过的乐器，唱起一些我听不懂的歌。

萧綦在我耳边微笑道，“那是突厥语。”

我已瞧出些端倪，轻声道，“他们不全是中原人吧。”

萧綦笑着点头，“北地一向各族杂居，彼此通婚，牧民大多是胡人，民风与中原迥异。”

我微微点头，一时心中感慨。我们与突厥征战多年，两国仇怨甚深，然而百姓依然和睦相处。百余年来相互通婚，共同生存于此，早已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疆域虽可以凭刀枪来划定，可血脉风俗是轻易割不断的。

一位白须长者邀请萧綦与他对饮，刚回到座上，却见一个脸庞红润的姑娘端了酒碗上来，大胆地递给萧綦，周围男女都哄笑起来，直直看向我们。

我不懂得她们的风俗，却见萧綦笑着摇头，“我已有妻子。”

那姑娘非但不羞怯，反而倔强地一跺脚，转头望住我，“你是他的女人？”

这直截了当的话反倒问得我一怔，回眸见萧綦深深含笑看着我，心下竟有说不出的暖意。

“是。”我微微一笑，扬眉迎上那姑娘挑衅的目光。

她眸子闪闪地望住我，“我想邀他一同跳舞，你能允许吗？”

原来只是一同跳舞，我不觉失笑，转头看向萧綦，倒真想看看他跳舞是什么模样……只是想想那场景，已令我忍俊不禁。可触及萧綦的目光，我还是强忍住笑意，正色道，“抱歉，我不能允许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那姑娘眸子清澈，一派率真坦荡。

我直视她的眼睛，微笑缓缓道，“国家疆土不容外寇踏足毫厘之地，我的丈夫也不许旁人沾染一根手指。”

周围众人哄然叫好鼓掌，冲我们举起酒杯，有个高大的青年站起来，朝这姑娘唱起我听不懂的歌，歌声热烈缠绵，竟让她羞红了脸……而我自己的脸色，大概不比她好得了多少。萧綦的目光直直望住我，他的眼神令我几乎透不过气来，分明没有喝太多酒，却已眩然。

夜已渐深，我们辞别了热情的牧民，踏上回城的方向。

夜空深远，漫天星光璀璨，宁静的旷野中只有马蹄声声，夜的温柔将天地万物抱拥。

我仰头任夜风吹去脸颊的发烫，心潮依然未能平静。

“过来。”萧綦伸臂揽住我，不由分说将我抱到他的马上，用风氅裹住我。

我仰头看他，他亦低头望住我，目光深邃温柔，“喜欢这里么？”

“喜欢。”我含笑望住他，“我从未见过这么美的地方，也好久没有这么快活过。”

萧綦笑意愈深，在我耳边柔声道，“等战事平息，我带你遨游四方，去看东海浩瀚，西蜀险峻，滇南旖旎……天地之大，河山之美，超过你所能想象的极致。”

战事，终究还是躲不开这二字。我靠在他胸前，无声叹息。这一整晚，我们谁都没有提起此事，明知道战事在即，仍尽力将那纷争烦恼都抛开，哪怕只贪得半日无忧也好。

我阖目微笑，“好，到那时，我们游历四海，找一处风光如画的地方，盖一座小小院落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栖……”萧綦揽紧了我，在我耳边低声道，“我便盖一座天下最美的院落给你，那里只有你我两人，谁也不能打扰。”

我仰望苍穹，只觉良夜旖旎，此生静好，眼底不觉已湿润。

他揽在我腰间的手陡然收紧，薄唇轻触到我耳畔，气息暖暖拂在颈间，激起奇妙的酥软，仿若饮过醇酒。我微微颤抖，再无一丝力气躲闪，不由自主地仰了头，任他的唇落在我颈项。

“抱紧我。”他的声音低沉平静，“之后无论怎样，不要松手。”

我霍然睁开眼睛，惊觉周身悚然，虽然四下宁静如常，却有凛冽寒意从萧綦身上传来——杀气，我再熟悉不过的杀气，萧綦身上如刀剑出鞘般的杀气。

座下墨蛟似也察觉了什么，缓下步子，警觉的竖起耳朵。跟在它身后的惊云，不安地低嘶了一声。

萧綦凝神按剑，暗暗将我揽得更紧。

墨蛟缓步前行，马蹄一声声都似踏在人心坎上。

浓云不知何时遮蔽了天空，风里渐渐挟裹了湿意，五月的夜空骤起雨意。

我们已经驰近牧野边缘，远近低丘起伏，已能望见城郊村落的隐隐灯火，道旁错落高低的草垛，在夜色中影影绰绰掠过。我心中却暗暗发紧，越发有不祥之感。方才在空旷无际的原野上，放眼四下无遮无挡，即便一只飞鸟也躲不过萧綦的眼睛。然而这牧野边际，地势已变，周遭低丘草垛阻住了视线，似巨大的野兽潜伏在黑暗中，森然欲择人而噬。

低沉的雷声滚过天际，风愈急，就要下雨了。

我将双手环在萧綦腰间，指尖触到革带金扣上镌刻的兽首，金铁的冰凉坚硬，透入心底，令我觉得安稳。墨蛟突然停下，低头发出一短促警觉的鼻息声。我屏住气息，只觉萧綦将我揽得更紧，不动声色催马前行。

有冰凉的雨点洒落，湿了脸庞，这雨究竟还是来了。

右前方有几点幽碧的萤火漂浮，忽而四散开来。

“伏身！”萧綦蓦然低喝，将我身子按倒鞍上。我什么也未看清，只听一声尖厉劲啸，旋即有劲风擦脸而过。冷汗遍体，我知道方才那一瞬间，已与死亡擦身而过。

墨蛟也在同一刻骤然发力，惊电般跃出，向那萤火后的草垛冲去。

风声呼啸，眼前一切飞掠如电，耳畔是萧綦镇定不紊的呼吸声，他的手臂稳稳揽住我，一手按剑，剑作龙吟，匹练般的寒光骤然亮起，划开浓墨般夜色。

萧綦出剑，剑光照彻丈许，就在这一刹那，我看见了绰绰黑影，如鬼魅而至！

眼前一暗，萧綦霍然展开风氅，将我完全挡在臂弯下——最后一眼，我只看到逼近跟前的黑衣人，露在面罩外的眸子森寒，劈空刀光挟一刀惨碧迎头斩来……剑光陡然暴涨，吞噬那刀光，如狂风倒卷，横扫千军！

眼前彻底陷入黑暗，我再瞧不见半分，徒留鼻端一丝腥热气息，方才电光火石间，有什么飙溅上我脸颊。惊雷乍起，雨声骤急，墨蛟腾跃惊嘶，剑风呼啸，耳边响起急如骤雨的诡异之声，间或有金铁交击，更多是热血喷溅时的飒飒，骨肉折裂间的闷声……经过贺兰一役，这杀戮之声，我已不再陌生。浓重的血腥气，在这暗夜里弥漫开来，直扑鼻端。我将脸颊紧贴萧綦胸前，一动不动，任那风篁将我密密遮裹。隔着衣衫，我清晰听到他心跳的声音强劲有力。

墨蛟奋力驰骋，仿如腾空御风，我不知道它会奔向何处，眼前的黑暗却不曾令我惶惑——我从未有过如此的镇定从容，想到身后坚定温暖的胸膛，想到与他同在，哪怕前方是修罗炼狱，万丈血池，我也一往无前。

周遭金铁杀伐声消退，血腥的味道还未散去，风雨声却更急。雨水湿了风篁，渐渐渗入我衣衫，带来湿浸浸的凉……隔着冰凉的衣衫却有温暖从他身上不断传递过来，靠在他胸前，周身温暖依然。我抬头，却睁不开眼，雨水挟了急风刷刷打在脸上，转瞬眉睫发丝尽湿。

“别出声。”萧綦揽在我腰间的手臂陡然一紧，下一刻我已身子凌空，被他抱住滚下鞍去。

我们滚倒在道旁，身下恰是绵软的草垛。萧綦翻身而起，揽了我迅速缩身避入草垛后面。墨蛟与惊云竟不顾我们落马，径直向前飞奔，一路疾驰而去。我心头顿时冰凉，只听纷乱马蹄声踏破水声四溅，从后面赶来，直追两骑而去。

萧綦一动不动，左臂一刻没有离开过我腰间，始终稳稳将我揽住。雨水顺着草垛流下，湿透全身，我顾不得冷，只屏息抓住萧綦的手。他反手将我五指扣紧，默默传递着抚慰的力量。

待那追赶的马蹄声去得远了，他沉声道，“跟我来。”

他牵住我大步冲进风雨中，疾奔在漆黑的夜里，天地茫茫一片大水，脚下泥水四溅……眼前隐约见到一座屋舍的廓形，隐在大片草垛与木桩之后。

萧綦踢开房门，急风挟雨直扑房中，眼前漆黑一片，只有干草的清香扑面而来。

我慌忙返身将房门掩上，虽是薄薄一扇木门，却至少能将风雨杀机暂时挡在外面。

这里是一处废弃的军马草料场，萧綦曾经来巡视过草料仓库，隐约记得这处简陋的屋舍，曾是守仓人值夜之所。刺客人多，我们力寡，萧綦当机立断，大胆弃了马匹，让墨蛟惊云引开刺客，我们趁着夜色掩蔽，藏身此处。雨水冲刷掉了足迹印痕，刺客不熟地势，绝难找到这隐蔽之所。

萧綦点亮火摺子，检视过门窗都已紧闭，外面不会见到火光，这才将火塘中残留的木炭点燃。北地寒冷，寻常人家都以火塘取暖，屋里除此只有一张简陋的木桌，四下散乱堆放着干草。

我靠着那木桌，身子微微发颤，不知道是冷还是后怕。刺客暂时已被引开，方才萧綦一力击退数人狙杀，从精心设伏的杀阵中冲出，若非身边有我这么一个负累，他或许可以杀出重围……我抬眸看向他，却蓦的一震，只见他风氅湿透，仍在往下滴水，那水滴蜿蜒流到地板上，竟带着触目惊心的暗红。

“你受了伤！”我扑上去，掀开他风氅，慌了神地抓住他双臂，在他周身寻找伤处。

他按住我的手，竟还有心思揶揄我，“摸什么，男女授受不亲。”

我一抬头，泪水竟涌上眼眶，什么也顾不得，惶急脱口道，“你怎么样，有没有受伤，有没有事……”萧綦不说话，定定望住我。我见他风氅湿透，底下的外袍也半湿了，染上血污斑斑，竟看不出伤处在哪里，一时间手脚都软了，只抓住他不肯松手。

“我没受伤。”他低低开口，语声轻柔。

我这才一口气缓过来，眼泪扑簌簌掉下，什么话都哽在了喉咙里。

“都是刺客的血，杀了八九人，还剩二十余个……”他以为我不相信，忙脱下风氅。

我怔怔望住他，一句话都说不出，不知是哭是笑，仍未从方才的惊怕中回过神来。

“脸色都吓白了。”他叹息，满眼暖意，“傻丫头，很怕我会死掉么？”

那一个死字从他口中说出，叫我心中又是一紧，呆呆望住他的面容，这一刻只觉天塌地陷，生生死死，却是无论如何也不可失去他。哪怕只是想一想，那剜心之痛也是我绝不能承受的——我陡然张臂，紧紧抱住他，“如果要死，你也要死在我后面，那样我才不会为你伤心难过，受那生离死别之苦。”

萧綦一震，久久不语，只将我拥进怀抱，双臂箍得我几乎不能呼吸。

“好，百年之后，我让你一步。”他在我耳边含笑低语，“在那之前，你要陪我到老，一起变成鹤发翁姬，即便发脱齿摇，老迈龙钟，也各不嫌弃。”

我们相隈倚坐在火塘边上，萧綦脱去染满血污的外衣，仅着贴身中衣，胸前紧实肌肤隐隐可见。我垂下眸子，竟不敢看他。他俯身去拨那火塘中的木炭，自顾凝神思索，未曾察觉我的窘态。

我轻咳一声，叹道，“眼下可怎么办，难道一直等到天亮？”

萧綦微笑，“天亮之前，自有救兵来援。”

我愕然侧眸，见他神情笃定，对我一笑道，“我们彻夜未归，怀恩必会警觉，带人出城来寻。我放了墨蛟回去，它认得路，也记得我的气息，自会带了怀恩寻来这里。此处离城郊已近，天亮之前，他们必会赶到。”

我长长吁一口气，心下略定，却见萧綦的脸色阴沉下来。

他淡淡道，“我们的行踪被刺客知晓……府里，只怕已有奸细。”

我心头一凛，只觉一股寒意从背脊升起，此番知道我与萧綦微服出城的人，只得府中那几个贴身的下人，若连身边的人也混进了奸细，还有什么人可信。

“难道又是贺兰……”我沉吟片刻，蹙眉道，“不对，突厥人与贺兰箴此时自顾不暇，哪来余力向你动手。”萧綦唇角扬起，却没有半分笑意，目中精光流转，深不可测，“你以为，此时谁最想取我性命，谁又能带着数十名刺客潜入宁朔？”

我正倾身去拨那木炭，闻言手上一颤，铁钳几乎脱手。

不知道是不是湿透的衣衫贴在身上太冷，我竟有些微微颤抖，靠近了火塘还是周身发冷。

“还是冷么？”萧綦从背后环住我，捏了捏我湿透的衣袖，断然道，“这样不行，脱下来！”

我心中一慌，却挣不开他双臂，此前两次被他脱掉衣衫的狼狈，至今还令我耿耿于怀，此时眼见他又来解我衣襟，忙羞恼道，“不用，我不冷……”

他双臂一紧，俯身贴近我耳边，低低道，“为什么总是怕我？”

我窒住，忽觉口干舌燥，似乎周身都烫了起来，结结巴巴道，“不是，我，我没有……”

他不再言语，静静抱着我，温热气息暖暖拂在我耳根。

火塘中偶有一点火星爆开，分明方才还觉得冷，此刻却似周身血脉都一起沸热了。

“阿妩。”他沉沉唤我，语声低哑温柔，“我已经错过你三年。”

他的唇落在我耳垂，轻轻贴着耳畔，沿着颈项一路细细吻了下来。

我紧紧闭上眼睛，不敢动弹，甚至不敢喘息，心头剧跳，一颗心似要夺出胸口。

大婚之前，宫里的起居嬷嬷已经教过我床闱之事，甚至很早很早之前，我曾不经意间撞到太子哥哥与姑姑的侍女偷欢……男女之事，我虽也羞怯好奇，却不是全然懵懂无知。

他薄削双唇灼烫在我光裸的颈项肌肤上，激起阵阵酥麻。我被他拥在怀中，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，仿佛沉沦在无边无际的温暖潮水之中，缓缓漂浮，忽起忽落。

他的呼吸渐渐急促，环在我腰间的手移上胸前，挑开我衣襟，隔着一层薄薄丝衣，掌心暖暖地覆了上来，极轻极柔，仿佛捧住一件无比贵重的珍宝。

我忍不住喘息出声，颤声低唤他的名字，手指紧紧与他交缠。

他停下来，扳转我身子，令我仰头直视他的眼睛。我痴痴看他，他的鬓发，他的眉目，他的唇，无处不是我的眷恋。我抬手攀上他脖颈，指尖轻划过他喉间微凸的一点，抚上他薄削的唇……他手臂猛然一带，将我揽倒在臂弯。我的发簪松脱，长发散开，如丝缎垂覆，铺

满他臂弯。他将我放在柔软的干草上，俯下(禁止)来深深看我，目光缠绵迷离。

我的衣衫被他层层解开，处子皎洁之躯再无最后的遮蔽。

火塘中木炭爆出细微的毕剥声，火光暖融融，隔绝了风雨暗夜的清冷。

迟来了三年的洞房花烛，从王府中锦绣香闺换到这边塞木屋的火塘边，喜娘环绕换作了刺客夜袭.....也只有他遇着我，我遇着他，才有这番旖旎。或许我们注定做不成一对平常的夫妇，注定要在惊涛骇浪里相携而行，或许这便是我们的夙缘，我们的一生。

别离

外面仍是风雨声急，火炭却将这简陋木屋烘得暖融融的，一室春意盎然。

我静静伏在萧綦怀中，一动不动，长发缭绕在他胸前，几绺发丝被汗水濡湿，贴着他赤裸胸膛，与铜色肌肤上深浅纵横的伤痕交织在一起。他身上竟有这样多的旧伤，甚至有一道刀痕从肩头横过，几乎贯穿后背.....虽早已愈合，只留淡淡痕迹，却依然触目惊心。那十年戎马生涯，究竟经过了多少生死杀戮，踏着多少人的尸骨，才能从血海里杀出，一步步走到今天.....我不敢想像那十年里，他一个人走过的日子。

此刻浓情过后，他揽着我阖目而卧，似乎陷入安恬沉睡，那刀琢斧削般的眉目依然冷峻，唇角还紧紧抿着，出鞘长剑就在他手边，但有风吹草动，他会随时按剑而起，没有一刻是能松懈的。我久久凝望他平静的睡颜，心里有丝丝痛楚，夹杂着微酸的甜蜜。

我伸出手，以指尖轻轻抚平他眉心那道皱痕。他闭着眼，一动不动，紧抿的唇角略微放松，勾出一抹极淡的笑意。我探起身子，拉过已经半干的外袍将他赤裸上身盖住。他忽然勾住我腰肢，翻身将我压在身下。

我一声嗔呼还未出口就凝在了唇边，只见萧綦目中精光闪动，脸色凝重，按剑屈膝而立，将我护在他身下。我屏息不敢动弹，分明没有听见任何动静，却隐隐察觉有什么正在逼近.....萧綦目光变幻，忽

然振腕一陡剑尖，那雪亮长剑发出苍凉龙吟，在静夜中低低传了开去。

屋外一声剑啸相应，旋即传来铿锵低沉的男子声音，“属下来迟，令主上受惊，罪该万死！”

我心头一松，旋即羞窘，忙披了外袍起身，替萧綦整理衣袍冠戴。

萧綦还剑入鞘，淡淡含笑道，“很好，你的动作愈加迅捷了。”

“属下惶恐。”那人恭然应答，止步于屋外，不再近前，那声音听来似曾相识。

“刺客眼下去向如何？”萧綦的语声冷冽威严。

“刺客在东郊与属下等遭遇，七死九伤，其余十二人向城外溃退。唐竞将军已带人追击，宋将军已封闭全城搜捕，属下未敢耽误，随即赶来接应主上。”那人的声音冷硬，有浓重的关外口音……关外，我蓦的心中一动。

萧綦打开房门，冷风挟雨直灌进来，我冷得一颤，却看见那门外雨中，一名全身铁甲森严的武士垂首屹立，身后十余骑肃立在数丈开外，执了松油火把，置身风雨之中，依然身如铁石，纹丝不动。那浸透松油的火把摇曳于风中，燃出浓浓黑烟，兀自不熄。

萧綦负手按剑而立的身影，逆着火光，有一种漫不经心的倨傲。

一名侍卫恭然撑了伞上前，萧綦将伞接过，含笑回身，向我伸出手来。

我掠一掠鬓发，徐步走到他身侧，将手交到他掌心，随他一起迈进风雨中。雨丝簌簌抽打在伞上，冷风吹得发丝飞扬，他的肩膀却挡住了雨夜的凄冷，将暖意源源不断传递到我身上。

我们走到屋外空地，那十余名骑士一起翻身下马，单膝跪地，向萧綦俯首。冰凉铁甲带起整齐划一的铿然之声，在这风雨声中，格外震慑心神。

墨蛟与惊云果然跟在众侍卫之后，见了我们分外亢奋欢跃。

我侧首望向那身形魁梧的铁甲将军，终于看清他的面貌，他亦微微抬目看向我，我回之以会心一笑——果然是他，是那驿战中接应我的灰衣大汉。

府中最清楚我们行踪的莫过于玉秀和卢氏。

回到王府，萧綦下令囚禁全部知情的仆役，包括婢女和马夫在内的数人全部下狱候审。

侍卫来带走玉秀的时候，她一声不吭，没有哭喊，倔强的咬住嘴唇，任由侍卫将她拖走。临到了门边，她蓦的回首望住我，瘦小身子被侍卫拖得歪倒，一双眸子却坚定熠熠。

“玉秀没有背叛王妃。”她只轻轻说了这一句，旋即被侍卫拖了出去。

我抿唇定定看她，看着她越去越远，终究脱口道，“住手。”

两名侍卫回身停下来，玉秀跌在地上，咬唇看我，目光凄苦含悲。我懂得这样的目光，这是被自己信重敬仰之人遗弃的悲苦，是我曾经感受过的无奈。只在这一刻，我望着这瘦弱倔强的女孩子，心下涌起深深感动。没有任何原由，我就是信了她。

“不是玉秀。”我转向侍卫，淡然道，“放了她。”

玉秀猛然抬头看我，眼中蓄满泪水。两名侍卫面面相觑，有些迟疑不决。

我缓步上前，向玉秀伸出手，亲自将她从地上扶起。侍卫相顾尴尬，不得不躬身退下，玉秀这才放声哭出声来，一面拭泪，一面屈膝向我跪下。

我拉住了她，轻拍她肩头，柔声道，“玉秀，我信你。”

她哭得一句话也说不出。身后侍女垂首静立，一个个红了眼圈，皆有唏嘘之色。

就在当夜，卢氏的丈夫，那位冯姓参军竟在家中自尽。卢氏在狱中被拷打不过，终于招认，是她将萧綦的行踪告知了冯参军。她未曾料到，自己丈夫已经受人挟迫，给那刺客背后的主使者做了内应。

刺客逃至东郊官道，被唐竞率人合围，落下三名活口，其余死战而亡。

宋怀恩及时封闭宁朔全城，严密搜捕，在混迹于城南商贾的人群中缉捕了一名中年文士。

此人正是随徐绶一同赴宁朔犒军的监军副使，兵部左侍郎，杜盟。

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。此人年过三十，其貌不扬，出身北方望族，非但文采斐然，骑射武艺也十分了得，更是右相温宗慎一手提携的得意门生。如此才俊之士，却因偏狭古怪的性子和不合时宜的脾气，与权贵格格不入，成为众人的笑料谈资。

当世名士豢养的多是宝马良驹，仙鹤名犬，唯独此人爱牛，家中养了十余头耕牛，更是常常以牛自比，自号“牛癫”，脾气倔比老牛。许多官员都曾因一点小错被他弹劾，就连爹爹也多次被他当面顶撞，只碍于右相的颜面，才拿这怪人无可奈何。

我仍依稀记得那个面色黧黑，宽袍大袖，总是一副怒气冲冲模样的杜侍郎。却万万料想不到，他会主使右相豢养的暗人，向朝廷重臣行刺。

暗人，是一个暗影般神秘的存在，我知道叔父手下有一群誓死效忠王氏的暗人，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，潜藏在何处；但有一声令下，他们随时会像影子一样出现，执行主上的使令。

耿介狂放的杜侍郎，会是暗人的首领；我那清名高望的父亲，会矫诏犯上；英雄盖世的豫章王，会向朝廷悍然发难……忠义也罢，奸佞也罢，我第一次知道，这世上原本没有绝对的忠奸。说到底，不过“成王败寇”四个字——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血肉之驱，都有一样的利欲私心，在断头刀下，生命也是一样的脆弱。

譬如此时，杜盟的头颅正悬挂在宁朔城头。

他在朝堂之上雄辩滔滔，指挥暗人来去如影，一生忠勇，以死报答温相知遇之恩。然而有朝一日，他的大好头颅断送在屠刀之下，也只不过血溅三尺而已。

萧綦令宋怀恩招抚杜盟不成，再没有余话，断然下令，将他一刀断头——能用则重恩以待，若不能为他所用，那便是死路一条。换作父亲或许会有惜才之仁，萧綦却不会，他是运筹帷幄的权臣，也是谈笑间生杀予夺的大将。

父亲的第二道密函紧跟着送到。

京中再起变故，右相党羽翦除未净，竟在行刑当日当市劫囚，欲将温宗慎救走。幸被叔父手下的御林军击退，而叔父奉旨监斩，也被

刺客所伤。温宗慎随后被押入天牢，为恐再生变故，姑姑亲赴牢中，以一杯毒酒将其赐死。

京中风云诡谲变幻，已到水火不容之势，江南睿宁王也已剑拔弩张，前锋大军悄然拔营，恰在此时，右相党羽派遣暗人行刺豫章王——这一切，都给了萧綦出兵南下最好的理由。宁朔驻军训练有素，军威严整，粮草缁重齐备，萧綦留下二十五万驻军留守边塞，亲率铁骑劲旅十五万，三日之后，挥戈直捣京城。

我随萧綦登临城楼，检阅三军操演。

这已不是我第一次目睹他麾下军威，然而，当三军举戟，齐声高呼，马蹄卷起满天沙尘，滚滚如雷霆动地之际……我再一次被这铁血之景震撼，一如三年前在朝阳门上。

我回望萧綦的侧颜，见他玄色战袍上的绣金蟠龙纹章，被夕阳染得粲然夺目。

今时今日的萧綦，羽翼已丰，剑锋也已霍然雪亮。

宁朔的长空朔漠虽辽阔，只怕已容纳不了他铁骨铮铮，雄心万丈。

是夜，我吩咐玉秀整理行装，准备即日随大军一同南下。

玉秀第一次离开宁朔远行，便是随军出征，当下又是紧张又是雀跃。

我见她收拾了许多厚重衣物，不由笑道，“越往南走越是温暖，到了京城就再穿不着厚重之物，这些都不用带了。”

身后却听得萧綦的声音淡淡含笑道，“都要带上。”

他大步走进内室，甲冑未卸，侍婢们慌忙躬身退下。

我笑吟吟看他，“这你便知道了，此时若在京中，已经是纱袖罗衣，霓裳翩翩，谁还要穿得这般笨重难看。”

萧綦没有说话，只望住我，那目光看得我心中隐隐有些不安。

我上前帮他解开胸甲，笑着揶揄道，“回府也不换上常服，这么冷冰冰一身很舒服么。”

“你在想家。”他握住我的手，目光深深，“很想回到京中，是吗？”

我微窒，默然别过头去，心中最不愿碰触的念头被他一语道破，一时有些黯然，只得勉强笑了笑，“反正就要回去了，倒还有些舍不得宁朔。”

他伸手抚过我鬓发，眼底有一丝歉疚，“等战局稍定，我便接你回京，不会让你等得太久。”

我怔住，退开一步，定定看他，“你不要我同你一起？”

“这一次不能。”他自袖中取出一封信函，递到我眼前，“左相的信，你现在可以看了。”

是那封父亲的家书，昨日他不肯给我，要我出游归来再看的。

我一时恍惚，心中有片刻空茫，接过那信函却没有勇气拆开。

当我知道他要南征，没有半分迟疑，也未曾想过战事之凶险，只觉得与他共同进退，是天经地义之事。更何况京城还有我的父母亲族，他们还在睿宁王大军的虎视之下，逢此危难之际，我是王氏的女儿，总要与我的家族生死与共，患难同当，断然没有退缩之地。

“我要回京。”我冷冷抬眸，与萧綦的目光相对，“你休想留我一人在此。”

他望住我，缓缓道，“明日一早，你就启程去琅琊。”

“琅琊？”我几疑自己听错，他说琅琊，怎会莫名提及我们王氏故里。

“长公主已经前往琅琊。”萧綦轻按住我肩头，“你应当与她同往。”

——母亲竟在此时前往琅琊故里，这突兀的消息令我呆住，隐约想到了什么，却又一片惶然……手中那薄薄一封信函只觉重逾千钧。

拆开熟悉的文锦缄札，一目十行看完，我竟一时拿捏不稳，素笺脱手飘落。

萧綦一语不发，只握住我肩头，默默看我。

父亲只在信里说，母亲身染微恙，宜离京休养，已携徐姑姑远赴琅琊故里。此去路途遥远，她孤身一人，思女心切，盼我能与她相聚。

我掩住脸，心里纷乱如麻，却又似浸过雪水一般清冽明白。

母亲，可怜的母亲，在这剑拔弩张的当口上，竟然没人想到过她的处境，连我也几乎忽略了过去。谁会在意一个侯门深闺中的妇人，她的名字都几乎被淡忘，只剩一个长公主的尊号，或者是左相靖国公夫人的身份。

那个被软禁在宫中的软弱天子，不但是皇上，更是她的兄长；被她夫家剥夺了权势与尊严的皇室，是她引以为傲的家族。她是晋敏长公主，当今圣上唯一的妹妹，她的身上流淌着皇室高贵的血脉。我不相信母亲会在这个时候选择逃避，她虽柔弱善良，却不是懦弱之人。

此去琅琊，她必然是被迫的——是父亲强行将她遣走，不愿让她目睹夫家与亲族的反目。

我该说父亲仁厚，还是残忍？

想到父亲说她身染微恙，思女心切，我再隐忍不住满心悲苦，转身伏在萧綦怀中，泪流满面。

我尚且还有他的怀抱，而可怜的母亲，此际身边连一个亲人都没有，只剩徐姑姑相伴。

萧綦轻轻拍抚我的后背，并不打断我的悲泣，任由我将脸深深埋在他胸前，泪湿了他衣襟。

良久，他柔声叹道，“坚强些，见了你母亲，再不可这般哭泣了。”

我哽咽点头，他托起我的脸，并不若往常那般温柔抚慰，只握住我双肩，以不容质疑的口吻道，“在这里有我做你的倚靠，到了琅琊，你便是他人的倚靠！”

“是，我明白。”我强忍住泪，咬唇抬起头来，“明天我就启程。”

四目相对，一时无言，萧綦眼底冷毅渐渐融化，流露几许无奈，更有深浓眷恋。

昨天他不肯让我拆信，便抛下紧迫军务，微服带我去看塞外牧野，让我度过了在宁朔最快活的一天……其实，那也是我有生以来最快活难忘的一天。

他是知道，离别便在明日，只不愿让我多一天的伤感而已。

离别，又是离别——子澹远赴皇陵的时候，我以为余下的日子都会失去光彩，甚至不敢亲自去送他；而这一次的离别，我却暗暗对自

己说，离别是为了与他重聚，正如他大婚当日的离去，却换来今时的相见恨晚。

明烛高烧，夜已深沉，我却还想和他多说一会儿话，多看一看他。他强行将我抱上床去，迫我安稳睡好。我闭上眼睛，却牵住他衣袖，不肯放手。

“我很快回来。”他宠溺地轻吻我额角，语含无奈，“怀恩还在西厅候着，我打发了他们就来陪你，乖一些，自己先睡。”

我漫声应着，手指悄然从他领口滑进去，抬眸斜睨了他，“没有我这个负累，你倒轻松了。”

他的唇流连在我眉心，低低笑谑，“你这般悍妇，上阵做个前锋也有余，岂能是负累。”

我嗔怒，在他胸膛用力一拧，他一把捉住我手指，狠狠吻住我的唇……

伏在枕上，回想他方才气息急促，意乱情迷，几乎不可自拔的模样，我不觉低低笑出声来。他狼狈挣扎了起身，仓促离去之前，在我耳边佯恼道，“你这妖精，回来再收拾你！”

我双颊直烫了起来，不由回想起昨晚在木屋的一幕，双颊越发烫若火烧。一夜之间，便是从少女到妇人的奇妙转变，似乎没有什么不同，却又似什么都不同了。

辗转枕上，怎么都睡不着，我翻身起来，看到案前绣架上那件未绣完的外袍，不觉叹了口气。自小我就不爱学习女红，那些针线工夫一辈子也轮不到我自己来做，被母亲逼着学来，到底还是粗陋笨拙的。那日也不知怎么就听信了玉秀的馊主意，竟拿了衣料来缝……虽说大半都被玉秀做好了，只剩襟领的纹样要我绣上，可那么繁复的蟠龙纹，也不知道要费多少工夫。

我取过那绣了一半的外袍，呆呆看了半晌，重新披了衣服，挑亮灯烛，一针一线开始绣。

更漏声声，不觉四更已过了。

萧綦还未回来，我实在支撑不住困意，伏在枕上，想着稍稍歇息一会儿，再来绣……

朦胧中，似乎谁要拿走我手中外袍，情急之下，我猛然醒转，却是萧綦。

他见我醒来，便夺过那外袍，看也不看就掷开，一脸愠色，“你不好好歇息，又在胡闹什么！”

我呆了呆，见那外袍被扔在地上，还剩着一只龙爪没有绣好，顿时恼了，“捡起来！”

我指着那袍子，怒道，“我绣了整晚的东西，你要敢扔在地上，往后休想我再做给你！”

“做给我的……”萧綦愣住，老老实实躬身捡回来，抖开看了看，竟怔在那里，一句话都说不出。我被他这呆样子逗笑，随手将一只绣枕掷向他，嗔道，“反正你不要，我也不做了。”

他只是笑，将外袍仔仔细细叠了，放回我枕边，正色道，“不做也罢，我就这么穿出去，叫人都来瞧瞧我家阿妩绣的三足蟠龙。”

我啼笑皆非，扬手要打他，却被他笑着揽倒在枕上……银钩摇曳，素帷散作烟罗。

帘外朝霞映亮了边塞的长空。

晨起，我亲手替萧綦整理好冠戴，他身量太高，我踮起足尖才能帮他束上发冠。他勾住我腰肢，柔声笑道，“娶你的时候，还以为是个孩子……”

我一怔，不觉眼圈有些发热，喟然道，“转眼三年，那时的小女孩子，已经长大了。”

“这一次，不会让你等太久。”他将我抱紧，“悬崖边上生死一线，你我也一起过来了，往后祸福生死，我亦与你一起承担……阿妩，我要你记得，当日如是，此生如是。”

四目相对，他的目光仿佛能容纳我一生的喜悲。

我笑着用力点头，说不出话来，竭力忍回泪水，不让自己在离别的一刻哭泣。

当日如是，此生如是——这淡淡的八个字，从此刻进心底，是再也抹不去的了。

萧綦遣亲信副将宋怀恩护送我启程。

我步出府门，没有驻足回头，也没有让萧綦送我。

登上车驾，卫队列道，马蹄得得疾驰，道旁景物飞一般向后逝去。

直到此时，我才回头望去，任泪水潸然滑落。

当日来到宁朔，是身不由己，而今离开的时候，也同样匆忙无奈。

来的时候，我是孑然一身，生死未卜，而今离开的时候，却不再孤单凄惶。

转瞬三年间，命运起起落落，兜了偌大的一个圈子，终究还是走到宿命的彼方。

他还在那里，我也还在这里，都不曾走开，也再不会错过。

第二部 天阙惊变

陷圉

五月，京中皇上病重，太子监国，皇后与左相共同辅政。

江南睿宁王称皇室凋蔽，君权旁落外戚之手，召集诸王共同起兵，率勤王之师北上，讨伐外戚专权。与此同时，豫章王萧綦挥师南下，遵奉皇后懿旨，“清君侧，诛奸佞”，抗御江南叛军，守卫京畿皇城。

睿宁王倾十万兵马北上，江南诸王纷纷起而响应，勤王之师直逼二十万之众。

豫章王内抗叛军，外御突厥，为防外寇趁虚而入，留下镇远将军唐竞与二十五万大军驻守宁朔，亲率麾下十五万铁骑南下。

此去琅玕，路途遥远，我们务必尽早通过晖州，再向东去往琅玕。

晖州是南北要冲之地，扼守鹿岭关下河津渡口。一旦渡过长河，向西南出临梁关，一路再无险阻，直指京师咽喉；而从临梁关往南过碯州，再渡沧水，便是江南。

我们渡河之后，还需往东行经三郡，才到东海琅玕。那里偏处东域，青山沃野临海，尚礼知文，自古是刀兵不到的灵秀之地，也是王氏根基所在。

一连急驰数日，日夜兼程的赶路，终于在傍晚抵达永阑关。

此处地界风物越发熟悉，过了永阑关，便是我曾隐居三年的晖州。

斜阳西沉时分，我们离城尚有十余里路，已是人倦马乏。车驾在一处野湖边停下，稍作休整，又要加紧赶路，方可在入夜之前赶到晖州。

我恍恍惚惚倚在车上，只觉周身酸痛，索性步下马车，携玉秀往湖边散步。

这些日子赶路辛苦，玉秀又格外勤勉，精心照料我起居，圆润小脸也已略见瘦削下去。

我瞧着她面庞，心下越发不忍，便笑道，“等到了晖州城里，总算可以好好歇息一晚。我那行馆里还藏有不少美酒，今晚便可邀了宋将

军一同过来饮酒。”

玉秀还是孩子心性，一听有美酒，顿时雀跃，“多谢王妃，奴婢这就传话给宋将军！”

“末将荣幸。”身后的男子声音令我们一惊，回首却见是宋怀恩。

“呀，将军怎么也在这里！”玉秀拍着胸口，颊透红晕，似乎被他突然现身吓得不轻。

这年轻将军一如往日般不苟言笑，按剑立在我身后五步外，欠身道，“此地荒僻，末将奉命保护王妃周全，未敢远离半步。”

我柔声笑道，“宋将军一路辛劳，本宫感激之至。”

宋怀恩闻言似有片刻局促，却又肃然道，“此地离城不过十余里路，末将认为不宜在此久留，应尽快赶赴城中。”

我转头看向远出席地坐倒休息的士兵，有人还在忙碌于喂马……我乘了车驾尚觉劳累，更何况是他们。我低叹了声，“兵士们实在辛苦，与其多赶这点路，不如让大家再多休息一会儿。”

宋怀恩毫不退让，“我等奉命护送王妃，只求王妃平安送抵琅玕，不敢言苦。”

我哑然失笑，这人实在固执得有趣，便也不再与他争执，“好吧，我们启程。”

此时暮色渐深，湖上起了风，掠过野外高低密林，簌簌有声。

玉秀忙将一件雀翎深绒披风披到我肩头。

宋怀恩一直缄默跟在我们身后，此时却开口道，“夜凉露重，望王妃珍重。”

我蓦然驻足，心中微微一动。

借着暮色中最后一抹光亮，我侧头向他看去，这年轻的将军清瘦挺拔，英气之中不乏温文，一向令我有亲切之感。在宁朔时，曾与他有匆匆数面之缘，这几日忙于赶路，也未仔细瞧过他面目。此时细看之下，只觉他眉目俊朗，竟有似曾相识之感。

尤其令我诧异的，是他方才那句话，竟似在哪里听过。

见我驻足看他，宋怀恩脸色越发紧绷，缄默低头，如临大敌一般。

我扬眉一笑，曼声道，“宋将军很是面善？”

他霍然抬头，目光灼灼直望向我。这眼神从我记忆中一掠而过，仿佛很久以前，也有人这般灼灼凝望过我……

“是你？”我脱口道，“大婚那夜，闯了我洞房的那人，竟是你？”

宋怀恩双颊腾的红了，眼中生出异样光采，张口似要说什么，却又顿住。

玉秀莫名所以地望住我们，我不由大笑出声，“原来是你！”

他低下头去，默然片刻，终于红着脸微笑，“正是属下，当日唐突王妃，万望恕罪。”

我一时感慨万端，思绪飘回那个改变我一生的夜晚……洞房门口，那个年轻气盛，目中无人的年轻将领被我劈面呵斥，跪地不敢抬头。那时大约是恨极了萧綦，也不问情由，就迁怒于他的属下。想不到今日重遇故人，又勾起前情旧事。

“当日是我言辞失礼，错怪了将军。”我侧首一笑，再看这沉默严肃的年轻将军，顿觉亲切了许多。他却越发局促了，不敢抬头看我，“王妃言重，属下愧不敢当。”

玉秀突然掩口而笑，这一笑，叫宋怀恩耳根都红透。

倒还是个腼腆的年轻人呢，在军中待得久了，遇上女眷越发不善言辞。

我掩了笑意，正色道，“算来王爷已经领军南下了，不知眼下到了哪里。睿宁王的前锋只怕已提早过了沧水，也不知础州还能坚守多久……”

宋怀恩沉吟道，“王爷举兵南下的消息，已经通告北境六镇。北境远离中原，饱守战乱之苦，这些年仰赖王爷守疆卫国，百姓才得安居。北方六镇对王爷敬若神明，拥戴之心远胜朝廷。此番王爷举兵，各州郡守将无不归附，各地大开城门，备齐粮草恭候大军到来。一旦过了晖州，顺利渡河，以王爷行军之神速，必定能抢在睿宁王之前，抵达临梁关下。”

我微笑颌首，“晖州刺史吴谦是我父亲门生，有他全力襄助，大军渡河应是易如反掌。”

抵达晖州城外已是夜深时分。

宋怀恩已事先遣人通报了晖州刺史，此时虽已入夜，城头却是灯火通明，吴谦率了晖州大小官员，仪仗隆重的出城迎侯，一路恭谦倍至，将我们迎入城内。

我静静端坐车中，从帘隙里所见，熟悉的风物人情，入目依然亲切。只是此时的我，却不复从前淡泊颓散的心绪，那些踏歌赏青，杏花醇酒的日子，已经褪色。我想起锦儿，不知道她此时身在何处，也不知行馆换作了怎样光景。院中的海棠，可还有人记得照看……

车驾入城，却未进入城中街市，反而径直出官道去了城西，眼前依稀是去驿馆的路。

我略觉诧异，令车驾停下，唤来吴谦询问，“为何不往城中去？”

吴谦忙躬身笑道，“众将士一路辛苦，下官在驿馆设下酒肴，待宋将军与各位将士先行安顿，下官自当亲自护送王妃返回行馆……从城西往行馆，路途也更近些。”

宋怀恩立时蹙眉道，“王妃所在之处，末将务必相随，不敢稍离半步。”

吴谦陪笑道，“将军有所不知，城郊行馆乃王妃旧居，只怕旁人不便叨扰。”

他这话，暗示宋怀恩若随我同往行馆，于礼不合，果然令宋怀恩一僵。

以吴谦素来之谦卑顺从，今日竟一再坚持，甚至出言顶撞我身边之人。

我心下越发诧异，侧眸淡淡看他，不动声色道，“承蒙吴大人盛意，本宫也正想邀大人与宋将军同往行馆，尝尝窖藏的佳酿。”

“多谢王妃盛情！”吴谦连连欠身，笑得颌下长须颤抖，越发谦恭，“只是这随行侍卫，难免人多喧闹……若是扰了王妃清静，下官怎么向王爷交代。”

他一再坚持，言下之意似乎定要将我与随行侍卫分开，我暗自一凛，转眸看向宋怀恩。

却见宋怀恩按剑而笑，不着痕迹地与我眼神交错，朗声道，“吴大人说笑了，王妃只是体恤弟兄们辛苦，设宴与众同乐，至于怎么安顿，稍后自然客随主便。”

“只是……”吴谦踌躇，“驿馆中已经备好了酒肴……”

“本宫离开晖州好些时日，十分想念城中繁华盛景。”我有意试探，向他二人笑道，“明天一早又要启程，不如现在取道城中，让宋将军也瞧瞧我们晖州的酒肆宵灯，可比宁朔热闹多了。”

宋怀恩欠身而笑，与我四目相对，似有灵犀闪过。

吴谦的脸色却越发不自在了，强笑道，“王妃一路劳顿，还是早些回行馆歇息吧。”

“数日不见，吴大人似乎小气了许多。”我转眸，笑吟吟看向吴谦，“本宫只是取道城中，并不叨扰百姓，连这也不允么？”

吴谦慌忙赔罪不迭，目光却连连变幻。

我与宋怀恩再度目光交错，都已觉出不同寻常的诡谲。

手心暗暗渗出冷腻的细汗，只恨自己愚笨，竟轻信了父亲的门生，没有半分提防。

若是晖州有变，吴谦起了异心，此刻我们便已步入他设好的局中，回头已晚。

此去驿站行馆，只怕早已设下伏兵，纵然五百精卫骁勇善战，也难当晖州近万守军之敌。

只是，吴谦若要翻脸动手，自我们踏入城中便有无数机会。此人一贯谨小慎微，对我们也不无忌惮之心——我终究是皇室郡主，这五百精卫亦是跟随豫章王南征北战的骁勇之师。

未到策应周全之地，我料定吴谦不敢提早翻脸。

片刻之间，我这里心念电转，闪过无数念头，吴谦也是沉吟不语。

“王妃有此雅兴，下官自当奉陪。”吴谦阴沉的脸上复又绽出谦恭笑容，“王妃请。”

心上紧悬的大石落地，我暗暗松了口气，向宋怀恩颌首一笑，转身登车。

车驾扈从掉头，直往城中而去。

我掀起车帘，回望身后城头，但见灯火通明，隐约可见兵士巡逻往来。

去往行馆的路上，街市景像依稀与往日无异，我却越发察觉到隐隐的异样，仿佛平静水面之下，正有着诡异的暗流。吴谦带来的仪仗亲卫不过百余人，自车驾踏上去往城中的官道，吴谦又急召了大队军士赶来，声称城中人多杂乱，务必严密保护我的安全。

此话看似合情合理，却令我越发笃定有异——以晖州守军一贯的松懈，若是事先毫无准备，绝不可能这么快招之即来。看这甲冑严整之态，分明是早已整装候命。吴谦之前刻意让宋怀恩与众人先往驿战，分明是调虎离山之计。眼见此计不成，又再调集人马赶来，只怕此时的行馆也已设下天罗地网，只待将我们一网打尽。

我握紧了拳，心下突突急跳，冷汗遍体。

往日哥哥总说我机变狡黠，不负名中这个“僇”字，可真到了这一刻，却越急越是茫然，恨不能将全部心思立时掏尽。眼下敌众我寡，吴谦严阵以待，我们已尽落了下风……

昔日在禁苑猎兔，曾见悍勇狡猾的兔子假死以麻痹猎鹰。趁猎鹰不备之际，猝然发难，猛力蹬踢，往往将毫无防备的猎鹰蹬伤，趁机脱逃。父亲说，以弱胜强，以少搏众，无外乎险胜一途。

制胜之机，便在一瞬间，获之则生，失之则亡。

隔了车帘，外面灯火渐渐繁多，已经接近城中市井繁华之地，沿路百姓不明就里，乍见车驾煊赫，仪仗如云，非但不知回避，反而涌上道旁争睹。此时正是晖州入夜最热闹的时分，城中街市酒坊，已是人群熙攘……我蓦的一震，眼前似有惊电闪过！

——人，若要逃逸隐蔽，自然是往人群中去最容易。

这念头甫一浮出，我亦惊住。

马蹄愈急，声声敲打心头，冷汗不觉透衣而出。

这已是我所能想到唯一的生机了，纵然代价惨烈，也再无选择。

“停下！”隔着车帘，突然传来玉秀脆生生的声音，叫停了车驾。

我心头一紧，却听她扬声道，“王妃忽觉不适，车驾暂缓前行。”

这丫头弄什么鬼，我蹙眉探身而起，却见她半挑了垂帘，伶俐地探身进来，一面向我眨眼，一面大声说道，“王妃您觉得怎样，可要紧么？”

我立即会意，扬声道，“本宫有些头疼，叫车驾缓一缓。”

“宋将军叫我传话……”玉秀急急压低声音，放下一半垂帘，侧身挡住外头，“稍后人多之处，见机突围，不必惊慌。”

他竟与我想到了一处！闻言我骤惊又喜，心中怦怦急跳，越发揪紧。

“告诉宋将军，不可硬拼，突围为上，但留得一线生机，再图制胜。”我摘下颈间血玉，紧紧扣在玉秀掌心，以飞快的语速对她附耳说道，“晖州南郊揽月庄，是叔父昔日蓄养暗人之所，如无变故，可执此物前往，上有王氏徽记……”

外面传来吴谦焦急的探问，宋怀恩也随之来到车驾前。

我将玉秀一推，咬牙道，“千万小心，不可令吴谦起疑！”

玉秀尖削脸庞略见苍白，神色却还镇定，默然一点头，便自转身而去，垂帘重又掩下。

我瞧不见外头诸人的反应，只听她脆稚声音，平稳如常道，“王妃并无大恙，只是路上乏了，吩咐车驾尽快到达行馆，这便启驾罢……”

也不知道玉秀用什么法子，能在吴谦眼皮底下，传话给宋怀恩。眼下我也顾不了这许多，但求宋怀恩能觑准时机，一击成功，即便有所牺牲，也务必要有人冲出城去，向萧綦报讯。

大队人马，车驾森严，已经引得沿路百姓围观争睹，越往前走，人群越是熙攘，几乎将道路围了个水泄不通。吴谦亲自领了仪仗护卫在前面开道，宋怀恩与五百精卫紧随在我车驾后方……此地已是晖州城中最繁华之处，道旁灯火通明，人头攒动。

此时便是最好的时机，却迟迟不见外面的动静，我在车驾中坐立不安，心神悬于一线，掌心汗水越来越多。倘若再不动手……蓦然一声断喝，仿若雷霆乍起——

“徽州刺史吴谦谋反，豫章王麾下骁骑将军奉命平叛，将吴谦拿下！”

这一声断喝，犹如晴天霹雳当头劈下。

顷刻间，巨变横生，五百铁骑刀剑出鞘，行动迅如惊雷。

马嘶、人声、惊叫、呼喝响作一团！

周遭亲兵护卫尚未回过神来，骁骑铁蹄已到面前，雪亮刀光划破夜色。

只听吴谦魂飞魄散的喊道，“来人，快来人——将乱党拿下——”

毫无防备的市井平民，无不惊恐失措，四下哭号奔走，车马如流的繁华街市，瞬间变成杀戮之地。平素养尊处优的晖州守军，在这彪悍铁骑面前毫无招架之力，连连败退，连阵势也未看清，便被踏入铁蹄之下，如衰草般伏倒……城中街巷狭窄，跟在后面的大队守军一时无法赶上前来，更被惊慌奔走的百姓冲散，陷入混乱之中，鞭长莫及。

车驾四周都是吴谦的亲兵仪仗，变乱一起，纷纷败退奔走，无暇顾我。玉秀跳上车来，挡在我身前，全身抖若筛糠，兀自对我说，“王妃别怕，有奴婢守在这里！”

我猛的将她揽在侧，两人紧靠在一起，周遭乱军冲突，杀声震天……我屏息不能动弹，脑中一片空白，父母亲人和萧綦的身影不断自眼前掠过……

蓦然有马蹄声逼近，冲我们而来！

我霍然抬头，眼前刀光闪动，一骑如风卷到，横刀挑开鸾车垂帘。

宋怀恩战甲浴血，横刀在手，俯身向我伸出手来，“王妃，上马——”

我拉了玉秀，正欲伸手给他，忽听一声劲啸破空，一枚流矢从后面射来，擦着他肩头掠过。

“小心！”他一把将我推回鸾车，无数箭矢已纷纷射到马前。

大队守军已从后面赶来，弓弩手箭发如雨，正向我们逼来。

宋怀恩举盾护体，被迫勒马急退三丈，身后铁骑精卫已有人中箭落马，却无一人惊慌走避，进退整齐，严阵相向。

大军已到，他们再不走就功败垂成了……而我的鸾车已在大军箭雨笼罩之下，眼前箭势一缓，

宋怀恩又要策马向我冲来，我将心一横，向他喝道，“你们先走！”

新一轮箭雨如蝗，四散的亲兵又攻了上去，宋怀恩似疯魔一般，横盾在前，反手一刀将马前亲兵劈倒，不顾一切朝鸾车冲来。

我拾起射落在鸾车辕前的一枝长箭，将箭镞抵上咽喉，决然喝道，“宋怀恩，本宫命你即刻撤走，不得延误！”

宋怀恩硬生生勒止坐骑，战马扬蹄怒嘶，浴血的将军目眦欲裂。

我昂首怒目与他相峙。

“遵、命！”咬铁断金般的两个字，从他唇间吐出，宋怀恩猛然掉转马头，向身后众骑发出号令，严阵如铁壁般的五百精骑，齐齐勒马扬蹄，马蹄如雷动地，掉头踏过溃散奔逃的亲兵，向城中错落密布的街巷深处绝尘而去……

我陡然失去力气，倚了车门，软软跌倒。

晖州之大，五百精卫就此突围而出，四下分散匿藏，便如水滴汇入湖泊，一时半会之间，吴谦也未必能将整个晖州翻过来。更何况，城中还潜藏有叔父豢养的暗人——纵然吴谦身为晖州刺史，王氏遍布天下，无处不在的耳目势力，他也一样奈何不了。

吴谦将我押至行馆软禁，里里外外派了大队军士看守，将个小小行馆守得铁桶一般。

再次踏进熟悉的庭院厅堂，景物一切如旧，我却从主人变成了阶下囚。

我微笑着，泰然落座，朝吴谦抬手道，“吴大人请坐。”

吴谦冷哼一声，依然面色如土，形容狼狈不堪，“好个豫章王妃，险些让老夫着了道！”

我向他扬眉一笑，越发令他恼怒难堪，朝我冷冷道，“念在往日情面，且容你在此暂住，望王妃好自为之！若敢再生事端，须怪不得老夫无礼了！”

“若说往日情面，那也全靠大人辅佐家父，对我王氏忠心耿耿。今日更蒙大人厚待，本宫愧不敢当。”我含笑看他，不恼不怒，直说得吴谦面色涨红。

“住口！”他厉声喝斥我，“老夫堂堂学士，无奈屈就在你王氏门下，半生勤勉为官，却升迁无望！你在晖州遇劫本非老夫之错，待我专程入京请罪，竟被左相无端迁怒，非但严辞呵斥，更扣我奉禄，令我在朝堂中颜面扫地！若不是右相大人保奏求情，只怕连这刺史一职，也要被跋扈成性的令尊大人削去……”

他一径的怒骂，我却恍惚没有听得进去，只听他说到父亲因我遇劫而发怒——父亲，果真对我的事情如此在意么，当初我离京远行，他不曾挽留；而后晖州遇劫，也不见他派人救援；及至在那封家书中，他也没有半句亲昵宽慰之言……记得幼时，父亲无论多么繁忙，每天回府总要询问哥哥与我的学业，常常板起脸来训斥哥哥，却总是对我夸赞不已，最爱向亲友同僚炫耀他的掌上明珠。及至将我嫁出之前，他都是天下最慈爱的父亲。

至今我都以为，父亲已经遗忘了被他一手送出去的女儿，遗忘了这颗无用的棋子。我的生死悲欢，他都不再关心，毕竟我已冠上旁人的姓氏……可是……

眼底一时酸涩，我侧过头，隐忍心中酸楚。

吴谦连声冷笑，“王妃此时也知惧怕了？”

我抬起眼，缓缓微笑道，“本宫很是喜悦……多谢你，吴大人。”

他瞪了我，略微一怔，嗤然笑道，“原来竟是个疯妇。”

“费尽心机擒来个疯妇，只怕新主子看了不喜。”我淡淡道，“倒让你白忙一趟了。”

吴谦脸色一青，被我道破心中所想，恼羞成怒道，“只怕介时三殿下未必还瞧得上你。”

子澹的名字从这卑鄙小人口中说出，令我立时冷下脸来，“你不配提起殿下。”

吴谦哈哈大笑，“人说豫章王妃与三殿下暗通款曲，如今看来，果然不假。”

我冷冷看着他，指甲不觉掐入掌心。

“既然王妃的心已经不在王爷身上，老夫就再告诉你一个喜讯。”吴谦笑得张狂，往日文士风度已半分无存，“睿宁王大军已经打到础州，接获老夫密函之后，已亲率前锋大军分兵北上，取道彭泽，绕过础州，直抵长河南岸，不日就将渡河。”

掌心一痛，指甲咯的折断。

“不可能！”我缓缓开口，不让声音流露半丝颤抖，“彭泽易守难攻，叛军岂能轻易攻克。”

吴谦仿若听到了天下最可笑的笑话，仰头大笑不止，“王妃难道不知，彭泽刺史也已举兵了？”

我喉头发紧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心口似被一只大手揪住。

“一旦睿宁王渡河入城，饶是你那夫婿英雄盖世，也过不了我这晖州！”吴谦逼近我跟前，施施然负手笑道，“那时勤王之师攻下础州，直捣临梁关，自皇陵迎回三殿下，一路打进京城，诛妖后，除奸相，拥戴新君登……”

他最后一个字未能说完，被我扬手一记耳光掴断。

这一掌用尽了我全部气力，脆响惊人，震得我手腕发麻，心中却痛快无比。

吴谦捂脸退后一步，瞪住我，全身发抖，高高扬起手来，却不敢落下。

“凭你也敢放肆？”我拂袖冷笑，“还不退下！”

降将

吴谦将我押至行馆软禁，里里外外派了大队军士看守，将个小小行馆守得铁桶一般。

再次踏进熟悉的庭院厅堂，景物一切如旧，我却从主人变成了阶下囚。

我微微笑着，泰然落座，朝吴谦抬手道，“吴大人请坐。”

吴谦冷哼一声，依然面色如土，形容狼狈不堪，“好个豫章王妃，险些让老夫着了道！”

我向他扬眉一笑，越发令他恼怒难堪，朝我冷冷道，“念在往日情面，且容你在此暂住，望王妃好自为之！若敢再生事端，须怪不得老夫无礼了！”

“若说往日情面，那也全靠大人辅佐家父，对我王氏忠心耿耿。今日更蒙大人厚待，本宫愧不敢当。”我含笑看他，不恼不怒，直说得吴谦面色涨红。

“住口！”他厉声喝斥我，“老夫堂堂学士，无奈屈就在你王氏门下，半生勤勉为官，却升迁无望！你在晖州遇劫本非老夫之错，待我专程入京请罪，竟被左相无端迁怒，非但严辞呵斥，更扣我奉禄，令

我在朝堂中颜面扫地！若不是右相大人保奏求情，只怕连这刺史一职，也要被跋扈成性的令尊大人削去……”

他一径的怒骂，我却恍惚没有听得进去，只听他说到父亲因我遇劫而发怒——父亲，果真对我的事情如此在意么，当初我离京远行，他不曾挽留；而后晖州遇劫，也不见他派人救援；及至在那封家书中，他也没有半句亲昵宽慰之言……记得幼时，父亲无论多么繁忙，每天回府总要询问哥哥与我的学业，常常板起脸来训斥哥哥，却总是对我夸赞不已，最爱向亲友同僚炫耀他的掌上明珠。及至将我嫁出之前，他都是天下最慈爱的父亲。

至今我都以为，父亲已经遗忘了被他一手送出去的女儿，遗忘了这颗无用的棋子。我的生死悲欢，他都不再关心，毕竟我已冠上旁人的姓氏……可是……

眼底一时酸涩，我侧过头，隐忍心中酸楚。

吴谦连声冷笑，“王妃此时也知惧怕了？”

我抬起眼，缓缓微笑道，“本宫很是喜悦……多谢你，吴大人。”

他瞪了我，略微一怔，嗤然笑道，“原来竟是个疯妇。”

“费尽心机擒来个疯妇，只怕新主子看了不喜。”我淡淡道，“倒让你白忙一趟了。”

吴谦脸色一青，被我道破心中所想，恼羞成怒道，“只怕介时三殿下未必还瞧得上你。”

子澹的名字从这卑鄙小人口中说出，令我立时冷下脸来，“你不配提起殿下。”

吴谦哈哈大笑，“人说豫章王妃与三殿下暗通款曲，如今看来，果然不假。”

我冷冷看着他，指甲不觉掐入掌心。

“既然王妃的心已经不在王爷身上，老夫就再告诉你一个喜讯。”吴谦笑得张狂，往日文士风度已半分无存，“睿宁王大军已经打到础州，接获老夫密函之后，已亲率前锋大军分兵北上，取道彭泽，绕过础州，直抵长河南岸，不日就将渡河。”

掌心一痛，指甲咯的折断。

“不可能！”我缓缓开口，不让声音流露半丝颤抖，“彭泽易守难攻，叛军岂能轻易攻克。”

吴谦仿若听到了天下最可笑的笑话，仰头大笑不止，“王妃难道不知，彭泽刺史也已举兵了？”

我喉头发紧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心口似被一只大手揪住。

“一旦睿宁王渡河入城，饶是你那夫婿英雄盖世，也过不了我这晖州！”吴谦逼近我跟前，施施然负手笑道，“那时勤王之师攻下础州，直捣临梁关，自皇陵迎回三殿下，一路打进京城，诛妖后，除奸相，拥戴新君登……”

他最后一个字未能说完，被我扬手一记耳光掴断。

这一掌用尽了我全部气力，脆响惊人，震得我手腕发麻，心中却痛快无比。

吴谦捂脸退后一步，瞪住我，全身发抖，高高扬起手来，却不敢落下。

“凭你也敢放肆？”我拂袖冷笑，“还不退下！”

吴谦恨恨而去，留下森严守卫，将我困在行馆内，四下皆是兵士巡逻。

我久久端坐厅上，一动不动，全身都已僵冷。

“王妃！您手上流血了！”玉秀一声惊叫，将我自恍惚中惊醒，低头见掌心渗出血丝，竟被折断的指甲刺破，我却浑然不知疼痛。玉秀捧住我的手，一叠声回头唤人。

盯着手上伤痕，那般红越发刺痛我眼睛，方才吴谦的一番话仍在我耳边盘旋不去。假若真如他所言，睿宁王亲率前锋奇袭晖州，截断了通往京城的道路，要在这晖州城下出其不意伏击萧綦……就算萧綦击败了睿宁王前锋，大军在晖州受阻一日，父亲在京城就危险一日。础州面临三面夹击，难以久持，一旦临梁关失守，萧綦未及赶到……父亲、姑姑、叔父、哥哥，我所有的亲人都将陷入灭顶之灾！

我只觉冷汗渗出，狠狠咬出了唇，也抵挡不了心底升起的寒意。

手脚阵阵冰凉，所有的恐慌都汇集成一个念头——不能坐视他们危害我的亲人，无论如何也不能……我要去找萧綦！找他救我的家人！

我霍然起身，甩开玉秀的手，发狂般奔到门口，却被守门兵士迎头截住。

玉秀惊叫着追上来，将我紧紧抱住。我脚下一软，眼前发黑，紧悬了半日的心直往深渊里坠去，恍惚听得玉秀唤我，却怎么也没有力气回应她……

仿佛过了许久，妇人轻细的啜泣声传来，我恍惚以为是母亲。

“可怜她，到底还是孩子。”那悲悯的声音，听来有些熟悉，却不是母亲。

一双温软的手覆在我额上，我心中一警，猛的睁开眼，翻手将她手腕扣住。

她惊跳起来，几乎撞翻身后玉秀托着的药碗。

“王妃醒来了！”玉秀喜极奔到床前，“王妃，是吴夫人来瞧您了。”

我头疼欲裂，神志昏沉，挣扎着撑起身子，定定瞧了那妇人片刻，才认出果真是吴夫人。

玉秀赶紧扶住我，“可吓死奴婢了，多亏夫人及时找来大夫，说是偶染风寒，一时急怒攻心，没有大碍。瞧您这会儿还在发热，快快躺着吧！”

吴夫人却怔怔绞着手看我，忽屈身向我跪倒，哽咽道，“老身该死，老身对不起王妃！”

看着她斑白鬓发，我默然思及往日在晖州，她待我的万般殷勤。当时只觉是曲意迎奉，如今换我做了阶下之囚，想不到她仍待我一片忠厚，果然是患难之际，方知人心。

我叫玉秀去搀扶，她却不肯起来，只伏地流泪叩头。

我叹口气，起身下地，赤足散发便去扶她。

她体态丰腴，我一时扶不起来，周身酸软无力，不由软软倚在她身上。她不假思索便将我搂在怀中，我亦轻轻抱住了她。这绵软温暖的怀抱，衣襟上传来淡淡薰香气息，恍然似回到了母亲身边。我们谁也没有开口，只是静静相依，玉秀立在一旁已是泫然。

半晌，我轻轻退开她，柔声道，“吴夫人，你的情谊，王儼铭感不忘。天色已晚，你回府去吧，不必再来看我，以免吴大人不快。”

她黯然垂首道，“实不相瞒，老身确是瞒着我家老爷私自来的，老爷他……”

“我明白。”我含笑点头，让玉秀搀了我起来，也将吴夫人扶起。

我退开一步，振衣向她行了大礼。

吴夫人慌得手足无措，我抬眸直视她，“患难相护之恩，他日王儼必定相报。”

她又是一番唏嘘垂泪，方才黯然向我辞别。我含笑点头，凝视她斑白鬓发，却不知此地别后，再相见又是何种光景。正欲再向她嘱咐珍重，却听房门外有人低声催促，“姑母，时辰不早，姑丈大人将要回府了！”

吴夫人面色微变，匆匆向我一拜，便要转身退出。

我诧异道，“门外是何人？”

“王妃莫怕，那是我嫡亲侄儿。”吴夫人忙道，“老爷命他看守行馆，这孩子心地甚好，对王爷一向崇仰，绝不会为难了王妃。我已嘱咐过他，务必给王妃行些方便……老身无能，也只得这点微末之力。”

看着吴夫人戚然含愧的面容，我脑中却似有一线灵光，一纵即逝，仿佛记起什么。

“您的侄儿，可是您从前提起过的牟……”我蹙眉沉吟，“牟……”

“牟连！”吴夫人惊喜道，“正是牟连，王妃竟还记得这傻孩子！”

我莞尔，披了外袍，亲自将她送出门外。

四下守卫果然已经退避到远处廊下，只有一名高大青年守在门边，见我们出来，慌忙欠身低头。我不动声色将吴夫人交到他身侧，抬眼细看了看，不觉失笑——这吴夫人口中的“傻孩子”只怕比我还年长，身形魁梧，浓眉虎目，颇具忠厚之相。

目送牟连护送吴夫人远去，我仍立在门口，等了半晌才见牟连大步而回，远远见了，驻足按剑欠身。我侧目左右，向他微微颌首。牟连略一迟疑，还是近前行礼道，“末将牟连，参见王妃。”

左右守卫仍在走动巡逻，我淡淡道，“方才吴夫人遗落了物件，你随我来。”

说罢我转身径直往房中去，牟连急急唤了两声，不见我停步，只得跟进来。

转入垂帘后的内室，牟连停步不前，在帘外尴尬开口道，“王妃寝居之处，末将不敢擅入。”

我取下腕上一副翡翠衔珠朝凤钏，让玉秀捧了出去。隔了垂帘，只见牟连接过手中，低头凝神细看，神色随即一变，满脸涨红，屈膝跪地道：“王妃恐怕弄错了，这副钏子是皇家之物，价值连城，并非姑母所有。”

我隔了垂帘对他微微一笑，“是么，那就送给尊夫人吧。”

牟连窘急，“末将惶恐，有负王妃盛意，请王妃收回此物。”

我依然微笑，“这是昔年明昭皇后御用之物，世间只此一副，其价何止连城。”

牟连不假思索，语声已隐有怒意，朝我大声道，“请王妃收回！”

我凝视他刚强面容，心下一线明光亮彻。

“吴夫人所言不假，牟将军果真是磊落君子。”我拂帘而出，含笑立在他面前。牟连怔住，目光亮了一亮，这才松了口气，忙将凤钏交予玉秀。

“王妃谬赞，在下愧不敢当。”他向我俯首行礼，低声恳切道，“王妃不必担忧，在下虽位卑力薄，也当竭尽所能，维护王妃周全。”

“是么？”我笑了笑，陡然沉下脸来，“你身为朝廷将领，不思为国效命，反而投靠叛军，此乃不忠；既已投靠了吴谦，却又违悖军令，暗中维护于我，此乃不义。堂堂七尺男儿，空负一身本领，为何专行不忠不义之事？”

我话音未尽，牟连早已脸色大变，额头青筋凸绽，黧黑脸膛涨作紫红。

玉秀惊得脸色发青，连连以目光警示我，惟恐牟连被此言激怒，做出危险之举。我只作未见，冷冷凝视牟连，见他低头按住剑柄，指节因用力而发白，整个人似已僵冷。

半晌对峙，漫长似寒夜。

他哑声开口，一字字似从牙缝迸出，“王妃所言不差，牟连空怀报国志，所行却是不忠不义，人神共弃。然则人各有命，如今回头已

晚，牟连亦无从选择……望王妃恕罪！”

此话出口，再也掩藏不住冷面下的困窘难堪，他猛一顿首，起身掉头，大步而去。

“命由天，事由人，果真愿意回头，何时都不嫌晚。”我望着他背影，悠悠开口。

他身形一滞，脚步稍缓。

“豫章王惜才爱才，不以出身为意，俊杰当与英雄相惜。你托身吴谦手下多年，至今一事无成……”我厉声斥责，不容他有反驳的余地，“难道说，将军十年磨剑，还未踏上沙场半步，今日却要与同袍相残？从前吴夫人说你崇拜豫章王，恨不能追随麾下。如今豫章王大军即将兵临城下，你却要与他为敌么！”

牟连顿足不前，魁梧背影僵硬如石，听得我最后那句，肩头更是一颤。

如果以利、以理、以义，都不能令其心志动摇，我亦无计可施了。

望着那一动不动的背影，我手心微微渗出汗来，心知最后转机就在此人身上了，若此时不能将他打动，只怕以后再无机会。父亲说过，但凡世人，总有弱点可袭……而我对这牟连并无所知，仅仅听闻他崇敬萧綦，一心建功卫国，苦于怀才不遇。这便是他的弱点，是我唯一可击破的地方。

我叹息，“成魔成佛，或取或舍，只在一念间。”

“喀”的一声，剑柄上似有铜饰被他握得太重而折断，这声响也惊得我心头一颤。

牟连转身，定定望住我，满目震动，喉头微微滚动。

仿佛绷紧的弓弦骤然放开，我心里一松，后背冷汗反而透衣而出。

“言尽于此，望牟将军好自为之。”我略一欠身，转身步入帘后，留他呆立原地。

转入垂帘，我忙抚住胸口，只恐急促的气息泄露了自己的忐忑。

过了半晌才听得牟连沉重的脚步声渐渐远去，连告退的话也忘了说。我倚着屏风，这才长长吁了口气，向玉秀莞尔一笑，“或许我们有

救了。”

玉秀连连拍着胸口，“吓死人了，王妃……你怎么如此大胆，方才若激得他翻脸，可怎么办！”

我叹口气，“横竖已经到了绝境，不如放手一搏。”

“那人，果真可靠么？”玉秀惴惴开口，一脸愁苦，“眼下宋将军生死不知，这里连同随行侍女在内，也不过十余名女子，外头守军却那么多……”

我沉默，方才对牟连的一番试探游说，我亦没有半分把握，手心里何尝不是攥着一把汗。那牟连比我年长，到底也是统兵之人，岂能轻易被我一个小女子所震慑，又岂能被我寥寥数语所动摇。我所倚仗的，不外有二，一是他心志不坚，二是萧綦的赫赫威名。

对于一个年轻热血的卑微将领，豫章王的名字恐怕已是一个不可动摇的神话。

之前我以财物试探，他若是贪婪短视之人，那也绝不能信赖。所幸此人品性端厚，心思缜密，若能为我所用，必是难得的人才……方才见他已经动摇，我及时打住，若是逼破诱劝过急，激起他的抵触之心，反而坏事。

风寒带来的发热还未退去，再经这一番折腾，我已疲累不支。玉秀忙侍候我睡下，复又放心不下我，执意抱了被衾在外间值守。

甫一躺下，我便有些恍惚，依稀见一骑绝尘而来，马背上的俊雅少年锦衣雕鞍，神采飞扬——正是哥哥骑了姑姑赐他的大宛名马，正得意非凡地驰来。却听父亲冷冷负手说道：“驯马容易驯人难，烈马亦如良将，你可悟出了驯人之道？”

耳边隐隐似听得父亲在问我，“你可悟出了驯人之道？”

我觉得甜蜜雀跃，仿佛回到承欢父亲膝下的日子，依然可以拖着他袖袍撒娇。

“阿妩悟出了……”我喃喃笑着，翻身拥紧被衾，眼角似有温热湿润，旋即坠入沉睡。

一夜噩梦频惊。

四更敲过，耳边隐隐有刀兵交接之声，我恹恹将脸埋入枕衾间，竭力挥去噩梦留下的幻觉。

忽然间听得房门一声骤响，侍女跌跌撞撞的脚步声闯入，惊慌叫道，“玉秀姑娘快醒醒，有人杀进来了，快叫王妃，快——”

我一惊，探身坐起，扯过外袍披上。

“王妃快走，叛军来了，奴婢保护您冲出去！”玉秀赤着脚奔进来，手里抓了一支烛台，不由分说拽了我便要往外跑。随行被俘而来的侍女们惊慌失措跟在她后面，一个个披头散发。

“都慌什么！”我厉声呵斥，甩开玉秀的手，“给我站好！”

乱作一团的众人被我厉声震住，停下来瑟缩不知所措。外面果然传来阵阵刀兵喊杀声，听来已经不远，只怕即刻便要杀到这里。我心中急跳，竭力稳定心神，飞快寻思对策——夜袭行馆之人，若非杀我，便是救我。城中除了吴谦，未必没有旁人想杀我。此时敌友难辨，万万不能冒险。

我立刻走到帘边，见门口守卫兵士如临大敌，刀剑都已出鞘，便回头向众人低声道：“稍后若有变故，我们趁乱闯出去，一直沿曲廊到西厢，经兰庭、过曲水桥、流觞台，便是行馆侧门，平素鲜有人知。你们可记清楚了？”

我话音还未落，喊杀声已到了门口，竟来得这么快！

夺城

门口刀兵交击，守卫惨呼连连，猛然一声巨响落在门外，硝火闪烁，伴着浓烟滚滚，裂石碎木之声，地面随之巨震。

“小心！”玉秀扑在我身上，我被浓烟呛得说不出话，眼前一片模糊，只紧紧抓住玉秀。

陡然听得一个男子声音，“属下庞癸，参见郡主！”浓烟中只见一个鬼魅般身影靠近，向我屈膝跪下。他唤我郡主，自报名号“庞癸”——暗人没有自己的名字，各地暗人首领以天干为组，地支为号，来人果然是自己人。我惊喜交加，脱口道，“原来是你们！”

庞癸按剑在手，“事不宜迟，宋将军在外接应，请随属下走！”

我们疾步奔出房外，借着浓烟夜色的隐蔽，随行暗人一路掩杀，直冲到内院门口。

门外大群守卫正与百余名铁甲精卫厮杀在一起，当先一人正是宋怀恩。

我们身后火光蜿蜒，脚步声震地，正有大队追兵赶来。

庞癸大喝一声，“王妃已救出，宋将军护送王妃先走，我等断后！”

宋怀恩策马跃出重围，俯身将我拽上马背，紧紧将我揽住，夹马向外冲去。他手臂上一股温热渗湿我衣衫，竟是伤处汨汨涌出的鲜血。我不假思索，慌忙以手按住那伤处，想止住流血。

“无妨。”他反手格开一柄刺到马前的长戟，咬牙喘息，对我颤声说，“别弄脏王妃的手。”

这话竟叫我心里一痛，眼见这些大好男儿为我流血拚命，刀剑虽没有落在我身上，却依然剜心刻骨，恨不能立即叫他们住手。

“住手——”

蓦然一声断喝从身后传来。

惊回首，但见牟连仗刀立马，凛然立在十丈开外，身后大队士兵严阵以待，弓弩开弦，枪戟林立，手中火把映得天空火红，刀剑甲冑的寒光熠熠耀花人眼。

身后宋怀恩气息一沉，缓缓将我揽紧，横剑在前，全神戒备。

庞癸等人迅捷围拢呈扇阵，挡在我们马前，杀红了眼的两方都停下手，相向对峙。

我心神悬紧，凝眸望向牟连。

火光烈烈，将他脸庞映得半明半暗，夜风中满是硝石与松油的味道，隐隐挟裹着血腥气。

宋怀恩将手缓缓移下，无声无息扣住了鞍旁所悬的雕弓。

“虚惊一场，原来是自己弟兄。”牟连淡淡开口，举剑发令，“放行——”

话音落地，四下众人尽皆一震，身后宋怀恩亦是愕然，唯有我长长松了口气。

片刻僵立之后，门外守军齐齐退后，刀剑还鞘，枪戟撤回，让出中间一条通道。

庞癸回首与宋怀恩眼神交错，我低声对宋怀恩说，“此人可信。”

宋怀恩微微颌首，向牟连朗声道，“多谢。”

牟连点头，将手臂一挥，“路上当心。”

他望住我们，昏暗中莫辨神色，我只觉得他欲言又止。

蓦然一骑从他身后掠出，拔剑指向我们，“他们是豫章王的人，王妃在他们手中！”

庞癸等霍然一惊，不待我们回应，牟连已怒斥道，“混帐！哪有什么豫章王，你他妈眼花了！”

那副将勒马逼近两步，“好你个牟连，竟敢私自纵敌！来人，将这叛贼拿下！”

四下守军毫无动静，一个个坚定如铁石，只望向牟连。

牟连冷冷侧首，一言不发，凜然有杀气迫人而来。

那副将仓惶环顾左右，大惊失色，“你们……你们都造反了不成？”

陡然一声暴喝，牟连拔剑，手起剑落，将那人劈翻落马，连哼都未及哼出一声！

眼前惊变只在一瞬之间，那人的尸首在地上滚了几滚，左右才爆出惊悸低呼之声。

我亦未曾想到牟连会当众斩杀副将，一时间惊得说不出话。只见牟连定定望住手中滴血长剑，僵立半晌，霍然抬头向我们嘶声吼道，“还不快走！”

宋怀恩将马一勒，我按住他的手，“且慢。”

所有人的目光堪堪汇集于我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扬声肃然道，“逆贼吴谦谋反，犯上作乱。牟连大义灭亲，忠勇可嘉；待豫章王大军入城，平定晖州之乱，必当上奏朝廷，褒扬功勋；众将士平叛有功，皆有嘉赏。”

牟连定定望住我，仿如呆了一般。

恰在僵持中，宋怀恩扬剑指天，高声道，“吾等誓死追随豫章王，效忠皇室，吾皇万岁——”

“吾皇万岁！”铁骑精卫与庞癸等人随即跪地响应。

四下守军将士再无迟疑，尽皆伏跪在地，山呼万岁之声响彻夜空，令我心神震荡。

牟连翻身下马，默然垂首片刻，屈膝跪倒，“吾皇万岁！”

事不宜迟，一旦吴谦获知行馆之变，我们便先机尽失。

宋怀恩与牟连、庞癸等人当即在行馆议定大计，兵分三路行事。

牟连率领手下戍卫，趁城头换岗之机，夜袭北门，分兵拿下防守薄弱的东西二门；庞癸派出暗人，持我的密函从北门出城，趁夜赶往宁朔方向，向萧綦前锋大军报讯；宋怀恩率领五百精骑，趁乱杀入刺史府，挟制住吴谦，再与牟连会合，往城南驻军大营夺取兵符，号令全城守军；同时，由庞癸率领手下暗人四下潜入晖州机要之地——官仓、府库、营房，在城中四下纵火，散布豫章王攻城的消息，动摇晖州军心，令全城陷入混乱。

此刻天色微明，已过五更，正是人们将醒未醒，最为松懈的时刻。

我们只有一次机会，要么一击得手，要么全军覆没。

宋、牟、庞三人各自点齐兵马，整装上马。

宋怀恩勒马回头，向我按剑俯首。

我深深凝望他年轻坚毅的面容，向他们三人俯身長拜，“王儼在此等候三位平安归来！”

两百余名侍卫留下来守护行馆，我带领玉秀等侍女，照料夜间拼杀受伤的士兵。行馆内一切有条不紊，侍卫们严阵以待，只等城中的讯号。我这才抽身回房，匆匆梳洗整装。

约莫过了两三柱香的时间，侍卫来报，称城中火光已起。

我匆忙登上行馆后山最高的流觞台，凭栏俯瞰城中。

浓云阴霾笼罩下的晖州已是一片惊乱景像，城中四下腾起熊熊火光，天际第一缕晨光还未出现便已被浓烟遮蔽。阴云沉沉压顶，看来今天将有暴雨倾盆。

我眼前隐约浮现出兵荒马乱，人群奔走呼号的惨景……想来此时，整个晖州都已陷入大难临头的惊恐和混乱。自睡梦中惊醒的人们，睁眼所见，亦如我眼前这般景像，依稀似末日将临。

片刻之后，北门方向吹响号角，惊彻全城——那是我们约定的讯号，牟连已经得手。

天际浓云低垂，天色依然昏黑如夜。

北门被牟连拿下，飞马报讯的暗人顺利出城。我遥望北面，闭目默祷，只盼萧綦快快赶来。

按庞癸所献之计，此刻百余骑兵应当已出城，沿路燃起狼烟，以树枝缚于马尾，在离城一里外往来奔驰，踏起沙尘漫天，一路狼烟滚滚，扬尘延绵。城中守军素来敬畏豫章王威名，骤然听得萧綦亲率大军到来，已是魂飞魄散，待亲眼望见北门已破，城外一片烟尘冲天，在天色昏暗中远远望去，恰似千军万马浩荡而来，哪里还顾得上分辨真伪——果然未出半个时辰，东门、西门相继传来低沉号角，两处守军不战自溃，皆被牟连拿下。

城中混乱之状愈演愈烈，火光映红了半边天空，浓烟升腾，如莽莽黑蛇舞动。

此时晖州生变，全城火光冲天，浓烟蔽日，料想蹇宁王在河对岸也看到了这番光景。

他会不会相信是萧綦的大军攻城，如果骗不过这个老狐狸，依然被他强行渡河，又当如何是好？我的手心后背俱是冷汗，纵然经历过一次次生死险境，面对这满城烽火，恶战在即，仍禁不住心神俱寒。

忽听身后有低微的哽噎声，我回头，却见玉秀脸色苍白，正抬手拭泪。

“你怕什么？”我沉下脸来，目光缓缓扫过身后戎装仗剑的护卫们，向玉秀沉声道，“这里没有胆小怯弱之人，众将士舍生忘死，个个都是真正的勇士，能与他们共生死，是你的荣耀。”

身后众侍卫尽皆动容，玉秀扑通跪倒在地，“奴婢知错。”

到底还是个十五岁的孩子，她已算十分勇敢。我心中不忍，神色稍缓，伸手将她扶起，“将士们正在搏命拼杀，我不想看见任何人在此刻流泪。”

玉秀的泪水在眼眶中打转，颤声道：“奴婢不怕，奴婢只是，只是怕宋将军他们有危险。”

这女孩子一双圆圆亮亮的大眼中，满是关切惶恐。我心中怦然牵动，顿时有几分了然，今日若换了萧綦在阵前拼杀，我也未必能如此镇定。

眼前隐隐浮现萧綦从容睥睨的眼神……似有莫名的力量注入心里，令我神思澄明。

我直视玉秀，决然开口，“他们都是最骁勇的战士，必定会平安回到我们身边。”

我的话音未落，南面城外传来雄浑嘹亮的号角，其声冲天而起，直裂晨空，随即是千万战鼓齐擂，鼓声动地，滚滚而来，声势之间杀气震天。

那应该是宋怀恩夺下了驻军大营，按事先约定，擂响战鼓，吹起号角，隔河向睿宁王示威。

我站在高台之上，一时心神俱震，握紧了围栏，不敢相信一切如此顺遂。

玉秀已顾不得礼制，抓住我袍袖，连连追问，“王妃你听！那是什么？那头怎么样了？”

我紧抿了唇不敢开口，没有听到他们亲口传来消息之前，不敢妄存一丝侥幸。

半炷香时间的等待，漫长难熬，几乎耗尽我全部定力。

“报——”

一名侍卫飞奔上来，“晖州刺史吴谦伏诛，守将弃甲归降，四面城门皆已拿下，宋牟两位将军已接掌晖州军政，庞大人正率兵赶回行馆！”

玉秀跳起来，忘乎所以地欢叫，“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！”

身后众侍卫欢声雷动，振奋鼓舞之色溢于言表。

“很好，预备车驾入城。”我含笑点头，强抑心中激动，没有让声音流露半分颤抖。

转身仰望天空，我闭上眼，在心中重复玉秀方才的话，恨不得立时跪倒，叩谢上苍佑我。

庞癸赶回行馆时，大雨终于倾盆而下。

我抢在他跪拜之前，亲手扶住他，向他和身后浴血沐雨的勇士们含笑致谢。

庞癸弃了头盔，狠狠抹一把脸上雨水，朗声笑道，“做了半辈子暗人，今日能随两位将军冲锋阵前，痛快厮杀一场，是属下平生大幸！”

如此豪迈的汉子，可惜身为暗人，注定终生不见天日。我凝视庞癸，微笑道，“若是随我回京，从此跟随豫章王麾下，你可愿意？”

庞癸二话不说跪倒，“属下(禁止)为暗人，曾受王氏大恩，立誓效忠，至死不得易主。”

我一怔，心下怅然，忽而转念回过神来，“那么，若是跟随于我呢？”

“但凭王妃驱策！”庞癸抬头，目光炯炯，露出一线微笑。

望着庞癸和他身后黑压压跪到一地的暗人，这一刻我猛然惊觉——昔日王氏一明一暗，在朝在野的两大势力，分别由父亲和叔父所主宰，而今我却被时势推到了他们之前，第一次取代父辈的权威。我所接掌的不仅是眼前众人的生死命运，更是他们对王氏的忠诚信重。

只在一念之间，似有强大的力量涌入心中，将心底变得一点点坚硬。

车驾和随行侍卫穿过城中，沿路百姓纷纷惊慌走避，再无人敢像昨日一般围观。

全城已经戒备森严，经此一场变乱，晖州已是人心惶惶，富家大户纷纷席卷细软出城躲避，普通百姓无力弃家远行，则急于屯粮储物，以防再起战祸。

路上时有见到守军士兵趁乱扰民，昨日还是繁华盛景的晖州，一夜之间变得满目苍凉。

我放下垂帘，不忍再看。

车驾到达刺史府前，入目一片狼藉。

门前石阶上还残留着未洗净的血迹，依稀可见昨夜一场混战的惨烈。庭前文书卷帙散乱遍地，却不见一个仆从婢女，到处是重甲佩刀的士兵在清理洒扫。

宋怀恩带着晖州大小官员迎了出来，一众文吏武将都是往日在晖州见过的，当时每逢节令筵饮，总少不了诸人的迎奉。我所过之处，众人皆俯首敛息，恍惚还似当年初来晖州的情境，然而彼时此地，一切已然迥异。

宋怀恩战甲未卸，臂上伤处只草草包扎，眼底布满血丝，依然意气飞扬。

他简略将战况一一禀来，对其间惨烈只字不提，只说吴谦仓皇出逃，混入乱军之中，被他亲手射死。睿宁王那边派出十余艘小艇沿河查探，暂且不见动静。

一时间千头万绪，我也暗自焦虑，当着晖州大小官吏，只得不动声色。

我嘱咐了三件要务。其一，稳定民心，天黑之前平定城中骚乱；其二，加强城防，随时准备抵御睿宁王大军；其三，储备粮草，等待豫章王大军到来。

府中不见牟连的身影，问及宋怀恩，却见他面色迟疑。

遣退了其余官吏，我回到内堂，蹙眉看向宋怀恩。

他低声道，“牟统领正在吴夫人房中。”

我将眉一挑，心中已有不祥之感，只听他说，“吴谦死讯传回之后，吴夫人便自刎了。”

吴夫人的尸首是牟连亲手殓葬的。

她没有留下只言片语，走得异常决绝。吴谦的两个妾室哭哭啼啼，只说夫人将蕙心小姐交给她们，自己回了房中，不料竟以老爷平日的佩剑横颈自刎。

一个足不出闺阁的妇人，平生从未碰过刀剑，却选择这样的方式，追随丈夫而去。

我没有踏进她的灵堂，也没去送她最后一程——她必然是不愿见到我的。昨日离去之前，言犹在耳，我曾对她说，“患难相护之恩，他日必定相报”。

她的患难相护，换来家门惨变，我的报答便是诱叛她引以为傲的亲侄，杀死她的夫君。

“王妃，天都快黑了，您出来吃点东西吧。”玉秀隔了门，在外面低声求恳。

我枯坐在窗下一言不发，望着北边天际发呆，看夜色一点一点围拢。什么人也不愿见，什么话也不想说，我将自己关在房里，没有勇

气去看一看牟连，看一看那个叫蕙心的女孩儿。听说吴蕙心哭晕过去多次，悬梁未遂，此时还躺在床上，水米未进。

玉秀还在外面苦苦求我开门，我走到门口，默然立了片刻，将门打开。

“领我去看看吴蕙心。”我淡淡开口，玉秀怔怔看着我脸色，没敢劝阻，立即转身带路。

还未踏进闺房门口，就听见女子的哭泣声，伴着碎瓷裂盏的声音。

一名妇人匆忙迎了出来，素衣着孝，面目清丽，不卑不亢向我行礼，自称妾身曹氏。

我无心多言，径直步入房中，恰见那苍白纤弱的女孩儿将侍女奉上的粥肴摔开。

我接过仆妇手里的粥碗，走到她床前，垂眸凝视她。

周围侍婢跪了一地，蕙心含泪抬头，惊疑不定地望向我，双眼哭得红肿。

“张口。”我舀了一勺粥，喂到她唇边。

她睁大眼睛瞪着我，我冷冷开口，“粥里有毒，是送你上路的。”

蕙心一颤，满目骇然，嘴唇剧烈颤抖。

“你想死，我便成全你。”我将勺子强行送到她唇间。

她不由自主地瑟缩，抖成一团，眼泪大颗大颗落下，“你是谁……”

我将碗放下，凝视她双眸，缓缓说道，“我是豫章王妃。”

她双瞳骤然大睁，尖声道，“是你害死我爹娘！”

我不闪不避，任由她扑上来抓住我衣襟，眼前一花，被她一掌掴在颊上。

身后玉秀与曹氏抢上来格挡，我抬手阻住她们，又受了她反手一掌，双颊立时火辣。

蕙心又伸手来掐我颈项，我避开，扣住了她手腕。

我的身量已算单薄，这女孩儿竟比我还削瘦几分，手上力道微弱，被我扣住动弹不得。

“这两掌是我欠你母亲的。”我淡淡开口，“若是你自己想报仇，先活下来再说。”

我放开吴蕙心，起身拂袖而去。

那曹氏一路随我到了庭中，俯身道，“多谢王妃。”

“蕙心不是真心求死，她会好好活下来。”我疲倦地叹息一声，恍然记起玉秀之前提过，吴蕙心由牟连的夫人在照料……我侧首看她，“你是牟夫人？”

曹氏低头称是。

我一时无言相对，沉默片刻道，“牟将军可好？”

“多谢王妃垂顾，外子已赶往营中，协助宋将军署理防务。”曹氏语声低柔，落落大方，不似一般闺阁女子。我颌首道，“辛苦牟将军与夫人了。”

曹氏脸上一红，欲言又止。我觉得蹊跷，回眸细看她。她迟疑片刻，终究开口道，“外子只是戍卫统领，位份卑微，当不起将军的名衔。”

我怔住，讶然道，“牟连的职位怎会如此低微？他不是吴夫人之侄么？”

曹氏有些窘迫，沉默片刻，似鼓起极大勇气开口，“外子不肯依附裙带之便，姑父也惟恐带累了官声……是以外子空怀报国之志，却多年不得升迁。此番姑父投靠叛军，外子也曾力劝。及至王妃入城，终令外子临崖勒马，未致铸成大错。妾身虽愚昧，亦知好马需遇伯乐，良将需投明主。恳请王妃为外子美言，不计门庭之嫌，勿令良将报国无门！”她一气说来，脸颊涨红，向我俯身拜倒，“妾身在此叩谢王妃！”

这一番话虽是出于私心，惟恐牟连受到牵连，身为降将受人轻视，故而他开脱求情……然而从她口中道出，却是诚挚坦荡，并无半分谄媚之态。看她年纪似与哥哥相仿，心机胆识不输须眉，叫我油然而生敬佩之心，忙亲手将她扶起。

“牟连有贤妻若此，可见他非但是良将，亦是一员福将。”我向她扬眉一笑，不觉起了亲近之心，“王儇年轻识浅，若蒙牟夫人不弃，愿能时时提点于我，共商此间事务。”

曹氏喜出望外，忙又拜倒。

是夜，辗转无眠。

宋怀恩执意要我从小行馆迁入刺史府，虽是守卫森严，安全无虞，我却一闭眼就想起吴夫人，想起蕙心，哪里还能安睡。已是夜阑更深，我仍毫无睡意，索性披衣起来，步出庭院。

夜空漆黑，不见一丝月色，只有隐隐火光映得天际微明，依稀可见守夜的士卒在城头巡视走动。我只带了几名值夜的侍女，没有唤起玉秀，她连日惊累不堪，回房便已酣睡了。

信步走到内院门口，却见外院还是灯火通明，仍有军士府吏进出繁忙。

我悄然行至偏厅，示意门口侍卫不要出声。只见厅中几名校将围聚在舆图前面，当中一人正是宋怀恩。他换了一身深蓝便袍，在灯下看来，愈显清俊，言止从容坚定，隐有大将之风。

想来当年，萧綦少年之时，也是这般意气飞扬吧。

我在门外静静站了片刻，他也未发现，只专注向众将布署兵力防务。我心下欣慰，转身正欲离去，却听身后有人讶然道，“王妃！”

回头见宋怀恩霍然抬头，定定望住我。

“时辰已晚，若非紧急军务，诸位还是早些回府歇息吧。”我步入厅中，向众人温言笑道。

宋怀恩颌首一笑，依言遣散了众人。

我徐步踱至舆图前，他沉默地跟在我身后，保持着数尺距离，一如既往的恭谨拘束。

“你的伤势如何？”我微笑侧首。

他低头道，“已无大碍，只是皮肉伤，多谢王妃挂虑。”

见他神色越发局促，我不禁失笑，“怀恩，为何与我说话总是如临大敌一般？”

他竟一呆，似被我这句笑语惊住，耳根竟又红了。

见他如此尴尬，我亦不敢再言笑，侧首轻咳了声，正色道，“按眼下情形，你看睿宁王会否抢先渡河？”

宋怀恩神色有些恍惚，愣了片刻才回答道，“今日晖州大乱，烽烟四起，睿宁王素来谨慎多疑，见此情形，势必不敢贸然渡河。然而，属下担心时日拖得越久，越令他起疑。”

我颌首道，“不错，若果真是大军已到，必定不会守城不出。越是按兵不动，越是露出破绽，迟早被他觑出我们的底细。”

“王爷接到信报，假使路途顺利，不出五日应能赶到。”宋怀恩深深蹙眉，“如何拖过这五日，便是关键所在。牟连已依计将豫章王帅旗遍插城头，驻军大营增加炉灶炊烟，日夜巡逻不熄，造出大军入城的假相……即便如此，依属下看来，最多也只能拖到三日。”

我沉默，心下早已有此准备，最坏的可能也莫过于刀兵相向。

“照此说来，三日之后，一场鏖战在所难免了？”我肃然望向他。

宋怀恩毅然点头，“我们至少仍需坚守两日，将睿宁王挡在晖州城外，等待王爷赶来。”

我蹙眉缓缓道，“晖州兵力远远不足，守军素来吃惯了皇粮，惫懒成性，疏于操练，又逢人心浮动之际……若是硬拼起来，我担心能否拖过两日。”

“挡不住也要挡！”宋怀恩抬眸，眼底宛如冰封，“属下已经传令全军，一旦城破，我便纵火焚城，叫全城守军、老弱妇孺皆与叛军同葬！”

我一震，骇然凝望了他，半晌不能言语。

他凛然与我对视，缓缓道，“如此，则破釜沉舟，再无退路，惟有以命相搏！”

并肩

晖州的夜风比宁朔温软，五月深宵，透衣清凉，吹起我鬓发纷飞。

我立在中庭，仰首望向天际，微微叹息，“交战一起，不知道这座城池将会变成怎样。”

宋怀恩默然片刻，“彭泽刺史已经举兵叛乱，烽烟燃及东南诸郡，一旦水泽之路失陷，琅玕也不再太平。长公主此时还在路途中，获知彭泽兵乱，只怕不会再往琅玕去了。”

我黯然叹道：“家母此时应当已在返回京城的路上了……依她的性子，回去了也好。”

“难道长公主不知京城之危？”宋怀恩蹙眉看我，神色略见忧急。

“正因京城陷于危急，家母才肯回去罢。”我无奈一笑，到底是数十年夫妻，对父亲纵有万般怨恨，当此生死关头，她总要和他在一起的。晋敏长公主的性子，若真执拗起来，谁又阻得住她。彭泽之乱将京城逼到危急边缘，或许也逼出了母亲的真情。

“王妃此话何解？”宋怀恩惴惴开口，犹自疑惑。

我却不愿再与旁人提及家事，只淡淡一笑，“我确信她会返回京城，正如我也会留在晖州。”

“你要留在晖州？”宋怀恩语声陡然拔高，连敬辞也忘了，朝我脱口怒道，“万万不可！”

夜色下，他一双剑眉飞扬，满目焦灼关切。

我看在眼里，心下怦然一紧。这样的目光，没有敬畏与恭谦，只是无遮无挡的热切，再不是臣属之于主上，仅仅是一个男子看向一个女子的目光。

只听他急急道，“晖州一战在即，属下预备明日一早就让庞癸护送王妃出城，北上与王爷会合……无论如何，决不能让王妃涉险！”

我侧首转身，避开他灼人目光，心下竟有些许慌乱。

一时相对无语，惟觉夜风吹得衣袂翻飞。

“你只需全力守城，至于是去是留，我自有分寸。”我敛定心神，淡淡开口。

宋怀恩气急，张口欲说什么，却又陡然止住，将唇角紧抿作一线。

我回眸静静看他，“你跟随王爷身经百战，可曾因战况危急而临阵退缩过？”

他蹙眉道，“将军自当战死沙场，王妃你身为女子，岂能相提并论！”

“那么，”我微微一笑，“若是王爷在此，他可会抛下你们，独自离城避难？”

“那也不同！”宋怀恩勃然怒道。

我含笑直视他，“有何不同，我是豫章王妃，自当与豫章王麾下将士共同进退。”

宋怀恩默然垂下目光，不再与我争执。

折返内院的一路上，他沉默地跟在身后护送，于门边驻足目送我入内。

步入曲径深处，仍依稀感觉到身后的目光……我忍不住驻足回头，见那淡淡身影子然立于门下，袖袂飞扬，说不出的寂寥孤清。

天色刚亮，潜去鹿岭关外打探虚实的军士回报，睿宁王大军正在加紧督造战船，曾派出数队小艇于凌晨时分靠近河岸，打探我军消息，皆被巡夜守军发现，劲弩齐发，将其逼退。

牟连已经封闭四面城门，下令城中军民储粮备战，调集重兵驻守鹿岭关，不准任何人从南境入城。鹿岭关将在今日正午封闭，此刻关门内外已是人马如潮，附近百姓扶老携幼，抢在封关之前入城躲避战事。

一连两天过去，睿宁王的战船已在河岸列开阵势，天色晴好时，依稀可见对岸飘扬的战旗。

到第三天，渡河刺探的小艇骤然增多，不时向城头射来箭矢，叫嚣挑衅。牟连与宋怀恩交替值守城头，严令死守，不准守军士兵回应反击。睿宁王越是试探，越显出他疑虑心虚，摸不准我方的虚实。

城头风云诡谲，城内人心惶惶。

百姓忙于屯粮避战，城中米行纷纷告罄关门，贫民哀告无门。晖州多年未经战事，官仓所储粮草许久不曾清点，竟已霉坏了许多，也不知能供军中多久的用度。

眼前一团乱麻，叫我无从应对。自幼所见所学，虽也不乏兵书韬略，耳濡目染却大多是宫闱朝堂间弄权之术，这最最寻常的民生衣食之事恰是我闻所未闻的。晖州大小官吏平素饱食终日，最擅歌赋清谈，真正到了用兵之际，一个个只会空谈。

正值一筹莫展之际，牟夫人曹氏举荐了数名出身寒庶的下吏，包括她的族兄在内一共七人，均是在各处府衙持事多年的清吏，深谙民情，行事勤勉，这才解了我的燃眉之急。连日里，众人不眠不休，逐

一清点官仓府库，供给军中的粮草皆已就位，另开了仓廩专司赈济。城中人心稍定，骚乱渐止。

从前虽知朝廷吏治败坏，贵胄子弟庸碌无为，却不知已到了这样的地步。

我抚额长叹，想起在京中的哥哥，只觉深深无奈，心中隐有忧虑。

已是入夜时分，照宋怀恩的预料，只怕睿宁王的耐心难以耗过今晚。

我与曹氏相携而至城头，时近子夜，今夜的晖州月明星稀，分外靖好。

城头守备一切如旧，不见半分慌乱，暗中却已全城警戒，四门守军皆是枕戈待旦。

宋怀恩与牟连闻讯赶来，两人皆是重甲佩剑，眼有红丝。

听曹氏说，牟连已经三日未曾回府，一直值守在营中。此刻他夫妇二人相见于城头，生死之战或许就在转瞬，两人沉静对视，没有只言片语，却似已道尽一切。

我心中触动，含笑转身，对宋怀恩道，“宋将军请随我来。”

离开牟氏夫妇数丈远了，我才止步回身，向宋怀恩微微一笑，“且让他们聚一聚吧。”

宋怀恩含笑不语，深深看我一眼，复又目光微垂。

这三日来，我着意回避，每日除了商议要事，并不与他见面。偶有琐事，总是命玉秀往返传话。平素听她回来说起宋将军，总是眉飞色舞，此刻宋怀恩就在眼前，她却低头立于我身后，看也不敢看他一眼。少年情事，莫不如此。

眼下战事在即，我却被眼前的牟氏夫妇，与玉秀的女儿心事，勾起了满心温柔。

宋怀恩亦微微含笑，凝望远处江面，只字不提战事，似不愿惊扰这城头片刻的宁静。

良久无语，倒是玉秀轻轻开口打破了沉寂，“江面起雾了，王妃可要添衣？”

我摇头，却见江面果真已弥漫了氤氲水雾，似乳色轻纱笼罩水面，随风缓缓流动。

“再过两个时辰，便是江面雾霭最浓的时候。”宋怀恩低低开口，语声带了一丝肃杀，“那便是攻城最好的时机。若是过了寅时，未见敌军来袭，我们便又撑过一日。”

我心下凛了一凛，依然朗声笑道，“已经过了子时，现在是第四日了，王爷的前锋大军离我们又近了许多。或许明日此时，援军便能到了。”

“智者多疑，勇者少虑。”他含笑沉吟道，“我们闭门不战本是拖延之策，所幸此番遭遇的对手是睿宁王，此人年老多疑，见此情状只怕越是谨慎，惟恐有诈。”

我附掌而笑，戏谑道，“不错，但愿他再多几分慎重沉稳，切莫学少年莽撞。”

宋怀恩与我相视而笑。

回到房中，再也不能入睡，听着声声更漏，将两个时辰一分分捱过。

问了玉秀不知第几遍，从子时三刻数到寅时初刻，我与她俱是困倦不堪，伏在案头不知不觉竟懵懵睡去……待我被更声猛然惊起，推醒玉秀，一问值夜的侍女，才知已是卯时初刻了！

果真又捱过一天了。

望着东方微微泛白的天际，远观城头灯火，我只觉又是宽慰又是疲惫。

连日来，一直不曾安睡，此时心头一块大石暂且落了地，困意却再也抵挡不住。

阖眼之前还嘱咐玉秀，辰时一过便叫醒我，然而未等玉秀回答，我神志已迷糊过去。

这一觉睡得恬然无梦，酣沉无比。

将醒未醒之间，依稀见到萧綦骑着他那神气活现的墨蛟，从远处缓缓而来，竟走得那么慢……我恨不得狠狠一鞭子抽上墨蛟，叫这顽劣的马儿跑快一些。

“到了，到了，王爷到了……”梦中竟还有人欢呼。

我笑着翻身，却被人重重推了一把，立时醒转过来。却是玉秀拼命摇着我，口中连连嚷着什么，我怔了片刻才听清——

她是说，王爷到了。

身旁侍女皆喜上眉梢，门外传来侍卫奔走出迎的脚步声——果真不是在梦中。

我跳下床，扯过外袍披上，胡乱踏了丝履便飞奔出门。

袖袂飘拂，长发被风吹得散乱飞舞。这可恶的走廊甬道天天行走，怎么从不觉得如此漫长难走！众目睽睽之下，我第一次顾不得仪态规矩，提起裙袂大步飞奔，恨不得生出翅膀，瞬间飞到他面前。

甫至大门，远远就望见一面黑色缟金蟠龙帅旗高擎，猎猎招展于耀眼日光之下。

那是豫章王的帅旗，所到之处，即是定国大将军萧綦亲临。

那个威仪赫赫的身影高踞在墨黑战马之上，逆着正午日光，有如天神一般。

我仰起头，眼前是正午耀目的阳光，比阳光更耀目的是那光晕正中的一人一马。

黑铁明光龙鳞甲、墨色狮鬃战马、玄色风氅上刺金蟠龙似欲随风腾空而起。在他身后，是肃列整齐的威武之师，仿如看不到尽头的盾墙在眼前森然排开，又似黑铁色的潮水正自远方滚滚动地而来。

众人跪倒一地，齐声参拜，只余我散发单衣立于他马前。

晨昏寢寐都在企盼的人，真切切站在眼前，我却似痴了一般，怔怔不能言语。

他策马踏前，向我伸出手来。

脚下轻飘飘向他迎去，犹似身在梦中。

他握住我的手，掌心温暖有力，轻轻一带便将我拽上马背。耀眼阳光之下，我看清他的眉目笑容，果真是萧綦，是我心心念念，一刻也不能放下的那个人。

“我来了。”他笑容温暖，目光灼热，语声低沉淡定。这笑容只有我看得见，这淡淡三个字也只有我听得见。整整五天的路途被他硬赶

在此刻到达，其间披星戴月，忧心如焚，全军将士马不停蹄……我虽不能目睹，却能想见。

四目相顾，无需蜜语柔情，他来了，便已经足够。

豫章王前锋大军踏着烈烈日光，浩浩荡荡进入城内。

众目睽睽之下，他与我共乘一骑，穿过欢呼迎候的人群，径直驰上城楼，接受脚下如潮的欢呼。三军将士欢声如雷，士气勃然高张，满城百姓奔走相庆，潮水般呼声远远传开，在城中回荡不息。这是我生平从未见过的狂热，仿佛濒临绝望的人终于迎来拯救万众于水火的神祇；这也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，豫章王的威望竟至于此。

而此时此刻，我以豫章王妃的身份，与他并肩共骑，一同接受万众景仰。

这发自肺腑的欢呼，即便尊贵如皇族，也未必能得到。

这便是民心。

眼前一幕将我深深震撼，良久不能言语。

及至离开城头，驰返府衙，这才惊觉自己一直长发散覆，素颜单衣，就这样被萧綦揽在怀中。

而左右将领，乃至城下三军将士都看到了我们这个样子……我顿时双颊火辣辣发烫，恨不能钻进地缝里去，慌忙将脸低下，不敢触到身后诸人的目光。

“你做什么？”萧綦诧异地低头问我。

我脸颊愈热，声音轻细得不能再轻，“你竟让我这副样子出来。”

身后诸将随行，相隔不过丈余，他竟朗声大笑，“你连整座城池都敢夺下，这时倒怕了羞？”

有低抑笑声从后面传来……我羞窘难当，再不敢接口与他调笑。

一回到府衙，我便跳下马背，头也不回地往内院而去，心下暗恼，赌气不去睬他。

等我匆忙沐浴更衣，梳妆整齐了出来，玉秀说王爷已去了营中，并未来过这里。

我一呆，旋即苦笑。他自然是以军务为重的，日夜兼程赶来也未必是为了我。

黯然倚坐妆台，心下恼也不是，叹也不是。捱过了连日的惊虑忐忑，已是心力交瘁，好不容易盼来了他，本该满心欢喜却又莫名怅惘……他不在时，我也独自一人撑过来，错觉自己刀枪不入；而今他来了，我便回复原形，只愿从此被他护在身后，犹如宁朔那夜。

一时间意兴阑珊，拆了钗环发髻，又觉倦意袭来。

这两日着实太累，我倚回锦榻，本想小寐片刻，不觉却又睡去。

朦胧间，有人帮我盖好被衾，熟悉的男子气息淡淡笼下来。

我不愿睁开眼睛，默然侧首向内。

“不想看见我？”他的手指抚过我鬓发，语声温暖低沉，“之前是谁疯了一样奔到我马前？”

提及当时，我顿觉心软，睁了眼静静看他。

他眼底尽是红丝，下巴渗出湛青一层浅浅胡茬，满面都是倦色。

我再也硬不下心肠，伸臂揽住他颈项，幽幽开口，“到底几天没阖眼了？”

他笑一笑，并不答话，只将我拥住。

“王妃，此番你做得很好。”他正色望住我，“本王甚为钦佩。”

我一时愕然，未及开口，却听他话锋一转，厉色道，“可是阿妩，即便你有通天彻地之能，我也不屑拿你的安危，来换区区一座城池！”

“什么凶险不曾见过，即便睿宁王夺下晖州，我也无需忌惮。”他已是声色俱厉，“你本有机会全身而退，却擅自发难夺城……需知刀兵无眼，当日若有半分差错，就算我插翅赶来也捞不回你一个全尸！”

此时想来，当晚确是万分凶险，我也心知后怕，却仍坚持道，“可我们终是赢了。”

“赢又如何？”萧綦陡然怒了，“萧某身经百战，赢得还少么！区区一个晖州赢来又如何？可若是输了你，我到哪里再去找一个王儼？纵然输了十个百个晖州，也不能……”

他怒视我，一句话到了嘴边，却不肯说出口。

“也不能什么？”我心中明明知道，依然轻声问他，笑意已忍不住浮上唇边。

萧綦瞪了我半晌，无奈一叹，将我狠狠揽紧，下巴轻抵在我颈侧，“也不能.....输了你。”

这般柔情蜜语从他口中说出，似有千般艰难，万分沉重。

我笑出声，伏在他肩头，眼泪却已涌上。

“一路上我只想着将你狠狠抽一顿鞭子！叫你胆大妄为！”他苦笑，“越近晖州，却又越怕.....想到你若有个闪失，恨不能踏平此城，叫睿宁王全军相殉！”

我攀着他衣襟，只是笑，一面笑一面偷偷在他襟上蹭去眼泪，泪水却一直不停。

他低头看了看自己前襟，啼笑皆非，“你这女人.....”

室内渐渐昏暗，窗外已是暮色渐浓，我不知不觉竟已睡到了黄昏时分。

看他风尘仆仆，满脸倦色，一到城中就忙于布署军务，整饬城防，只怕已忙碌了半天。

我轻轻将他环住，“眼睛都红了，睡一会儿罢。”

萧綦笑了笑，“倒真是倦了。”

我忙起身下床，让侍女送进来热水热茶，一面绞了帕子让他洗脸，一面笑道，“妾身这就侍候王爷就寝。”

“王妃贤良。”萧綦慵然笑着，便要合衣躺下。

我忙拉住他，“哪有穿着衣服就睡的！”

“城头兵不卸甲，闺中岂能宽衣？”他倒还有心思调笑，将我拽到床上，柔声道，“陪我躺一会儿，半个时辰过后叫醒我。”

我无奈点头，轻轻给他盖上被衾。

正要同他说话，却听他呼吸沉缓，已经沉沉睡着，薄削唇边犹带笑意，眉心那道皱痕略微舒展开来。他的手还紧紧环在我腰间，睡着了也不肯放开。我一动不敢动，惟恐将他惊醒。躺在他怀中，静静凝视他眉目，只觉一生一世都看不够。

待我猛然惊醒，翻身去叫醒他，却见枕边空空无人。

帘外已经夜静更深，我自己一觉睡到此时，连萧綦何时起身离去都不知道。

几乎一整个白日都睡过来了，总算是神清气爽。用过晚膳，我略略梳妆，带上一件风氅去往城头。玉秀一路上都在嘻笑打趣我，越来越是大胆。

登上城楼，远远见到他披甲佩剑，率一众将领深夜仍在巡察防务。

我缓步走近，只恐打断了他们议事，忙示意侍卫不要出声，只静静伫立在不远处。

萧綦身形挺拔，站在一众魁梧的将领当中仍是格外夺目。

此时城头一派灯火通明的忙乱景象，修造战船的民伕在河岸忙碌不休，筑防军士匆匆往返，连夜修筑工事。巡逻兵士穿梭来去，不时有弓弩手向河面上空射出燃烧的箭矢，借火光察看河面敌情。这番情形，竟比往日更加忙乱，俨然虚张声势一般。

我蹙眉沉吟，一时想不到是何道理。正思索间，一个粗豪的声音朝这边喝道，“何人在此？”

我一惊，却是萧綦身边一名莽豪大将发现了我。

见我徐徐步出，众将都是愕然，忙躬身行礼。

萧綦微微一笑，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我将手中风氅递上，笑而不语。

他接过风氅，温柔凝视我，却只淡淡道，“城头夜凉，回去吧。”

那莽豪将军忽哈哈一笑，冲我抱拳道，“想不到王妃一个娇滴滴的女子，竟能妙计破城，实在是女中豪杰，俺老胡佩服得紧呐！”

我一怔，听他粗豪之言甚觉有趣，欠身笑道，“胡将军谬赞了。”

宋怀恩与牟连相顾而笑。

萧綦负手微笑道，“这是征虏将军胡光烈。”

有一人接口道，“此人混话最多，人称莽将军。”

众人哄然大笑，胡光烈无奈挠头，却也不恼。可见私下里，这班将领一向与萧綦说笑惯了，叫人看来其乐融融，果真是同袍手足一般。见众人言笑随意，牟连也不复之前的拘谨。

萧綦对牟连大加赞赏，赞他行事缜密，此番夺下晖州，当属牟连居功至伟。

牟连忙谦辞，少不得又将我与宋怀恩、庞癸等人赞颂一番。

胡光烈嘿嘿一笑，冲旁人挤了挤眼，“咱们王爷和王妃可真是一对儿绝配！”

我一时羞窘，众人俱是低头失笑。

萧綦也笑了笑，旋即对诸将正色道，“时辰不早，众位暂且回营歇息，轮值守夜，务必养精蓄锐，不可有半分松懈！”

“是！”众将齐声遵令，当即退下。

城头夜风猎猎，萧綦携了我的手，沿着城楼走去。

我静静依在他身边，只想没有征战、没有杀伐，一直这样走下去，走到天荒地老也好。

“晖州一战，就在今夜么？”我驻足叹息。

萧綦侧目看我，不掩赞叹之色，“可惜你生为女子，枉费了如此将才。”

“若不是女子，岂能与你相遇。”我回眸一笑，“你这般虚张声势，自然事有蹊跷。睿宁王小心翼翼试探了数日，只怕耐心也快耗尽了。”

萧綦颌首而笑，抬手指向河岸南面，“睿宁王年老多疑，亦知我用兵之道长于攻战，素喜以攻为守。而今他连日试探，都不见我出阵，必定怀疑我不在城中。殊不知，恰与你们的缓兵之计不谋而合，前番是实，今日是虚，恰好虚实颠倒。我此时故弄玄虚，继续虚张声势，便越发要他起疑，令他以为我至今尚未入城，晖州空虚，大可放手来攻。若不出我所料，今日寅时，河面雾浓，睿宁王便会渡河而来。届时先放他前锋登岸，待大军渡河过半，便将他拦腰截断……”

我眼前一亮，接口道：“届时收网获鱼，瓮中捉鳖，果真痛快之极！”

萧綦大笑，“纵是勇悍老将，今日也叫他折戟在晖州城下！”

杀伐

凌晨，风骤起，霹雳惊电撕裂了天际黑云。

大雨滂沱，闷雷滚滚。

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倾盆而下，将整个晖州城笼罩在不辨昼夜的昏暗之中。

已没有人在意风声呼啸若狂，没有人在意惊雷连番炸响。

风声雨势雷鸣，俱被城下酷烈的杀伐之声淹没。

睿宁王三万前锋抢在天明之前，横渡长河，趁夜杀上岸来，强攻鹿岭关。

数十艘高达数丈的楼船，每艘楼船携舰艇若干，以铁索交横，赫然连成铜墙铁壁一般。

五色旌旗招展，擂鼓鸣金，乘风势，破激浪，浩浩荡荡从河上杀来。

战鼓号角一声紧过一声，一遍高过一遍，震天的喊杀声与金铁撞击声交织莫辨。鹿岭关外云梯层叠，飞石如蝗，攻城强兵如潮水般源源不绝地涌入。

暴雨哗哗而下，雨势越发迅急，风雨中仿佛挟裹了淡淡的血腥气，狠狠冲刷着晖州城墙。

我随萧綦登上最高的城楼，河岸与鹿岭关外惨烈战况尽收眼底。

一名将校战袍浴血，冒雨飞马来报，“禀王爷，敌军来势凶猛，我军已退至鹿岭关下！”

萧綦转身坐上麒麟椅，冷冷问道，“河面情势如何？”

“前锋尽数登岸，主力大军已开始渡河。”

“等。”萧綦面沉如水，波澜不惊。

片刻后，又有飞马来报。

“禀王爷，敌军已渡河过半。”

“再等。”萧綦面色不变，目中掠过一丝笑意，浓烈的杀气自他身上隐隐传来。

我肃然坐在他身侧，分明是初夏时节，却如置身隆冬，天地间尽是肃杀之气，令人遍体生寒。我执起案上酒壶，将面前一樽虎纹青玉杯中斟上烈酒，未及斟满，一人飞马入内。

“禀王爷，敌军攻势迅猛，大军均已登岸，征虏将军已率众退入鹿岭关内！”

萧綦微微抬目，恰此时一道惊电划下，劈开天幕，映亮他眼底寒意胜雪，“传令左右两翼，截断登岸大军，夺船反攻！”

来人遵令，上马飞奔而去。

萧綦按剑而起，“传令后援大军，夺回鹿岭关，剿杀入城兵马！”

“末将领命！”一名将领遵令而去

左右将领按剑肃立，甲冑兵刃雪光生寒，均已跃跃难捺。

萧綦举杯一饮而尽，掷杯于地，“备马，出战！”

我默然立于城头，目送萧綦风麾翻飞的身影远去。

这一场鏖战，直杀到雨停风歇，云开雾散，红日渐出……直至黄昏残阳如血。

左右两翼兵马挟雷霆万钧之势，从城外两侧山坡俯冲，攻入刚刚登岸的睿宁王大军，纵横冲杀，锐不可当，趁对方立足未定，杀了个横尸遍野，哀嚎震天；又令三千弓弩手伏击在侧，专杀楼船上操舵控桨的兵士，令楼船失去控制，无法掉头回航。渡河大军在滩头陷入混乱，进退不得，大小战船皆以铁索相连，拥挤突围之中引发战船自相冲撞，士兵纷纷落水，上岸即遭铁骑践踏，强弩射杀……一时间，杀声震野，流血飘橹，岸边河水尽被染为猩红。

抢先攻入鹿岭关的前锋兵马，被阻截在内城之外，强攻不下，后方援军又被截断，顿成孤军。

退守关内的胡光烈部众，与萧綦亲率的后援大军会合，掉头杀出关外。胡光烈一马当先，率领后援大军杀出城门，一柄长刀呼啸，连连斩杀敌军阵前大将，所过之处莫可抵挡。

睿宁王治军多年，麾下部众骁勇，眼见中伏失利，仍拼死顽抗，不肯弃战。

但听敌军主舰上战鼓声如雷，竟是睿宁王亲自登上船头擂响战鼓，阵前一员金甲大将挥舞巨斧，强悍无匹，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，率领受困将士掉头突围，往岸边战船退去。

一时间敌军士气大振，奋哀兵之力，抵死而战，大有卷土重来之势。

但见一骑迎上阵前，白马红缨，银甲胜雪，正是宋怀恩擎一柄碧沉枪，横扫千钧，迎面与那金甲悍将战在一起。船头战鼓声震云霄，睿宁王催阵愈急。

我在城头看得心神俱寒，眼前血雨腥风，杀声震天，仿佛置身修罗地狱。

陡然一声低沉号角，城门洞开，旌旗猎猎，正中一面帅旗高擎。

萧綦立马城下，遥遥与船头饒宁王相峙，手中长剑光寒，直指南岸。

剑锋所指处，怒马长嘶，左右齐呼，“豫章王讨伐叛军，顺者生，逆者亡——”

我军欢声雷动，枪戟高举，齐齐呼喝呐喊。

豫章王帅旗招展，萧綦跃马而出，身后亲卫铁骑皆以重盾锁甲护体，随他逼向阵前。战靴声橐橐划一，每踏下一步，宛如铁壁动地，枪戟寒光压过了风雨中晦暗天光。

阵前敌军声势立弱，饒宁王战鼓声亦为之一滞，旋即重新擂响。楼船战舰上弓弩手齐齐将方向对准帅旗所在之处，箭雨铺天盖地，急骤打在重铁盾墙之上。

我从城头俯瞰，一切尽收眼底，满心惊颤已至木然，只疑身在惊涛骇浪间，随着城下战况起落，忽而被抛上云霄，忽而跌落深渊。

只听饒宁王战船上有数队士兵高声叫阵，喝骂不绝，直斥萧綦犯上作乱，在战鼓声中听来分外刺耳扰人。阵前敌军虽节节败退，仍悍勇顽抗不下。胶着之际，萧綦与亲卫铁骑已强顶着箭雨逼近阵前。

又一轮箭雨稍歇，就在下轮将发未发的刹那，忽见萧綦挽弓搭箭，三支惊矢连环破空而去。

箭到处，夺夺连声，竟不是射向阵前主帅，反而堪堪射中主舰前帆三道挂绳！

船头众人惊呼声中，轰然一声巨响——那数百斤重的篷帆应声坠落，砸断横桅，直堕船头，生生将那雕龙绘金的船头砸得碎片飞溅，走避不及的将士或被砸倒桅帆之下，或是坠落河中。而那篷帆落处，恰是饒宁王擂鼓之处。

眼见战船受此重创，主帅被压在碎木裂桅之下，生死不明——敌军部众皆骇然失措，阵前方寸大乱。那金甲大将正与宋怀恩苦战不下，惊见此景，一个分神间，被宋怀恩猛然回枪斜刺，当即挑落马下。

睿宁王大势已去，河面完好的十余只战船纷纷丢下伤兵残将，径直掉转船头，向南岸溃退。

至此，敌阵军心大溃，再也无心恋战。

有人抛下兵刃，发一声喊，“我愿归降豫章王！”阵前顿时十数人起而响应，夺路来奔。统兵将领尚未来得及阻拦，又有百余人弃甲奔逃，转眼溃不成军。

经此一役，睿宁王前锋折没殆尽，过半人马归降萧綦，顽抗者皆被歼灭。辛苦营造的楼船除主舰毁坏，其余尽被我军所夺，不费寸钉而赢得渡河战船，来日饮马长河，易如反掌。

然而最后寻遍战场也未见睿宁王尸首。

只怕此人老奸巨猾，见战况危急，早已换了替身上阵，自己退缩至副舰，眼见前锋惨败，立即弃残部于不顾，率军望南而逃。

是夜，萧綦犒赏三军，在刺史府与众将聚宴痛饮。

随后而来的十万大军也在子夜之前赶到。萧綦下令三军暂作休整，补充粮草，次日渡河南征。

犒赏一毕，我便称不胜酒力，从聚宴中告退，留下萧綦与他的同袍手足相聚。

萧綦没有勉强我留下，只低声问我，是否不喜众将粗豪。

我摇头，莞尔一笑——铁与血，酒与刀，终究是男人的天地。

我说，“我无意效仿木兰，无意效仿……”这句话没有说完，最后两字一时凝在唇间。

胡光烈上来拉住萧綦敬酒，醉态戇然可掬。趁萧綦无奈之际，我忙欠身告退。

匆匆步出府衙，我一时神思恍惚，仍陷在方才的震动中……那几欲脱口的两个字，将我自己惊住，不知何时竟浮出这鬼使神差的念头。吕雉，我险些脱口说出，“我无意效仿木兰，无意效仿吕雉”！

一路心神起伏，车驾已悄然停在行馆门前。

明日一早大军即将南征，这一次离去，不知前路如何，也不知何日再能重来。

缓步流连于深深回廊，花木繁荫之中，置身曾独居三年的地方，已有隔世之感。那个喜欢散发赤足，醉卧花荫，闲时对花私语，愁时对雨感怀的小郡主，如今已无影无踪了。

我回到书房，依稀想起锦儿与我一起下棋的情形……问遍了行馆与府衙的仆妇管事，只说在我遇劫之后，锦儿姑娘也杳然无踪，只怕也遭了毒手。

锦儿，那个巧笑嫣然的女子，果真就此香消玉陨了么。

站在锦儿曾巧手为我梳妆的镜台前，我黯然失神，伸手贴上冰冷的镜面，触摸那镜中的女子——如此熟悉，又如此陌生的眉目，眸光流动处，只有无尽幽冷。

萧綦在赶赴晖州的路上接获京中密报，确证我母亲已返京。他将自己随身多年的短剑给了我，又从最优秀的女间者中挑出数名忠诚可靠之人，以侍女身份跟随在我身边。此去征战沙场，相看热血洗白刃，夜深千帐灯，生死胜败都是两个人并肩承担，谁也不会独自离去。

回到府衙，众将已经散了，却见庞癸匆匆迎上来，“王妃夜里外出，王爷甚是担心。”

我微微一笑，“王爷已经歇息了么？”

庞癸道，“宴罢后，王爷略有醉意，已经回房。”

“你也辛苦多日，今晚好好休整。”我含笑颌首，正欲举步入内，庞癸忽而赶上一步，压低声音道，“属下有事禀告。”

我一怔，回身看他，只听庞癸低声道：“属下夜巡城下，捉获一名身藏密信的侍卫，暗中传递晖州战况，疑是睿宁王所派间者，已被属下扣住。”

两军阵前互派间者亦是常事，不足为怪。我蹙眉看向庞癸，淡淡道，“既是侍卫，理当交予宋将军处置，为何私自将人扣住？”

庞癸将声音压到极低，迟疑道：“属下发现，密信竟有左相大人徽记。”

“什么！”我大惊，忙环顾左右，见侍从相距尚远，这才缓过神来，急急追问道，“此人何在，可曾招供什么，还有何人知晓此事？”

庞癸垂首道，“事关重大，属下不敢张扬，已将此人单独囚禁，旁人尚不知晓。此人自尽未遂，至今未曾招供。”

我心下稍定，“密信呢？”

庞癸从袖中取出一支竹管，双手呈交予我。其上蜡封已拆，管中藏有极薄一张纸卷，上面以蝇头小楷密密写满，从吴谦变节伏诛至晖州战况，均写得巨细靡遗。信末那道朱漆徽记清晰映入眼中——我手上一颤，似被火星烫到，这千真万确是父亲的徽记！

薄薄一纸信函，被我越捏越紧，手心已渗出汗来。

我当即带了几名贴身侍从去往书房，命庞癸将那人带来见我。

此时已是夜阑人静，书房外侍卫都已屏退，只燃起一点微弱烛火。那人被庞癸亲自带来，周身绑缚得严严实实，口中勒了布条，只惊疑不定地望住我，半点作声不得。

我凝眸看去，见他身上穿戴竟是萧綦近身亲卫的服色。

庞癸无声退了出去，将房门悄然掩上。

我凝视那人，缓缓道，“我是上阳郡主，左相之女。”

那人目光变幻不定。

“你若是左相的人，可以向我表明身份，无需担心。”我向他出示那封密函，“我不会将此信交给王爷，也不会揭穿你的身份。”

那人低头沉吟半晌，深吸一口气，终于点了点头。

我将信置于烛火之上，看它化为灰烬，淡淡问道，“你一直潜伏豫章王近身亲卫之中，为家父刺探军情？”

那人点头。

“你可有同伴？”我凝视他。

那人决然摇头，目光闪动，已有警觉之色。

我默然看他半晌，这张面孔还如此年轻……“你为家父尽忠，王儼在此拜谢。”我低了头，向他微一欠身，转身步出门外。

庞癸迎上来，默不出声，只低头等待我示下。

我自唇间吐出两个字，“处死。”

从未觉得晖州的夜风如此寒冷。我茫然低头而行，心头似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狠狠捏住，越捏越紧，紧得我喘不过气来，脚下不觉越走

越快。

这世上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我的父亲，左相大人。他一生宦海沉浮，数十年独断专权，论心计之重，城府之深，根本不是我所能想见。他与萧綦不过是棋逢对手的两个盟友，以翁婿之名行联盟之实……而这所谓的盟友，也只不过是暂时的同仇敌忾。

我知道父亲从未真正信赖过萧綦，正如萧綦也从来没有信任过父亲，甚至从来都称呼他为左相，极少听他说起岳父二字。

当年我穿上嫁衣，跨出家门的那一刻，父亲在想些什么？是否从那时起，他已不再将我当作最亲密可信的女儿，而只是对手的妻子……从他将我嫁给萧綦，便开始戒备这个手握重兵的女婿，不仅在他身边安插耳目，更连带着将我一同疏远。

此番起兵，虽是为了拥立太子，维护王氏，却也让萧綦借机将军中的势力渗入朝堂。一旦我们成功，只怕豫章王便要取代当初的右相，与父亲在朝廷中平分秋色。

父亲自然深知这一点，只是已经别无选择，明知是引狼入室，也只能借萧綦之力先将太子推上皇位。一旦萧綦击退各路勤王之师，拥立太子顺利登基，届时父亲必不会坐视萧綦崛起，拱手将大权让给旁人。

这一番谋算，萧綦何尝不是心中有数。

父亲能在他的亲卫之中安插耳目，他对京中的动向亦是了如指掌。父亲有暗人，萧綦亦有间者，只怕他们两人斗智斗法，已不是一两日了。

从前并非没有想过，如果有朝一日，他们终将为敌，我又当何去何从。

一边是亲恩，一边是挚爱，任是谁也无法衡量其间孰轻孰重，放下哪一边都是剜心的痛！

直至今晚，亲眼见到密函，见到那人……一切终于明明白白摊开在我面前，逼我做一个取舍。

是放，是杀？是装作从不知情，还是将此事彻底抹去，不让任何人知道？

那一刻，在我骨子里流淌十八年的血液，推动我做出本能的抉择。

我不知道哪一边是对，哪一边是错，只知道一边已是我的过往，而另一边却是我的将来。

在我的血液里，流淌着这个权臣世家历代积淀而来的冷酷和清醒。

父亲曾给予我天底下最美好的一切，直至他亲手将我推向萧綦……那美好的一切，便已跌落尘土，化为飞灰。那个时候，我是自己甘愿的，义无反顾踏上父亲为我指出的路……没有抱怨，没有后悔，只是深心之中，就此种下被遗弃的绝望，永不能愈合。

数番风雨，生死险途，终于知道人生多艰。我要站在谁的身旁，才能有一方晴空遮挡风雨？当曾经的庇佑已经不再，我又能选择哪一处容身？

父亲，我的忠诚只有一次。

三年前我忠诚履行了你的意愿，而这一次，我选择站在自己丈夫身边。

一个高大的身影挡住去路，黑色蟠龙纹锦袍的下摆赫然映入眼帘。

心中纷乱如麻，我低了头，停不下急奔的步子，收势不住撞进他怀抱。

“一晚上跑到哪里去了？”他身上有浓重的酒气，语声低沉沙哑，隐有薄怒。

我不抬头，将脸伏在他胸口，只紧紧抱住他，惟恐再失去这最后的浮木。

他伸手来抚我的脸，柔声问，“怎么了？”

我说不出口，强抑许久的悲酸尽数梗在喉间，抵得我喘不过气，满嘴苦涩难言。

“可是怪我只顾饮酒，一晚上没陪伴你？”萧綦戏谑含笑，抬起我脸庞。

我紧闭双眼，不愿被他看见眼底的悲哀。

他以为我在赌气，低笑一声，将我横抱在臂弯，大步走向房中。

到了房里，侍女都退了出去，他将我放在榻上，俯身凝视我，“傻丫头，到底怎么了？”

我努力牵动一丝微笑，却怎么也藏不住心里的苦涩。

他凝望我，敛去了笑意，“不想笑的时候你可以不笑……我不会勉强你做任何事，你也无需敷衍我。”

我陡然掩住面孔，将脸藏在自己掌心，藏住满面狼狈的笑与眼泪。

这一刻我蓦然惊觉父亲与萧綦的不同——让我做任何事，父亲都以为是理所当然，不会问我有没有勉强；而萧綦不会，他偏偏要我心甘情愿，容不得有半分的勉强和敷衍。

或许这一次，我总算没有做错，总算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心甘情愿的路。

无论悔与不悔，至少这一次，总是我自己选的。

萧綦默然将我拥紧，没有追问，只让我在他怀中失声痛哭。

我竟如此悲伤，哭得停不下来。心中渐渐清晰，终于明白过来，这一次我是真的背叛了父亲，从此失去了他，再也找不回承欢膝下的时光了……

“什么事能让你这样悲伤？”萧綦沉沉叹息，抬起我脸庞，目中满是怜惜。

我按住他的手，突然觉得恐慌，“如果有一天我失去所有，一无是处，你还会不会像现在这般待我，会不会陪伴我，一直到老？”

他不语，深深看我，全无一丝笑容。

我不由得苦笑，心中一片冰凉。

他俯下(禁止)来，淡淡叹道，“在我看来，你本就什么都不是，只是我的女人！”

翌日，碧空如洗，东风大作，日光照耀在滚滚长河之上，如莽莽金龙，乘风破浪。

天地间一派豪壮气象，昨日的血雨腥风一扫而光。

金鼓声中，三军齐发，甲冑光耀。

船头旌旗鲜明，黑色帅旗猎猎招展于风中。

楼船升起巨帆破浪而出，首尾相连，浩浩荡荡横渡长河。

我和萧綦并肩伫立船头，河面风势甚急，吹起我乱发如飞。

抬手间，与他的手触碰在一起，他含笑凝视我，伸手替我掠起鬓发。

“为官莫若执金吾，娶妻当娶阴丽华。”他扬眉而笑，意态间无限飞扬，“我少年时，一心钦仰光武皇帝，也曾立此宏愿。”

昔日少年的梦想已被他牢牢握在手中，莫说执金吾，只怕藩王之位亦不能困住他的雄心。

我迎上他熠熠目光，一时心旌摇曳，含笑叹道，“光烈皇后得以追随光武皇帝，也不枉红颜一生。遥想帝后当年，携红颜，定江山，何等英雄快意……”

萧綦朗声大笑，“此去征战千里，有你长伴身侧，若是光武有知，也应妒我！”

眼前长河悠悠，天地辽阔，然而他眼中万丈豪情，竟令这壮丽江山也失色。

天阙

五月，睿宁王兵败晖州，率残部投奔胥州承惠王，与康平郡王、储安侯、信远侯、武烈侯、承德侯、靖安侯会合。豫章王大军出三关，夺四城，直插中原心腹。

六月，睿宁王勤王大军集齐麾下二十五万兵马，分三路夹击反扑，础州告急。豫章王平定彭泽之乱，斩彭泽刺史，各州郡忌惮豫章王军威，皆归降。

七月初三，础州终告失守，武烈侯率麾下先锋长驱直入，截断入京必经之路。七月初五，豫章王左翼大军奇袭黄壤道，鏖战四天三夜，武烈侯兵败战死。

七月初九，豫章王右翼大军攻陷西麓关，伏击康平郡王部众于鬼雾谷，征虏将军奇袭睿宁王后方大营，生擒靖安侯、信远侯，重伤康平郡王。

七月十一，豫章王亲率中军进逼新津郡，与承惠王大军狭路相逢，血战怒风谷。睿宁王分兵脱身，屯兵临梁关下。承惠王大败，只

身弃城逃遁，残部倒戈归降，豫章王挥师追击。

七月十五，睿宁王与豫章王两军相峙于京师咽喉——临梁关下。

临梁关距离京城不过三百余里，已是京师最后一道屏障。

抵达临梁关的次日，探子飞马传来消息。

二殿下子律纵火焚宫，于宫门伏击武卫将军。乔装禁卫逃出皇城，连夜执皇上密诏投奔睿宁王军中。密诏称，王氏与豫章王谋逆，矫诏逼宫，帝室危殆。诏令废皇后王氏为庶人，命储君子澹即位。武卫将军王栩遇刺身亡。

消息传来，我正在萧綦身侧忙碌，亲手整理案上堆作小山一般的文书军帖。

听到子律焚宫时，我怔怔回身抬头，忘了将手中那叠书简搁下。

那一句“武卫将军王栩遇刺身亡”，我听来竟不似真的……他在说什么？我的叔父，统领禁中的武卫将军王栩死了？我茫然回眸看萧綦，他亦定定望住我。

那传讯的军士还跪在地上，萧綦头也未回，唇角绷紧，淡淡说了声，“知道了，退下。”

僵然放下那叠书简，有一册滑落地上，我缓缓俯身去拣。甫伸出手，却被萧綦紧紧攥住。他起身拥住我，双臂坚定有力，不许我挣扎退开。

我茫然望住他，喃喃道，“不是真的，他们弄错了，叔父怎么会死……叔父……”那笑容爽朗，美髯飘拂的身影自眼前掠过，自小将我托在臂弯，带我骑马，手把手教我射箭的叔父，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死去？我们已经来了，离京城不过数百里，只差最后一步！

“是，武卫将军殉难了。”萧綦凝望我，目光肃杀，隐有歉疚痛心，“我终究来迟一步！”

我立足不稳，软软倚靠了他，身子向下滑坠，却连一声哽噎都发不出声。

萧綦揽紧了我，一言不发，身子绷得僵硬。

过了良久，他在我耳边一字字说道：“阿妩，我答应你，必以子律的人头祭奠武卫将军！”

子律——我一震，如被冰雪侵入周身，怎么会是子律。

太子哥哥子隆、二殿下子律、三殿下子澹……这三个截然不同的少年，曾与我一起渡过了十余年漫长而美好的宫闱岁月。论血缘，太子哥哥与我最近；论情分，子澹与我最亲；唯独子律，却是那样孤独沉默的一个少年，与谁都不亲厚。

太子身份尊贵，子澹生母又有殊宠，唯独子律却是一个身份低微的婕妤所出，生母早早病死，幼年即由太后代为抚育。外祖母对自幼体弱多病的子律怜恤有加，照顾无微不至，一直到他成年之后，身边还总有侍从寸步不离地守候，寝殿里终年弥散着淡淡的药味。

就在哥哥成婚的那年，子律大病一场，病愈后对每个人都变得冷若冰霜，甚至对我也再无笑颜。那时我尚年幼懵懂，只觉子律哥哥不肯和我玩了……那一年，发生了许多悲伤的事，嫂嫂初嫁半年便病逝了，到秋天又失去了外祖母，哥哥亦离京去了江南。

太后薨逝之后，子律越发沉默冷淡，终日埋头书卷，足不出户，身子也时好时坏。

我竟不太记得他的容颜。记忆里最后一次见他，依稀在我大婚前夕——他从东华殿侧门转出，手握一册古旧书卷，青衣广袖，纶巾束发，立在那一树浅紫深碧的木芙蓉下，对我淡淡一笑，仿若寒潭上掠过一道微澜，旋即归于宁静。

一整夜，我手足冰凉，不住颤抖，即使被萧綦抱在怀中，仍没有半分暖意。

萧綦披衣起身便要传召医侍。

我抓住他的手不肯放开，黯然笑了笑，摇头道，“我没事，陪着我就好。”

他的目光透过我双眸直抵心底，仿佛洞察一切，“悲伤的时候便哭出来，不要强笑。”

而我始终没有哭出来，只觉空茫无力，从指尖到心底都是寒冷。

叔父死了，我失去一位亲人，连他最后一面也未能见到。

叔父，那样宠我的叔父。

帐中灯烛已熄灭，外面鸦鸣声声，催人心惊。

我静静躺在萧綦怀中，从他身上汲取到仅有的温暖。

“怎么会是子律……”黑暗中，我茫然睁大眼睛，紧握住萧綦的手。

他却没有回答，仿佛已经睡着。

我不能相信，竟是子律害死了叔父，不能相信那文秀孤绝的少年也会卷入这一场皇权生死的争夺。或许早该料到这结果，只是不曾想到，当这一天来临的时候，竟是如此惨烈。

连子律也是如此，那么他呢，我最不愿想到的一个人，他又会如何。

周身泛起寒意，不敢闭眼，怕一闭上眼就看见子澹，看见满身血污的叔父。

我不管萧綦是否已经睡着，径直喃喃对他说着幼时往事，说着叔父，说着记忆里模糊的子律。

他忽然翻身将我压在身下，目光幽深，“旧人已矣，什么皇子公主，都同你没有干系了！”

他不容我再开口，俯身吻了下来……唇齿间灼热痴缠，呼吸温暖，渐渐驱散了眼前黑暗。

夜里我不住惊醒，每次醒来，都有他在身边抱紧我。

黑暗里，我们静静相依，无声已胜千言。

子律的出逃，皇上的密诏，令睿宁王师出有名，给了我们措手不及的一击。

然而到了眼下刀兵相见的地步，一道圣旨又岂能挡住萧綦的步伐，成王败寇才是至理。

说什么召令天下，讨逆勤王——天下过半的兵马都在萧綦手上，敢于追随皇室，对抗萧綦的州郡也已败的败，降的降，仅剩承惠王和睿宁王两名老将，还在抵死顽抗。其余寥寥几支藩镇兵马，心知皇室大势已去，螳臂安可挡车，索性明哲保身，只作壁上观。

储君远在皇陵，受人所制，传位子澹不过是一句空谈。或者说，这不过是皇上最后的反抗——他拼尽力气也不愿让姑姑称心遂意，不愿让太子的皇位坐得安稳。

结发之妻，嫡亲之子，帝王家一朝反目终究是这般下场。

姑姑机关算尽，却没有算到半路杀出的子律。这道密诏一经传出，将来太子的帝位便永远蒙上了洗不去的污点，纵然他日如何圣明治世，也无可能光采无瑕。

纵有密诏，也挽回不了睿宁王兵败如山倒的颓局。

八月初三，距我十九岁生辰十天之际，萧綦大破临梁关。

睿宁王身受七处重伤，死战力竭而亡。

子律与承惠王率其余残部，不足五万人，沿江逃遁，南下投奔建章王。

萧綦厚殓睿宁王尸身，命他麾下降将扶灵，三军举哀。

这位忠勇的亲王，以自己的生命捍卫了皇族最后的尊严。

萧綦说，能赢得敌人的尊敬，是军人最大的荣耀。

我不懂得军人的荣耀，但我明白，能够敬重敌人的将军，也必赢得天下人敬重。

次日，大军长驱直入，在距京城四十里外驻扎。

姑姑懿旨传到，命萧綦退兵三百里，不得携带兵马入朝觐见。

萧綦以“后宫不得干政，懿旨不达三军”为由，拒不接旨。

僵持两日后，父亲终于出面斡旋，说服姑姑，向萧綦低头妥协。

八月初八，从朝阳门自大本营，四十里甬道皆以净水洒道，黄沙铺地，禁卫军沿途列仗，持节侍立，所经之处，庶民一概回避。太子亲率文武百官，出朝阳门，郊迎豫章王入京，自王公以下官员，皆列道跪迎。

三千铁骑精卫再一次浩浩荡荡踏入朝阳门。

沿路帅旗高扬，旌徽招展，所过之处，百官俯首。

萧綦卸下染满征尘的战甲，以亲王服色入朝。我亲手为他穿戴上九章蟠龙纁金朝服，纹龙通天冠，以七星辉月剑换下那柄寒意慑人的古旧长剑。自大婚后，我亦再次换上王妃的朝服，翟衣紫绶、九钿双佩，乘鸾驾，携仪仗，随他马踏天阙。

一身战甲，一身朝服，从边塞长空，到九天宫阙，他终于踏出了这一步。从鸾车里凝望他傲岸身影，我知道，从这天开始，那个英雄盖世的大将军，才真正成为了权倾天下的豫章王。

当日在楼阁之上远眺他凯旋英姿，为他赫赫军威所慑，甚至不敢抬目直视。

而今天，我却成为豫章王妃，与他并肩齐驾，一同踏入九重天阙。

这至高无上的皇城，是我生于此，长于此的地方，我曾无数次从天阙上探首张望，好奇于尘世的缤纷。未曾想到，终有一日，我将登临这高高的宫门，以征服者的姿态，俯瞰众生。

太子哥哥金冠黄袍，神采张扬跳脱，一如往日；他身后是我紫袍玉带，风度轩昂的父亲，连哥哥也已身着银青光禄大夫服色，越发风神秀彻，朗如玉树。

我的至亲，在这样的境地，以这样隆重煊赫的方式，与我相见。

父亲与我目光相接的那一刻，露出淡淡微笑，鬓角银丝在阳光下微微闪亮。隔了这些时日，他鬓间又添了几缕灰白。

萧綦在御前十丈外下马，我亦步下鸾车，徐徐走向他身后。每迈出一步，似离父亲更近又似更远。

京城八月的阳光明亮刺眼，令我眼中酸涩，明晃晃的光晕里看去，仿佛周遭一切都虚浮得不真切。

“微臣救驾来迟，令殿下受惊，恳请赐罪！”萧綦语声铿锵，昂然单膝侧跪，却不俯首。

我随之重重跪下，却是朝着父亲和哥哥的方向。

“豫章王劳苦功高！”太子趋前一步将萧綦扶起。

听着一句句宽宏嘉恩的套话，从太子哥哥口中说来，庄重而刻板。我低头垂眸，暗自莞尔，心中涌起暖意……这些话不知叫他背诵了多久，他是最厌恶这些字眼的。此时的太子哥哥，端着储君的威仪，眼底却犹带着那副漫不经心的神气。

紫色袍服的下摆映入眼中，我猛一抬头，见父亲已到面前。

隐忍多时的酸楚似潮水决堤，令我猝不及防。

“父亲……”我脱口低呼，却见父亲微微俯首，率众臣见礼。

——呵，萧綦身为藩王，我是他的正妃，身份已在父亲之上。纵然如此，我仍向父亲屈膝跪下。

“王妃免礼。”父亲温暖的双手，将我稳稳扶起，面上不动声色，手上却有轻微的颤抖。

萧綦向父亲行了子侄之礼，在众臣之前，仍称呼他“左相大人”。

越过父亲肩头，我看见倜傥含笑的哥哥，他静静看我，复又看向萧綦，眼中喜忧莫辨。

万般酸楚在心中翻涌，我轻抿了唇，仰脸微笑相对。

太子率文武百官踏上金殿，萧綦与父亲，一左一右，分立两侧。

我被内侍迎入偏殿等候，隔了金缕缀玉的垂帘，遥遥望见丹陛下众臣俯跪，重病的皇上由姑姑亲自扶持上殿。

那个身着龙袍，蹒跚枯槁的老者，与我记忆中正值盛年，意气风发的皇上，已经判若两人。

站在他身旁的皇后，凤冠朝服，高贵不可仰视。我看不清楚姑姑的容貌，只看到她朱红朝服上纹章繁绣，华服盛妆异常夺目——她仍是这般刚强，在人前永远光彩夺目，绝不流露半分软弱。这殿上，成王败寇的两个男人，分别是她的丈夫和儿子；那迟迟垂暮的皇帝，是与她结发多年的人。他已经走到了尽头，却还剩下她形只影单，独对半生凄凉。

我从垂帘后默然凝望姑姑，身后无声侍立的宫婢们，何尝不是在帷幕后悄然看我。这渊深如海的宫廷里，究竟有多少眼睛在看；风云诡谲的朝堂上，又复多少人在看；变乱不息的天下间，更不知有多少人在看着我们。

皇上已经不能开口说话，太子以监国之位，当廷宣旨，嘉封一众平叛功臣。

左相加封太师，豫章王加封太尉，宋怀恩等一众武将皆进爵三等，牟连亦获晋封。

以二皇子子律、睿宁王、承惠王为首的叛党以矫诏篡逆之罪，废为庶人，其余党羽皆以逆谋论罪。

满朝文武三呼万岁之声，响彻九重宫阙。

父亲与萧綦相峙而立，无声处暗流湍急。

我静静阖上眼，仿佛看到汹涌的鲜血流过宫门玉阶。

这一出皇位更迭的生死之争，终于尘埃落定。

那些死去的人将会化作尘土，被永远掩埋在煌煌天威之下。

罢朝之后，皇上与姑姑退往内殿，百官鱼贯而出。

萧綦走向父亲，两人在殿上含笑叙话，仿若一对贤孝翁婿。哥哥欠身退了出去，似乎并不愿与萧綦敷衍。

我想追出去唤住哥哥，想跟着他回家，想去看一看母亲……而我终究只是一动不动地端坐。

回到了这里，再不是那番自在光景，由不得我任意而为。上阳郡主可以无忧无虑，跑回父母府上撒娇，而豫章王妃却必须紧紧跟随在豫章王的身边，不能行差踏错。

眼睁睁看着哥哥离开大殿，越行越远，我只得茫然垂眸，盯住自己指尖发呆。

恍惚间，我又想起大婚那日，满身锦绣光艳，高高端坐，静观旁人摆布一切，我却只能不语不动，如一只无瑕的玉雕人偶。

“皇后有旨，宣豫章王妃觐见。”

尖细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，回首却见一名赭色锦衣的内侍恭然立在门口。

是薛公公，我认出是在姑姑身边随侍了多年的老宫人。

他躬下(禁止)子，满面微笑，“一别多时，王妃可还认得老奴？”

姑姑甫一退朝就宣我觐见，我却不知如何面对她，一时间心思纷乱，只勉强一笑，“薛公公，许久不见了。”

“请王妃移驾中宫。”薛公公领着我，一路向中宫而去。

熟悉的回廊殿阁，庭花碧树，无处不是当年……我低下头，不忍四顾。

昭阳殿前一切如旧。

我停下脚步，默然伫立片刻，令侍女们留在殿外，独自缓步而入。

从前在昭阳殿进出，从不需内侍通禀，今日殿前侍卫见到我，也恭然俯首退下。

“启奏皇后，豫章王妃觐见。”薛公公在门口跪下。

内殿环佩声响，步履匆匆，熟悉的薰香气息骤然将我带回到往日。

“是阿妩吗？”姑姑转出屏风，快步而来，身上朝服还未换下，脚步略见虚浮。

终于离她近了，看清楚她的容貌，我惊呆在原地。

浓重宫粉已遮不住她额头眼尾的皱痕，今年元宵回京，我还见过她，短短大半年时间，姑姑竟似苍老了十年！

我站在殿上，离她不过数步，她却目光涣散地望过来。

“是阿妩来了吗？”姑姑依然微笑雍容，眯起眼睛努力要看清我。

我慌忙抢上前去扶她，“姑姑，是我！”

就在一刹那，身后一道寒光掠起。

刀光、杀气与危险，我已太熟悉不过。

“小心——”我不加思索地扑向姑姑，将她推向一旁。

几乎同时，那个褚色身影扑到眼前，举刀向我们砍下，“妖后，纳命来！”

我推倒了姑姑，自己也跌倒在她身旁。

明晃晃的刀刃劈空斩到，电光火石之间，我只知合身抱住姑姑，将她护在身下。

雪亮刀光晃得眼前一片惨白，臂上微寒，四下宫女已经尖叫四起，一片大乱。

我抬头看见薛公公狰狞的面目，粉粉团团的一张脸扭曲可怖，手中短刃堪堪差了一分，没有刺中我。

他被玉秀从后面死死拖着，玉秀抱住了他执刀的胳膊，张口狠狠咬在肘上。

薛公公痛叫挣扎，举刀便往玉秀头上砍去。

“来人啊，有刺客！”殿上宫女们惊叫奔走，有人冲上来抵挡，其中一人猛然向他撞去。

薛公公身子一晃，刀刃砍中玉秀肩头。

我狠命拽起姑姑，不顾一切奔向殿门，殿前侍卫与我的侍女们已闻声奔来。

然而昭阳殿的台阶那么长，眼睁睁看着侍卫已到跟前，姑姑突然一个踉跄，被长长的裙幅绊倒。

我被她拽得立足不稳，两人一同摔倒，姑姑不住尖叫着，“来人——”

厚重朝服之下，有什么硬物冷冷咯住腰间，我猛然记起，是萧綦的那柄短剑！

身后惨呼响起，那个非男非女的尖厉嗓音咆哮着逼近。

我咬牙拔剑，挣扎起身，只见玉秀半身浴血，死死抱住了薛公公的腿。

薛公公返身举刀又向玉秀斩下，后背堪堪朝向我。

我双手握剑，合身扑出，全身力气尽在那五寸削铁如泥的寒刃之上。

剑刃直没至柄，扎进血肉的闷声清晰入耳，我猛然拔剑，鲜血激射，一蓬腥红在眼前溅开。

薛公公僵然回转身，瞪住我，缓缓举刀——

人影闪动，一名侍卫飞身跃起，踢飞他手中刀刃，左右枪戟齐下，将他牢牢钉死在地！

薛公公粉圆肥白的一张面孔，转为死灰，唇边涌出鲜血，濒死发出厉笑，“皇上啊，老奴无用！”

我浑身虚软，紧握短剑不敢松手，直到此刻，冷汗才透衣而出。

仅仅刹那之间，刀光、杀戮、生死……一切就此凝定。

“阿妩，阿妩！”姑姑俯在地上，颤颤发抖，向我伸出手来。

我忙俯身去扶她，却发现自己也在发抖，脚下一软，竟跪倒在姑姑身旁。

“有没有伤倒你？”她忙抱住我，慌忙来摸我身子，却摸到我满手滑腻的鲜血，顿时又尖叫起来。

“姑姑不怕，我没事，没事了……”我用力抱住她，惊觉她身子消瘦，几乎只剩一把骨头。

姑姑盯了我片刻，双目无神，大口喘着气道，“好，你没事，我们都没事。”

“启禀皇后，刺客薛道安已伏诛！”殿前侍卫跪地禀道。

姑姑身子一僵，陡然狂怒，“废物，都是一群废物！我要你们何用，给我杀！杀！”

殿前侍卫与宫女们战战兢兢跪了一地，瑟瑟不敢近前。

我回头看见玉秀血人似的倒在地上，慌忙传召太医，命侍卫四下检视可有同党。

除玉秀伤重昏迷外，另有两名宫人受了轻伤，姑姑最信任的近身女官廖姑姑颈项中刀，倒卧于血泊中，已然气绝。

我环视四下，勉力镇定下来，对众人厉色道，“立刻调派禁军守卫东宫，严密保护太子殿下，加派昭阳殿侍卫；传豫章王与左相即刻至中宫觐见；今日之事不得传扬出去，若有半点风声走漏，昭阳殿上下立斩无赦！”

亲疏

姑姑被扶进内殿，宫女们侍候我更衣清洗，内侍匆忙清理掉殿上的血污狼藉。

我察看了玉秀的伤势，她伤在肩头，虽流血甚多，尚不致命。

宫人脱下我外衣时，牵扯到手臂，这才察觉疼痛难忍。方才堪堪避过的那一刀，还是划破了左臂，所幸伤口甚浅。

姑姑鬟髻散乱，面色惨白，金章紫绶的华美朝服上也是血污斑斑，却不让宫女为她更衣清洗，只是蜷缩在床头，口中喃喃自语。宫女呈上一盏压惊定神的汤药，被她劈手打翻，“滚，都滚，你们这些奴才，一个个都想加害于我，你们休想！”

我匆忙让宫女裹好伤口，趋前搂住她，心中酸楚无比，“姑姑不怕，阿妩在这里，谁也不能害你！”

她颤颤抚上我的脸，掌心冰凉，“真的是你，是阿妩……阿妩不会恨我……”

“姑姑又在说笑了。”泪水险些涌出眼眶，我忙强笑道，“衣服都脏了，先换下来好不好？”

这次她不再挣扎，任凭宫女替她宽衣净脸，只定定盯着我看，脸上又是笑容，又是凄切。我被她这般目光看得透不过气来，不由侧过头，隐忍心下凄楚。

蓦然听得她问，“你恨不恨姑姑？”

我怔怔回头，望着她憔悴容颜，百般滋味一起涌上心头。

。她是看着我长大，爱我宠我，视我如己出的姑姑，却又是她将我当作一枚棋子，亲手推了出去，瞒骗我，舍弃我。从前黯然独对风霜的时日里，或许我是怨过她的。那时，我不知道应该将她当作皇后，还是当作嫡亲的姑姑。

可在刀锋刺向她的那一瞬，我不由自主挡在她身前，没有半分迟疑。看着她如今凄凉憔悴，似有千针万刺扎在我心上，再没有半分怨怼。

我扶住她瘦削肩头，将她散乱的鬓发轻轻理好，柔声道：“姑姑最疼爱阿妩，阿妩又怎么会恨您？太子哥哥就快登基了，您将是万民景仰的太后，是普天之下最尊贵的母亲，姑姑应该开心才是。”

姑姑脸上浮现苍白的笑容，迷茫双眼又绽放出光采，望着我轻轻笑道，“不错，我的皇儿就要登基了，我要看他坐上龙椅，做一个万世称颂的好皇帝！”

我小心翼翼察看她的眼睛，不知她还能看清楚多少。

“可是，他恨我，他们都恨我！”姑姑突然一颤，抓紧了我的手，眼角一道深深的皱纹不住颤动，“他到死都不肯求我，不肯见我！还有他，他负我一生，还敢废黜我，派人杀我！连亲生的儿子也厌恶我！我做错什么，我这么多年记着你，忍让你，你究竟还要我怎样……”

姑姑陡然放声大笑，复又哽噎，抓住我不肯放开，目中满是绝望凄厉，指甲几乎掐入我手臂。

左右宫女慌忙将她按住，我惊得手足无措，不明白她颠三倒四的话，到底在说什么。

无论我说什么都无法让她平静下来，反而越发癫狂。太医一时还未赶到，我正忐忑焦灼间，一名小宫女怯怯奔上前来，手里托着一只小瓶，飞快地说，“王妃，奴婢见过廖姑姑给皇后服药，每次皇后这样，都要吃这个玉瓶里的药。”

这小宫女不过十四五岁年纪，眉目婉丽，尚显稚气。我蹙眉接过药瓶，倒出几枚碧色丹药，气味清香芳冽。

姑姑已经狂躁不宁，开始大声喝骂，似乎连我也不认得。

我将一枚药丸递给那小宫女，她膝行上前，毫不犹豫的吞下。

一名宫女匆匆奔进来，“启禀王妃，豫章王与左相已到殿前。”

“叫他们在外头候着！”姑姑满口胡言，怎能出去见人，我再无暇犹豫，将那丹药喂入姑姑口中。

她挣扎几下，果真渐渐平静下来，神情委顿，恹恹昏睡过去。

我望着她憔悴睡颜，心底一片空洞的痛。

正欲起身，忽见她枕下露出丝帕的一角，再看她额上，隐约有细密冷汗。我叹口气，抽出丝帕来替她拭汗，触手却觉有些异样。这丝帕皱且泛黄，十分陈旧，隐有淡淡墨痕。展开一看，只见八个淡墨小字——琴瑟在御，莫不靖好。

我心中一跳，凝眸细看那字迹，风骨峻挺，灵秀飞扬，放眼天下，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写出。

只有他，以书法冠绝当世，斐声朝野，上至权贵下达士子，皆风靡临摹他自创的这一手“温体”。

那个名字几乎脱口而出——温宗慎，以谋逆获罪，被姑姑亲自赐下毒酒，在狱中饮鸩而死的右相大人。

步出外殿，一眼看见父亲和萧綦，心下顿时一软，再没有半分力气支撑。

“阿妩！”两人同时开口，萧綦赶在父亲前面，箭步上前握住我肩头，急问道：“可有受伤？”

父亲僵然止步，伸出的手缓缓垂下。

我看在眼里，心头一酸，再也顾不得别的，抽身奔到父亲面前。父亲叹了口气，将我揽入怀中……这个怀抱如此温暖熟悉，仿佛与生俱来的记忆。

“平安就好。”父亲轻轻拍抚我后背，我咬唇忍回眼泪，却感觉父亲的肩头明显枯瘦了，再不若记忆中宽阔。

“再这般撒娇，让你夫君看笑话了。”父亲微笑，将我轻轻推开。

萧綦也笑，“她向来爱哭，只怕是被岳父大人宠坏了。”

父亲呵呵直笑，也不申辩，只在我额上轻敲一记，“看，连累老夫家声了。”

他两人言笑宴宴，真似亲如父子一般……然而我心中明白，这不过是在我面前，两个男人的默契罢了。

我是左相的女儿，豫章王的妻子，是他们心照不宣，以微笑相守护的人——即便这默契只停留短暂一刻，我亦是天下最幸运的女子。

内侍行刺之事，他们已略知经过。我将前后诸般事件，细细道来，父亲与萧綦目光交错，神色俱是严峻。

殿前血污已清理干净，却仍残留着阴冷肃杀气息。

我看了看父亲神色，惴惴道，“姑姑虽没有受伤，但受惊过度，情形很是不妙。”

父亲没有开口，眉头紧锁，眼中忧色加深。萧綦亦皱眉问道，“如何不妙？”

“姑姑神智不甚清醒……”我迟疑了下，转眸望向父亲，“说了些胡话，服药之后已睡下。”

“她说胡话，可有旁人听到？”父亲声色俱严地追问。

他不问姑姑说了什么，只问可有旁人听到，我心下顿时明白，父亲果然是知情的。

那方丝帕藏在袖中，我垂眸，不动声色道，“没有旁人，只有我在跟前。姑姑说话含糊，我亦未听明白。”

父亲长叹一声，似松了口气，“皇后连日操劳，惊吓之余难免失神，应当无妨。”

我默然点头，一时喉头哽住，心口冰凉一片。

萧綦皱眉道，“你说刺客是皇后身边的老宫人？”

我正欲开口，却听父亲冷冷道，“薛道安这奴才，数月前就已贬入尽善司了。”

“怎会这样？”我一惊，尽善司是专门收押犯了过错，被主子贬出的奴才，从事最粗重卑贱的劳役。而那薛道安侍候姑姑不下十年，一直是御前红人，至我前次回宫，还见他在昭阳殿执事。

“这奴才曾经违逆皇后旨意，私自进入乾元殿，当时只道他恃宠生骄，本该杖毙。”爹爹眉头深皱，“可惜皇后心软，念在他随侍十年的

份上，只罚去尽善司。想不到这奴才竟是皇上的人，十年潜匿，居心恶毒之至。”

我惊疑道，“罚入尽善司之人，岂能私自逃出，向我假传懿旨？”

父亲面色铁青，“昭阳殿平日守卫森严，这奴才寻不到机会动手，必是蓄谋以待，正好趁你回宫之际不明就里，给他做了幌子，堂而皇之进入内殿。”

萧綦沉吟道，“单凭他一人之力，要逃出尽善司，更易服色，身怀利刃躲过禁廷侍卫巡查……没有同党暗中相助，只怕办不到。”

“不错，我已吩咐加派东宫守卫，防范刺客同党对太子不利。”我望向父亲，焦虑道，“宫中人众繁杂，只怕仍有许多老宫人忠于皇室，潜藏在侧必为后患。”

“宁可错杀，不可错漏。但有一人漏网，都是后患无穷。”萧綦神色冷肃，向父亲说道，“小婿以为，此事牵涉甚广，由禁卫至宫婢，务必一一清查，全力搜捕同党。”

我心下一凝，立时明白萧綦的用意，他向来擅于利用任何的机会。

我与他目光交错，不约而同望向父亲。

父亲不动声色，目光却是幽深，只淡淡道，“那倒未必，禁中侍卫都是千挑万选的忠勇之士，偶有一尾漏网之鱼，不足为虑。”

萧綦目光锋锐，“岳父言之有理，但皇后与储君身系社稷安危，容不得半分疏忽！”

“贤婿之言也是，不过，既然是宫中事务，还是奏请皇后决断为宜。”父亲笑容慈和，话中滴水不漏。萧綦步步进逼的锋头，在他圆滑应对之下，似无施展之地。朝堂宫闱是不见血的沙场，若论此间修为，萧綦到底还是逊了父亲一筹。

“舅父错了！”殿外一个声音陡然响起。

却是太子哥哥在大队侍卫的簇拥下，急匆匆迈进来，手中竟提着出鞘的宝剑。

我们俱是一惊，忙向他俯身行礼。

“舅父怎么如此大意，你就确定没有别的叛党？连母后身边的人都信不过，谁还能保护东宫安全？”他气哼哼拎着剑，一叠声向父亲发

问。

“微臣知罪。”父亲又是恼怒，又是无奈，当着满殿侍卫更是发作不得。

太子左右看看，面有得色，正要再开口时，我朝他冷冷一眼瞪过去。他一呆，复又回瞪我，声气却是弱了几分，“豫章王说得不错，这些奴才没一个信得过，我要一个个重新盘查，不能让奸人混入东宫！”

萧綦微微一笑，“殿下英明，眼下东宫的安全，实乃天下稳固之本。”

太子连连点头，大为得意，越发顺着萧綦的主张滔滔不绝说下去。

看着父亲紫涨脸色，我只得暗暗叹息。太子哥哥自小顽劣，姑姑对他一向严厉，皇上更时有责骂。除了宫女内侍，只怕极少有人褒赞支持他的主意。如今却得萧綦一赞，连豫章王这样的人物都顺从于他，只怕心中已将萧綦引为大大的知己。

父亲终于勃然怒道，“殿下不必多虑，禁军自能保护东宫周全。”

太子脱口道，“禁军要是有用，还会让子律那病秧子逃出去？”

此话一出，诸人脸色骤变，他自己也愕然呆住。

子律是刺杀了叔父才逃出去的，叔父之死，是我们谁也不愿提及的伤痛，却被他这样随口拿来质问。

我看见父亲眼角微抽，这是他暴怒的征兆……父亲踏前一步，我来不及劝止，只见他抬手一掌掴向太子。

这一巴掌惊得众人都呆了，萧綦怔住，殿上侍卫懵然不知所措——储君当殿受辱，左相以下犯上，理当立即拿下，却没有人敢动手。

锵啷一声，太子脱手丢了宝剑，捂住脸颊，颤声道，“你，舅父你……”

父亲怒视太子，气得须发颤抖。

“殿下息怒！”

“父亲息怒！”

我与萧綦同时开口，他上前一步，挡住太子，我忙将父亲挽住。萧綦挥手令众侍卫退下，殿上转瞬只剩我们四人。

父亲恨恨拂袖叹道，“你何时才能有点储君的样子！”

萧綦拾起地上的剑，将宝剑还鞘，“岳父请听小婿一言。宝剑初锋虽锐，也需上阵磨砺。殿下虽年少，终有一日君临天下。如今皇上卧病，太子监国，正是殿下历练之时。窃以为，殿下所虑不无道理，还望岳父大人三思。”他这番话，明是劝谏父亲，实是说给太子听，且于情于理都不可辩驳。

太子抬目看他，大有感激之色。

父亲却是一声冷哼，目光变幻，直直迫视萧綦。萧綦意态从容，眼中锐色愈盛。两人间已是剑拔弩张。

我心中紧窒，手心不知何时渗出了微汗。

当此峻严时刻，太子左右看看二人，似乎终于有些明白过来，却是惴惴望向萧綦。

父亲脸色一变，冷冷瞪住他，令他更是惶然无措。

他一向敬畏父亲，今日也不知是受了刺客的惊吓，还是坐上监国之位，得意忘形，竟一反常态，惹得父亲暴怒，当着众人面前，令他储君的颜面扫地。

我不忍见太子如此窘态，开口替他解围，“皇后受了惊吓，殿下进去看看吧。”

不料父亲又是劈头呵斥，“皇后还在静养，你休要胡言乱语惊扰了她，还不回东宫去！”

太子猛然抬头，脸庞涨得通红，向父亲冲口道，“我怎么胡言乱语了，难道在舅父眼里，我说什么都是错，连阿妩一介女流都不如？今日母后差一点遇害，只怕下一个就轮到！我要豫章王带兵入宫保护，有什么错？身为储君，若是连命都保不住，我还做这个皇帝干什么！”

“你住口！”父亲大怒。

我张口欲劝太子，却触上萧綦的目光，被他不动声色地逼回。

“我偏要说！”太子涨红了脸，硬声相抗，“豫章王听令，我以监国太子之名，命你即刻领兵入宫，清查乱党，保护皇室！”

“臣遵旨。”萧綦单膝跪下。

内殿传来姑姑的咳嗽声，似已被惊醒。

父亲定定看着太子，再看萧綦，最后转头看我，脸色渐渐惨淡，满目惊怒转为失望懊悔。

这殿上的三个人都已站在了他的对面。连同他手中最稳固的筹码，一向被他视为废物的太子，也背弃他投向了萧綦。

父亲呆立片刻，连声低笑，“好好好，殿下英明，得此贤臣良助，老臣就此告退！”

从宫中出来，天色竟已将黑。萧綦策马在前，我独自乘了鸾车，大婚后第一次回返王府，却是一路无话。鸾车渐渐远离宫门，我颓然阖上眼，只觉疲惫。臂上伤口此时才开始疼痛，纷乱的一幕幕不断掠过眼前，心下有些许钝痛，却已不知喜悲。

车驾停下，已到了敕造豫章王府。自大婚次日愤然离去，我便不曾踏入此地。

车帘挑起，却是萧綦立在车前，向我伸出手，淡淡含笑道，“到家了。”

我一时呆了，被这三个字击中心头。

是的，这里是家，我们的家。

遥望朱门金匾，“敕造豫章王府”六个金漆大字隐约可见，门内灯火辉煌，府中仆役侍婢已早早跪列在门前迎候。

萧綦亲自扶了我步下鸾车，无意间触到臂上伤口，我瑟缩了下，没有出声。

他止步看我，眉心微蹙，正欲开口，却见一列素衣翩跹的美貌婢女从门内鱼贯而出，徐步向我们迎来。

我与萧綦面面相觑，一时愕然，却见最后两名美姬分众而出，一人红衣，一人绿裳，向我们盈盈下拜，与众姬左右分列。明光辉映处，哥哥缓步踱出，长身玉立，白衣广袖，身侧群美环侍，初上梢头的月轮，在他身后洒下皎洁银辉……

他向我们微微一笑，袖袂飞扬地走来，恍若月下谪仙。

萧綦突然笑出声，我亦回过神来，脱口叫道，“哥哥！你怎么在此？”

哥哥先与萧綦见礼，这才向我戏谑一笑，“我特来迎侯妹妹与妹婿回府。”

我望向他身后那一片锦绣花团，原以为见了哥哥必是悲欣交集，可眼前这番景像，却叫我啼笑皆非，“迎侯我们，也不必如此……”

如此铺排做作——若换了从前，我必定直说，但碍于萧綦在侧，不得不给哥哥留些颜面，只得苦笑道，“这排场可算是隆重。”

萧綦亦笑，“有劳费心。”

哥哥对我的调侃只作未闻，向萧綦一笑，“阿妩自幼娇养，性子挑剔得很，我怕府中仆役不知她喜恶，特地带自家婢子过来收拾。府里一切都照你素日习惯布置好了，你瞧瞧可还满意。”他对萧綦神色淡漠，最后一句却笑着说与我听，目光温暖，隐含宠溺……我一时呆住，酸甜滋味堵在胸口，眼底渐渐发热。

萧綦不动声色地谢过哥哥，请他入府叙话，哥哥淡淡推辞了。

“也罢，今日事繁，改日设下家宴，再聚不迟。”萧綦微微欠身，对哥哥的态度并不以为意。

我知道哥哥心中仍对萧綦存有芥蒂，却也无可奈何，只得向萧綦一笑，“我送哥哥。”

他的车驾已停在不远处，我们并肩徐行，一众姬妾远远随在后面。

我低了头，千言万语不知从何开口，却听哥哥低低一叹，“他可是你的良人？”

当年那句戏言，哥哥仍记得，我亦记得——红鸾星动，将遇良人。

“只怕是被你算准了。”我静默片刻，故作轻快地笑谑。

哥哥驻足，凝眸看我，“真的？”

月华将他面容映得皎皎如玉，漆亮的眸子里映出我的身影，总是淡淡挂在唇角的倜傥笑容，化作一丝肃然。

“真的。”我坦然迎上他的目光，轻声而决绝地回答。

哥哥久久凝视我，终于释然一笑，“那很好。”

我再也忍不住，张臂搂住他颈项，“哥哥！”

他不假思索搂住我，笑叹，“臭丫头，你又瘦了。”

小时候我总喜欢踮脚挂在哥哥脖子上，总奇怪他为什么可以长这样高。如今我身量已高，却仍要踮脚才能够到他……似乎还和幼年时一样，一切并没有变。

“母亲好吗？”我仰脸问他，“她知道我回京了吗，明天一早我就回家看她……不，今晚就去，我跟你一起去！”

想起母亲，我再顾不得别的，回家的念头从未如此刻一般强烈，恨不得马上飞奔到母亲面前。

哥哥侧过脸，看不清神色，静了片刻才回答我，“母亲不在家中。”

我怔住，却见哥哥笑了一笑，“母亲嫌府里喧闹，住进慈安寺静静心。今日已晚，明日我再陪你去看她。”

“也好……”我勉强笑笑，心底一片冰凉。哥哥说来轻描淡写，我却已经明白——母亲在这个时候避居慈安寺，只怕已是心如死灰。

萧綦浓眉紧锁，小心抬起我左臂检视伤口，眉宇间隐有薄怒。

我不敢出声，默默伸出手臂，任他亲手上药裹伤。他动作虽纯熟，手脚到底还是重了些，不时疼得我倒抽冷气。

“现在知道疼？”他板着脸，“逞英雄有趣么？”

我出声了，听着他继续训斥，足足骂得我不敢抬头，豫章王还没有一点息怒的意思。

“好了吧，明天再接着骂……”我懒懒趴上床头，笑睨着他，“现在我困了。”

他瞪着我，无可奈何，冷冷转过身去。

直至熄了烛火，放下床帷，他也不肯和我说话。

我睁着眼，看黑暗中的床幔层层叠叠，上面依稀绣满鸾凤合欢图。甜沉沉的熏香气息萦绕，如水一般漫漫开来。这眼前一切似曾相识的，依稀似回到了大婚之夜，我一个人裹着大红嫁衣，孤零零躺在喜红锦绣的婚床上，和衣睡到天明。第二天就拂袖回家，再未踏入这

里一步，甚至没有好好看过一眼。这恢弘奢华的王府还是当年萧綦初封藩王时，皇上下令建造的。而他长年戍边，并不曾久居于此。王府落成至今，依然鲜漆明柱，雕饰如新。往后，这里就是我和他将要度过一生的地方了。

“萧綦……”我蓦然叹了口气，轻轻唤他。他嗯了一声，我却又不知该说什么，默然片刻，转过身去，“没什么了。”

他陡然搂住我，身上的温热透过薄薄丝衣传来，在我耳畔低声道：“我明白”。

我转身将脸颊贴在他胸前，听着他沉沉心跳。

“伤口还疼么？”他小心地圈住我身子，唯恐触痛伤处。

我笑着摇头。伤处已上了药，并不怎么疼，可心底却涌出丝丝的隐痛。

他似乎想说什么，却只是轻轻吻上我额头，带了一声低不可闻的叹息，“睡罢。”

这欲言又止的歉疚，我何尝不明白，然而忍了又忍，还是说出口，“父亲老了，姑姑病了……无论如何，他们终究是我的亲人。”

萧綦久久没有回答，只是紧紧握住我的手，十指交缠间，我亦明白他的沉重无奈。

清晨醒来，萧綦早已上朝。他总是起得很早，从不惊动我。

我一早去探视玉秀，她已被送回王府，仍在昏睡之中。从宁朔到晖州，再到京城，她一直陪伴我身边，生死关头竟为我舍命相搏。如果不是她拼死拖住薛道安，只怕我也避不开那一刀。我望着她憔悴睡颜，心中暗暗对她说，“玉秀，我会给你最好的一切，报答你舍命相护之恩。”

若是等她醒来，能看见宋怀恩在跟前，想必是再喜悦不过了。只是宋怀恩数日前便已悄然领兵前往皇陵，只怕要过些时日才能回来。

我立在窗下，黯然遥望皇陵的方向，心头诸般滋味纠缠在一起——子澹应该是暂时安全了罢。

破了临梁关之日，萧綦便命宋怀恩领兵赶往皇陵，将被禁军囚禁的子澹接走。

子澹是姑姑心头大忌，我一直担心姑姑向他下手，以翦除后患。所幸姑姑颇多顾忌，不愿让太子落得残害手足的恶名，迟迟没有动手。如今子澹落在萧綦手里，成了萧綦与姑姑对抗的筹码，至少眼下，他不会伤害子澹。

宋怀恩离去之前，我让玉秀将一句话带给他——“我幼时在皇陵的道旁种过一株兰花，将军此去若是方便，请代我浇水照料，勿令其枯萎。”

玉秀说，宋将军听完此言，一语不发便离去了。

我明白那个倨傲的人，沉默便是他最好的应诺。

“禀王妃，长公主侍前徐夫人求见。”一名婢女进来禀报。

竟是徐姑姑来了，我惊喜交加，不及整理妆容便奔了出去。

徐姑姑青衣素髻，仪态娴雅，含笑立在堂前，老远见我奔来，便俯下(禁止)去，“奴婢拜见王妃。”

我忙将她扶起，一时激动难言，她眼里亦是泪光莹然。细细看去，见她鬓发微霜，竟也老了许多。

果真是母女连心，我才想着今日去慈安寺，母亲便已派了徐姑姑来接我。

当即我便吩咐预备车驾，也顾不得等哥哥到来，匆匆更衣梳妆，定要穿戴得光彩照人去见母亲，让她看到我一切安好，才能叫她放心。

昨非

慈安寺本是圣祖皇帝为感念宣德太后慈恩所建，独隐于空山云深处，沿路古木苍苍，梵香萦绕。

站在这三百年古刹高高的石阶前，我怔怔止步，一时竟没有勇气迈入那扇空门。

皇上和母亲虽是异母姐弟，却自幼相依长大，亲情深厚犹胜一母同胞。自我大婚生变，远走晖州，既而是父亲逼宫，与皇室反目——可怜母亲贵为公主，一生无忧无虑，深藏侯门闺阁，如今人到暮年，本该安享子孙之乐，却遭逢连番的变故，蓦然从云端跌落尘土。

我比任何人都清楚，那一刻，她跌得有多痛。数十年相敬如宾的夫婿，转眼便与自己亲人生死相博，堂堂天子之家沦为权臣手中傀

僵，这叫母亲情何以堪。

偌大京华，九重宫阙，竟没有她容身之地，惟有这世外方寸之地，能给她最后一分宁静。

一步步踏上石阶，迈进山门，禅房幽径一路曲折，掩映在梔子花丛后的院落悄然映入眼帘。

咫尺之间，我望着那扇虚掩的木门，抬手推去，却似重逾千钧。

吱呀一声，门开处，白发萧萧，纤瘦如削的青衣身影映入我朦胧泪眼。

我呆立门口，不敢相信眼前所见。今年离京时，母亲还是青丝如云，风韵高华，颜如三旬妇人，如今却满头霜发，俨然老妪一般。

“可算回来了。”母亲坐在檐下竹椅上，朝我柔柔地笑，神色宁和淡定，目中却莹然有泪光。

我有些恍惚，突然不会说话，一个字也说不出口，只怔怔望着母亲。

她向我伸出手，语声轻柔，“过来，到娘这里来。”

徐姑姑在身后低声戚然道：“公主她腿脚不便。”

方寸庭院，我一步步走过，竟似走了许久才触到母亲的衣摆。她葛布青衣上传来浓郁的檀木梵香，不再是往日熟悉的兰杜香气，令我陡然恐慌，只觉有无形的屏障，将我和她遥遥隔开。我跪下来，将脸深深伏在母亲膝上，泪流满面。

母亲的手柔软冰凉，吃力地将我扶起，轻叹道，“看到你回来，我也就没什么挂碍了。”

“有的！”我猛然抬头看她，泪眼迷蒙，“还有许多事等着你操心，哥哥还没续弦，我还成婚未久，还有父亲……谁说你没有挂碍，我不信你舍得我们！”来路上原本想好了许多的话，想好了如何劝说母亲，如何哄她回家……可真正见了她，才知统统都是空话。

“阿妩……”母亲垂眸，唇角微微颤抖，“我身为长公主，却一生懦弱无用，终究令你失望了。”

我抱住她，拼命摇头，泪水纷落如雨，“是阿妩不孝，不该离开娘！”

直到这一刻，我才明白自己的自私——在我离家的三年里，恰是母亲最孤苦的时候，而我却远远躲在暉州，对家中不闻不问，理所当然地以为父母会永远等候在原地，任何时候我愿意回家，他们都会张开双臂迎侯我。

“娘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”我忙擦去泪水，努力对她微笑，“山上又冷又远，我不要你住在这里！跟我回去罢，父亲和哥哥都在家中等你！”

母亲笑容恍惚，“家，我早已没有家。”

我一呆，万万想不到她会说出这般绝望的话。

“你已嫁了人，阿夙也有自家姬妾。”母亲垂下眸子，凄然而笑，“相府是你们王氏的家，我是皇家女儿，自当回到宫中。可宫中……我又有何面目去见皇兄？有何面目去见太后、先帝、列祖列宗于地下？”

母亲一番话，问得我哑口无言，仿佛一块巨石蓦然压在我胸口。我喃喃道，“父亲也是为了辅佐太子登基，等殿下登基之后，一切纷争也就止息了……”我说不下去，这话分明连自己都不能相信，又如何忍心去骗母亲。只怕她尚不知道萧綦与父亲之争，尚不知道父亲已与太子反目。

“太子不过是个幌子。”母亲幽幽抬眸望向远处，眼底浮起深深悲凉，“你还不懂得你父亲，他等这一天已经许久了。”

若说父亲真有篡位之心，我也不会惊讶，然而母亲早已一切洞明，却是我意想不到的。

她的笑容哀切恍惚，低低道：“他一生的心愿便是凌驾皇家之上，再不肯受半分委屈。”

“父亲真的想要……那个位置？”我咬住唇，那两个大逆的字，终究未能说出口。

母亲却摇头，“那个位置未必要紧，他只想要凌驾于天家之上。”

凌驾于天家之上，却又志不在那龙椅——我骇茫地望住母亲，不明白她究竟想告诉我什么。

“他一生心高气傲，唯独对一件事耿耿于怀，那便是娶了我。”母亲闭上眼，语声飘忽，听在我耳中却似惊雷一般。

母亲问我可曾听过韩氏。我知道，那是父亲唯一的侍妾，在我出生之前便已病逝。

“她不是病死的。”母亲幽幽开口，“是被太后赐下白绫，绞死在你父亲眼前的。”

我骇然望着她，震惊之下，竟不能言语。

“你父亲真心喜爱的女子是那青梅竹马的韩氏……当年人人称羨他才俊风流，得以尚公主，却不知他心有不甘。我们大婚之后，本也相敬如宾，岂知时过两年，阿夙都已过了周岁，他却告知我韩氏有了身孕，欲将她纳为妾室。原来这两年里，他一直将她藏在外面。我一怒之下，回宫向母后哭诉。母后当晚在宫中设下家宴，命他携韩氏入宫，向我赔罪。原以为母后是要劝和的，岂料宴至酣时，母后突然发难，怒责他二人，竟当廷赐下白绫，当着他和我，还有皇兄跟太子妃……将那韩氏活生生绞死在殿上……”母亲的声音不住颤抖，我握住她的手，却发觉自己比她颤抖得更厉害。

那是怎样凄厉的一幕往事，我不敢相信，亦不能想像，记忆里尊贵慈和的外祖母竟有如此严酷手腕，恩爱甚笃的父母竟是一对怨侣！

“当时他跪在殿上，不住向母后叩头，向我求情，你姑姑也跪了下来。可是已经太迟了，白绫套在韩氏颈上，她吓得瘫软，任两个内侍左右架住，只微微挣扎了一下，就那么……我吓得懵住，只看到你父亲的眼光像刀一样，我便晕了过去。”

风从廊下吹过，我和母亲都良久沉寂，只听着风动树梢的声音，萧萧飒飒。

“过后呢？”我涩然开口。

母亲恍惚了好一阵子，缓缓道，“此后我心中愧疚，处处谦让隐忍，再无公主的盛气。你父亲也再未提及韩氏，从此将心思都投在功名上，官爵越做越高……过了几年，又有了你，我生产时却险些死去。那之后，他便待我好了许多，更将你视若珍宝，百般娇宠……我想着，这么些年过去，或许他已淡忘了。直至阿夙成婚那年……”

母亲却神色惨然，半晌不能开口。

哥哥成婚之时我已十二岁，隐约记得那场轰动京华的喜事。

“我一心要从宗室女眷中选一个身份才貌都配得上阿夙的女子，你父亲却决然反对。我问原由，他只说娶妻当娶贤，不必苛求身份。你父亲是怎样的人，我岂会不知，这话又岂能令我相信。我们相争不下之际，阿夙却自己看中了一名女子，便是那桓宓。”

我一时愕然，从未想到嫂嫂竟是哥哥亲自看中的女子。在我幼时记忆里，嫂嫂是琴书双绝的才女，虽不算绝色，却生得纤弱秀丽，清冷寡言，仿佛极少见过她笑。依稀记得母亲并不喜欢她，哥哥待她也不甚深情。婚后不久，哥哥便独自远游江南，嫂嫂终日闭门不出，时而听见幽怨琴声。半年过后，嫂嫂染了风寒，一病不起，未等哥哥远游归来便逝去了。嫂嫂在生时，哥哥待她十分疏离，及至死后，却见哥哥黯然良久，以至多年不肯续弦。我一直以为哥哥的婚事是父亲所迫，他自己并不情愿，之后也不过是愧疚使然。

却听母亲缓缓说道：“阿夙起初却不知道，那桓宓已被选中，即将册立为子律的正妃。”

“子律！”我一震，惊得后背阵阵发冷。一段段尘封往事从母亲口中说出，竟似每个人身后都有扯不断的恩怨纠缠，我却懵懂了十余年，一无所知。

“我不愿让阿夙娶那桓宓，你父亲却一口应允。次日他就入宫去见你姑母，要她将二皇子妃的人选改为旁人，将桓宓嫁与阿夙。当年那事之后，我只与他争吵过两次，一次是为你的婚事，一次是为阿夙。”母亲低头苦笑，“那日，是我第一次见他跋扈霸道，也终于听他脱口说出真话……”

“父亲说了什么？”我紧紧望住母亲。

母亲一笑，“他说，我半生屈于皇家之势，断不能令阿夙重蹈此路。阿夙看中的女子，便是皇子妃又如何，我偏要夺了给他！嫁与我王氏长子，未尝就逊于龙孙凤子！”

离开慈安寺，一直走出山门，步下石阶，我才驻足回头。寺中钟声敲响，在山间悠扬传开。

云雾遮断山间路，一扇空门，隔开数十年恩怨爱憎。我终究没能劝回母亲，她已决定在我十九岁生辰之后，削发剃度。

她说我的生辰已近，要再为我庆生一次。若不是她提及，我已几乎忘了。再过得几日，我便十九岁了……十九岁，为何我已觉得心境苍凉至此。

这一生还这样漫长，往后还有十年，二十年，三十年，我难以想像年华老去，如母亲一般白发满头，又是何种光景。

脚下是万丈浮华，回头是青灯古佛，我却茫然而立，任山风吹得衣袂激扬，心中一片冰凉。

徐姑姑送我至山下，鸾车将启驾时，她突然扑至帘外，含泪道：“郡主，连你也劝不回公主吗，她……真要削发出家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我茫然摇头，怔了片刻，哑声道：“或许，只有一个人能劝回她。”

徐姑姑颓然垂手，再无言以对。

我望着她，勉强笑道，“我会劝说父亲，或许，仍有峰回路转也未可知。”

“相爷曾来过数次，公主不肯见他。”徐姑姑黯然摇头。

“会见到的。”我淡淡一笑，心下万般苦涩。往年每到此时，我总嫌虚礼繁琐，万般不情愿应付。却想不到，这或许已是父母陪我共度的最后一个生辰。

一路恍恍惚惚，不知道过了多久才回到府中。

侍女为我换下外袍，奉茶、整妆，我只如木偶一般，不愿开口，不愿动弹。

“王妃，玉秀姑娘已经醒来。”

我听在耳中，无动于衷，依然恍惚出神。

侍女一连又说了几遍，我这才回过神来，玉秀，是玉秀醒来了。

听说玉秀醒来，第一句话便是问，王妃有没有受伤。

玉秀看见我，忙要挣扎了起来，连声责怪自己没用。我一言不发，将她紧紧搂住，强压在心底的悲酸陡然铺天盖地将我湮没。

她呆了呆，轻轻伸手环住我肩头，如在晖州那夜，与我静静相依。

一连数日的忙碌，周旋于宫中、王府与诸般杂事之间，萧綦亦是早出晚归，他与父亲的争斗已是越发激烈。

太子想要摆脱我父亲的钳制已久，有了萧綦作盟友，大有扬眉吐气之感。趁着姑姑卧病之际，他一面撤换宫中禁卫，大量安插萧綦的人手，一面以清查叛党的名义，排挤了许多宫中老人。父亲恼恨太子忘恩负义，越发加紧在朝中对他的钳制，处处打压萧綦，与他们针锋相对。

几乎每天我都能与父亲在宫中相见，然而思及母亲的话，思及他的所作所为……我不愿相信，也无法面对这样一个父亲。

我盼着见到父亲，却又远远见到他便避开。他身边总是跟着侍从属官，偶尔与他单独相对的时候，分明心底有许多话要问他，却只字不能出口。

父母间的恩怨往事，我不能告诉萧綦，每夜暗自辗转，白日又在宫中忙碌，短短几日下来，已是疲惫不堪。

姑姑的病已经强撑了许久，经此一劫，病势越发沉重。虽然神志已经清醒，却仍时常恍惚，精神十分不济。

时值多事之秋，连番变故波折，家国朝堂风云起伏，乾元殿里的皇上只剩一息犹存……姑姑这一病倒，后宫顿时无主，一千嫔妃都是庸怯之辈，大小事务便压在身怀六甲的太子妃谢宛如肩上。姑姑当即将我召入宫中，命我协助太子妃署理宫中事务。一时之间，这诺大的深宫里，竟只剩我们三人相互依持。

我自幼与姑姑亲厚，她的心意不需多说，便能心领神会，而宛如遇事犹疑，常与姑姑的想法相左。

这日宛如不在跟前，姑姑恹恹倚了锦榻，望着我叹息，“你为何不是我的女儿？”

“姑姑病糊涂了。”我柔声笑道，“我自然是王氏的女儿。”

“是吗？”她抬眸看我，黯淡眸子里有一道锐光转过。

我心里一凜，怔怔迎上她目光，她却颓然阖上了眼，无声叹息。

太子与萧綦越走越近，姑姑是知道的，萧綦的势力渗入宫禁，她也是知道的。如今她已放手让太子主政，不再管束东宫，亦对萧綦再三退让，似乎真的忌惮他手中兵马，忌惮子澹的存在。然而，以我所

知的姑姑，绝非轻易低头之人。她召我入宫，将宫中事务交给我与宛如，却从不让我们单独行事，身边总有人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……她从未信任过宛如，在她眼里，宛如始终是谢家的人。至于我，自然也是萧綦的人。

她将我们二人置于身边，究竟有几分是倚赖，有几分是戒备，我从不深想。有时我亦问自己，我待姑姑又有几分是真心，几分是防范。

我从来看不透她幽深的眼睛里，藏着怎样的心思。而她也常常若有所思的看我、看宛如、看太子……看身边的每一个人。

她在人前依然倔强硬朗，唯有昏睡之中，却会不自知地抓着我的手。

太医说姑姑的病根郁结在心，非药石可治。

我知道她是强撑着一口气，逼自己康复过来。她和母亲不同，她还有太多的牵挂，不能放任自己就此躺下。

看到她强撑精神，我越发辛酸不忍。姑姑这一生，三分给了家族，三分给了太子，还有三分不知系在谁身上，只怕仅有一分是为自己活着。

只怕皇上的日子也不多了。姑姑每日询问皇上的病况，若是听闻他一切安好，便漠然不语，听闻皇上病势加重，亦闷闷不乐。

她在我面前并不避讳，时常表露出对皇上的恨意。可若真到了皇上驾崩之日，只怕她求生的意念，便又失去一分。

爱也罢，恨也罢，那个人都已融入她的一生。

那日之后，我趁她昏睡之际，仍将那方丝帕悄然放回原处，没有惊动她——这若是她仅存的幻梦，就让她在这梦里长醉不醒罢。

这深宫中身份至高，亲缘最近的三个女子，终究是各怀心事，谁也不肯全心信任谁。

我与宛如多年疏离，曾经那样要好的姐妹，如今各有际遇，再回不到最初的亲密无间。

深宫岁月催人老，她已生养过一个女儿，容颜虽还秀美，体态却已臃肿，昔日含情流波目，也已黯淡下去。当年那个莲花一样的女子，现在已是一个淡漠宁定的妇人。姑姑如何待她，她并不在意。太

子在朝中做些什么，她亦不甚关心。只有在提及两岁的女儿，和将要出生的孩子时，她苍白的脸上才有光华绽放。

那一个名字，我不提，她也不提。

当年她曾含泪质问，“你真忘得了子澹吗”……那时的宛如姐姐依然美丽多愁，依然天真地期盼着这段青梅竹马，能有善终。

我们都一样出身名门，都曾万千殊宠于一身，都同样被推入宿命的姻缘。只是，我遇到了萧綦，而她独守深宫，眼看着太子姬妾环绕，终日流连花丛，却只能谨守着母仪风范，一日比一日沉默下去。最初的挣扎不甘，被岁月渐渐磨平，任是才情无双，也敌不过日复一日的深宫寂寥。

东宫琼庭的回廊下，我与她静静对坐，含笑思忆起昔年温酒论诗的日子……她抱着膝上的女儿，对我说，这一生漫长无涯，总要有个牵念才好。

她说，身份会变，恩爱会变，只有孩子，一个跟自己血脉相连的孩子，才是完完全全属于你的。一切浮华都不长久，只有母亲，这个天底下最尊贵的身份，才是任何权势都超越不了。

宛如淡淡笑着，“阿妩，等你做了母亲才会明白。”

我茫然一笑，想起母亲，想起姑姑，亦想到宛如……这锦绣深宫，于我只是烂漫年华的回忆，于她们却是一生的惆怅。

在我生辰的前一天，宋怀恩从皇陵回京复命。

子澹被萧綦软禁在距皇陵不远的辛夷坞，层层重兵看守。

宋怀恩并没有来见我，却悄然探望了玉秀。

甫一踏入玉秀房中，便听见她笑语如珠，脆声催促侍女道，“移过去一些，再过去一些。”

“为何这般开心？”我含笑立在门口，见她倚靠床头，正挥舞着手臂向侍女指点什么，看来伤势已好了许多。

玉秀转头看到我，面孔却腾的红了，眼睛晶亮，“王妃，刚刚宋将军来过了！”

她指了那一堆滋补疗伤的佳品给我看，都是宋怀恩送来的。我暗暗失笑，此人全不懂得风雅，哪有拿这些俗物赠佳人的。看玉秀欣喜

得脸颊绯红，我故意闲闲逗她，“这些么……王府里多了去了，也不怎么稀罕。”

玉秀咬唇含嗔，我莞尔一笑，“只这份心意可贵！”

她一张清秀小脸刹那红透，秀发柔柔垂在脸侧，别有了一分妩媚娇羞。我随手帮她掠了掠鬓发，笑道，“怎么也不梳妆，就这个样子见人家？”

玉秀微微垂眸，低声道，“他没有入内，只命人带了东西来。”

我有些意外，玉秀伤势无碍，已经可以起身至厅外见客。他既有心探望，却又过门不入……正思忖间，玉秀抬眸，羞怯轻笑道，“他还叫人送了那花，特地嘱咐要放在向阳处呢。”

“花？”我回头看去，原来她方才指点人移来移去的，就是那一盆……兰花。

我站起身，缓缓走道案前，只见那普通蓝瓷花瓿里，种着小小一株蕙兰，翠萼修叶，枝叶光润完整。

“他还说，是特地从辛夷坞带回来的。”玉秀的声音含羞带笑，浓甜似蜜。

我久久凝视这兰花，心绪翻涌，半晌才能平静开口，“这花真好。”

——“我幼时在皇陵的道旁种过一株兰花，将军此去若是方便，请代我浇水照料，勿令其枯萎。”

这是我托玉秀带给他的话，他果真将这株兰花照料地完好无损。

宋怀恩，我该如何谢他，又该如何偿还他这一番心意。

今是

我将宋怀恩探望玉秀一事，当作家常闲话，不经意地告诉萧綦。

“玉秀虽说身份寒微，倒也是个忠贞的女子，只是这品貌人才……”萧綦沉吟道，“与怀恩果真相配么？”

我转过身，避开萧綦的目光，微微一笑，“身份倒是容易，只要两情相悦，又有什么配不配的。”

“众多部属之中，我最看重的便是怀恩。”萧綦慨然笑道，“军中弟兄跟随我征战多年，大多误了家室。如今回到京中，我也盼他们各自

娶得如花美眷。以怀恩的人才，前程不可限量，能被他看上的女子，倒也是有福的。”

我回眸看向萧綦，似笑非笑，“原来你也有这般世俗之见。”

萧綦笑而不语，将我揽到膝上，“不错，世俗之人自当依循世俗之见。我若是昔年一名小小校卫，上阳郡主可会下嫁？”

我敛去笑容，定定看他，心知他所言确是实情，却依然令我觉得苦涩。

他见我变了脸色，不由笑道，“难怪有人说，对女人讲不得实话……算我口拙失言，但凭王妃处置。”

我却半分也笑不出来，垂眸怔忡片刻，幽幽道，“你说得不错。如今我才知道，并没有人蒙骗我们，只不过是没人肯听实话，总不肯睁开眼睛，看一看真正的尘世，以为闭上眼，依然身在云端。”

“我们？”萧綦蹙眉。我点头，淡淡一笑，“我、母亲、哥哥……金枝玉叶，名门世家，无不如此。”

萧綦目光深湛，直视了我，柔声道，“你已经不是。”

我默然伏在他肩头，一言不发。

“这几日你一直闷闷不乐。”萧綦淡淡叹道，手指梳进我长发，从发丝间滑过。

我微阖了眼，懒懒笑，“还以为你不会在意。”

他笑了笑，“你不愿说，我便不问，小丫头总要有些自己的心事。”

我扬手打他，“谁是小丫头！”

“才十九岁……”萧綦连连摇头笑叹，“老夫少妻，徒呼奈何。”

“你也才刚过而立之年，又来倚老卖老！”我啼笑皆非，郁郁心绪化为乌有，与他纠缠笑闹在一起。

闺中暖香如熏，琉璃灯影摇曳，画屏上俚影成双。

两日后，宋怀恩来见我。我着宫装朝服，在王府正厅见他。

他一身寻常袍服，全未料到我会这般庄重，一时有些局促。

侍女奉茶上来，我轻轻扣着茶盏，淡淡笑道，“宋将军请坐，不必拘礼。”

他默然坐下，却不开口，也不喝茶，脸色凝重严肃。

“将军此来，可是有事？”我含笑望向他。

“是。”他答得干脆，“末将有事相求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“请讲。”

宋怀恩起身，向我屈膝一跪，语声淡定无波，“末将斗胆求娶玉秀姑娘，恳请王妃恩准。”

我不语，垂眸细细看他。但见他面无表情，薄唇紧抿成一线，垂目紧紧盯着地面，仿佛要将那汉玉雕砖盯出个裂口来——若只看他此时神情，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年轻男子正在求亲，而会以为他是严阵待命，要去赴一场艰难卓绝的战役。

我沉默看了他许久，他亦僵然跪在那里，纹丝不动。

“此话，是你真心么？”我蓦然开口，淡淡问他。

他身姿笔挺地跪着，并不抬头，“是。”

“心甘情愿，不怨不悔？”我缓缓问道。

“是。”他答得铿锵。

“从此一心待她，再无旁骛？”我肃然问了最后一句。

他沉默片刻，仿佛自齿缝里迸出决绝的一声，“是！”

一连三声问，三声是，已道尽了一切——他的心意，我早已懂得，我亦给出他两个选择，娶玉秀或是拒绝。

玉秀是我亲信之人，娶她便是与我为盟，从此既是萧綦最青睐的部属，亦是我的心腹，往后于公于私，于军中于朝堂，都无人能与他相争。反之，我亦要他断了妄念，将我视作主子，一心尽忠，善待玉秀。以宋怀恩的雄心抱负，并不会满足于层层军功的累升，他想要平步青云，最好的办法便是获得权贵提携。

这是我给他的允诺，亦是我与他的盟约。

他想要权势功名，我便给他提携；他想要红颜相伴，我便给他玉秀。

我亦需要将更多的人笼络在身边，不只庞癸、牟连和玉秀……身处权势之颠，只有牢牢握住自己的力量，才能伫立于漩涡的中央。

玉秀大概连做梦也未想过，有朝一日能够风风光光嫁做他的正室夫人。

她将生命与忠诚献给我，我便回馈她最渴望的一切——给她身份名位，给她锦绣姻缘，但是我给不了她那个男人的心。

那是我不能掌控的，任何人都不能掌控，只能靠她自己去争。得之是幸，不得亦是命。

如同一场公平的交易，他们固然做了我的棋子，我亦给了他们想要的东西。

我向姑姑请旨册封和赐婚，姑姑一概应允。看着我亲手在诏书上加盖印玺，姑姑慨然微笑。

我明白她微笑之下的感叹——从前，我曾憎恨她操控我的命运，然而今日，我亦毫不犹豫地伸出手，将旁人的命运扭转。或许这便是权势的宿命，导引着我们走上相同的路。我俯身告退，姑姑淡淡问了一句，“阿妩，你可会愧疚？”

我垂眸沉吟片刻，反问姑姑，“当年赐婚给我，您愧疚吗？”

姑姑笑了笑，“我愧疚至今。”

我抬眸直视她，淡淡道，“阿妩并无愧疚。”

圣旨颁下，豫章王感念玉秀舍身救主，护驾有功，特收为义妹，赐名萧玉岫，册封显义夫人，赐嫁宁远将军宋怀恩。晋封宋怀恩为右卫将军，肃毅伯，封土七十里。

诸事顺遂，忙碌不休，转眼就到了我生辰的前一日。

哥哥来接我去慈安寺，见他独自一人前来，我问起父亲，哥哥却没有回答。

原本由哥哥出面游说，好容易让父亲答允了与我们一同去慈安寺迎回母亲，到此时却不见他身影。我恼他言而无信，却碍于萧綦在侧，不便发作。

鸾车启驾，不觉已至山下。我木然端坐，随车驾微微摇晃，越想越觉可恼可笑，不觉笑出了声，亦笑出了眼泪。

“停下！”我喝止车驾，掀帘而出，直奔哥哥马前，“将马给我！”

哥哥一惊，跃下马来拦住我，“怎么了？”

“放手！”我推开他，冷冷道，“我找父亲问个明白。”

“你这是做什么？”哥哥抓住我，秀扬眉峰微蹙，语声低抑。

我挣不开他，抬眸直直望去，陡然觉得哥哥的面容如此陌生遥远——即便惊愕之下，他依然维持着无暇可击的风仪，任何时候都在微笑，似乎永远不会真情流露。“我也想问你，哥哥，我们这是要做什么？”我望住他，自嘲地笑。

哥哥脸色变了，环顾左右，抬手欲制止我。

我重重拂开他的手，冷冷道，“你们想将这太平光景粉饰多久？父母反目生恨，而我们却在欢天喜地筹备生辰，等着明晚宴开王府，歌舞连宵，人人强颜欢笑；眼睁睁看着母亲遁入空门……”我的话没有说完，便被哥哥猛然拽上马背。

“住口，你随我来。”哥哥从未如此凶狠对我说话，从未如此气急，一路策马疾驰，丢下一众惶恐的侍从，带我驰入林间小径。

一路奔驰了许久，直到林下涧流挡住去路，四下幽寂无人。

哥哥翻身下马，缓步走到涧边，一言不发，背影萧索。

方才似有烈火在心中灼烧，此刻却只剩一片冷冷灰烬。我走到哥哥身边，沉默凝视脚下流水，那清澈波光间隐约照出两个衣袂翩跹的身影。

“阿妩……”哥哥淡淡开口，“你既已知道，又何必将一切说破。”

我苦笑，“宁可一切烂在心中，也要粉饰出王侯之家的太平贵气？”

他不回头，不应声，越发令我觉得悲哀，悲哀得喘不过气，“哥哥，我们何时变成了这样？难道从前一切都是泡影，我们自幼所见的举案齐眉，舐犊情深都是假的？”

哥哥不回答我，肩头却在微微颤抖。

“我不相信父亲是那样的人……”我颓然咬唇，满心纷乱无从说起。

“你以为父亲应该是怎样的人，母亲又该是怎样的人？”哥哥蓦然开口，语声幽冷，“如你所言，他们也不过是一介凡人。”

我怔怔看他，他只是凝望流水，神色空茫，“阿妩，扪心自问，我对父母又所知多少？”

哥哥的话似一盆凉水将我浇透，身为子女，我们对父母所知又有多少？在母亲告诉我之前，我竟从未想过她们有着怎样的悲喜，在我眼里，父亲仿佛生来就该是这个样子。

“谁年少时不曾有过荒唐事，多年之后，岂知后人如何看待你我。”哥哥怅然而笑，“即便父母都做错过，那也都过去了。”

“过去了么？”我苦笑，若是真的过去了，这数十年的怨念又是为何。

哥哥回头望住我，“你真的相信他们彼此怨恨？”

我迟疑良久，叹道，“母亲以为那是怨恨……但我不信父亲是那样偏狭的小人，若说他做这一切只是为了恨……”我说不下去，连自己都不愿听，更不能信！

哥哥望住我，眼底有淡淡哀伤，“母亲一直不懂得父亲的抱负，她放不下自己的愧悔，只得将一切归咎于恨。”

我霍然抬眸望向哥哥，“这是谁的话？”

“是父亲。”哥哥静静看着我，似有一层雾气浮在眼底。原来母亲的爱怨喜悲，父亲全都看在眼里，一切洞明。而唯一将父亲的苦楚看在眼里，懂得体谅他的人，不是母亲也不是我，却是平素玩世不恭的哥哥。

“这数十年，谁又知道父亲的苦楚？”哥哥语声渐渐低了下去，神情苦涩，“你可记得那年，我和父亲一起酩酊大醉？”

我当然没有忘记，父亲和哥哥唯一一次共饮大醉，便是在嫂嫂逝后不久。

“那晚父亲说了许多……”哥哥闭上眼，缓缓道，“我与桓宓之事，令他愧悔不已。他说起自己年少时的荒唐事，说他愧对母亲……那时他亦高傲狂放，深恨命运为人所控，纵然是名门亲贵，也一样受制于天家，终生不得自由。王氏历代恪忠皇室，数百年荣宠不衰之下，不知掩埋了多少辛酸。父亲的心思，比先人想得更远，他不屑屈居人下，定要走到至高之颠，将家族的权势推上峰顶，纵是天家也再不能左右王氏的命脉！”

这一番话似冰雪灌顶。

——是，这才是我的父亲，这才是他的抱负。

对于父亲那样的人，区区私情算得什么。为了达成所愿，他已经舍弃了太多，连我和哥哥也被他亲手推上这条不能回头的路。

良久沉寂，我终于忍不住问了哥哥，“你娶嫂嫂，真是自己甘愿么？”

“是。”哥哥毫不迟疑地回答我。

我却不能相信，“父亲将皇子妃硬夺了给你，难道不是看中当年桓家的兵权？”

或许母亲以为，父亲强逼子律的正妃嫁给哥哥，是向皇家扬威，洗雪自己当年之恨。我却无法如此天真——桓家论门庭声望，虽不能与王氏齐肩，但当年的桓大将军手上却握有江南重兵。

哥哥沉默半晌，淡淡道，“父亲固然是看中桓家的兵权，却也不曾勉强我半分……娶桓宓，是我自己的意愿。”

我哑口无言，想到哥哥对嫂嫂的冷淡，想到嫂嫂的抑郁而逝，乃至此后桓家迅速的衰败，一时间只觉凄惶无力。

哥哥久久沉默，神情恍惚，似陷入往事中去。

我们都不再开口，不愿再提及那些陈年旧恨……潺缓溪水从脚下流过，时有飞鸟照影，落叶无声。

诸般恩怨终归已成过往，今人今时，还有更多崎岖在前。

“回去吧，母亲还在等我们。”我握住哥哥的手，以微笑驱散他的惆怅。

来的时候天色还早，然而我和哥哥在林涧一呆就是半日，竟然忘了时辰，不觉已近黄昏了。

车驾侍从还等候在原地，未敢跟来惊扰我们。正欲启驾，却听马蹄声疾，似有人马从后面官道赶来。

待看清了来人，我和哥哥一怔，旋即相视而笑——我们迟迟未归，也未曾派人回去传话，父亲独自等得忧心，竟亲自寻来了。

被问及我们为何耽误到此时还未上山，我和哥哥面面相觑，一时语塞。

父亲挑眉看我，我情急之下脱口而出，“哥哥带我去溪边玩了半日……”

哥哥不敢声辩，只得一脸苦笑。

“胡闹。”父亲瞪了哥哥一眼，竟然没有发火，只皱眉道，“你母亲该等急了。”

我与哥哥目光交错，当即心领神会——只怕等得焦急的人不是母亲，而是父亲自己。

“方才在溪边受了风寒，正头疼呢。”我向父亲娇嗔道，“正好爹爹亲自来了，我就不上山了，哥哥送我回去罢。”

不待父亲回答，我掉头抢过侍卫的坐骑，策马而去。哥哥难得一次不睬父亲的脸色，扬鞭催马，飞快追了上来。

“分明盼着母亲回去，却不肯开口，我实在不懂他们哪来这许多别扭！”我重重叹息。

哥哥忍俊不禁，大笑起来。

“很好笑么。”我睨他一眼，既觉可恼又觉无奈，“从前不觉得，如今才发现你们都是这般别扭！”

哥哥仍是笑，过了许久才敛去笑意，柔声道，“我们没有变，只是你长大了。”

心中怦然触动，我怔怔无言以对。

“阿妩，你长大了，也变了。”哥哥微笑叹息。

我回眸看他，“我变了？”

“你不觉得自己越来越像某个人？”哥哥扬眉笑睨我。

我一怔，陡然明白过来，他是指萧綦。

“出嫁从夫……嫁与武夫自然成了悍妇。”我似笑非笑瞧着哥哥，猛然扬鞭向他座下骏马抽去，“叫你往后还敢欺负我！”

马儿吃痛狂奔，惊得哥哥手忙脚乱，慌忙挽缰控马。

看着那狂奔在前的一人一马，我笑不可抑。

蓦然回望云山深处，不知父亲可曾到了山门。

次日的寿宴设在豫章王府。

我原以为只是家宴，却不料煊赫隆重之至。除家人外，京中王公亲贵皆至，满座名门云集，俨然煌煌宫宴。

这是萧綦的安排，他素来不喜欢喧闹浮华，今日却极尽铺张为我贺寿。旁人或以为，这是在昭示豫章王的权势煊天，炫耀豫章王妃的尊贵荣宠……唯独我明白，他只是想弥补大婚之日对我的亏欠。

母亲宫装高髻，含笑坐在父亲身边，虽然对父亲仍是神情冷淡，却也肯同父亲说话了。

哥哥带了两名爱妾同来，在父亲面前却不敢有半分风流态。

太子哥哥到来时，见到父亲略有些许尴尬。不过宛如姐姐带来了他们的小女儿，那小人儿玉雪可爱，正在蹒跚学步，立时引得满座目光追逐。

哥哥直笑那小人儿抢了我这寿星的风头，母亲却说，“阿妩幼时更加招人喜欢，不知日后我的外孙女会不会和她一个模样。”

我顿时面红耳赤，父亲与萧綦亦笑而不语。

正与父母说笑间，宛如姐姐抱了女儿来向我道贺。我伸手去抱孩子，她却咯咯笑着，径直往萧綦扑去。

萧綦手足无措地呆在那里，抱也不是，躲也不是。那小人儿抱住他脖子，便往他脸上亲去，惊得大将军当场变了脸色。

在座之人无不被萧綦的窘态引得大笑，太子尤其笑得前仰后合。好容易让奶娘抱走了孩子，萧綦才得以脱身。

唯一的缺憾是姑姑未能到来，她前些日子已好了起来，偏偏今日又感不适，只命太子带来了贺礼。

满堂明烛华光之下，我环顾身侧，静静望向每一个人。只有在这个时候，他们才仅仅只是我的家人，是我的至亲至爱。今夜依然把酒言欢的翁婿兄弟，只怕转眼到了朝堂之上，就是明枪暗剑，你死我活。然而我已不会奢望太多，能有今晚这短暂的欢宴，已是莫大惊喜。

这一刻，我愿意忘记豫章王，忘记左相，忘记长公主……只记得那是我的夫君和父母，如此足矣。

最美好的时光，总是匆匆而过……转眼夜深、宴罢、人散，满目繁华落尽。

我已酒至微醺，送走了父母和哥哥，只觉身在云端，飘摇恍惚，仿佛记得萧綦将我抱回了房中。

他替我宽衣，我浑身无力，软软环住他颈项，笑道，“原来你害怕小孩子。”

“我怕了你这丫头！”萧綦无可奈何地笑。

半醉半醒间，我伸手去抚他眉目鬓发，笑叹道，“若是有个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小人儿，会是什么样子？”

他将我环在臂弯，正色想了想，叹道，“若是女孩儿，和我一模一样，只怕将来嫁不出去。”

我伏在他怀中懒懒地笑，从前并不特别喜欢孩子，如今却隐隐有些好奇，想着一个小小的人儿和我们长着相似眉眼，会是怎样神奇的事情。

迷迷糊糊睡去，一夜酣眠无梦。

约莫四更天时，我突然惊醒归来，睁开眼却是一片静谧。辗转间似乎惊动了萧綦，他立即将我紧紧环住，轻抚我后背。望着他沉睡中柔和而坚毅的面容，心底一片柔软，惟觉良夜靖好。心中情意涌动，我痴痴仰首，以指尖轻抚他薄削双唇。他自睡梦中醒来，并不睁开眼，手却探入我亵衣，沿着我光裸脊背滑下，回应了我的痴缠……

五更时分，天已渐亮，他又该起身上朝了。

我假装睡熟，伏在他胸前一动不动。他小心抬起手臂，惟恐惊动了我。我忍不住笑了，反手将他紧紧搂住。

他无可奈何，明知道再不起身就要误了上朝，却又情不自禁地低头吻下……正缠绵间，门外传来匆忙脚步声，房门被人叩响。

“禀王爷，宫中来人求见。”

萧綦立时翻身而起，我亦惊住，若非出了大事，侍卫万万不敢如此唐突。

“宫中何事？”萧綦喝问。

来人颤声道，“今晨四更时分，皇上驾崩了。”

宫变

片刻前还是旖旎无限温柔乡，转眼间，如堕冰窖。

就在两天前，御医还说皇上至少能捱过这个冬天。

即便他病入膏肓，受制于人，却仍是天命所系的九五至尊。只要皇上活着一天，各方势力就依然维持着微妙的平衡，谁也不敢轻举妄动。

谁也没有料到，就在我的生辰之夜，宴饮方罢，升平喜乐还未散尽，皇上竟猝然暴卒。

萧綦立刻传令禁中亲卫，严守东宫，封闭宫门，不准任何人进出大内；并将皇上身边侍从及太医院诸人下狱，严密看管；京郊行辕十万大军严守京城四门，随时待命入城。我匆忙穿衣梳妆，一时全身僵冷，转身时眼前一黑，险些跌倒。

萧綦忙扶住我，“阿妩！”

“我没事……”我勉强立足站稳，只觉胸口翻涌，眼前隐隐发黑。

“你留在府里。”他强迫我躺回榻上，沉声道，“我即刻入宫，一有消息便告知你。”

他已披挂战甲，整装佩剑，周身散发肃杀之气。触到这一身冰凉铁甲，令我越发胆战心惊。我颤声道，“假如父亲动了手，你们……”

萧綦与我目光相触，眼底悯柔之色一闪而逝，只余锋锐杀机，“眼下情势不明，我不希望任何人贸然动手！”

我哀哀望着他，用力咬住下唇，说不出半句求恳的话。他的目光在我脸上流连良久，深邃莫测。这四目相对的一瞬，各自煎熬于心，竟似万古一般漫长。

终究，他还是掉过头去，大步跨出门口，再未回顾一眼。

望着他凛然远去的背影，我无力地倚在门口，无声苦笑，苦彻了肺腑。

然而，已没有时间容我伤怀。

我唤来庞癸，命他即刻带人去镇国公府，并查探京中各处情形。

皇上暴卒背后，若真是父亲动了手，此刻必是严阵以待，与萧綦难免有一场殊死之斗。

是父亲么，真是他迫不及代要取而代之？我不愿相信，却又不敢轻易否定这可怕的念头……心口阵阵翻涌，冷汗渗出，一颗心似要裂

作两半。

一边是血浓于水，一半是生死相与，究竟哪一边更痛，我已木然无觉。

不过片刻工夫，庞癸飞马回报，左相已亲率禁军戍卫入宫，京中各处畿要都被重兵看守，胡光烈已率三千铁骑赶往镇国公府。

我身子一晃，跌坐椅中，耳边嗡嗡作响，似被一柄利刃穿心而过。

早知道有这一天，却不料来得这么快。

其实，早晚又有什么分别，要来的终究还是要来。

我缓缓起身，对庞癸说道：“准备车驾，随我入宫。”

远远望见宫门外森严列阵的军队，将整个皇城围作铁桶一般。

尚未熄灭的火光映着天边渐露的晨曦，照得刀兵甲冑一片雪亮。宫城东面正门已被萧綦控制，南门与西门仍在父亲手中，两方都已屯兵城下，森然相峙。四下剑拔弩张。谁也不敢先动一步，只怕稍有不慎，这皇城上下即刻便成了血海。

车驾一路直入，直到了宫门外被人拦下。

宋怀恩一身黑铁重甲，按剑立在鸾车前面，面如寒霜，“请王妃止步。”

“宫里情势如何？”我不动声色地问他。

他迟疑片刻，沉声道，“左相抢先一步赶到东宫，挟制了太子，正与王爷对峙。”

“果真是左相动了手？”我声音虚弱，手心渗出冷汗。

宋怀恩抬眸看我，“属下不知，只是，左相确是比王爷抢先了一步。”

我咬唇，强抑心中惊痛，“皇后现在何处？”

“在乾元殿。”宋怀恩沉声道，“乾元殿也被左相包围，殿内情势不明。”

“乾元殿……”我垂眸沉吟，万千纷乱思绪渐渐汇聚拢来，如一缕细不可见的丝线，将诸般人事串在一起，彼端遥遥所指的方向，渐次亮开。

我抬眸望向前方，对宋怀恩一笑，缓缓道：“请让路。”

宋怀恩踏前一步，“不可！”

“有何不可？”我冷冷看他，“眼下也只有我能踏入乾元殿了。”

“你不能以身涉险！”他抓住马缰，挡在我车前，“即使王妃碾过我的尸首，今日也踏不进宫门一步！”

我淡淡笑了，“怀恩，我不会踏着你的尸首过去，但今日左相或王爷若有一人发生不测，你便带着我的尸首回去罢。”

他霍然抬头，震动之下，定定望住我。

我手腕一翻，拔出袖底短剑，刃上冷光映得眉睫俱寒。

宋怀恩被我目光迫得一步步退开，手中却仍挽住马缰，不肯放开。

我转头望向宫门，不再看他，冷冷吩咐启驾。

鸾车缓缓前行，宋怀恩紧紧抓住缰绳，竟相随而行，目光直勾勾穿过垂帘，一刻也不离我。我心中震动不忍，隔了垂帘，低低道，“我毕竟还是姓王，总不会有性命之危……你的心意我明白，放手罢！”

宋怀恩终于放开缰绳，僵立路旁，目送车驾驶入宫门。

宫中已经大乱，连为皇上举哀的布置都没有完成，宫女内侍便躲的躲，逃的逃，随处可见慌乱奔走的宫人，往日辉煌庄严的宫阙殿阁，早已乱作一团，俨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飘摇景象。

父亲与萧綦的兵马分别把持了各处殿阁，对峙不下，到处都是严阵待命的士兵。

天色已经透亮，巍峨的乾元殿却依然笼罩在阴云雾霭之中，森森迫人。

我不知道那森严大殿之中藏有怎样的真相，但是一定有哪里出了差错，一定有什么不对。

父亲为何如此愚蠢，甘冒弑君之大不韪，在这个时候猝然发难？论势力，论布署，论威望，他都占上风，稳稳压住萧綦；唯独刀兵相见，放开手脚搏杀，他却绝不是萧綦的对手。这一步棋，根本就是两败俱伤的死局！

乾元殿前枪戟林立，重甲列阵的士兵将大殿层层围住，禁军侍卫刀剑出鞘，任何人若想踏前一步，必血溅当场。

两名禁军统领率兵驻守殿前，却不见父亲的身影。

我仰头望向乾元殿的大门，拂袖直入。那两名统领认出是我，上前意欲阻拦，我冷冷扫过他们，脚下不停，徐徐往前走去。两人被我目光所慑，不敢强行阻拦，只将我身后侍从挡下。

我拾级而上，一步步踏上乾元殿的玉阶。

铿的一声，两柄雪亮长剑交错，挡在眼前。

“豫章王妃王儇，求见皇后。”我跪下，垂眸敛眉，静候通禀。

玉阶的寒意渗进肌肤，过了良久，内侍尖细的声音从殿内传出，“皇后有旨，宣——”

高旷大殿已换上素白垂幔，不知何处吹入殿内的冷风，撩起白幔在阴暗的殿中飘拂。

我穿过大殿，越过那些全身缟素的宫人，她们一个个仿佛了无生气的偶人，悄无声地伏跪在地。那长年萦绕在这帝王寝殿内的，令我从小就惧怕的气息，仿佛是历代君王不愿离去的阴魂，依然盘桓在这殿上的每个角落，一檐一柱，一案一几，无不透出肃穆森寒。

明黄垂幔，九龙玉壁屏风的后面，是那座雕龙绘凤，金壁辉煌的龙床。

皇上就躺在这沉沉帷幔后面，成了一具冰冷的身躯，一个肃穆的庙号，永远不会再对我笑，也不会再对我说话。

白衣缟素的姑姑立在屏风跟前，乌黑如墨的长发垂落在身后。她缓缓回过头来，一张脸苍白若死，眼眶透着隐隐的红，一眼望去不似活人，倒像幽魂一缕。

“阿妩是好孩子。”她望着我，轻忽一笑，“只有你肯来陪着姑姑。”

我怔怔望住她，目光缓缓移向那张龙床。

“人死以后，是不是就爱恨泯灭，什么都没了？”姑姑亦侧首望去，噙了一丝冰凉的笑容。

“皇上已经殒天，请姑姑节哀。”我看着她的脸，却在她脸上找不到一丝悲伤。

姑姑笑了，语声温柔，笑容分外冰凉诡异，“他可算是去了，再不会恨我了。”

寒意从脚底浮上，一寸寸袭遍全身。我僵然转身，往龙床走去。

“站住。”姑姑开口，“阿妩，你要去哪儿？”

我不回头，冷冷道，“我去看看皇上，看看……我的姑父。”

姑姑语声冰冷，“皇上已经去了，不需你再打扰。”

我深吸一口气，掌心攥紧，“皇上是怎么去的？”

“你想知道么？”姑姑徐步转到我跟前，幽幽盯住我，似笑非笑，“或者是，你已经知道？”

我陡然退后一步，再强抑不住心中骇痛，脱口道，“真的是你？”

她逼近一步，直视我双眼，“我怎样？”

我再也说不出话来，望着她的笑容，突然觉得恶心，似有一只冰凉的手将肺腑狠狠揪住——是姑姑杀了皇上，是她布下这场死局，引父亲和萧綦相互残杀……眼前一片昏暗，只觉得整个天地都开始晃动扭曲，我俯身掩住了口，强忍心口阵阵翻涌。

姑姑伸手扳起我下巴，迫我迎上她狂热目光，“我做错了么？难道要我眼睁睁看你们夺去隆儿的皇位？等你们一步步将我逼入绝路？”

冷汗不住冒出，我咬唇隐忍，说不出话来。

姑姑恨声道，“我为家族葬送一生，到如今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你们却要夺去他的皇位！就算隆儿再不争气，也是我的儿子！谁也别想把他的皇位夺走！”

我终于缓过气来，一把拂开她的手，颤声道：“那是你嫡亲的哥哥！父亲他一直信任你，维护你，辅佐太子多年……你为了对付萧綦，竟连他也骗！”我全身发抖，愤怒悲伤到了极致，从小敬慕的姑姑此刻在我眼里竟似恶鬼一般，“你杀了皇上，嫁祸给萧綦，骗父亲出兵保护太子，骗他与萧綦动手，等他们两败俱伤，好让你一网打尽……是不是这样？”

我逼近她，语声沙哑，将她迫得步步后退。

姑姑脸色惨白，呆呆望住我，仿佛不敢相信我会对她这般凶厉。

“是你背叛父亲，背叛王氏。”我盯着她双眸，一字一句说道。

“我没有！”姑姑尖叫，猛然向我推来，我踉跄向后跌去，后背直抵上冰凉的九龙玉壁屏风。

姑姑疯了似的狂笑，语声尖促急切，“是哥哥逼我的！他嫌隆儿不争气，顶着太子的身份反被萧綦一手牵制，他说隆儿是废物，帮不了王氏，坐上皇位也守不住江山……有哥哥在，隆儿一辈子都是傀儡，比他父皇还窝囊百倍！隆儿太傻，他以为萧綦会帮他，这个傻孩子……他不知道你们一个个都在算计他！只有我，只有母后才能保护你，傻孩子，你竟不相信母后……”

她神情恍惚，方才还咬牙切齿，忽而凶狠跋扈，转眼却俨然是护犊的慈母。

我倚着玉壁屏风，勉力支撑，身子却一分分冷下去。

疯了，姑姑真的疯了，被这帝王之家活活逼到疯魔。

陡然听得一声轰然巨响，从东宫方向传来，仿佛是什么倒塌下来，继而是千军万马的呼喝呐喊，潮水般漫过九天宫阙。

是东宫，是父亲和萧綦……他们终究还是动手了。

我闭上眼，任由那杀伐之声久久撞击在耳中，周身似已僵化成石。

“启奏皇后！”一名统领奔进殿中，仓皇道，“豫章王攻入东宫了！”

“是么？”姑姑回头望向殿外，唇角挑起冰凉的笑，“倒也撑得够久了，左相的兵马比我预想中厉害……若非你那位好夫婿，只怕再无人压得住你父亲。”

单凭父亲手里的禁军，哪里挡得住豫章王的铁骑，让他们守卫东宫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此时的东宫，想必已血流遍地，横尸无数。

我抬眸一笑，“不错，既然动起手来，父亲自然不是萧綦的对手，只怕皇后您也是一样。”

姑姑失声大笑，“傻孩子，你真以为你那夫婿是盖世无敌的大英雄？”

她扬手指向东宫方向，“好孩子，你看看那边！”

殿外，一片浓烟火光从东宫方向升起，熊熊大火映红了这九重宫阙的上空。

“我会让隆儿乖乖待在东宫，等他萧綦去拿人么？”姑姑仰头微笑，仪态优雅，“东宫早已设下埋伏，一旦左相兵败，豫章王杀进东宫，埋伏在夹壁暗道中的三千甲士，刚好等着你的大英雄呢……纵然他力敌千军，也难当我万箭齐发，届时火烧东宫，叫他玉石俱焚！”

眼前这狠戾疯狂，弑君杀夫，挑动嫡亲兄长与侄婿相互残杀的女人，就是我自幼孺慕的姑姑，母仪天下的皇后。

我直直望着她，只觉从未看清过这张面孔。

那片火光越发猛烈，身在乾元殿上，似乎也能听见梁柱崩塌，宫人惊呼奔走的声音隐隐传来。外面已经是火海刀山，血流遍地，而这高高在上的乾元殿，却如死一般沉寂。

守护着这座大殿的，不仅是外面的禁军戍卫，更是龙床上那具早已僵冷的尸身。

皇上殡天，尸骨未寒，谁敢在这个时候擅闯寝殿，冒犯天威，大不韪的弑君之罪便落到谁的头上。萧綦的兵马步步逼近，将这乾元殿围作铁桶一般，未得萧綦号令，却也不敢踏进一步。禁军戍卫退守至殿外，剑出鞘、弓开弦，只待一声号令，便将血洗天阙。

我笑了笑，“你将我的父亲和夫君一网打尽，不知有没有想好，如何处置我？”

她冷冷看我，目光变幻，阴枭与悲悯交织，恍惚看去还是昔年温柔可亲的姑姑。

“王儼已自投罗网，皇后您满意么？”我笑着看她，她脸色渐渐变了，阴狠中流露一丝凄怆。

她缓缓转过身去，背向我而立，过了良久才低低开口，语声恬柔，“若是你不长大多好，从前的小阿妩就像个雪团似的娃娃，让人怎么爱惜都不够。”

我咬住唇，一言不发。

“可是你大了，也不听话了……那日我问你恨不恨姑姑，你也不肯说真话。”她长叹一声，幽幽道：“我知道你恨，怎么能不恨呢？几十

年了，我也恨，没有一天不恨！”

我张口，却说不出话，脸颊一片冰凉，不知何时已泪流满面。

那一声声恨，从姑姑口中道出，似将心底所有伤疤都揭开，连血带肉，向我掷来。

我再也听不下去，颤声道，“姑姑，我只有一句话想跟你说……阿妩真的不恨你。”

她转身动容，唇角微微抽搐，奔过来将我拥入怀中，身子剧烈颤抖。

我将脸贴住她瘦削的肩头，任由泪水汹涌。

阴冷的内殿，随风飞舞的白幔下，我和姑姑相拥而泣。多少年前，她也是这样温柔地抱着我，无论我怎么任性哭闹，总是柔声细语地哄我。

这个温暖熟悉的怀抱，或许已是最后一次包容我的无助。

许久，许久之后，姑姑终于放开我，背转身去，不再看我一眼。

她的身影僵冷，肩头微微佝偻，“来人，将豫章王妃拿下。”

殿上侍从静静立在垂幔后面，仿佛木雕石刻，没有人回应。

“来人！”姑姑一惊，厉声喝令，“禁内侍卫何在？”

门外侍卫答一声是，刀剑锵然出鞘，靴声橐橐而入。

我抬起手，双掌互击，清脆的三下掌声响彻空寂寝殿。

屏风内、垂幔外、廊柱下……那些泥塑一般悄无声息的宫人中，几道人影骤然现身，迅疾无声，仿若鬼魅一般出现在我们周围。

不待侍卫靠近，两名侍女欺身上前，执刃在手，一左一右扣住姑姑肩膀，刀锋逼上她颈项。

其余人各占方位，密密挡在我们身前，手中短剑森寒如雪。

侍卫执刀而入，骤见巨变，顿时惊呆在门口。

“你——”姑姑浑身颤抖，面无人色，瞪着我说不出来。

殿外禁军统领听闻动静，已冲上殿来，一片刀光剑戟森然晃动。

我冷冷踏前，厉色道，“大胆！皇上龙驭宾天，尔等竟敢带刀直闯寝殿，当真要造反了么？”

姑姑愤怒挣扎，毫不惧怕颈边刀刃，尖声叫道，“快将豫章王妃拿下！”

两名统领大惊，眼见皇后受制于我，一时进退无措，相顾失色。

“一群废物，愣着做什么！”姑姑暴怒，“还不动手？”

殿外侍卫僵立踌躇，一名统领咬牙踏前，正欲拔出佩剑，我转头一眼扫去，将他生生迫住。

“谁要与我动手？”我傲然环视众人。

那人一震，脸色转为青白，佩剑拔至一半，竟不敢动弹半分。

我肃然道，“带刀擅闯寝殿，是犯上死罪，按律当诛九族！豫章王大军现已将宫中围住，你们若能迷途知返，将功赎罪，王儼在此许诺，绝不加罪于诸位！”

恰在僵持之际，殿外传来整齐动地的靴声，大队人马向这里逼近，有人高呼，“豫章王奉旨平叛，若有抵抗者，格杀勿论！”

众侍卫眼见雪亮刀刃已架在皇后颈上，殿外兵马虎视眈眈，局势已然彻底扭转。

左首一人终于脱手扔了佩刀，扑通跪倒在地，其余人等再无坚持，纷纷俯首跪下。

“废物，都是废物！”姑姑绝望怒骂，猛然一挣，竟发疯似的向刀口撞去。侍女慌忙撤刀，将她死死按住。我向两名统领下令，立刻撤去殿前兵马，又命侍女赶往东宫告知萧綦，皇后已伏罪就擒，万勿伤及左相。

姑姑仍在怒骂不休，长发纷乱披覆，仪态全无。

我缓步走到她面前，深深看她，“你输了，姑姑。”

“成王败寇，并不可耻……即便输，也要输得高贵。”我轻声说出这一句话。

她身子一震，直直望向我，目光一时恍惚，仿佛越过时光，重睹往昔光景——在我九岁那年，下棋输给了哥哥，正当生气撒赖时，姑姑对我说，“输赢都要有气度，即便输，也要输得高贵。”

姑姑望着我，仿佛在看一个从不认识的陌生人，目光渐渐黯淡下去。

良久，她苦笑一声，“不错，成王败寇……想不到我自负一生，却是输在你的手里！”

她鬓发散乱，我想替她理一理，伸出手却僵在半空，心底残存的一分温情，被硬生生扼止。我侧过头不再看她，漠然道，“至少，你没有输给外人。”

她陡然笑出声来，直至被押着走出大殿，那笑声还久久回响在森冷旷寂的乾元殿上。

姑姑遇刺当日，近身侍女被刺客所杀，自己受惊昏迷。我当即将那几名随身侍女留在她身边，以防宫中余孽再次加害。这几名女子是萧綦亲自从最优秀的间者中挑出，以侍女的身份贴身随行，保护我的安全。

起初留下她们，只是为了保护姑姑，然而肃清宫闱之后，我并没有将她们召回王府。当时众多老宫人被清查逐出，各处都添补了新人，这几名侍女混在昭阳殿中，并没有引起姑姑的注意。我与她们约定，除非事态紧急不得暴露身份；除我之外，不必遵从任何人号令。

连我自己都说不清，究竟从什么时候，开始防备姑姑。或许是因她一次次的试探，因她对我的戒心，抑或是我骨子里的多疑和不安。

“属下来迟，王妃受惊了！”庞癸带人奔进殿来，“豫章王兵马已接掌乾元殿戍卫，王爷与太子殿下正从东宫赶来。”

我看向他，颤声道，“左相呢？”

“左相无恙，王夙大人暂且接掌禁军，胡将军奉命守护镇国公府，未踏入府中半步。”庞癸压低声音，语带喜色，“王妃勿忧，东宫大火是王爷将计就计，两方人马并无重大损伤。京中各处均无异动，一切安好！”

一切安好，这短短四个字听在耳中，胜过天籁仙音。

眼前一切渐渐虚浮旋转起来，这才发觉，浑身冷汗早已湿了衣衫，凉凉贴在身上，透骨的冷。

有人上前扶住我，欲将我扶到椅上，刚迈出一步，脚下却似踩入虚空，只觉天旋地转。

侍女惊慌唤我，一声声“王妃”，惊叫着“来人”。

大概是一时眩晕，我渐渐回过神来，只觉她们大惊小怪。

所幸爹爹只是领兵入宫，没有贸然起事，倘若京中禁军真与胡光烈的虎贲军动手，那才是两败俱伤，不可挽回。姑姑自以为设下了高明的圈套，请君入瓮，却不知入瓮的不是萧綦，而是她自己。我已大概明白了是谁出卖姑姑——假如姑姑亲眼看见她悉心保护的儿子，此刻站在萧綦身边，以胜利者的姿态向她炫耀，不知会是怎样的感受。

火烧东宫，不过是混淆众人耳目的一出戏，恰好遮掩了这一场凶险宫变，烧尽了琉璃宫阙，却成就了豫章王护驾东宫，铁血平叛的功勋。

“王妃可在殿中？”萧綦的声音远远从殿外传来，如此焦切，全无素日的从容。

我有些慌乱，惟恐他看到我这个样子，忙扶了侍女，勉力从椅中站起。

身子甫一动，骤然而至的痛楚似要将人撕开，腿间竟有热流涌出……我软软向下滑坠，身旁侍女竟扶不住我……痛楚愈烈，我咬唇隐忍，只觉热流已顺着双腿淌下。

这是怎么了，我跌俯在地，颤颤伸手揭起裙袂，入目一片猩红！

殿门开处，萧綦大步迈进来，一身甲冑雪亮。

“阿妩——”他猛然顿住，目光瞬间凝结在我身上。

我惶然抬眸看他，不知该怎么解释眼下的狼狈，也不知这是怎么回事……我没有受伤，却莫名的流血……

他的脸色变了，目光从那片猩红转到我脸上，满目尽是惊痛。

“传太医，快传太医！”他匆匆抱起我，连声音都在颤抖。

我勉强笑了笑，想叫他别怕，我没有事。然而张了口，却发不出一点声音，倚在他怀中，全身越来越冷，眼前渐渐模糊。

恨天

胤历二年九月，成宗皇帝崩于乾元殿。

天下举哀，奉梓宫崇德殿，王公百官携诸命妇齐集天极门外，缟素号恸，朝夕哭临。翌日，颁遗诏，着太子子隆即位，豫章王萧綦、镇国公王藺、允德侯顾雍受命辅政。越五日，奉龙輦出宫，安梓宫于景陵，颁哀诏四境，上尊谥庙号，祇告郊庙社稷。

千百年后，留在史册上的不过是这样短短几行文字，如同每一次皇位更替的背后，凭一支史官妙笔，削去了惊涛骇浪，血雨腥风，只留字里行间一派盛世太平。

而我，却永远无法忘记这一天的惊心动魄……更无法忘记，我在这天失去了我们的孩子。

徐姑姑含泪告诉我的时候，我还不太清醒，只记得药汁喂进口中，满口浓涩辛辣的味道。仿佛听得她说什么“小产”，我却怔怔回不过神来，茫然四顾，寻找萧綦的身影。徐姑姑说王爷不能入内，刀兵之凶会与血光相冲，对我不吉。她话音未落，却听帘外摔帘裂屏，一片高低惊呼。萧綦不顾众人阻拦，面色苍白地冲进内室。徐姑姑慌忙阻拦，说着不吉之忌，他陡然暴怒，“无稽之谈，都给我滚出去！”

我从没见过他的雷霆之怒，仿佛要将眼前一切焚为飞灰，当下再无一人敢忤逆，徐姑姑也颤然退了下去。他来到床前，俯身跪下，将脸深深伏在我枕边，良久不语不动。

徐姑姑的话回响在耳边，我渐渐有些明白过来，却不敢相信……

“是真的么？”我开口，弱声问他。萧綦没有回答，抬头望住我，目中隐隐赤红，平素喜怒从不形于色的人，此刻满面的痛楚歉疚再无遮掩。他的眼神映入我眼里，若说方才的消息只是一刀穿心，甚至叫人来不及痛，而此时却是无数绵密细针扎在心头，痛到极处，反而不能言语。

我默默抬手将他手掌握住，紧紧贴在脸颊，眼泪却不由自主滑落在他掌心。

“我能开疆拓土，杀伐纵横，却保护不了一个女人和孩子。”他的声音极低，低微得近乎破碎。我想劝慰他的伤心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，只能默默与他十指紧扣，传递着彼此的勇气，一起抵挡着四面八方涌来的寒冷。

在我们都还懵然不知的时候，一个孩子竟已经悄然到来，随着我们一起南征，攻城掠地，直至马踏天阙。那么多危危险境，都和我们一起过来了，却在这个时候悄无声息的离去。太医说他还不足两个月……我们甚至从不知道他的存在，等到知道的时候，便已是永远的失去了。

我已昏睡了两天两夜，其间曾经流血不止，几乎性命垂危。

萧綦说，那两天里母亲一直守在我身边，不眠不休，不吃不喝，直到两个时辰前才累极不支，被强行送回府中休息。他扶着我，亲手一口口喂我喝药。那药极苦极涩，却抵不过心里的苦。不过两天之间，竟是从极乐到地狱，仿佛噩梦一场。隐约还记得那晚寿宴之上共聚天伦之乐，然而转眼之间，皇上驾崩、姑姑谋逆、父亲与萧綦兵戎相见、我们更失去了一个孩子……生生死死，真真假假，我有些恍惚，或许这真的只是一场噩梦。然而一闭上眼，我仍会见到那阴森的龙床，见到重重刀兵，寒光如雪，姑姑凄厉笑声依然在耳边回响，更清晰记得她发狠推我撞上屏风的一幕……

萧綦不顾太子的阻拦，强行将姑姑幽禁在冷宫。乾元殿的医侍宫人都已被处死，再无人知晓姑姑亲手鸩杀皇上的真相。当天父亲兵败，被萧綦软禁在镇国公府，哥哥临时接掌了禁军。宋怀恩封闭各处宫门，清剿皇后党羽。至夜，京中大局已定。

如果没有哥哥极力劝阻，拖延父亲出兵的时机，让胡光烈紧急调兵，驻守京师重地，控制住宫外的局势，只怕此时已经铸成大错。父亲错信了姑姑，错信了自己嫡亲的妹妹和数十年的盟友。如果等到太子登基，凭着王氏在朝中盘根错节的势力，父亲迟早会慢慢削弱萧綦。可是姑姑的野心反噬，非但出卖了父亲，更将父亲和她自己都推上了再无退路的绝境。起兵逼宫，无异于以己之短攻彼之长，一旦狭路相逢，恰是萧綦稳占上风。

父亲一世精明，最后败在自己最信任的盟友手上。

姑姑机关算尽，算不到亲生儿子会毫不犹豫地出卖她。

次日，太子在太华殿上向百官宣读先皇遗诏，正式继承大位，遗诏敕命豫章王萧綦、镇国公王藺、允德侯顾雍辅政。宫中牵涉叛乱的禁卫、内侍、宫人共数百人，一并做为逆党党羽处死。其余文武众臣，凡拥戴太子有功者，皆晋爵，厚赐金银无数。

一场血腥宫变，就这样轻描淡写地抹去，千秋史册，再无痕迹。

我不能也不愿想象，当父亲得知姑姑的背叛，陷入众叛亲离之地，被迫黯然出降时，是怎样的心境。以父亲的骄傲，宁愿一死也不甘受辱；然而他若真的自尽，便是毁了家族的清誉。无论如何愤怒绝望，他都必须继续活着，并依然保有宰辅的虚衔，坐在那个尴尬无力

的位置上，接受旁人善意的怜悯和恶毒的嘲笑——这才是对他最残忍的惩罚。

十月初五，大吉，新君登基大典在太华殿举行。

嗣皇帝朝服出东宫，御仗前导，车驾相从，王公百官齐集太和门外跪迎。

丧中罢礼乐，阶下鸣鞭三响，礼部尚书奉册跪进，豫章王萧綦、镇国公王藺、允德侯顾雍率众行三跪九叩大礼。

吉钟长鸣，丹墀之下，百官俯首。

新君登基，下诏尊皇后王氏为皇太后，册封太子嫡妃为皇后。

举行新皇登基大典的时候，我和母亲都在京郊行苑汤泉宫休养，玉秀刚刚伤好，也不顾一切跟来侍候我。

母亲经此一事，也病了好些时日。皇上驾崩、父亲逼宫再加我的意外，令母亲再也承受不了这诸多打击，躲在府中终日哭泣。而我自小产之后，终日缠绵病榻，身子时好时坏，每晚都会从噩梦中惊醒。太医说若不能清心静养，再多灵药也是无用……我知道随同母亲一起去往汤泉宫，又是一次懦弱的逃避，如同昔年远避晖州。但我实在是累了，身心俱疲，既担忧母亲的病况，更厌憎了每日身陷纷争之中，留在京中多一日都觉得透不过气。

启程那日，萧綦搁下繁杂事务，亲自护送我们到汤泉宫，离去时再三叮嘱，百般挂虑。

置身行宫之中，远离纷争恩怨，时光仿佛也沉寂下来。

每日我只是和母亲品茗下棋，闲话家常，说起幼年的趣事……我甚至重新开始向母亲学习最生疏的女工。那些悲伤的事，我们都绝口不再提起。父亲和哥哥时常来看我们，父亲还曾小住过几日，但母亲始终待他淡漠如路人。萧綦每次都是匆促来去，看得出他的忙碌和疲惫。但只要来到行宫，他总是不带侍从，也不许任何人向他禀报政事。他让太医每隔三天向他回报我的病况，却从不催问我什么时候回府。

新皇登基之后，太后抱病幽居在永安宫，父亲依然位极人臣，却从此称病在家，深居简出，哥哥也加封为江夏郡王，领尚书事。王氏依然维持着表面的风光荣耀，甚至权位更高。然而禁军已被萧綦逐渐

控制，父亲遍植朝中的门生亲信，或被削职罢权，或转投萧綦手下，亲族子弟也惟恐受到牵连，无不人心惶惶，谨言慎行……领袖群伦近两百年的豪族世家，遭逢诸王叛乱以来最大的挫折。王氏的惨败，让所有世家都陷入了恐慌。豫章王一扫左右二相分庭抗礼的格局，只手独揽大权，令寒族官吏与军中武人大为振奋。

即便远在行苑，我仍听到了各种风言风语。有人说，王氏将会从此一蹶不振；也有人说豫章王根基尚浅，或许王氏还有翻身之机，毕竟皇上有王氏一半的血统，太后也是出身王氏；还有人说，豫章王妃也是王氏女子，一日有她在，豫章王就不会对王氏斩尽杀绝。

虽说有皇上与太后，但许多人都知道，太后已没有能力影响朝政，皇上更是豫章王手中傀儡。我被视为王氏与权力颠峰最后的维系。关于我的传言，京中早已经是沸沸扬扬。有人说萧綦与王氏的联姻已经毫无价值，王妃即将被废；有人说王妃失宠，已被豫章王冷落多时；也有人说其实豫章王夫妇鹣鲽情深……更多人相信，我没有出现在登基大典，在最微妙的时候离开京城，必然是不好的预兆。

我很小的时候，就已懂得宫闱朝堂的炎凉冷暖，权力斗争中失势的家族，不论你曾如何风光，也会立刻沦落到万人踩踏的地步。

萧綦没有给过我任何允诺，但我明白，他已竭尽所能维护我的亲人。

深秋遍地黄叶的时候，太医说我已渐渐恢复，而我也终于决定，回去面对我需承担的一切。

黄昏时分抵达王府，更衣安顿完毕，萧綦还未回来。

我开始不耐，身在房中，却一直留意着门外的动静，每次有脚步声靠近，都惊起一丝欣喜，却又总是失望。我暗暗觉得自己好笑，分开的时候不觉相思，眼下却望穿秋水……恍惚间，再一次听见了熟悉的步履声，这次再不会错，是他回来了。

我扔下手上的书卷，来不及披上外袍，便匆匆朝门外奔去。侍女们慌忙追上来，旋即纷纷朝着门口跪倒。门开处，萧綦高冠王袍，广袖无风自拂，正疾步踏进门来，俨然龙行虎步，已有王者之风。我怔怔驻足望着他，短短时日之隔，却觉他又有了些许变化。

“阿妩。”他轻声唤我，目光有一刹那的迷蒙。

众目睽睽之下，我举身投入他怀抱，再没有半分端淑仪态。他一言不发将我抱起，直入内室，至无人处陡然狂热地吻我，从额头、眉梢、脸颊至颈项……最后是唇舌间久久的痴缠不舍。

宫灯摇曳，琉璃光转，我与他四目相对，时光仿佛也在这一刻沉入永恒的迷醉中去。

谁也不舍得开口惊扰了此刻靖好，他下巴轻轻抵着我的额头，双目微阖，低低叹息，“曾以为你怨恨我，以为会就此失去你。”

我抬眸静静地笑，望进他深邃眼底。

“于是我想，若阿妩肯再原谅，从此她要什么我便给她什么，只要她好好的……”他说不下去，眼底似有失而复得的狂喜，又似有濒临绝望的后怕，平素刀锋般的一个人，此刻亦变得柔软脆弱。靠在他温暖怀抱中，我阖目微笑，身经离乱方知珍惜。如今还要什么呢，还有什么是不曾得到，不曾失去？世上至美至丑，最珍贵最可悲，我都得到过也失去过了。金枝玉叶，名门世家，一切浮华散尽之后，握在掌心的却是一个情字，父母亲情、兄妹之情，还有他这一份不离不弃的真情。原以为最牢固的偏偏不堪一击，本该是最脆弱的，却犹在手中。

就在我回京三日后，宫中迎来喜事，谢皇后诞下一名瘦弱的男婴，为当今圣上生下第一个嫡皇子。浩劫之后的宫廷，因这个新生命的到来，再度恢复了喜气和活力，绵亘许久的阴霾似乎也渐渐散开。依制，诸命妇及三品以上臣工家眷当在三日后入宫，朝贺小皇子诞生。

然而宫中很快传出消息，皇后病倒，小皇子也十分孱弱，太医走马灯一般出入昭阳殿……直到五天之后，才宣召诸命妇入宫朝贺。

是日，我和允德侯夫人率诸命妇入觐。遥遥望见历代皇后寝居的中宫，踏上自幼熟悉的昭阳殿，姑姑在此度过了三十余年的地方……这沉默的宫门，送走了前一位主人，又迎来新的一朝皇后。如果这些雕梁画栋，也能看能听能思，不知它们又会记住些什么。数十名朝服盛装的宫妃命妇已经齐集殿外，顾老夫人也已到了，诸命妇全都在此等候我一人。远远望见我的车驾到了，宫监一声唱报，众人齐齐噤声。侍女掀帘，我迎着众人目光，缓缓起身，步下鸾车。探询、好奇、嘲讽、忌惮……一道道复杂的目光深深浅浅落在我脸上。我微扬

下颌，目不斜视，步履从容地走过，所经之处，公侯正室及二品以下的内命妇，皆敛襟低眉，俯首行礼，恭然退到一旁。

然而出来的只是中宫女官，代皇后接受了朝贺，称皇后卧病在床，小皇子也没有抱出来与众人相见。诸命妇面面相觑，只得朝贺、献礼、颂吉，一应如仪，昭阳殿上全没有预想中的喜气热闹，反而笼罩着无法言喻的沉闷低抑。

众人依序退出，忽听殿前女官道，“豫章王妃请留步，皇后宣王妃入见。”我随她步入内殿，刚踏入层层垂幔，便听见一声细弱呼唤自丹凤朝阳屏风后传来。

“阿妩，阿妩！”素衣散发的宛如姐姐被宫女搀扶着迎出来，数月不见，她竟单薄苍白得似一片无依枯叶，仿佛随时会被风刮走。我慌忙上前搀扶，还未触到她衣袖，她竟直直朝我跪下，长发委地，面色惨白如纸，幽幽抓住我的手，“阿妩，求你救我的孩子！”

“皇后！”我一惊之下，搀住她手臂，却扶不动她。她身子瑟瑟发抖，泪水滚落，“求你救他，救救小皇子，他们就要害死他了！没有人信我，皇上也不相信……阿妩，我求你！救救孩子，别让人害死他……”

“不会的，没有人敢加害小皇子，你看，孩子不是好好的吗。”我一时无措，只得俯身搂住她，一面柔声劝慰，一面示意女官把孩子抱过来。方才在外殿未能细看，这时接过那明黄锦缎包裹的小小襁褓，那么小，那么软，我手上一沉，心底隐隐作痛，竟不忍看那孩子的面容。

恰在此时，孩子哇的一声哭起来，嗓子细弱，竟比一只小猫的叫声强不了多少。宛如姐姐接过孩子拍哄，孩子反而哭得更加厉害，一张小脸涨红，小嘴竟有些发青了。我大急，不由自主伸手去抱孩子，宛如陡然抬头，厉声道，“不许碰他！”她警戒地瞪着我，疾步后退，神色瞬间变得凶狠。我无奈退开，离她远些，柔声百般哄劝。她惊疑不定地望了我半晌，总算渐渐平静下来，身子仍在颤抖，泪眼婆娑，一直紧紧搂着怀中婴儿。

我忙传召太医，又唤来中宫女官责问。内侍女官也慌乱无措，只说自从小皇子病后，皇后就变得疑神疑鬼，不许任何人将小皇子抱走，也不许外人靠近小皇子。而小皇子从前夜开始，一直哭闹不休，

吃过太医开出的药剂也不见好，夜里反而哭得越发厉害。女官迟迟疑疑地说，“皇后一直说，有人要加害小皇子……”

我心头一紧，“这话皇上可知道？”

女官忙道，“陛下知道，只是……只是说皇后忧虑过度，不可胡说。”

原来前天夜里，宛如姐姐突发噩梦，梦见有人向小皇子行刺，醒来便听见小皇子大哭不休，从此就疑心有人加害孩子。这话自然是无人相信的，连太医也说小皇子一切安康，只是新生婴儿难免孱弱之故。宛如姐姐亲口将那噩梦告诉我，一脸凄惶地求我相信她……望着她憔悴容颜，我只觉心酸无奈。她小心翼翼将那小小襁褓递给我，“阿妩，你抱抱他吧，他很乖的……轻些，别吓着他。”

初生婴儿竟是如此娇嫩，眉目依稀可见他父母的影子，小小的手脚脸蛋让我不敢触碰，他躺在我怀中，已经没有什么力气哭闹，却皱着一张小脸哽咽不已，仿佛受了极大的委屈。我不知不觉落下泪来，心口莫名牵动，万般疼惜歉疚，恨不得付出任何代价去减轻他的难过。这一刻，我开始明白宛如的感受，原来这就是母亲的心……她至少还有机会为这孩子心痛担忧，而我连这样的机会都不曾有过。

太医很快赶到，为小皇子诊视之后，面色惶惑，沉吟半晌，只说小皇子并无大碍，只是体质太过羸弱，只怕是先天不足。皇后一再追问，他又惴惴说道，“微臣贸然揣测，小皇子似乎有受到惊吓的迹象……”太医说完此话，俯地不敢抬头，我与宛如姐姐相顾失色。昭阳殿里都是皇后的心腹宫人，终日有宫女和奶娘小心翼翼侍候着小皇子，未曾有外人接近过他。若说孩子受到惊吓，实在让人难以相信。

“难道是咒魇！”宛如姐姐脱口惊叫，咒魇二字一出，令我也变了脸色。宫中每个人都知道“咒魇”意味着怎样严重的后果。皇后当即下令彻查后宫，掘地三尺，将每位妃嫔宫中女官都收押讯问，但有可疑之处，一律上刑。

我仔细查问了小皇子身边的每一个人，却不见可疑之处，从奶娘到宫女都是宛如姐姐身边多年的旧人，尤其两名老嬷嬷更是昔年谢贵妃身边心腹旧人，在宛如入主东宫成为太子妃之后，被谢贵妃送来她身边服侍，算是她娘家的亲信旧人……我踱步窗下，蓦然顿住，谢贵妃清雅身影浮现在眼前，仿如不食烟火气的仙子，渐渐却化作另一个

面貌相似的影子，青衫广袖，澹定依然。已经许久不曾想起那个人，此刻他的身影蓦然浮现，却令我指尖渐渐泛起凉意。

“慧言。”我低声唤来护卫侍女之首的尹慧言，“你从今晚开始扮作侍卫，留在昭阳殿中，不可露了行迹……仔细留意小皇子身边的人，尤其是两位嬷嬷。”

离宫返回王府，一路上我都心绪不宁，后悔留下慧言在宫中，害怕她真的查到什么，害怕那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。

我在书房门口驻足片刻，敛定纷乱思绪，这才推门而入。萧綦正伏案低头，专注披阅案上小山般的文牍，抬头见了，我，深蹙的眉间才舒展开来。我将小皇子的事择要简略说与他听，只略去了留下慧言一节，也不提那两个嬷嬷。萧綦静静听了，目光莫测深浅，只淡淡道，“小皇子倒也叫人担忧。”

我叹息道，“你还没见到那孩子，瘦瘦小小的一个人儿，实在可怜……投生在皇家，也不知是他的幸或不幸。”萧綦沉默，我知道失言触及了他心中隐痛，也缄口说不下去。他揽住我，眸色温柔怜惜，无需言语已尽知彼此的心意。

用过晚膳，他如平日一般守着我喝药，非要看着我喝完才满意。这药十分辛涩难喝，每次我都忍不住抱怨，却总赖不过去。今晚侍女刚奉下药，便有人来通禀什么事情，我趁他不备，悄悄将药汁倾入花盆。还未来得及藏好剩下的药渣，萧綦已经迈回房中，堪堪撞上我倒药。

我自知心虚，吐舌笑道，“这药太难喝，太医都说我已经大好，以后就不用喝了罢！”

“不行。”他面无表情，转头吩咐侍女，“再去煎一碗来。”

见他竟如此严肃当真，我有些不满，索性倔强道，“我说不喝便是不喝！”

“不行！”他越发扳起脸来。

我脱口道，“我又不是小孩子，不要你管！”

他猛然拽过我，俯身狠狠吻下来，越吻越深，久久攫住我双唇，直至我酥软下来，无力挣扎。

“不要我管？”他似笑非笑望住我，眼中犹有余怒，“哪怕到你七八十岁，这一辈子我都管定了。”我一时啼笑皆非，心中却甜蜜无比。侍女再端上药来，我也只好喝完，却忍不住问道，“这药到底有什么要紧，非得天天喝？”

萧綦笑了一笑，“只是滋补而已，你身子太弱，除非养到白白胖胖，否则每日都得喝。”

我哀叫，“你想折磨死我！”

伤情

一连多日过去，慧言并没有发现什么，我亦开始觉得自己疑心太重，或许小皇子真的只是先天不足。然而宛如姐姐却一直不依不饶地清查六宫，弄得宫中人心惶惶，几名宠妃纷纷向皇上哭诉，皇上也无可奈何。

这日回家中探望父亲，还未离开镇国公府，便有人匆匆来报，说皇后正大闹乾元殿，逼着皇上处死卫妃。等我赶到乾元殿，才知起因是卫妃对皇后含怨，私下说了一句“小婴孩本就孱弱，夭折了也不是什么新鲜事，偏她这么大惊小怪”——这话被人告发，皇后怒不可遏，认定是卫妃诅咒了小皇子。皇上一向宠爱卫妃，闻知此话也只是轻责了几句，更激怒皇后，誓必杀了卫妃才肯罢休。

宛如姐姐狂怒得失了常态，所有人都拿她无可奈何，直待我赶到，才勉强劝住了她。皇上为了息事宁人，也将卫妃暂时禁足冷宫。好容易将皇后劝回了昭阳殿去，我和皇上相对苦笑，一起坐在高大空寂的乾元殿上叹气。

“皇上……”我刚开口，他却打断我，“又没旁人在，叫什么皇上王妃的，还跟从前一样叫吧！”

从前，我是叫他子隆哥哥——倏忽多年，我们已很久不曾这样坐下来好好说话了。他好像终于逮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，开始喋喋不休地对我诉苦，不停抱怨做皇帝的烦闷无趣。眼下他刚刚即位，朝中诸事未宁，江南叛军还来不及出兵清剿，宫中却又闹得(又鸟)犬不宁。我心不在焉地支颐听着，心里却在想着，你这皇帝只不过做做样子，国事大半都在萧綦肩上压着，未听他说过一个累字，你倒抱怨不休了……

“阿妩！”皇上突然重重吼了一声，惊得我一愣，脱口应道，“干嘛？”

“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”他瞪住我，一脸不悦。

我怔了怔，支吾道，“在听啊，刚才说到御史整日烦你是么？”

他不说话了，定定看了我半晌，一反常态没有抱怨，神色却黯淡下去，“算了，改天再说……你退下吧。”

我也有些疲惫了，一时无话可说，起身行礼告退。退至殿门转身，却听他在身后低低说，“刚才朕说，要是不长大该有多好。”

我驻足回头，见那年轻的帝王孤伶伶坐在大殿上，耸塌着肩头，明黄龙袍越发映得他神情颓丧，像个没有人理睬的孩子。

就在我打算召回慧言的时候，她终于查出了昭阳殿里“魔咒”的真相。

宛如的直觉果然没有错，那大概就是所谓母子连心，而我的多疑也被证实是对的——正是宛如身边相伴最久的两个嬷嬷，趁夜里奶娘和宫女睡着，突然惊吓小皇子，反复引他号哭不休，长时不能安睡，便自然而然的萎顿虚弱下去。难怪查遍小皇子的饮食衣物都不见异常，谁能想到折磨一个小婴儿最简单的法子竟是不让他睡觉。可怜小皇子多日以来竟不曾安睡过一宿！我惊骇于她们竟能想出这样隐秘奇巧的法子，完全不露痕迹，连慧言也窥探多日才瞧出端倪，更想不到两个年老慈和的嬷嬷会有如此歹毒的心肠。

在秘刑逼供之下，两个嬷嬷终于招认。她们自始至终都是谢贵妃的人，当年被送到东宫侍候太子妃，便是谢贵妃为日后设下的棋子。在姑姑的铁腕之下，谢贵妃无力与之相抗，便在侄女身上下足工夫，从而抓住姑姑唯一的软肋——太子。谢贵妃没能完成这番布署，便病逝了。两名嬷嬷留在东宫依然时刻想着帮三皇子夺回皇位。太子身边无法下手，她们便一心断绝皇家后嗣，只要太子无后，皇位终还要落回子澹手中。早年东宫姬妾大多没有子女，曾有一个男婴也夭折了，能平安长大的都是女孩。如今想来，只怕全是她们从中动了手脚。

谢贵妃，那个婉约如淡墨画出的女子，至死都隐忍无争的女子……竟用心如此之深。我渐渐明白过来，假如谢贵妃果真没有一点心机手段，又岂能在姑姑的铁腕之下立足不败，恩宠多年不衰。或许

这深宫之中，从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，也或许干净的人都已如子澹一般，被贬入不见天日之处，甚至如更多无名冤魂，永远消失在宫墙之后。

不寒而栗之余，我仍觉庆幸，这幕后的主谋不是子澹——若连他也卷入这血腥黑暗的纷争，才是最令我恐惧的事情。受此真相刺激最深的人，却是宛如——最残酷的阴谋和背叛，来自她嫡亲的姑妈和身边最亲信的宫人。

两名嬷嬷当即被杖毙，而此事的幕后主使者一旦供出是谢贵妃，必然连累子澹和整个谢家。宛如再三挣扎，终于忍下对子澹母子的愤恨，推出卫妃做为替罪羊，赐她自缢。

我一手找出真相，保护了小皇子，又一手隐瞒真相以保护子澹，而这背后却是另一个无辜女子的性命被断送。翻手是生，覆手是死，救人与杀人都是我这一双手——或许哥哥说得对，我的确越来越像萧綦。

自此之后，宛如姐姐也终于变了，变得越来越像一个皇后。她开始铁腕整肃后宫，妃嫔稍有获宠，便遭她贬斥。普通宫人被皇上召去侍寝，次日必被她赐药。皇上与她的争执怨隙越发厉害，几番闹到要废后……谢皇后善妒失德的名声很快传遍朝中。

又到一年元宵，宫中开始筹备元宵夜宴，而萧綦却在准备讨伐江南叛军。

这日我们一同入宫，他去御书房决议南征大事，而我去昭阳殿商议宫宴的琐事。

方一踏入殿内，便看见一名女子跪在殿上，被左右宫人强逼着喝下一碗汤药。谢皇后冷眼坐在一旁，面无表情地看着她喝。我虽早就知道宛如整治后宫的手腕严酷，但亲眼见她逼侍寝的宫人喝药却是第一次。见我怔在殿前，宛如淡淡笑着，起身迎上来。那女子猛的挣脱左右宫人，将药碗打翻在地，扑在皇后脚下苦苦哀求。宛如看也不看一眼，拂袖令人拖走那女子。

那药汁在地上蜿蜒流淌，殿上隐隐有一股辛涩药味……这药味，竟异常的熟悉。

宛如同我说话，我只怔怔看着她面容，脑中一片空白，却不知她在说些什么。

“阿妩？”她诧异地唤我，“你怎么了，脸色为何这般苍白，是不是方才那婢子惊吓到你？”

我勉强一笑，推说一时不适，匆匆告退。

离开昭阳殿，也不及等待萧綦，我一路心神恍惚地回府。

从前曾问过府中医侍，都只说我每日所服的汤药是寻常滋补之物，我也从未多想。然而今日在宫中闻到那种药的辛涩气味，竟和我每日服用的汤药一模一样，这种味道我绝不会记错。

房门外步履声急，萧綦匆匆步入内室，人未到，声已至，“阿妩——”

我回转身看他，他额上有微汗，看似走得甚急，“皇后说你忽觉不适，究竟怎么了，可有传太医来瞧过？”

“也没什么大碍。”我淡淡笑，转头看向案上的那碗药，“刚叫人煎好了药，服下就没事了。”

萧綦看也不看那药一眼，立即道，“这药不行，来人，传太医！”

“这药怎么不行？”我望住他，依然微笑，“这不是每日不可间断的良药吗？”

萧綦一下顿住，定定看我，目光微微变了。看到他如此神色，我已明白了七八分，心下反而平静无波，只端起那碗药来看了看，“果真是么？”

他没有回答，双唇紧绷似一片锋利的薄刃。

我笑着举起药碗，松手，任它跌落地面，药汁四溅，瓷盏摔作粉碎。我开始笑，从心里觉得这一切如此可笑，笑得无法自抑，笑得全身颤抖。萧綦开口唤我，似乎说了什么，我却听不清，耳中只听见自己的笑声……他陡然将我拽入怀抱，用力抱紧我。我如溺水般挣扎，绝望到极点，不愿让他再触碰我半分。无论我怎样踢打，他都不肯放手。挣扎间钗环零落，长发散乱下来，丝丝缕缕在他胸前缭绕，仿如爱恨嗔痴，怎么也逃不过命中这一场沉沦。

我再也没有了力气，软倒在他臂弯，似一只了无生气的布偶。丝丝的寒意从肌肤袭来，仿佛有无数只冰冷的触手，密密在心底滋生蔓

延，将周身爬满，缠绕得不见天日，只剩下心底一片空洞。没有愤怒，没有悲伤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空落落的死寂。

——原来，他给我服的是这种药。

他不肯让我再拥有他的子嗣，不肯让他的后代身上流有王氏的血，不肯让我的家族再有机会成为“外戚”。什么鹣鲽情深，什么生死相随，终敌不过那颠峰之上最耀眼动人的权势。他仍在一声声唤我，神色惶急，嘴唇开合，仿佛说了许许多多，我却一个字也听不见，陡然觉得天地间安静了，周遭一切都蒙上了灰沉沉的颜色。他的面容在我眼里忽远忽近，渐渐模糊……

恍惚感觉到他的怀抱和体温，听到他一声声低唤。

可是我不想醒来，不想再睁开眼睛。又有药汁喂进口中，苦中回甘……药，我陡然一颤，不由自主地挣脱，却被一双手臂禁锢得不能动弹，任由药汁一点点灌入口中，毫无反抗的余地。我终于放弃挣扎，泪水却从眼角滑落。

他放下药碗，轻拭我唇边残留的药汁，举止轻柔仔细。我睁眼看他，微微一笑，声音轻若游丝，“现在王爷满意了？”

他的手僵在我唇边，凝目定定看我。

我笑道，“你不想要王氏血脉的子嗣，只需一纸休书，另娶个身份清白的女子便是，何必如此大费周章！”

他瞳孔骤然收缩，森森寒意如针，难掩伤痛之色，“我在你眼中，真是如此不堪之人？”

我还是笑，“王爷是盖世英雄，是我一厢情愿，以终生相托的良人。”

“阿妩，住口！”他握紧了拳，久久凝视我，眉目间的寒霜之色渐化作惨淡。

“在这世间，我只有你一个至亲至爱之人，如今连你也视我如仇敌。”他的声音沙哑得怕人，我亦痛彻心扉。

还能说什么，一切已经太晚，这一生爱恨痴缠，俱已成灰。

母亲从汤泉行宫回京，连家门也不入，便直接住进了慈安寺。这一次我明白她是真的心如死灰了……心如死灰，这滋味我如今也知道了。

紫竹别院，冬日霭色将青瓦修竹，白墙衰草尽染上淡淡凄清。我与母亲对坐在廊下，于袅袅茶香中，听见远处经堂传来梵音低唱，一时间心中空明，万千俗事都化作云烟散去。母亲捻着佛珠，幽幽叹了一口气，“我天天都在佛前为你们兄妹祈福，如今阿夙知事许多，我也不必挂心他，唯独对你放心不下。”

眼见天色不早，而母亲又要开始唠叨，我忙起身告辞。母亲却又留我一起在寺中用过素斋再走，我着实讨厌这寺中斋菜的口味，只得苦笑着推脱。

徐姑姑接过话头笑道，“必是有人在府里等着王妃吧，都说豫章王夫妇鹣鲽情深，今日看来果真是浓情似蜜，依奴婢看啊，公主还是不要挽留的好。”母亲与她相视而笑，我亦只得浅笑不语，心中却阵阵刺痛。在旁人眼里，我与萧綦依然是伉俪情深，然而我又怎忍心让母亲知晓个中苦楚——自那日之后，他便搬去书房，不再与我同宿，整日早出晚归，同在一处檐下，竟数日不曾碰面。我不去见他，他也不来看我。想起宁朔初遇的时候，我们也曾各自矜傲，最终是他低了头……一时间，鼻端微微酸涩，竟险些在母亲面前失态。

辞别了母亲，徐姑姑一路送我出来，叮咛了些家常闲话，却几番欲言又止。我朝她笑了一笑，“徐姑姑，你怎么也学着母亲那般脾气了，往日你是最不爱唠叨的。”徐姑姑望住我，眼中忽有泪光闪动，朝我俯下(禁止)去，“老奴有几句话，自知冒昧，却不能不斗胆说与王妃知道！”

我忙扶起她，被她一反常态的郑重模样惊住，“徐姑姑，你看着我自幼长大，虽有身份之别，但我向来视你如尊长，若有什么话，但说无妨。”

她抬起头来，目光幽幽，“这数十年，老奴亲眼看着公主和相爷的前车之鉴，这世间最不易长久的便是恩爱二字。如今王妃与王爷两情正浓，只怕未将子嗣之虑放在心上。老奴却忧心日后，假若王妃的身子无法复原，当真不能生育……王爷迟早会有庶出子女，届时母凭子贵，难免又是一个韩氏！王妃不可不早做打算，防备在先！”

她一番话听在我耳中，深冬时节的山寺，越发冷如冰窖。

我猝然转头，胸口急剧起伏，竭力抑止惊涛骇浪般心绪，半晌才能稳住语声，“什么无法复原，你说清楚一些？”徐姑姑哑然怔住，望

了我不知如何回答。我再也抑止不了语声的颤抖，“不能生育，又是怎么回事？”徐姑姑脸色变了又变，语声艰涩，“王妃……你……”

“我怎样，你们究竟瞒着我什么？”我直视她，心头渐渐揪紧，似乎有什么事情是所有人都知道，唯独我蒙在鼓里。

徐姑姑陡然掩住口，满面悔恨之色，哽噎道，“老奴该死！老奴多嘴！”

“既然已经说了，不妨说个明白。”我笑了，止不住满心辛酸，却仍想笑，想知道究竟还有多少不堪的隐秘。

徐姑姑双膝一屈，直跪了下去。只听她语含哽噎，一句话断断续续说来，却似晴空霹雳，刹那间令我失魂落魄，僵在了原地——她说，“当日王妃小产之后血崩，性命垂危，虽经太医全力施治，侥幸脱险，却已落下病根，往后若再有身孕，非但极难保住，且一旦再次小产，只怕便是大劫。”

我竟不知道是怎样浑浑噩噩回到了王府。

万千个念头纷涌起伏，心中却是一片空茫，反而没有了喜悲。一面是噩耗突至，一面是绝处逢生——对于生儿育女之事我虽依然懵懂，却也懂得不能生育对一个女子意味着什么。萧綦早已知道，可他竟不肯告诉我真相。难道他以为可以一辈子瞒下去，让我一辈子不知道，就不会伤心难过了么……他竟然这样傻，傻到每日强颜欢笑哄我喝药，傻到被我误会也不肯解释……回想当时，我对他说了什么？那些话，此时想来才觉句句椎心，伤人透骨，将他一片苦心碾作粉碎。他视我为至亲至爱之人，以一片真心相与，本该共患难之际，我却没有给他全部信任。

不知何时我已泪流满面。

车驾到府，天色已黑了，我顾不得脸上泪痕未干，形容狼狈，径直往书房奔去，心中只想着他会不会还在恼我，会不会原谅我的愚蠢……甫一转入后廊，迎面却见一名宫装女子迎了上来，绿鬓纤腰，明眸皓齿，叫人眼前一亮。我怔住，凝眸看去才认出是玉秀，如今的显义夫人萧玉岫。她换了这身穿戴，恍若脱胎换骨一般，令我既惊又喜，“玉岫，竟然是你！”

她羞赧低头，悄声道，“宋……将军刚回京，今日入宫谢了恩，便一同来拜谢王爷和王妃。”

我恍然，她受封赐嫁怀恩之后正逢宫变，其后又是连番变故，一直未得机会入宫谢恩。我卧病之时，恰是京中局势最为微妙之际，宋怀恩奉命赶赴辛夷坞，督视子澹，防范谢氏与皇族的异动。如今诸事安定下来，国丧已过，怀恩也回京复命，看来他们的婚期也该近了。我忙向她道贺，羞得她粉腮飞霞。眼见这一双璧人将携连理，我满心的凄伤不觉也缓了过来，略有些暖意。玉岫说怀恩正与萧綦在书房议事，她不便入内，只好来这里候着我。她含羞说起怀恩如何如何，小女儿娇态尽显无遗。我含笑与她相携而行，却听她说，“他此次回来，又带了兰花给我，这次的花儿更好看呢，不过叶条被折坏了，他也真是粗心。”

我蓦然失惊，心下急跳，明白定是子澹有事了——想来他借玉岫向我传话已有两日，而我连日抑郁心烦，避不见客，玉岫又不懂得个中奥妙，竟误了如此大事。

直待宋怀恩前来见我，屏退了玉岫和左右侍从，他才将始末道来——数日前有旧党余孽突袭辛夷坞，意欲劫走子澹，虽未得手，却引起萧綦和皇上的震怒，萧綦下令严查，加派重兵看守，并将子澹监禁了起来。我松了口气，至少知道子澹并没有性命之忧，只是想不到忠于先皇的旧党如此顽固，至今仍想夺回皇位。只怕他们非但夺不回皇位，反而会将子澹逼入更危险的境地。

送走了宋怀恩，我忐忑沉吟良久，不觉来到书房门外，却迟疑不能近前……如今恰逢异动，子澹被卷入是非之中，我若在这个时候去向萧綦解释言和，他会不会以为我另有目的？原本心结未解，若再火上浇油；只怕说什么都再难让他相信了。一时间百般踌躇，我在廊下徘徊良久，远远看着他的身影被烛光映在窗上，忽明忽暗，终究没有信心迈进门去……直至夜阑人静，灯烛熄灭。

我怔怔半晌，无奈转身而去。

彻夜辗转难眠，一早天还未亮我便醒来，再无睡意。想来萧綦大约也该起身上朝了，我披衣而起，略略梳洗，素颜散发步出房门。

深冬时节的清晨，有薄雾霜气弥漫在庭前廊下，披了银狐深绒披风仍觉寒意扑面，呵气成霜，只怕再过几日便要下雪了。许久不曾这

么早起身，想起从前母亲总会一早梳妆齐整，陪着父亲用过早膳，再送他至府门。而我婚后三年都是独居，习惯了疏懒贪睡的日子，萧綦更是从不让我早起。而今想来，我处处受他呵宠容让，却极少为他做过些什么……

才到庭前，就见萧綦朝服王冠步出书房，面色冷肃，一大早就眉心微蹙，思虑沉沉。我驻足廊下，静静望着他，并不出声。他几乎已到了跟前，才蓦然抬头瞧见我。他怔住，定定看我，眼底分明有暖意掠过，面上却仍是不动声色的淡漠，“怎么起得这样早？”

我叹口气，没有回答，默默走到他跟前，抬手抚上他衣襟，上面有一道极浅的皱痕。我的手指缓缓抚过那蟠龙纹宫缎，掌心轻贴在他胸口。他一动不动地立着，沉默地看我。我亦静静垂眸，掌心下感觉到他沉稳的心跳，心中陡然一酸，万般惆怅只化作无声叹息。他覆上我手背，掌心温暖，良久才低声道，“外边冷，快些回房去。”这短短数语的温存，令我眼底瞬时热了，忙侧过脸去，轻轻点了点头。他方一开口，却听侍从催促道，“王爷，时辰不早，上朝怕要迟了。”

我忙抽身，抬眸无奈一笑，轻声道，“早些回来。”

他颌首，浓浓暖意涌上眼底，唇角隐有笑意，只伸手将我身上披风裹紧，便匆匆转身而去。

半日里心心念念都在想着他，想着他下朝之后便会回府，我忙吩咐厨房预备午膳。

然而过了午时许久，迟迟不见他回府，我正等得百无聊赖，却见侍女匆匆来报，说右卫将军求见。我一时惊诧，匆忙迎出正厅，却见宋怀恩全身披甲，佩剑加身，大步直入。我骇然驻足，心中悬紧，脱口道，“出了何事，王爷呢？”

“王妃勿忧，王爷现在宫中，末将奉命保护王府与京中畿要，请王妃暂时不要离府！”宋怀恩沉声回禀，满面肃杀，示意我屏退左右。

我忙令左右退下，只见他踏前一步，低声道，“两个时辰前，皇上在宫中堕马受伤。”

托孤

我们都低估了旧党，尽管再三清洗宫禁，仍然有忠于先皇的旧人潜藏在了宫中。

今日早朝时皇上还是好好的，然而就在萧綦下朝回府的路上，接获宫中传来的急讯——皇上堕马，身受重伤。

西域进贡的飒露名马刚刚送入宫中，皇上一下朝便兴冲冲去试马。左右宫人眼看着皇上策马奔驰，越驰越快，起先谁也不曾发觉异样，直到那马突然惊嘶着冲出围场，奋蹄狂奔，一路冲踏撞倒数名内侍，皇上大声呼叫……左右还来不及围截阻拦，却见那惊马蓦然跃下高台，将皇上从半空掀翻坠地……一切都发生在瞬息之间。

此刻再听宋怀恩复述当时情形，仍令我震惊得全身冰凉，几乎立足不稳。

萧綦赶回宫中，立时封闭了宫禁，调集禁军镇守宫门，将一干涉疑宫人监禁。随即，内禁卫发现一名驯马的内侍已服毒自尽。

为防范叛党趁乱起事，萧綦命宋怀恩率领兵马控制了京中畿要之地，并命他亲自镇守王府，严防叛党行刺，更不许我踏出府门半步。

我在房里坐立不安，心忧如焚，此时情势诡异莫测，萧綦在宫中不知是否有危险，也不知皇上伤势如何……只怕萧綦也预见不了情势的变化，不知吉凶，所以强行将我禁足在府中，不准我贸然入宫。

无数可怕的念头挥之不去，越想越是揪心。即便千军万马之中，我也习惯了他天神一样的身影，相信他无所不能，战无不胜，永远都不会倒下。却从来没有想过，有朝一日他若陷入险境，又该如何。这么久以来，我习惯了对他的依赖和索取，却忽略了他也只是个凡人，给他的体谅、宽容和支持竟是如此的少。

正当心神恍惚激荡之时，门外传来仓促脚步声。

我推门而出，却见宋怀恩大步奔来，“王爷派人传话，命王妃速速入宫！”

宫中四下戒备森严，每隔百余步即有一队禁军巡逻，各处宫门都被禁军封闭。眼下虽有山雨欲来之势，却无变乱之象，看来宫中情势已在萧綦掌控之中。

乾元殿前侍卫林立，医官匆匆进出，斜阳余晖将殿前玉阶染上血一样的颜色。诺大的殿上，一众宫人内侍屏息敛气，黑鸦鸦伏跪了一地，朝中重臣俱已到齐，连父亲和卧病已久的顾老侯爷也在，哥哥亦

垂手立于父亲身后。众臣之前，萧綦负手而立，面色冷峻，周身散出肃杀之气。

一眼望见他的身影，我悬了半日的心终于落回实处，却又立刻被殿上的森冷肃杀包围，手足俱是冰凉。

我缓缓步入大殿，环顾满殿的文武，却只有我一个女子，每个人的目光都投注在我身上……我向萧綦、父亲和允德侯行礼，父亲面色青白，一言不发；顾老侯爷被人搀扶着连连气喘；萧綦深深凝视我，神色莫测，语声肃然，“皇后正在昭阳殿等候王妃。”

我一时愕然，怔怔道，“皇后召见妾身？”

萧綦目光幽深，语意冰冷彻骨，“皇上已宣读遗诏，幼主即位，后宫干政在所难免，特赐谢皇后殉节。”

我耳边嗡的一声，如闻霹雳，一口气息梗在胸口，半晌缓不过来——子隆哥哥，数日前还在和我抱怨唠叨，宛如还说要去慈安寺探望我母亲，为小皇子祈福……小皇子，他还这么小，还不会说话，没有唤过一声母亲，便要永远失去父母了……

“皇后要求见过豫章王妃，方肯殉节。”萧綦的声音传入我耳中，一时竟陌生而遥远。我有些恍惚，身子隐隐发颤，一句话也说不出口。

萧綦沉默地看着我，眉目间笼罩着一层淡淡阴影。我看着他，又望向父亲，目光缓缓从满殿重臣脸上扫过。

一旦小皇子即位，太后临朝，谢氏便会再度成为外戚之首，更莫说谢氏手中还有子澹，还有效忠先皇，以子澹为正统的旧党余孽……假若谢家借此翻身，宫闱朝堂很快又会再现血雨腥风，无论萧綦还是父亲，都不会允许这个局面出现。

宛如殉节，已成定局。

我脚下虚软，竟要宫女搀扶，才能一步步踏上这昭阳殿。

宫灯初上，玉帘微动，有风从殿外直吹进来，婴儿微弱的哭声，一声声催人断肠。

三尺白绫、金鞘银刀、玉杯鸩酒——衬着明黄丝缎，一样样托在雕花金盘里，帝王之家连死亡都来得如此华美堂皇，仿佛巨大的恩惠和慈悲。

白衣散发的谢皇后怀抱着襁褓中的婴儿，俯身亲吻，久久流连不舍。我站在内殿门口，望见这惨烈的一幕，再没有力气踏进门去。

宛如回头看见我，浮起一抹苍白恍惚的笑容，“我等你好久了。”

我缓步走近，什么话也说不出，只默默望住她……眼前这无辜的女子就要被我的丈夫和父亲逼上死路，而我非但不能阻拦，还要亲自送她上路。

“孩子又哭了，你哄一哄他吧。”宛如蹙眉叹息，将那小小襁褓送到我怀中。

这可怜的孩子，生来就受尽磨难，曾经连御医都以为他活不长了，谁知他竟然坚强地撑了过来。可是如今，他的爹娘却要撇下他双双离去了。

我抱着孩子，蓦然仰首，泪水仍是夺眶而出，滴落在孩子脸上。他竟然真的止住哭泣，好奇地伸出小手，往我脸上探来，似乎想替我抹去泪水。

宛如笑了，脸上瞬时散发出淡淡光彩，恬美如昔，恍惚似回到她少女时候，“你看，宝宝喜欢你呢！”

我却猝然转头，不忍再看。

“阿妩。”宛如轻声唤我，语声无限温柔，“往后你要替我看着宝宝长大，替我教他说话识字，别让人欺负了他……还有我的女儿，无论以后做皇帝公主还是做草民，只要让他们好好的活着，即使庸碌无为，也要长命百岁。”

她每说一句，便似一刀割在我身上。

她望住我，忽偏了头一笑，恰如从前娇憨模样，眼中却是无限凄凉，“你要答应了我，我才肯答应他们殉节呢。”

我再支撑不住，双膝一屈，重重跪在她面前，颤声道，“从今日起，他们便是我的孩子，我会庇护疼惜他们，视若亲生骨肉，不叫他们受到半分委屈。”

“多谢你，阿妩。”宛如也跪了下来，含泪望着孩子，幽幽道，“大约这便是报应了，我害过的人不少，如今轮到自己……也好，都报应在我身上，别再让孩子受罪。”那孩子突然咿呀一声，转头朝她看去，眼珠乌漆透亮，仿佛听懂了母亲的话。

宛如蓦的站起，抽身退后数步，凄厉笑道，“带他走！别让他看见我上路！”

我咬牙抱紧了怀中的婴儿，深深朝她俯拜下去，心中最后一次默默唤她——此去黄泉路遥，宛如姐姐，珍重。

踏出昭阳殿，一步步走下玉阶，身后传来内侍尖细悠长的送驾声，“皇后娘娘薨——”

我木然穿过殿阁，从昭阳殿到乾元殿，繁复拖曳的裙袂，一路逶迤过龙陛凤阶，锦罗悉簌有声。

天地间一片萧瑟，扑面而来的寒风卷起我臂间帔纱飞舞，风那样冷，心那样寒，只有怀中小小的人儿，给予我仅有的温暖。

这个瑟缩在我怀中，小猫儿一样脆弱的婴儿，尚不知这悲苦多蹇的人生已经开始。

我缓缓踏进大殿，穿过所有人的目光，迎着萧綦走去。他立在那九龙玉璧屏风前，广袖峨冠，不怒而威，与这大殿仿佛融为一体，刹那间令我错觉，以为他才是这里的主人。我抱着孩子望定他，缓缓俯下(禁止)去，垂首漠然道，“皇后薨了。”

一时间，殿上沉寂无声。

“让皇上看一看殿下吧。”沉寂在侧的父亲忽然低低开口，须发微颤，一眼望去仿佛又苍老了不少。

萧綦沉默点头，望向我怀中的婴儿，冷峻眉目间似乎掠过一丝悲悯。

我默默穿过垂幔，抱着孩子走向那巨大的龙床，在榻边跪下，“皇上，阿妩带着小殿下看您来了。”床上气息奄奄的年轻帝王发出一声微弱叹息，从榻边垂下手来，艰难地招了招。我靠近榻边，将襁褓中的婴儿送到他枕边，看见他惨白的脸上，眼窝发青，嘴唇已褪尽了血色。他似乎说不出话来，眼珠定定地看着我，看了好一阵子，突然一眨眼，露出个古怪的笑容。

刹那间岁月倒流，依稀又见那个骄横无礼的太子哥哥，总喜欢捉弄子澹和我，每次作恶得逞，便冲我们眨眼，露出促狭得意的笑容。我的泪水夺眶而出，颤声唤了他一声，“子隆哥哥。”他咧嘴笑了笑，还是那副漫不经心的惫懒模样，瞳光渐散的眼里竟又亮了亮。

我将孩子抱得近些，让他看得清楚，“子隆哥哥你瞧，小殿下长得好像你，等他长大了，定是一个淘气的小皇帝……”

我骤然哽噎得说不下去，他却笑出声，微弱地说出一句，“小可怜虫。”

“马儿跳下去时，像飞一样……飞起来……”他断断续续开口，虽气若游丝，目光却有了异样的精神。我顿时惊喜不已，以为他好起来了，转头急唤御医，却见他身子一僵，目光直勾勾盯着顶上，脸上泛起亢奋的潮红，“我飞起来，看见宫门，差一点就能飞……出去……”陡然间，他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就这么断了。

乾元殿再一次挂起了素白玄黑的垂幔，召示着又一位帝王的辞世。

时隔不到一年，宫中哀钟长鸣，两代帝王相继驾崩。谢皇后追随先帝，以身殉节，上尊谥为孝烈明贞皇后，随葬帝陵。

一夜之间，帝后相继崩逝。他们争争闹闹一生，在世时是怨侣，死后到那冷森森的皇陵之中，却只得彼此相伴，再不分离。

当夜，永安宫再传恶讯，太后惊闻噩耗，中风昏厥。

当我赶到时，姑姑已经不会说话，只能木然躺在床上，目光混沌呆滞，无论我说什么她都不会回应了。自宫变之后，她就闭门不出，再不愿见人。她恨我，更恨亲生儿子对她的背叛。每次皇上踏入永安宫，必被她冷言冷语斥走，而我甚至连永安宫的殿门也不得踏入，只能远远从殿外看她。数月之间，她迅速老去，鬓旁白发丛生，脊背佝偻，已全然成了垂垂老妪……而今皇上驾崩，终于抽去了她最后的支撑，无异于致命一击。

我一遍遍唤她，她却只是怔怔盯着没有边际的远方，目光空茫，口中含含糊糊，不时念叨着几个字。

没有人听懂她在重复说着什么，只有我明白。

她说的是，琴瑟在御，莫不靖好。

本朝开国以来从无皇后殉葬的先例，谢皇后的突然殉节震动了朝野上下。

值此危急关头，萧綦和父亲放下旧怨，再度成为盟友。萧綦挟迫年迈庸碌的顾雍与其余亲贵重臣，逼令谢皇后殉节；父亲一手封锁了

姑姑中风的消息，外间只知太后悲痛过度而病倒。皇后一死，年幼的小皇子只能交由太后抚育，一旦小皇子即位，太皇太后垂帘辅政，这便意味着王氏再度控制了皇室。

以宗室老臣和谢家为首的先皇旧党，原以为可以黄雀在后，趁王氏被扳倒，萧綦立足未稳，抢先下手除去了皇上，皇位自然便落到小皇子或是子澹的头上。他们以为手中握着皇后和子澹这两枚筹码，便是朝堂上不败的赢家，却不知那冰冷的长剑早已悬在他们头顶，即便是皇后的头颅也一样斩下，没有丝毫犹豫。

当日在先皇左右护驾不力的宫人，连同太仆寺驯马的官吏仆从，都已下狱刑讯。很快有人供出谋害先皇的主使者，正是一力拥戴子澹即位，身为宗室老臣之首的敬诚侯谢纬——弑君，罪及九族，曾经与王氏比肩的一代名门，就此从史册抹去。

谢家的覆败之下，我越发清楚地看见，世家高门的昔日风光再也掩盖不住底下的残破。有些人永远停留在过往辉煌，不肯正视眼前的风雨，或许这便是门阀世家的悲哀。如今天下早已不是当年的天下，萧綦和父亲不同，他不是孔孟门人，他信的是成王败寇而不是忠厚仁德……一将功成万骨枯，或许终有一天，他会以手中长剑辟开一片全新的江山，踏着尸山血海重建一个铁血皇朝。

面对当朝三大首辅、永安宫太后以及萧綦手中重兵，原本摇摆不定，欲拥戴子澹即位的老臣，纷纷倒戈，称小皇子即位乃是天经地义。

帝后大殇，天下举哀。

宫中旧的白纱还来不及换下，又挂起了新的黑幔——帝后入葬皇陵之日，我驻足空荡荡的乾元殿上，已不会流泪。目睹一次又一次生离死别之后，我的心，终于变得足够坚硬。曾经垂髫同乐的子隆哥哥和宛如姐姐，终被沉入记忆的深渊，留在我心底的名字只不过是先帝和明贞皇后。

新皇登基大典相隔一月举行。

大殿之上，金壁辉煌的巨大龙椅之后挂起了垂帘。宫女强行搀扶着太皇太后升殿垂帘，我抱着小皇帝，坐到了姑姑身侧。

萧綦以摄政王之尊，立于丹陛之上，履剑上殿，见君不跪。群臣三跪九叩，山呼万岁之声响彻金殿。

或许那丹陛之下的每个人心中都在揣测，不知他们真正跪拜的，究竟是那小小婴儿，还是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摄政王，不知谁才是这九重天阙真正的主宰。

我的目光穿过影影绰绰的垂帘，望向三步之遥的他。他玄黑朝服上赫然绣满灿金九龙纹，王冠巍峨，佩剑华彰，垂目俯视丹墀之下的众臣，轮廓鲜明的侧脸上，隐现一丝睥睨众生的微笑。他仿佛不经意间回首，目光却穿透珠帘，迎上我的目光。

我知道他的剑下染过多少人的鲜血，也知道他脚下踏过多少人的骨骸，正如我的一双手也不再洁净。自古成王败寇，这权力的巅峰上永远有人倒下，永远有人崛起。此刻，我身处金殿之高，俯瞰脚下匍匐的众生，而落败的宛如和敬诚侯，却已坠入黄泉之遥，沦为皇位的祭品。

我只能由衷庆幸，此刻站在这里的胜者是萧綦，站在他身侧的女子是我。

一切尘埃落定，京城阴冷的冬天也终于过去了。

为了照料小皇上，我不得不时常留在宫里，整夜都陪伴在这孩子身边。也许真的是母子连心，自宛如去后，这可怜的孩子好几日哭闹不休，连奶娘也无可奈何。唯独在我怀中，才肯稍稍安静。他开始依恋我，不论进食还是睡觉，都要有我在旁边，常常扰得我彻夜不能安眠。

萧綦如今一手摄政，政务更加繁忙。朝中派系更替，局势微妙，门阀世家的势力不断被削弱，寒族仕子大受提拔。然而从寒族中选拔人才毕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，经国治世也不是军中武人可以办到的，仍然还需倚仗门阀世家的势力。琐事纷扰不绝，我们也各自忙碌，竟没有机会将心中隔阂解开。每当上朝时，我总隔着一道垂帘，默默凝望他的身影，他的目光也会不经意间掠过我。

初春暖阳，照着御苑里碧树寒枝，分外和煦。难得天气晴好，我和奶娘抱了靖儿在苑子里散步。

按皇室的规矩，小孩子要在满月的时候才由父皇赐命，靖儿却没有机会得到父亲给的名字。内史请太皇太后示下的时候，姑姑还是浑浑噩噩念叨着那八个字，

琴瑟在御，莫不靖好，于是，我决定让这孩子的名字，就叫做靖。

这些日子总算让他慢慢习惯了和奶娘睡，不再昼夜不离地缠住我，我想着这两日就也该回王府了，长久留在宫里总不安稳。

奶娘抱着孩子，忽然惊喜地叫道，“呀，皇上在笑呢。”

一看之下，那孩子眯着一双乌亮的眼睛，真的咧开小嘴，在对我笑。心中陡然涌上浓浓温柔，看着这纯真无邪的笑容，竟然舍不得移开目光。

“他笑起来好漂亮呢。”我欣喜地接过孩子，一抬头，却见奶娘和一众侍女朝我身后跪下，俯身行礼——萧綦卓然立在暖阁回廊之下，面带淡淡笑意，身边没有一个侍从，也不知道在那里站了多久，看了多久，我竟一直没有发觉。我怔怔望着他，沉溺在他温柔目光中，一时间忘记了言语。他缓步走来，容色温煦，难得没有惯常的冷肃之色。奶娘忙上前抱过孩子，领着一众宫人悄无声息退下。

“好久不见你这样开心。”他凝视我，柔声开口，带了些许怅然。

我低了头，故作不在意地笑道，“不过是王爷好久不曾留意罢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他似笑非笑地瞧着我，“王妃这话听来，竟有几分闺怨的意味。”

我一时红了脸颊，许久不曾与他调笑，竟不知道如何回应。

“随我走走。”他莞尔一笑，牵了我的手，不由分说携了我往御苑深处走去。

林径幽深，庭阁空寂，偶尔飞鸟掠过空枝，啾啾细鸣回绕林间。细碎枯叶踩在脚下簌簌作响，我们并肩携手而行，各自缄默，谁也不曾开口打破这份沉寂。

他握着我的手，十指纠缠相扣，掌心格外温暖。我心头百转千回，往日无数次携手同行的情景掠过眼前，千言万语到此刻都成了多余。

“昨晚睡得可好，可有被孩子缠住？”他淡淡开口，一如素日里闲叙家常。我微笑，“现在靖儿很乖了，不那么缠人，这些天慢慢习惯和奶娘睡了。”

“那为何一脸倦容？”他的手指扣紧，让我挨他更近一些。

我垂眸沉默了片刻，终于鼓足勇气，脱口而出，“因为，有人令我彻夜无眠。”

他驻足，目光灼灼地看我。

“每当想到此人，总令我忧心牵挂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”我蹙眉叹息。

他的目光温柔，灼热得似要将人融化，“那是为何？”

我咬唇道，“我曾经错怪他，十分对不住他……也不知他是否仍在怨我。”

萧綦陡然笑出声来，眉梢眼底都是笑意，“傻丫头，谁会舍得怨你！”

一时间，只觉料峭轻寒尽化作春意和暖，我仰头笑看他，见他笑得自得，不由起了顽心，忽而正色道，“爹爹真的不会怨我么？”

萧綦的笑容僵在脸上，那一刹的神色让我再也忍俊不禁，陡然大笑起来……腰间蓦的一紧，被他狠狠拽入怀中。他恼羞成怒，一双深眸微微眯起，闪动慑人怒色。我咬唇轻笑，扬起脸来，挑衅地望着他。他俯身逼近我，薄唇几欲覆到我唇上，却又轻飘飘扫过脸颊，温热气息一丝丝撩拨在耳际。我浑身酥软，竟无半分力气抵挡，微微闭了眼，迎上他的唇……然而过了良久，毫无动静。我诧异地睁眼，却见他似笑非笑地睨着我，“你在等什么？”我大窘，恨恨推他，却被他更紧地环住。他的唇，骤然落在我耳畔、颈项、鬓间……

我闭目伏在他胸前，终于说出心底盘桓许久的话，“如果我真的不能生育，你会不会另纳妻妾？”

他双臂陡然收紧，将我更紧地拥在怀中，“我在宁朔向你许诺过的话，若是你已忘了，我便再说一次！”

“我从未忘记。”我抬眸凝视他，不觉语声已发颤，“可是，我若从此……”

“不会的！”他厉声打断我，目光灼灼，不容半分置疑，“天下之大，我相信总有法子医治你！中原、漠北、南疆……穷尽千山万水，但凡世间能找到的灵药，我统统为你寻来。”

“如果永远找不到呢？”我含泪凝望他，“如果到老到死，都找不到……你会不会后悔？”

“若真如此，便是我命中注定。”他的目光坚毅笃定，喟然叹道，“我一生杀伐无数，即便孤寡一生也是应得之报。然而上天竟将你赐予我……萧某此生何幸，就算让老天收回了别的，我们至少还有彼此！将来我老迈昏庸之时，至少有你陪着一起老去。如此一生，我已知足。”

如此一生，他已知足，我亦知足。

我痴痴望着他的眉，他的眼，他的鬓发……无处不是此生痴恋。心底暖意渐浓渐炽，化作明媚的火焰，焚尽了彼此的猜疑和悲伤。

泪水滚落，止不住地滑下脸庞，我缓缓微笑，“你曾说要共赴此生，从此不许反悔，就算我悍妒、恶疾、无子，七出之罪有三，也不准你再反悔。”

他深深动容，一语不发地凝视我，蓦然握住我的手。眼前寒光一掠，尚未看清他动作，佩剑便已还鞘。我手上微痛，低头看去，却只是极小的伤口，渗出一点猩红血珠。他掌心伤口也有鲜血涌出，旋即与我十指交握，掌心相贴，两人的鲜血混流在一起。

萧綦肃然望着我，缓缓道，“我所生子女，必为王儼所出，即便永无子嗣，终此一生，亦不另娶。以血为誓，天地同鉴。”